

初 中 二 年 級

國 文 讀 本

第 一 冊

北 平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MG
G624.3
85
:1

北堂侍膳圖記朱琦

姚湘坡先生以所繪北堂侍膳圖示余。圖廣四尺，縱一尺：修竹古木，翳然廷宇，素衣練裙，怡然坐於堂上者，爲其母沈太夫人。面白皙，微髭，而侍側者，卽湘坡先生。稍左，肩隨而立，爲其弟湘舟。其右，面微俯，巽然而秀出者，爲其季弟湘漁。

余曰：天下之至樂，無有逾此者矣！人孰不有此樂？然往往當其境者，視爲固然，無足異也。猶記琦少時，侍先大夫飯，有饋蒸豚者，琦方自塾歸，先大夫謂琦曰：「汝今日書熟乎？以啖汝。」回顧吾弟，牽衣立母旁；先大母年八十，扶杖相視而笑。以爲人生骨肉，歡然聚處恒如是。及長。更歷憂患，顛頓狼狽，奔走道途，忽忽已二十年，今獨吾母張太宜人張太宜人在耳！余又以宦遊京師，太宜人以道遠不果來，弟及諸姪，南北乖隔；每於中夜徬徨卻顧，不獨兒時意象，邈難再得；卽曩昔家居骨肉聚處之樂，

北堂侍膳圖記（朱琦）

一 共一頁

138306



亦惘然如夢，不可追憶；覽是圖，不能不慨然而歎也！

先生以某年官翰林，改銓部，奉贈公諱，歸江南；今年春，復供職來京；太夫人憚於遠涉，不獲迎侍。先生所處之境，其有與余同者耶！嗟夫！世之遠遊而不克顧養者多矣！今先生獨瞻睠於此，且爲之圖，以示不忘。余既重先生之誠，且誌余感，而又以爲世之遠遊而忘其親者戒也，迺爲之記。

【作者略歷】朱琦，清桂林人，字濂甫，號伯韓。道光進士，官編修，改御史，遇事敢言，有直名。洪楊亂起，以道員守杭州，城陷死難。詩古文以梅曾亮爲師友，著有怡志堂集。

【注釋】(一) 翳然，蔽，翳然，蔭蔽貌，所以狀庭宇之幽靜也。(二) 素衣練裙，素，生帛也，練，煮纈而熟之也。(三) 嶷然，嶷，說文：「小兒有知也。」嶷然，小兒有知貌。(四) 頤頤，頤，謂自上而隕；頤，謂挫折傷壞。合言之，謂失敗挫折也。(五) 忽忽，忽，說文：「忘也，忽不省事也。」本文謂不經意也。(六) 奉贈公諱，禮記檀弓：「卒哭乃諱。」故後世稱人居喪曰奉諱，又清朝封典，准給本身爲授，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存者爲封，沒者爲贈，奉贈公諱，猶言居父喪或丁父憂也。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予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闌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闌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

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雜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

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予泣，嫗亦泣。』

予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

軒東故嘗爲廚，人往來從軒前過；予扁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

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予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陷井之蛙何異？』

予旣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凭几學

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國文讀本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之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潏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

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潞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潞州軍州事，歐陽修記。

【作者略歷】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與蘇子美梅堯臣游。詩文能矯唐末五代頹唐之敝。又居高位，易於提倡，三蘇及曾鞏皆出其門下。着新唐書新五代史，卓然爲宋初文壇領袖。

【注釋】

- (一) 潞 州名，今安徽潞縣
- (二) 嶸然 高貌。
- (三) 窈然 深貌。
- (四) 潏然 大水貌。
- (五) 太祖皇帝 即宋太祖趙匡胤。匡胤未即位時，爲五代周之都檢點，嘗率領周師攻南唐，襲取滁州。
- (六) 漠然 不相關貌。
- (七) 喬木 木之高而上曲者。

高陽王寺

錄洛陽伽藍記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旁。雍爲爾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

正光中，雍爲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宅第，匹於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亘，飛簷峻宇，轆轤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鐙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繁竹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于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爲尙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慙，惡衣蠹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薤。崇客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韭

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卽以譏罵。

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箏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箏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嘗語士康云：「王有二姬，一名修容二名艷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爲「綠水歌」，「艷姿善「么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么鳳」之曲焉。

高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內穎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神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里。」才曰：「何爲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里館，才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嶢嶢；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

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也！」舉學皆笑焉。

國
文
讀
本

洛陽伽藍記景林寺楊銜之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栢迎風，實爲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園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比；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階；雖云朝市，想同岩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餐風服道，結跏數息。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爲其文。

白頭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邱園放傲。學極六經，流通百氏。曾泰初起家爲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爲事，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國
文
讀
本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

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旣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

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矣，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煙艇記陸游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煙艇。

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爲似歟？舟固有高明與麗，踰於宮室者矣，遂謂之屋，可耶？不可耶？」

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虎賁非中郎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不得焉，蠹得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罪。

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則審其趣於烟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鉏犂，女任紡績，衣食粗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芟芡，入松陵，上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爲吳歌；顧不樂哉？

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

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棹，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記。

五嶽祠盟記

岳飛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讐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戰，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喋血虜庭，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

河朔岳飛題。

國
文
讀
本

滿江紅

(題宋高宗賜岳飛手勅) 沈儂明

拂拭殘碑，勅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更堪悲，風波獄。豈不念，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采蓮曲

若耶溪旁采蓮女，笑隔花叢共人語；日照新妝水底明，風飄香袂空中牽。
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驢嘶人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于闐采花

於闐采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
多名姝，胡中無花可方比；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自古妒蛾
眉，胡沙埋皓齒。

獄中雜記方苞

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尙希；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違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三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藉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啓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何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胥吏，

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於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繫，情罪重者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權其積毒；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同繫朱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遭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繫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汎訊之，衆言同，於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卽先刺心；否則四肢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卽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卽先折筋骨。歲每大

決，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卽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間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爲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詞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候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詞無易，但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

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倘復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呿舌橋，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羣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吏一夕暴卒，人皆以爲冥謫云。

凡殺人獄詞無謀故者，經秋審入矜疑，卽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問以往事，一一詳述，且意色揚揚，若自矜詡。噫！溥惡吏忍於鬻獄無責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爲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竊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裏，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日，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

等謫戍。歎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已。

國文讀本

六

新城游北山記吳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虬。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鷓鴣，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

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嘴，相扶攜而上。笠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鷄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睜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

日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

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遊八達嶺長城

種樹節的清晨，次良漫廬與我從西直門搭火車北行，晌午到青龍橋。路過清華園清河沙河昌平南口；而在南口車停最久。南口離青龍橋只四十里，車行須一小時。傍山鑿道，蜿蜒漸高。聯車在前，機車在後，慢慢推送而上。我們就在這車行遲遲的時間，將道上的景物看飽。

谿水津津，在深谷中流；幾處背陽光的地方，還存積許多冰雪。谿谷之旁，有幾畝畚地，便有幾間廬舍。幾座斗方的城堡，危立高山之上。幾隊負重的馱兒，在山下的大路慢走。葉兒新綠的榆柳，離離成行；花開滿樹的桃杏，却遠遠的點綴幾株。車到居庸關時，穿山洞而過。遠望關闕，頹廢已極；假使我是一個詩人，恐怕要寫下幾句懷古之句了。

青龍橋到八達嶺只有三里，我們有童子引路，由便道攀登，走到關下時，已覺得身上有點熱烘烘了。細看城門石刻，南題：居庸關外鎮，北題

；北門鎖鑰，都是明朝的舊跡。城門正填補衆山的凹缺，左右隨山聳起，山頭一個高過一個，城牆也一段高出一段，直到看不見處。城牆的下層，砌着長方三尺的石頭，上層才是大塊的磚兒。這樣偉大的建築，怪不得人們要歎息驚奇了。我想：用這般財力，練得十萬橫磨劍，來掃除戈壁，也是千萬容易。……這長城萬里，可曾禁止了沙漠的馬兒南馳？……爲什麼這種柔弱厭戰的國民，又能夠保守這錦繡的山河百世？……呵！這或者是由於民族心的萬里長城未曾頹廢罷了！——中國的民族富於消極守禦的精神，而缺少積極攻戰的習慣，萬里長城要算是這種精神的表現了。

我們走到城上，當風站立了一會，就好像冰兒投到身體。於是順西牆往高處走去，平坦的地方，可以奔走無慮；有些壁立的階級，却要慢慢攀扶，才得上去；而且磚砌的階級，多半破壞，叫我不敢回頭下視。最後走到比較的高處了，前途便是崩缺的城牆，路不通了，我們也就不再前去了。南望北京，遠在煙雲縹緲間，視線連接不到。南口居庸關低低在下，被

山頭掩藏，也指點不清；只有幾片白雲在峯壑間依依迷戀。這時我們選擇一個背風的所在坐着，無語片刻，也彷彿那峯壑間的白雲了，但是燈火明時，我們又回到雲烟縹緲的北京城裏了。十一年四月六日。

國文讀本

說居庸關 龔自珍

(定庵文集)

居庸關「一」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

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二」，山，東西遠相望，俄而相轉相赴，以至相蹙。居庸寘其間，如因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

關凡四重：南口「三」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四」，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九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

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

自入南口，城豈有天竺^{〔五〕}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六〕}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

自入南口，流水蓄吾馬蹏。涉之，琤然鳴；弄之，則忽涌忽汨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七〕}之源也。

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八〕}，棠梨，皆怒華。

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橐駝，與余摩肩行。時時橐駝衝余騎顛。余亦搥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九〕}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尙不得覩燕趙，安得與反羗者相搥戲乎萬山間！生我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克騰，蘇尼特^{〔一〇〕}皆入京詣理藩院^{〔一一〕}交馬云。

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網

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橐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道矣！」

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隙，有護邊牆數十處。問其民，皆言是明時修。徵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有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

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岔道。

【作者略歷】

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清代散文學家，字定庵，浙江仁和人。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著有定庵文集，定庵續集。

【注釋】

（一）居庸關 在河北昌平縣西北，古名軍都關，爲九塞之一。

（二）昌平州 即今河北昌平縣。

(三) 南口 在昌平西北二十五里。

(四) 八達嶺 在察哈爾延慶縣南。

(五) 天竺字 即梵文。——古稱印度爲天竺。

(六) 景泰 明代宗年號(一四五〇——一四五六)。

(七) 濕餘水 即今榆河，在昌平縣南，南流至通縣北，入白河。

(八) 蘋婆 即蘋果。

(九) 江左 古稱今江蘇江南地及浙江北部爲江東或江左。

(一〇) 克西克騰，蘇尼特 內蒙古二旗名，前屬今熱河省，後屬今察哈爾省。

(一一) 理藩院 清時官署名，掌蒙古及番部封授，朝覲，貢獻，黜陟，徵發種種政務。

浙西三瀑布記 袁 枚

(小倉山房集)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三異，卒無複筆。

壬寅歲 〔一〕，余遊天台 〔二〕石梁。四面翠者屢巖 〔三〕，重者巖隙 〔四〕，皆環梁遮遮。梁長二丈，寬三丈許，若鰲脊跨山腰，其下嵌空。水來自華頂 〔五〕，平疊四層，至此會合，加萬馬結隊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撓必怒，怒必叫號；以崩落千尺之勢，爲羣礫所攔秘 〔六〕，自然拗怒鬱勃，喧聲雷震，人相對不聞言語。余坐石梁，恍若身騎瀑布上。走山脚仰觀，則飛沫濺頂，目光炫亂，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將與水俱去矣。瀑上寺曰上方廣，下寺曰下方廣。以愛瀑故，遂兩宿焉。

後十日，至雁蕩 〔七〕之大龍湫。未到三里外，一匹練從天下，恰無聲

響。及前諦視，則二十丈以上是瀑；二十丈以下非瀑也，盡化爲煙、爲霧、爲輕綃、爲玉塵、爲珠屑、爲琉璃絲、爲楊白花，既墜矣，又似上升，既疏矣，又似密織。風來搖之，飄散無着，日光照之，五色映麗。或遠立而濡其首，或逼視而衣無沾。其故由於落處太高，崖腹中窪，絕無憑藉，不得不隨風作幻。又少所抵觸，不能助威揚聲。較石梁絕不相似：大抵石梁武，龍湫文；石梁喧，龍湫靜；石梁急，龍湫緩；石梁衝盪無前，龍湫如往而復；此其所以異也。初觀石梁時，以爲瀑狀不過爾爾，龍湫可以不到；及至此而後知耳目所未及者，不可以臆測也。

後半月，過青田「石門洞」之石門洞；疑造物雖巧，不能再作狡獪矣。乃其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張口，可吞數百人。受瀑處池寬畝餘，深百丈；疑蛟龍欲起，激盪之聲如考鐘鼓於甕內。此又石梁、龍湫所無也。……

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九）清代文學家。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乾隆時進士，歷任溧水，江寧等縣知縣。年四十即告歸，築隨園於江寧小倉山下，以吟詠著作爲樂，世稱隨園先生。爲人放浪不羈，以名士自居，論詩主「性靈說」。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等。

【注釋】

- （一）壬寅歲 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一七八二年）。
- （二）天台 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北。
- （三）屣々々屣々 說文：「屣屣，山嶺也。」這裡是用以形容山的高危。
- （四）甌隰 甌、穿底的瓦器；隰、山崖。甌隰、高低凸凹的意思。
- （五）華頂 峯名，天台山最高處。
- （六）攔々兀梗々 阻遏。
- （七）雁蕩 山名，在浙江樂清縣東北。
- （八）青田 山名，在浙江青田縣西北。

國文讀本 (No. 314)

四
文化學社

遊黃山記袁枚

癸卯四月二日，余遊白嶽畢，遂浴黃山之湯泉。泉甘且冽，在懸厓之下。夕宿慈光寺。

次早，僧告曰：「從此山逕仄險，雖兜籠不能容。公步行良苦。幸有土人慣負客者號「海馬，」可用也。」引五六壯佼者來，俱手數丈布。余自笑，羸老乃復作襁褓兒耶？初猶自強，至憊甚，乃縛跨其背。於是且步且負各半。行至雲巢，路絕矣；躡木梯而上。萬峰刺天，慈光寺已落釜底。是夕至文殊院，宿焉。天雨，寒甚，端午猶披重裘，擁火。雲走入奪舍，頃刻混沌，兩人坐，辨聲而已。散後，步至立雪臺。有古松根生於東，身仆於西，頭向於南，穿入石中，裂出石外。石似活，似中空，故能伏匿其中而與之相化；又似畏天不敢上，長大十圍，高無二尺也。他松類是者多不可勝記。晚，雲氣更清，諸峰如兒孫俯伏。黃山有前後海之名，左

右視兩海並見。

次日，從臺左折而下，過百步雲梯，路又絕矣。忽見一石如大鰲張其口。不得已走入魚口中，穿腹，出背，別是一天。登丹臺，上光明頂，與蓮花、天都二峰爲三鼎足，高相峙。天風撼人不可立。幸松鍼輔地二尺厚，甚軟，可坐。晚至獅林寺宿焉。趁日未落，登始信峰。峰有三，遠望兩峰夾峙，逼視之，尙有一峰隱身落後。峰高日險，下臨無底之溪。余立其巔，垂趾二分在外。僧懼，挽之。余笑謂『墜亦無妨。』問，『何也？』曰：『溪無底則人墮當亦無底，飄飄然知泊何所？縱有底亦須許久方到，儘可須臾求活。惜未挈長繩，縋精鐵量之果若干尺耳。』僧大笑。

次日，登大小清涼臺。臺下峰如筆，如矢，如筍，如竹林，如刀、戟，如船上桅，又如天帝戲將武庫兵仗布散地上。食頃，有白練燒樹。僧喜告曰，『此雲鋪海也！』初濛濛然，鎔銀散綿，良久，渾成一片，青山羣露角尖，類大盤凝脂中有筍脯蟲現狀。俄而離散，則萬峰簇簇，仍還原形。

，余坐松頂苦日炙，忽有片雲起爲蔭遮。方知雲有高下，迥非一族。薄暮，往西海門觀落日。草高於人，路又絕矣。喚數十夫芟夷之而後行。東峰屏列，西峰插地怒起，中間鶻突數十峰，類天台瓊臺。紅日將墜，一峰以首承之，似吞似捧。余不能冠，被風掀落；不能韉，被水沃透；不敢杖，動陷軟沙；不敢仰，慮石崩壓。左顧，右睨，前探，後矚，恨不能花千億身逐峰皆到。當「海馬」負時，捷若獐猿衝突急走。千萬山亦學人奔，狀如潮湧；俯視深阮，怪峰在腳底相待，倘一失足，不堪置想。然事已至此，惴慄無益；若禁緩之，自覺無勇；不得已托孤，寄命，憑渠所往，覺此身便已羽化。淮南子有膽爲雲之說信然。

初九日，從天柱峰後轉下，過白沙砦，至雲谷，家人以肩輿相迎。計步行五十餘里；入山凡七日：

【作者略歷】

袁枚，字子才，清錢塘人。乾隆進士，知江寧縣，三十三歲告老棄官。築隨園於江寧城

西小倉山下，吟咏著作爲樂。所作詩以抒情爲主。古文及駢體文亦縱橫跌宕，自成一格。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等書。其思想反對宋儒程朱派之「道學」，「名教」；在當時頗受人非難。

【注釋】

(一) 黃山 在安徽歙縣西北。有三十六峯。袁子才於乾隆四十八年四月遊此，時年六十八歲。

(二) 白獄 在安徽休寧縣西。

(三) 兜籠 竹製，似肩輿，遊山客乘之，由夫役背以代步。

(四) 天台山 在浙江天台縣北。

(五) 淮南子 書名，漢淮南王劉安聚賓客合撰。

(六) 膽爲雲 語見淮南子精神訓。

(七) 托孤寄命 論語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八) 羽化 謂飛昇變化，若生羽翼也。晉書許邁傳：『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抱朴子對俗篇：『古之得僊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

(九) 肩輿 轎也。

卜來敦記

黎庶昌

卜來敦者，英國之海濱，歐洲勝景也。距倫敦南一百六十餘里，輪車可兩點鐘而至，爲國人游息之所。後帶岡嶺，前則石岸嶄然。好事者鑿岸爲巨廈，養魚其間；注以源泉，涵以玻璃；四洲之物，奇奇怪怪，無不畢致。又架木爲長橋，斗入海中數百丈，使遊者得以攀援憑眺。橋盡處有作樂亭；餘則淺草平沙，綠窗草屋，與水光掩映，迤邐一碧而已。人民十萬，櫛比而居。衢市縱橫，日闢益廣。其地固無波濤洶湧之觀，估客帆檣之集，無機匠廠師之興作，雜然而塵鄙也；蓋獨以潔靜勝。

每歲會堂散後，遊人率休憩於此。方其風日晴和，天水相際；邦人士女，聯袂嬉游；衣裾羅襲，都麗如雲。時或一二小艇棹漾於空碧之中；而豪華巨冢，則又鮮車怒馬，並轡爭馳，以相遞放。迨天暮色蒼然，燈火燦列，音樂作於水上，與風潮相吞吐，夷猶要眇，飄飄乎有遺世之意矣。

予至倫敦之次月，富紳阿什伯里導往遊焉，即嘆爲絕特殊勝。自是屢遊不厭。再踰年而之他邦，多涉名跡，而卜來敦未嘗一日去諸懷；其移人若此。

英之爲國，號爲盛強傑大。議者徒知其船堅礮巨，逐利若馳，故嘗得志海內；而不知其國中之優游暇豫，乃有如是之一境也。昔荀卿氏論列國惟堅凝之難；而晉欒鍼之對楚子重，則曰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夫惟堅凝，斯能整暇；若卜來敦者，可以覘人國已。

東籬記 陸游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蒔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三尺而縮。挿竹爲籬，如其地之數。種五石瓮，瀟泉爲池。植千葉白芙蓉，又雜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以嗅，擷其穎以玩。朝而灌，暮而鋤。凡一甲坼，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間亦吟諷爲長謠短句，楚詞唐律。酬答風月煙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眞足以致此。於虜，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

國文讀本

月乙卯記。

小園賦 庾信

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

猶得敲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窗，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

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簷覆，地有堂坳。藏狸并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

可以療飢，可以棲遲。敝隘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著，金精養於秋菊。棗酸梨酢，桃桴李奠。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試偃息於茂林，迺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恆沈。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

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鑽宅神以藿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舄之吟，幾行魏顛之命。

薄晚閑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燋麥兩囊，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昔草濫於吹噓，藉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承賜書。或陪玄武之觀，時參鳳凰之墟。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

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摧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

百齡兮倏忽，精華兮已晚。不雪雁門之跡，先念鴻陸之遠。非淮海兮

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暴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坂。諒天造兮昧昧，嗟
生民兮渾渾。

國
文
讀
本

滿江紅

(題宋高宗賜岳飛手勅) 夜徽明

拂拭殘碑，勅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更堪悲，風波獄。豈不念，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采蓮曲

若耶溪旁采蓮女，笑隔花叢共人語；日照新妝水底明，風飄香袂空中牽。
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人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于闐采花

於闐采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
多名姝，胡中無花可方比；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自古妒蛾
眉，胡沙埋暗齒。

春江花月夜

張若虛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滸滸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

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林皆如霰；
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

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
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

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
玉戶簾捲中不去，搗衣砧上拂還

來。

文。

斜。

樹。

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

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

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

零陵郡復乳穴記 柳宗元

石鐘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

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眈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

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絜，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

吾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

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臺墩集)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二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槍嶺^三，抵大柳樹驛^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尚可及滁州也^四。」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五，頗險惡，多虎。」心識之。

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即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爍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峇嶮，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即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爍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闐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檢討^六破南唐^七擒其二

將「八」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潞陽「九」。

十七日午，過全椒「一〇」，趨和州「一一」。自幸脫險即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一二」，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淋院「一三」。」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一四」仇池「一五」；方以爲喜。旣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一六」，去香淋院尙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

時銅鉦束爍，皆不及備。傍山涉澗，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一七」，衆以爲伏虎，卻顧反走，顛仆枕藉，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崖壑，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一八」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淋院，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

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作者略歷】

程敏政，字克勤，明河間人。成化間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學問極其淵博，著有篋墩集。

【注釋】

(一) 成化戊戌 成化，明憲宗年號（一四六五—一四八六）。戊戌，即成化十四年（一四七八年）。

(二) 大鎗嶺 在今安徽滁縣西六十里。

(三) 大柳樹驛 在滁縣西北六十里。

(四) 滁州 即今滁縣。

(五) 清流關 在今滁縣西北二十里。

(六) 趙檢討 即宋太祖，初仕後周爲殿前都檢討。

(七) 南唐 五代時十國之一。有今江蘇安徽之淮南，福建，江西及廣西北部，都南京。

(八) 二將 指皇甫暉，姚鳳。二將率衆十五萬，塞清流關，宋太祖大敗之，殺暉，擒鳳。

(九) 滁陽 驛名，在今縣城南門外。

(一〇) 聖椒 今安徽省縣名。

(一一) 和州 即今和縣。

(一二) 後河 即滁水。

(一三) 香淋院 在和縣北三十五里，附近有香淋泉，傅梁昭明太子曾在那裏沐浴。

(一四) 武陵 即今湖南常德縣。實指陶潛桃花源記裏，武陵漁人誤入的桃源。

(一五) 仇池 山名，在今甘肅成縣西。中有池，方百頃，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爲羊腸盤道三十六回而上。

(一六) 昭關 在今安徽含山縣北，春秋時爲吳楚之界，因山爲關。

(一七) 辟易 受驚退避的意思。

(一八) 伍員 字子胥，春秋時楚人。父兄均爲楚平王所殺，子胥隻身逃往吳國，至此，幾不得脫。

記大同武州石窟寺陳垣

距京綏路「二」大同站西二十里，左雲縣「三」雲岡堡「四」有石窟寺，爲拓拔氏「四」遺構，蓋千四百七十年於茲矣。以比伊闕石窟「五」尙早五十年。

鑿山爲巖，因巖鑄佛。巖高者二百餘尺，可受三千許人。佛高者六七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水經注所稱賞「六」也。櫛比相連三十餘里「七」，續高僧傳所誇許也。徒以遠處塞外，好遊之士鮮探其奇。迄今京綏路通，且夕可至。同人乃以戊午「八」重九前三日約往遊焉。

循武州川「九」溯流而上，經觀音堂，入武州塞口「十」，則見石壁峭立，綿亙無際。壁多摩崖「十一」之碑，文體湮沒，猶存廓形。路側有雙鉤佛字，高逾尋丈，殆所謂佛字灣者也。至左雲縣界，則石洞千孔，如來「十二」滿

山，鬼斧神工^{『三』}，震駭耳目。漸近雲岡堡，則見綠瓦層樓，依山結構，高出林際，俯瞰晴川者，石佛寺也，（據魏書^{『四』}佛應作窟。）

寺僅三楹，堂奧^{『五』}淺隘。寺僧引入後洞，黑暗異常，佛圖四週，鉅細不一：燈光隱約，不可辨認；因致疑雕工精美，何取乎黑暗至此？既而登樓一覽，始知洞上有洞，本可透光，其所以黑暗者，寺掩之也。寺修於清順治^{『六』}八年，總督佟養量^{『七』}建築不得法，故光線不足。像有剝啄，傅以土聖，盡失原形；金碧輝煌，徒取炫目，泯絕古意。其實寺東西諸窟，有窟無寺，櫛比數里者，皆爲石窟寺。後人修其一寺，名曰石佛，陋也。其未經修飾諸窟，雖甚剝落，然遠望縹緲，容態轉真。窟別異彩，無有複製。至於裸體神女，振翮凌空，寶相^{『八』}莊嚴，拈花微笑^{『九』}，則極畫像之奇觀，盡人工之能事矣。

惜乎古洞荒涼，荆榛滿目；村民占居十之七八，衽席炊爨，悉在佛前；斷瓦頽垣，橫阻當路；或土埋佛身，已過半膝；或偷鑿全體，新留斧痕

。過此不圖，日即湮滅，是則有司之責也。

最可異者，同人遍歷二十餘窟，無一碑碣足共考證，即遊客題名，亦絕無僅有。寺西有佛龕閣扁，寺東有碧霞洞雲深處，朱廷翰^{〔三〇〕}等石刻，皆漫漶單^{〔三一〕}簡，不足爲典要。以故龍門造像^{〔三二〕}，宇內知名，武州石窟，言者蓋寡。同人因爲題名而返。余歸而神往者久之。……

【作者略歷】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現任北平輔仁大學校長，北京大學及燕京大學教授，邃於史學，著有宗教史，二十四史闡朔表，陳氏中西回史日曆等書。

【注釋】

(一) 京綏路 今改爲平綏路，由北平至綏遠及歸綏縣，全路長一〇一一里，經過河北山
西察哈爾，綏遠四省。

(二) 左雲縣 原屬山西朔平府。

(三) 雲岡堡 屬左雲縣。

記大同武州石窟寺 (陳垣)

(四) 拓拔氏 北魏國姓系出鮮卑種，後改元氏，今其後裔與漢族同化矣。

(五) 以伊闕石窟，尙早五十年 伊闕之名，因其地兩山相對，望之如闕，伊水歷其間

，北流而起，位於今河南洛陽縣南，按史記北魏帝屢幸石窟寺，自魏顯祖皇興元年

(四六七) 始前此祇紀幸武州山。至魏肅宗熙平二年始紀「皇太后幸伊闕石窟寺」

，而伊闕石窟寺實建於魏，孝文遷洛之後。自皇興元年至熙平二年(四六七—五

一七) 其間適五十年，故文云。

(六) 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水經注所稱賞 水經注計四十卷，北魏酈道元所著，註載：

「武州川水東轉逕靈巖，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區壯，世容所希。山堂小殿，

煙寺相望，林淵錦境，綴目新眺。」

(七) 櫛比相連三十餘里，續高僧傳所誇許 續高僧傳計四十卷，唐釋道宣所作，傳載「

魏文成帝就武州山谷，北面石崖，鑄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

丈，可受三十餘人，面別鑄像，龕別異狀，櫛比相連三十餘里」。

(八) 戊午 民國七年。

柏林之圍都 德著 胡適譯

余等與衛醫士過凱旋門大街，徘徊於鎗彈所穿之頽垣破壁間，憑弔巴黎被圍時之往迹。余等行近拿破侖帝凱旋門，衛醫士忽不進，而指凱旋門附近諸屋之一，謂余等曰：「君等見彼嚴扃之四窗乎？去年八月初旬，巴黎消息已惡矣。當此危急之時，余忽被招至彼屋，診視一神經顛狂之症。病者朱屋大佐，嘗爲拿破侖部下軍官，老矣，而餘勇未衰，愛國之心尤熱。當普法之戰之始，大佐自鄉間來，僦居此屋，以屋有樓可望見凱旋門也。君等知彼僦屋之意乎？傷哉此老！其意蓋欲俟法人大勝後，可憑闌下觀法軍凱旋之盛儀也。一日晨餐已，將起，忽得維生堡之敗耗，遂倒於座，若受椎擊。余往診視時，大佐手足僵直，幾疑已死。其人頰長，軀幹偉大，齒佳，白髮鬖然，八十歲矣，貌乃類六十以下。其孫女，好女子也，跪其側而泣，哀傷動人。此女之祖若父皆軍人，父隨麥馬洪大將軍出征，今對

茲僵臥之老人，遙念軍中老父，宜其哀也。余竭力慰藉之，然殊少希望。病者所患爲半邊風痺，八十老人當之，罕能免於死者。大佐一臥三日，不省人事，而雷舒賀墳之消息至矣。君當皆知此消息之初至，人皆以爲我軍大捷，普軍死者二萬，普皇子爲俘。此大捷之來，全國歡聲雷動。而此鼓舞之歡聲，乃能起此風痺老人之沈疴。余第三日往視時，大佐目已能視，舌已能動，喃喃語曰：「大：捷！大：捷！」余亦和之曰：「誠大捷也。」因語以道路所傳此役死傷俘虜之數。大佐聞之，貌益揚，目益張。及余退出，遇其孫女於戶外，容色若死灰。余執其手，語之曰：「勿再哭。若祖父有起色矣。」女乃語余以雷舒賀墳之確耗，麥馬洪力竭退走，我軍大敗矣。余與女相對無語。女蓋念其父，余則但念其祖：若老人聞此敗耗，必死無疑。然則奈何？將聽其沈湎於此起死神丹之中耶？是誑之也。女含淚曰：「決矣。余非誑老人不可。」語已，收淚強笑，入侍其祖。

余與女之給老人也，初尙易易，以老人病中易欺也。及老人病日瘳，

則吾二人之事日益不易。老人之望消息甚殷，我軍進兵之一舉一動，老人皆欲知之。故女日必坐牀頭，讀其假造之軍中新聞，手持普魯土地圖，指畫我軍進取之道。巴遜大將軍趣柏林也，滑煞大將軍進巴維亞也，麥馬洪大將軍佔領巴羅的海上諸省也。女不曉軍事，每乞助於余。余亦未親疆場，但盡吾力告之，餘則老人親助之。老人嘗隨拿破侖皇帝數次征服德意志，故知其地理甚詳。余與女所假造，不如老人之精警合軍事方畧也。老人每以小針指地圖，大呼云：「汝乃不知我軍所志何在耶？彼等已至此，將向此折而東矣。」其後余與女亦循老人所料告之，謂我軍果至某地；果向某地折而東矣。老人益大喜。

佔地也，戰勝也，追奔逐北也，而老人望捷之心，終不可饜。余每日至老人所，輒聞新捷。余入門，未及開言，女每奔入室告余曰：「我軍取梅陽矣。」余亦和之曰：「然，余今晨已聞之。」有時女自戶外遙告余。老人則大笑曰：「我軍進取矣，進取矣。七日之內，可抵柏林矣！」

余與女皆知普軍日迫，且近巴黎。余與女議，令老人去巴黎，顧終不敢發。蓋一出巴黎，則道上所見，皆足令老人生疑。且老人病體猶弱，一聞確耗，病或轉劇，故終留巴黎。

巴黎被圍之第一日，余至老人所，道上但見深閉之門，城下微聞守禦之聲，余心酸楚不已。既至，老人顏色甚喜，謂余曰：「城已被圍矣！」余大駭，問曰：「大佐已知之耶？」女在側，急答曰：「然，此大好消息。柏林城已被圍矣。」女語時，手弄針線不輟，若無事然。嗟夫，老人又何從而生疑耶？老人病後重聽，不能聞城外砲聲，又不得見門外慘淡之巴黎。老人臥處所可望見者，僅有凱旋門之一角。而室中陳列，無非第一帝國之遺物，往烈之餘澤也。壁上則名將鬚眉，戰場風景，羅馬王襁褓之圖也。架上則奪歸之旗幟，表勳之金牌也，又有聖希列拿島之崖石，玻盒盛之。又有美人之像，鬚髮盛服，衣黃色之裙，羊腿之袖，半尺之帶，令人想見拿破朝之妝束焉。傷哉，此拿破侖大帝之大佐！凡此諸物，其足以

欺此老人，勝吾輩之妄語多矣。老人畢生居此往烈之天地中，此往烈之天地，乃日使老人夢想柏林之捷矣。

自圍城之日始，軍事進行日事簡事易。柏林之陷，指顧間事耳！老人或不適，則女必假爲其父軍中來書，就枕邊讀之。其時女父自西丹之敗，已爲普軍俘虜。女明知其父遠羈敵國，又不得不強作歡欣之詞。書恒不長。然軍中之人，安能瑣瑣作長書？有時女心悽絕，不能復作書，則數十日不作一字。老人盼書心切，余等懼其疑慮，則塞上書又至矣。書中道軍行方畧，本屬僞造，多不可解，然老人能曲爲之解。女誦書時，老人靜聽，時點首微笑，間插一二語，褒貶書中方畧。有時老人答書，其言多可稱。老人揚聲口授，而女書之。畧云「吾兒勿忘，兒乃法蘭西國民。待敗國之民宜寬大，其人大可憐，勿過摧折之。」書末諄諄訓以軍人道德，有時亦及政事。議和之前，法人宜作何舉動？老人於此，頗無定見，謂其鄭重出之，但索兵費足矣，勿貪其土地；法人終不能令德意志變作法蘭西也。

老人口授書時，聲亮而重，辭意又碯厚懇摯；愛國之心，盎然言外，聞者安能無動？

當是時，圍城方急。嗟夫，吾所言非圍柏林之城也。時巴黎方苦寒，普人日夜以砲攻城，城中疫癘大起，糧食復乏。余與女百計營謀，老人得無匱乏之慮。雖城破之日，老人猶有鮮肉及白麪包供養。余與女久不得白麪包矣。老人坐床上談笑飲食，白巾圍頷下。女坐其側，色如死灰，久不出門故也。女手助老人進食，食已，進杯，老人就女手中飲之。餐已，老人神王，則遙望窗外冬景，雪飛打窗。老人時時念及朔方寒天，則數數爲余等道莫斯科敗歸時，軍中絕糧，但食冷餅馬肉耳。老人曰：「小女子，若安知馬肉之味耶？」

嗟夫，老人誤矣。兩月以來，女安所得肉，但有馬肉耳。

老人病日有起色，前此麻木之官能，今皆漸復。余等欺誑之計，日益不易。一日，老人忽聞梅鹿門外之砲聲，遽側耳聽之。余等不得已，給以

巴遜大將軍已破柏林，門外砲聲，乃巴黎「殘廢軍人院」所發，以慶此大捷也。又一日，老人令移病榻近窗下，老人外視，見街心國家衛隊出發，老人問曰：「此何兵也？」繼又自語曰：「何委靡乃爾！何委靡乃爾！」余等方幸老人不致深詰，惟私語此後益不可疏忽。然不幸余等防範終未能周密也。

城破之夜，余至其家。女迎語余曰：「彼等明日整隊入城矣。」女語時，老人室門未掩。余事後思之，是夜老人容色異常，疑女語已爲所聞。然余等所言，乃指普軍，老人則以爲法軍凱旋也。老人夢魂所縈想者，乃欲見麥馬洪大將軍奏凱歸來，嚴軍入城，城中市女，擲花奏樂迎之，老人之子，騎馬隨大將軍之後，而老人戎服立窗上，遙對百戰之國徽而致敬禮焉。

傷哉，朱屋大佐也。老人心中殆以爲余等欲阻之，不令與觀凱旋大典，故雖聞女說，佯爲未聞。明日普軍整隊入城之時，而彼樓上之窗，忽悄

然自關，老人戎服介冑立窗上矣！亦不知何種願力，何種生氣，乃能使老人一旦離牀，又能不假人助而盛服戎裝若此！

老人既出，見街心寂然，窗戶都深閉，巴黎之荒冷，乃如大疫之城。雖處處插旗，然非國旗也，乃白色之旗，十字麗焉。又無人出迎凱旋之軍何也？老人方自怪詫，幾疑昨夜誤聽矣。

嗟夫！老人未嘗誤聽也。凱旋門外，黑影簇簇成陣，迎朝日而來，宵上之纒見矣！耶拉之鼓聲作矣！凱旋門下，許伯「凱旋之樂」大奏，與普魯士軍隊步伐之聲相和。

凱旋門街深寂之中，急聞大聲呼曰：「上馬！上馬！普魯士人至矣！」普軍先行之四人，聞聲仰視，乃見窗上一魁偉老人，雙臂高舞，四肢顫動，頽然而仆。朱屋大佐此時真死矣。」

作者略歷

都德 (Aehouse Daudet 1840—1897) 法國自然派的小說家。

【題解】

本篇描寫普法戰爭，寫法國方面。

【注釋】

- (一) 維主堡：Wunzberg 在德國南部巴維利亞：(Bavaria) 省。
- (二) 雷舒賀墳 Ludwischafen 在維生堡西南。胡適原註：「八月六日麥馬洪以三萬六千人，砲百三十尊，與普軍九萬六千人，砲三百四十尊戰，大敗。」
- (三) 巴維亞 即巴維利亞省。
- (四) 梅楊 Meiane 在柏林西南。
- (五) 第一帝國 胡適註：「自一八〇四至一八一四拿破盛時，是為第一帝國。」
- (六) 羅馬王 胡適註：「拿破幼子生時即封為羅馬王。」
- (七) 聖希列拿島 St. Helena 在非洲之西，胡適註：「拿破幽死之島。」
- (八) 西丹 在法國東北邊界，隣接比國。胡適註：「九月二日，法軍大敗，明日舉軍解甲為虜，降者九萬人，大將三十二人。」
- (九) 巴黎苦寒，胡適註：「巴黎之圍始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一日，至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始陷。」

柏林之圍 (都德著，胡適譯)

九 共五頁

國文讀本 (No. B 25)

一〇 文化學社

(一〇) 耶拉 胡適註：「德國地名。」

(一一) 許伯 胡適註：「德國大音樂家。名聞世界。」

西門豹治鄴 〔褚少孫〕

魏文侯 〔一〕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

長老曰：『苦爲河伯 〔二〕娶婦，以故貧。』

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 〔三〕、廷椽 〔四〕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

『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 〔五〕。』

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

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

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投之河中。

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

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八」，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

西門豹顧曰：『巫媼、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椽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

須臾，豹曰：『廷椽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

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

【作者略歷】

西門豹治鄴（褚少孫）

褚少孫，漢沛人，元成間博士。補史記十篇。此篇見其所補滑稽列傳。其事附見漢書王叔博。

【注釋】

- (一) 鄆 縣名，治今河南臨漳縣境。
- (二) 魏文侯 名斯，在位三十八年。文侯二十一年始爲諸侯，能用賢，國乃富強。
- (三) 河伯 黃河之神。抱朴子：「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
- (四) 三老 漢時鄉官之名，掌教化。
- (五) 廷掾 漢時縣中公吏。
- (六) 時鄆地患水，故此種謬說得以成立，且使人民堅信。
- (七) 所不定之辭，十人所，言十許人也。
- (八) 古人插筆於首，有事則書於笏。謬折是身僂折如磬之背。

王大夫述 胡天游

甲辰二月，予自杭以舟而東。有上虞人求載者，狀甚遽。叩之，乃對曰：『吾大夫王君卒次，歸喪京師，吾將從邑人祖焉。』語終，蹙然。于是詢之曰：『子之君亦奚政之惠于若土乎？訟息乎？獄罄乎？刑不施乎？盜賊徙去乎？利興而害剔，而教化徧洽乎？』則默然哂，遲然應曰：『否否。』『然則子之情如喪親愛而不能已，其若何？』曰：『吾大夫爲治：訟即不息，而聽以平；獄即不罄，無濫，且有恤也；刑不得不施，而慎；又從其省者；盜賊或閒發，擒於庭，治而諭勸之，時時悛；吏胥不得奸；武猾不得暴；催科無有迫；當事無有惑；是盡心于民。彼利之予而害之去，教之行而化之及，果令一人責耶？吾固好遊，今天下割省大小十五，嘗以至焉；郡百數十，州邑幾二千，守長廉惠未數聞，其貪黷殘鄙，接攘聯境，符出一孔；求吾大夫之政，以賢于盜祿血國，豈不謂遠哉？如必子之

所云，古吏之良也，于今其奚獲焉？」

予聞而喟然。夫三代而上，非賢且仁者，無以泄官，故其政均，而民不知所頌。三代而下，所以爲治者旣衰，若兩漢循吏，猶多以養民導俗爲務。後世益媮，選舉術乖；託重要者，雖玷位無罪，善詔賂者，而牟賊曰才，是以民誹不服，具瞻而嘻，若王大夫于虞，非有異施，家感人說，已懼若來者之難似然。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其信然乎！吁！

明湖居聽書 節錄老殘遊記

次日早起九點鐘的光景，趕忙吃了飯，走到明湖居，纔不過十點鐘。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戲台前有一百多張棹子。那知進了園門，園子裏面已經坐的滿滿的了；只有中間七八張棹子還無人坐，棹子却都貼著「撫院定」「學院定」等類的紅紙條兒。老殘看了半天，無處落腳，只好袖子裏送了『看坐兒的』二百個錢，纔弄了一張短板檯，在人縫裏坐下，看那戲台上，只擺一張半棹，棹子上放了一面板鼓，鼓上放了兩個鐵片兒，心裏知道，這就是所謂梨花簡了；旁邊放了一個三弦子，半棹後面放了兩張椅子，並無一個人在台上；偌大的個戲台，空空洞洞，別無他物，看了不覺有些好笑。園子裏面頂著籃子賣燒餅油條的，有一二十個，都是爲那不吃飯來的人買了充飢的。到了十一點鐘，只見門口轎子漸漸擁擠，許多官員都著了便衣，帶著家人，陸續進來，不到十二點鐘，前面幾張空棹，俱已

滿了，不斷還有人來。『看坐兒的』也有只是搬張短櫈在夾縫中安插。這一群人來了，彼此招呼，有打千兒的，有作揖的，——大半打千兒的多，——高談闊論，說笑自如。這十幾張棹子外，看來都是做生意的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讀書人的樣子。大家都噓噓喳喳的在那裏說閒話；因爲人太多了，說的話都聽不清楚，也不去管他。

到了十二點半鐘，看那台上，從後台簾子裏面，走出一個男人，穿了一件藍布長衫，長長的臉兒，一臉痘痕，彷彿風乾福橘皮似的，甚爲醜陋。但覺得那人氣味到還沉靜；出得台來，並無一語，就往半棹後面，左手一張椅子上坐下，慢慢的將三弦子取來，隨便和了和弦，彈了一兩個小調，人也不甚留神去聽。後來彈了一枝大調，也不知道叫甚麼牌子；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那抑揚頓挫，入耳動心，恍若有幾十根弦，幾百個指頭，在那裏彈似的。這時台下叫好的聲音，不絕於耳，却也壓不下那弦子去。這曲彈罷，就歇了手，旁邊有人送上茶來。

停了數分鐘時，簾子裏面，出來一個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長長鴨蛋臉兒，梳了一個抓髻，戴了一副銀耳環，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一條藍布褲子，都是黑布鑲滾的；雖是粗布衣裳，倒十分潔淨。來到半棹後面，右手椅子上坐下。那彈弦子的，便取了弦子，錚錚鏗鏘彈起。這姑娘便立起身來，左手取了梨花簡，夾在指頭縫裏，便丁丁當當的敲，與那弦子聲音相應；右手持了鼓捶子，凝神聽那弦子的節奏。忽羯鼓一聲，歌喉遽發，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每句七字，每段數十句，或緩或急，忽高忽低，其中轉腔換調之處，百變不窮。覺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以爲觀止矣。旁坐有兩人，其一人低聲問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妞了罷。』其一人曰：『不是，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他的調門兒，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還不曉得差多遠呢！他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妞的好處，人說不出。他的好處，人學得到；白妞的好處，人學不到。你想幾年來，好玩耍的，誰不學他們的調兒呢！就是窰子裏的姑娘們，

也人人都學。只是頂多有一兩句，到黑妞的地步；若白妞好處，從沒有一個人能及他十分之一的。」說著的時候，黑妞早唱完了，後面去了。

這時滿園子裏的人，談談笑笑；賣瓜子，落花生，山裏紅，核桃仁的，高聲喊叫著賣；滿園子裏聽來，都是人聲。正在熱鬧哄哄的時節，只見那後台裏，又出來一位姑娘，年約十八九歲，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面皮，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只覺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著頭出來，立在半棹後面，把梨花簡丁當了幾聲。煞是奇怪！只是兩片頑鐵，到他手裏，便有了五音十二律似的。又將鼓捶子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抬起頭來，向台下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左右顧盼，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裏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靜悄得多呢！連一根針掉在地下，都聽得見響。

王小玉便輕啓碓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

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綱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尙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頂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峯峭壁千仞，以爲上與天齊；及至翻到傲來峯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之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即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弦子的

，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應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台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停了一會，鬧聲稍定；只聽那台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人，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口音，說道：「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話；我總不懂。空中設想，餘音怎樣會得繞梁呢？又怎會三日不絕呢？及至聽了小玉先生說書，纔知古人措辭之妙。每次聽他說書之後，總有好幾天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無論做甚麼事，總不入神；反覺得三日不絕這三日二字，下得太少，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徹些。」

旁邊人都說道：「夢湖先生論得透闢極了，「於我心戚戚焉。」

【題解】

本文選自清人小說老殘遊記。此書借鐵英號老殘者之游行，而歷記其言論聞見。書凡二十章，原題洪都百鍊生著，實清劉鶚所作，書中主人公鐵英，蓋即作者之化身也。

【作者略歷】

劉鶚，清，江蘇丹徒人，少精算學，能讀書，而放曠不守繩墨，後忽自悔。光緒十四年河決鄭州，鶚以同知投効，有功；後因上書請敷鐵道，爲世俗所詬；又坐私售太倉粟，流新疆，死。

【注釋】

(一) 撫院 清代巡撫公署之簡稱。

(二) 學院 清代學政公署之簡稱。

(三) 偌大 猶言如此大也。

(四) 打千兒 以一腿彎曲而行禮者，謂之打千兒。俗又曰請安。

(五) 有的 此二字若連接用之，則爲複音代名詞。如言：『有的打千兒，有的作揖，』即其例。若分開用之，則詞性稍變。如本文『有打千兒的，有作揖的，』在此兩平列句中，的字雖仍爲代名詞，而有字則爲同動詞，若順序言之，當云：『打千兒的也有，作揖的也有。』

(六) 噉噉噉 低細嘈雜之聲，謂私語也。

(七) 疙疸 翟灝通俗編：『今以皮膚小腫爲疙瘩。瘩，都合切，見字林。元人秋胡劇作疙搭，非。』

(八) 一枝 樹枝之分歧伸展，雖甚複雜，而巨細相統，條序至整。樂調之變化條理，與之相似，故本文借以爲樂調之量詞。

(九) 抑揚頓挫 抑揚，謂音之高低；頓挫，謂音之跌宕轉折也。

(一〇) 錚錚鏗鏘 皆金聲也。

(一一) 丁丁當當 與『丁東』『丁冬』並同，舊詩詞中，多用以擬玉珮及鐵馬銅漏之聲；推而凡聲之發自金玉鐵石，而清越動耳者，率可以此詞擬之。本文複用之者，蓋欲以狀音之輕靈也。

(一二) 羯鼓 胡樂名，狀如漆桶，下承以牙床，兩杖擊之，唐玄宗謂爲八音領袖；本文蓋借以爲板鼓之代名。

(一三) 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 鶯，別名黃鸝，又名倉庚，初春始鳴，聲至清脆宛轉。新鶯，謂羽毛新成之鶯兒；乳燕，謂猶待哺飼之燕雛。鶯燕鳴聲，本自美好，而新鶯出谷之日，乳燕歸巢之時，其聲尤足悅耳，故本文借以喻歌聲之清脆宛轉。此於修辭學屬顯喻格。

(一四) 觀止 左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魯，於邶聆周樂之後，感極而歎曰：『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後世遂謂事之精美無可復加者曰觀止。

(一五) 煞 有極字或很字之義。本文：『煞是奇怪，』猶言『很是奇怪』也。

(一六) 十二律 古代正音之器，陰陽各六。筒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高下。各樂器之音，皆以此比較而定。陽者爲律，謂黃鐘太簇姑洗蕤賓無射夷則；陰者爲呂，謂大呂夷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合而言之，謂之十二律。

(一七) 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 此借物以比其目光也。秋水喻其澄清，寒星喻其晶瑩，寶珠喻其光潤也。

(一八) 五臟 謂心，肝，脾，肺，腎也。

(一九) 六腑 謂三焦，胃，大腸，小腸，膽，膀胱也。

(二〇) 人參果 見西遊記。

(二一) 傲來峯扇子峴南天門 皆泰山峯名。其高下之次，略如本文所云。

(二二) 泰山 五嶽之一，在今山東泰安縣。

(二三) 騁 直馳也。引伸有縱放或展放之義。本文：『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之精神，』則騁字本義之引伸者也。此於修辭學屬隱喻格。

(二四) 黃山 在安徽歙縣西北，跨太平縣界，原名北黟山，唐天寶時改今名。

(二五) 烟火 以火硝雜他藥物燃燒，而現變幻燦爛之狀者也。此物自宋代已有之，今國內各省所製者，以廣東潮州爲最佳。

(二六) 花塢春曉好鳥亂鳴 此二句形容聲音繁碎，清脆可聽也。凡四面高而中央下者皆曰塢。花塢，猶花區也。好鳥處花塢之地，常春曉之時，其鳴聲至悅人耳也。

(二七) 餘音繞梁 列子：『韓娥東之齊，置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欂，三日不絕。』

(二八) 三月不知肉味 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二九) 於我心有戚戚焉 孟子梁惠王篇：『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心動也。謂所言恰合己意，而心不覺爲之戚戚然動也。

笑 謝婉瑩

雨聲漸漸的住了，窗帘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戶一看，呀！涼雲散了，樹葉上的殘滴，映着月兒，好似瑩光千點，閃閃爍爍的動着。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

憑窗站了一會兒，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轉過身來，忽然眼花繚亂，屋子裏的別的東西，都隱在光雲裏；一片幽輝，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這白衣的安琪兒，抱着花兒，揚着翅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什麼時候？我曾……！』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台下想，——默默的想。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一條很長的古道。驢腳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溝裏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綠樹，都籠在溼煙裏。弓兒似的新月，掛在樹梢。一邊走着，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驢兒

笑

(謝婉瑩)

過去了，無意中回頭一看，他抱着花兒，赤着腳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思想。又現出一重心幕來，也慢慢拉開了，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連忙走下坡兒去，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站住了，回過頭來，這茅屋裏的老婦人，倚着門兒。抱着花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同樣微妙的神情，好似游絲一般，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縮在一起。這時心下光明澄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

【作者略歷】

謝婉瑩，福建閩侯人，爲現代女作家。著有春水，繁星等詩集，寄小讀者通訊和超人，往事等小說集。

【注釋】

(一) 安琪兒 *Angels* 的譯音，是生着翅膀的天使。

笑

(謝婉瑩)

三 共二頁

國文讀本 (No. 329)

四
文化學社

夢謝婉瑩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軍刀，騎在很高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會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他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

，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腳，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了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人生就是一夢麼？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情性；五色的絲線，是能做成很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插在頭上的。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在衆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膩細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但她父親送給她的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槍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們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了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情感呵！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簫聲，不更是抑揚淒惋麼？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海上的月夜，星夜，眺臺獨立倚槍翹首的時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了——海天以外的家！這時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去，但這也是無聊呵！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了。——

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笛。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喜

歡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寄小讀者 通訊九 謝婉瑩

親愛的父親：

我不願告訴我的恩慈的父親，我現在是在病院裏；然而我是屬父親的，尤不願有任一件事，隱瞞着不叫父親知道！橫豎信到日，我一定已經全愈，病中的經過，正不妨作記事看。

自然又是舊病了，這病是從母親來的。我病中沒有分毫不適，我只感謝上蒼，使母親和我的體質上，有這樣不模糊的連結。血赤是我們的心，是我們的愛，我愛母親，也並愛了我的病！

前兩天的夜裏——病院中沒有日月，我也想不起來——S女士請我去晚餐。在她小小的書室裏，滅了燈，燃着閃閃的燭，對着熊熊的壁爐的柴火，談着東方人的故事。——一回頭我看見一輪淡黃的月，從窗外正照着我們；上下兩片輕縐似的白雲，將她托住。S女士也回顧驚喜讚歎，匆匆

的飲了咖啡，披上外衣，一回走了出去。——原來不僅月光如水，星光也燦然滿天！

她指點給我看：那邊是織女，那個是牽牛，還有仙女星，獵戶星，孿生的兄弟星，王后星，末後她悄然的微笑說：『這些星星方位和名字，我一牢牢记住，到我衰老不能行走的時候，我臥在床上，看着疏星從我窗外度過，那時便也和同老友相見一般的喜悅。』她說着起了微喟，月光照着她飄揚的銀白的髮，我已經微微的起了感觸：如何的淒清又帶着詩意的句子呵！

我問她如何會認得這些星辰的名字，她說是因為她的弟弟是航海家的緣故，這時父親已橫上我的心頭了！

詔否去年的一個冬夜，我同母親夜坐，父親回來的很晚。我迎着走進中門，朔風中父親帶我立在院裏，也指點給我看：這邊是天狗，那邊是北斗，那邊是箕星。那時我覺得父親智慧是無限的，知道天空縹緲之中，二

切微妙的事，——又是一年了！

月光中S女士送我回去，上下的曲徑上，緩緩的走着，我心中悄然不怡——半夜便病了。

早晨還起來，早餐後又臥下。午後還上了一課，課後走了出來，天氣好似早春，慰冰湖波光蕩漾，我慢慢的走到湖旁，臨流坐下，覺得弱又無聊；晚霞和湖波的細響，勉強振起我的精神來，黃昏時才回去。夜裏九時，她們發覺了，立時送我入了病院。

醫院是在小山上，學校的範圍之中，夜中到來看不真切。醫生和看護婦在燈光下注視着，我的微微的笑容，使我感到一種無名的感覺，——一夜很好，安睡到了天曉。

早晨絕早，看護婦抱着一大束黃色的雛菊，是閉壁樓同學送來的，我忽然下淚憶起在國內病時床前的花了，——這是第一次。

這一天中睡的時候最多，但是花和信，不斷的來，不多時便屋裏滿了

清香，玫瑰也有，菊花也有，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每封信都很有趣味，但信末的名字我多半不認識，因為同學多了，只認得面龐，名字實在難記！

我情願在這裏病，飲食很精良，調理的又細心，我一切不必自己勞神，連頭都是人家替我梳的。我的床一日推移幾次，早晨便推近窗前。外望看見禮拜堂紅色的屋頂和塔尖，看見圖書館，更隱隱的看見了慰冰湖對岸秋葉落盡，樓臺也露了出來。近窗有一株很高的樹，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昨日早上，我看見一隻紅頭花翎的啄木鳥，在枝上站着，好一會才飛走。又看見一頭很小的松鼠，在上面往來跳躍。

從看護婦遞給我的信中，知道許多師長同學來看我，都被醫生拒絕了。我自此便閉居在這小樓裏，——這屋裏清雅絕塵，有加無已的花，把我圍將起來。我神志很清明，却又混沌，一切感想都不起，只停在「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的狀態之中。

何從說起呢？不時聽得電話的鈴聲響：

『……………醫院……………她麼？……………很早要……………不許接見……………眠食極好，最要的是靜養，……………書等明天送來罷，……………花和短信是可以的……………』

差不多都是一樣的話，我倚枕模糊可以聽見。猛憶起今夏病的時候，電話也一樣的響，冰仲弟說：

『姊姊麼——好多了；謝謝！』

覺得我真是多事，到處叫人家替我忙碌——這一天自半醒半睡中度過。
第二天頭一句問看護婦的話，便是『今天許我寫字麼？』她笑說：『可以的，但不要寫的太長。』我喜出望外，第一封便寫給家裏，報告我平安，不是我想隱瞞，因不知從那裏說起。第二封便給了閉壁樓九十六個『西方之人兮』的女孩子，我說：

『感謝你們的信和花帶來的愛！——我臥在床上，用悠暇的目光，遠

遠看着湖水，看着天空，偶然也看見草地上，圖書館，禮堂門口進出的你們。我如何的幸福呢？沒有那幾十頁的詩，當功課的讀，沒有晨興鐘，促我起來。我開開的背着詩句，看日影漸淡，夜中星辰當着我的窗戶；如不是因爲想你們，我真不想回去了！」

信和花仍是不斷的來，黃昏時看護婦進來，四顧室中，她笑着說：『這屋裏成了花窖了。』我喜悅的也報以一笑。

我素來是不大喜歡菊花的香氣的，竟不知她和着玫瑰花香拂到我的臉上時，會這樣的甜美而濃烈！——這時趁了我的心願了！日長晝永，萬籟無聲，一室之內，惟有花與我。在天然的禁令之中，杜門謝客，過我的清閒迴憶的光陰。

把往事一一提起，無一不使我生美滿的微笑。我感謝上蒼：過去的二十年，使我一無遺憾，只有這次的別離，憶起有些兒驚心！

B 夫人早晨從波士頓趕來，只有她闖入這清嚴的禁地裏，醫生只許她

說，不許我說。她雙眼含淚，蒼白無主的面顏對着我，說：『本想我們有一個最快樂的感恩節……然而不要緊的，等你好了，我們另有一個……』

我握着她的手，沉靜的不說一句話，等她放好了花，頻頻回顧的出去之後，望着那「可愛」的後影，我潸然淚下——這是第二次。

夜中絕好，是最難忘之一夜，在衆香國中，花氣氤氳，我請看護婦將兩盞明燈都開了，燈光下，林邊四圍，淺綠濃紅，爭妍鬥媚，如低眉，如含笑。窗外嚴淨的天空裏，疏星炯炯，枯枝在微風中，顫搖有聲。我凝然肅然，此時此心可朝天帝！

猛憶起兩句：

『消受白蓮花世界，

風來四面臥中央。』

這福是不能多消受的！果然，看護婦微笑的進來，開了窗，放下簾子，挪好了床，便一瓶一瓶的都抱了出去，回頭含笑對我說：『太香了，於

你不宜，而且夜中這屋裏太冷。」——我只得笑着點首，然終留下了一瓶玫瑰，放在窗台上。在黑暗中，她似乎知道現在獨有她慰藉我，便一夜的溫香不斷——

『花怕冷，我便不怕冷麼？』我因失望起了疑問，轉念我原是不應怕冷的，便又寂然心喜。

日間多眠，夜裏便十分清醒，到了連書都不許看時纔知道能背誦詩句的好處，幾次聽見車聲隆隆走過，我憶起：

『冰調歌從鄰院度，

雷聲車是夢中過。』

朋友們送來一本書，是

Student's Book of Inspiration

內中有一段恍惚說：

『世界上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有人能增加些美到世上去，這

人便是天之驕子。」

真的，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今日黃昏時，窗外的慰冰湖，銀海一般的閃爍，意態何等清寒？秋風中的枯枝，叢立在湖岸上，何等疏遠？秋雲又是如何的幻麗？這廣場上忽陰忽晴，我病中的心情，又是何等的飄忽無着？

沉黑中仍是滿了花香，又憶起：

「到死未消蘭氣息，

他今且護玉精神！」

父親！這兩句我不應寫了出來，或者會使你生無謂的難過，但我欲其真，當時實是這樣忽然憶起來的。

沒有這般的孤立過，連朋友都隔絕了，但讀信又是怎樣的有趣呢？

一個美國朋友寫着：

『從村裏回來，到你屋去，竟是空空，我幾乎哭了出來；看見你相片

寄小讀者

九

立在桌上，我也難過。告訴我，有什麼我能替你做的事情，我十分樂意聽你的命令！」

又一個寫着說：

「感恩節近了，快康健起來罷！大家都想你，你已在我們的心裏！」
但一個日本的朋友寫着：

「生命是無定的，人有時雖覺得很近，實際上却是很遠，你和我隔絕了，但我覺得你是常近着我！」

中國朋友說：

「今天怎麼樣，要看什麼中國書麼？」

都只寥寥數字，竟可見出國民性——一夜從雜亂的思想中度過。

清早的時候，掃除橡葉的馬車聲，輾破曉靜。我又憶起：

「馬蹄隱隱聲隆隆，

入門下馬氣如虹。」

底下自然又連帶到：

『我今垂翅負天鴻，

他日不羞蛇作龍！』

這時天色便大明了。

今天是感恩節，窗外的樹枝都結上嚴霜，晨光熹微，湖波也凝而不流，做出初冬天氣。——今天草場上斷絕人行，個個都回家過節去了，美國的感恩節如同我們的中秋節一般，是家族聚會的日子。

父親！我不敢說是「每逢佳節倍思親」，因為感恩節在我心中，並沒有什麼甚深的觀念，然而病中心情，今日是很惆悵的。花影在壁，花香在衣，濛濛的朝靄中，我默望窗外，萬物無語，我不禁淚下。——這是第三次。

幸而我素來是不喜熱鬧的，每逢佳節，就想到幽靜的地方去。今年此日避到這小樓裏，也是清福。昨天偶然憶起辛又安的青玉案：

『夢裏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

那人却在

燈光闌珊處。』

我隨手便記在一本書上，並附了幾個字：

『明天是感恩節，人家都尋歡樂去了，我却閉居在這小樓裏，然而憶到這孤芳自賞，別有懷抱的句子，又不禁喜悅的笑了。』

花香纏繞筆端，終日寂然，我這封信時作時輟，也用了一天工夫。醫生替我回絕了許多朋友，我恍惚聽見她電話裏說：

『她今天看着中國的詩，很平靜，很喜悅！』

我便笑了，我昨天到是看詩，今天却是拿書遮着我的信紙，父親！我又淘氣了！

看護婦的嚴淨的白衣，忽然現在我的床前。她又送一束花來給我——

同時她發覺了我寫了許多，笑着便來禁止，我無法奈她何。——她走了，她實是一個最可愛的女子，當她在屋裏踐之頃，無端有「長身玉立」四字浮上腦海。

當父親讀到這封信時，我已生龍活虎般在雪中遊戲，不要以我置念罷！——寄我的愛與客中一切的人！我記念着他們每一個！

這回真不寫了，——父親記否我少時的一夜，黑暗裏跑到山上的旗臺上去找父親，一星燈火裏，我們在山上下彼此喚着。我一憶起，心中就充滿了愛感。如今是隔着我們摯愛的海洋呼喚着了！我愛的父親，再談罷，也許明天我又寫信給你！

女兒瑩倚枕。十一，二十九，一九三三。

國
文
讀
本

十
四

匆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來底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底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底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底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的匆匆呢？早上我起來底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洗手底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

匆

匆
(朱自清)

吃飯底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底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向牀上，他更伶伶俐俐的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歎息，但是新來的日子底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裏閃過去。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什麼呢？祇有徘徊罷了；祇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底匆匆裏，除徘徊外，又賸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烟，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跡呢？我何曾留着像游絲樣的痕跡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回去罷？但不能平的，爲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甚麼一去不復返呢？

【作者略歷】

朱子清（一八九八——）現代作家，字佩茲，江蘇江都人，著有踪跡，背影等。

文明與奢侈薩元培

讀人類進化之歷史：昔也穴居而野處，今則有完善之宮室；昔也飲血茹毛，食鳥獸之肉而寢其皮，今則有烹飪裁縫之術；昔也束薪而爲炬，陶土而爲燈，而今則行之以煤氣及電力；昔也椎輪之車，剝木之舟，爲小距離之交通，而今則汽車及汽舟，無遠弗屆；其他一切應用之物，昔粗而今精，昔單簡而今複雜，大都如是。故以今較昔，器物之價值，百倍者有之，千倍者有之，甚而萬倍，億倍者亦有之；一若昔節儉而今奢侈，奢侈之度隨文明而俱進。是以厭疾奢侈者，至於并一切之物質文明而屏棄之，如法之盧梭，俄之託爾斯泰是也。

雖然，文明之與奢侈固若是其密接而不可離乎？是不然。文明者，利用厚生之普及於人人者也。敷道如砥，夫人而行之；灑水使潔，夫人而飲之；廣衢之燈，夫人而利其明；公園之音樂，夫人而聆其音；普及教育，

平民大學，夫人而可以受之；藏書樓之書，其數鉅萬，夫人而可以讀之；博物院之美術品，其價不貲，夫人而可以賞鑒之；夫是以謂之文明。且此等設施，或以衛生，或以益智，或以進德，其所生之效力有百千萬億於所費者。故所費雖多，而不得以奢侈論。

奢侈者，一人之費逾於普通人所費之均數，而又不生何等之善果，或轉以發生惡影響；如呂氏春秋所謂「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酒厚肉，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是也。此等惡習，本酋長時代所遺留。在昔普通生活低度之時，凡所謂峻宇，雕牆，玉杯，象箸，長夜之飲，游畋之樂，其超越均數之費者何限？普通生活既漸高其度，即有貴族富豪以窮極奢侈著，而其超越均數之度，決不如酋長時代之甚。故知文明益進，則奢侈益殺。謂今日之文明尙未能剷滅奢侈，則可；以奢侈爲文明之產物，則大不可者也。吾人當詳觀文明與奢侈之別，尙其前者，而戒其後者，則折衷之道也。

【汗釋】

(一) 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法國哲學家，著有不平等之起源論，民約論，愛米爾 (Emile) 等書 (1712—1778)。

(二) 託爾斯泰 (Leo Tolstoy) (1828—1910) 俄國文學家兼哲學家，著有小說甚多。

(三) 呂氏春秋 書名，秦呂不韋召致賓客集撰而成十二紀，七覽，六論，共分為三十六卷。因有八覽，故或稱呂覽。本文引語見本生篇。畢沅注：「招，致也。蹇者，痿蹇。過佚則血脈不週通，骨幹不堅利，故為致蹇之機括。」又云：「飽而彊食，正自彊之謂。」

國文讀本

海漫漫 | 白居易

海漫漫，直下無底旁無邊。雲濤煙浪最深處，人傳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藥，服之羽化爲天仙。秦皇漢武信此語，方士年年采藥去。蓬萊今古但聞名，湮水茫茫無覓處。

海漫漫，風浩浩，眼穿不見蓬萊島。不見蓬萊不敢歸，童男卯女舟中老。徐福文成多誑誕，上元太一虛祈禱。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畢竟悲風吹蔓艸。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

上陽白髮人 | 白居易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

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轉愁厭聞，梁燕雙栖老休妬。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迴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尙書號。小頭驪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

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尚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宮人白髮歌？

太行路白居易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載，豈期牛女爲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爲君熏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爲君盛容飾，君看珠翠無顏色。

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家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國
文
讀
本

看山讀畫樓坐雨得詩 孫原湘

一山包孕無數山，樓前排列青螺鬢「二」；天公有此大圖畫，令我一讀開心顏「三」。重巒突嶂初看似複疊，其中起伏回互一筆不可刪。

山外羣山更奇特，如斷如續如鉤環。渾雄秀削無不有，南宗北宗「四」參錯於其間；猶嫌空靈意少未超脫，特令太湖「四」湖波插入青一灣「五」。風帆飛鳥畧點綴，不著氣力殊蕭閑。莫釐「六」諸峯多在隙約際，尤工遠勢爲荆關「七」，都被此樓大力盡收拾，讀之竟日惟恐天卷還。

山坳一朵白雲起，忽而空濛雨來矣；靈奇變幻不可擬，一幅大癡「八」成小米「九」。平疇曠野烟雲遮，不放平庸入眼底。譬如畫家一筆稍甜俗，急取清泉墨痕洗。吁嗟！天公愛好猶若此，奈何俗手紛紛貴形似，濃綠深青塗滿紙。

【作者略歷】

孫原湘，清昭文人，字子瀟，號心清，嘉慶進士。工駢文，兼長書畫，詩宗李白，有天真閣集。

【注釋】

(一) 螺鬢 言結髮如螺殼也。此詞之原義，蓋借物以喻人髮，本篇更用之以喻峯巒推疊之狀，隱喻格之複用者也。

(二) 開心顏 李白與韋荆州書曰：「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是開張心顏之原義，謂虛懷動容，以相延接。本文借用其語，謂勝景悅人，心與顏俱爲之開展也。

(三) 南宗北宗 唐人始分山水畫法爲南北二宗：南宗祖王摩詰，重渲染而少鈎勒；北宗祖李思訓，山石峭拔，多用青綠濃重之色。

(四) 太湖 跨今江浙二省，湖中小山甚多，東西二洞庭最著。

(五) 插入青一灣 猶言插入青波一灣。不言一灣青波者，蓋倒文以協韻也。

(六) 莫釐 山名，在今江蘇吳縣西南太湖中，即所謂之洞庭東山也。相傳隋莫釐居此，

故名。

(七) 尤工遠勢爲荆關 此句承上文隱約二字而言。經傳釋詞曰：「爲，猶如也。」本句謂莫釐諸峯，隱約天際，善作遠勢，一如荆關二人之善畫遠山也。荆謂荆浩，後梁沁水人，字浩然，工畫山水，爲一時冠，著有山水訣。關謂關仝，長安人，亦工山水，好作秋山寒林圖，從荆浩學，有出藍之稱。按二人作風，皆屬南宗。

(八) 大癡 即大道癡人，黃公望之別號也。黃，元常熟人，一作常陽人，又作衢陽人。亦名堅，字子久，號一峯，善畫山水，師董源巨然，晚年自稱一家。其書法有二種：一淺綠色，山多巒頭，筆勢雄渾；一水墨色，皴文極少，筆意簡遠，爲畫中逸品。著有山水訣及大癡山人集。

(九) 小米 宋襄陽米芾子友仁，字元暉，肆力古學，亦善書畫，世號小米。按友仁所作山水，能傳其家學，草草而不失真意，狀寫景，尤爲特長。故本篇以其畫風，代表雨景。

國文讀本 (No. 37)

四
文化學社

黃昏汪統照

一個幽靜的小院子裏，薄暮的日光，非常和暖地罩在一架半黃了葉子的葡萄架。上面的葡萄，已被主人摘去了，只剩下些小飛蟲兒，還似爲尋果實的餘香般繞着架子嗡嗡的飛。秋日的日光之下，正是飛蟲得意的時候。那時滿院靜的甚麼也聽不見，甚至連個鳥鳴的聲音也沒有。本來這所小小的院落，是在這全個住宅的東邊一個月洞門內。用磚砌成了個花臺子，上面種植着四五株芭蕉與些雞冠花，金鐘罩等的小花草，其餘便是那架很大的葡萄。在春夏之時，滿院子都襯得碧綠。北面是帶迴廊而很雅潔的三間屋子。一色帶玻璃與淡紅色髹漆的窗子，日光映在疏疏的簾子上，很細碎的簾痕，却斜映在屋子中的當地上。

國文讀本

賣火柴的女兒

丹麥安徒生作

周作人譯

天氣很冷；天下雪，又快要黑了，已經是晚上，——是一年最末的晚上。在這寒冷陰暗中間，一個可憐的女兒，光着頭，赤着腳，在街上走。伊從自己家裏出來的時候，原是穿着鞋；但這有什麼用呢？那是很大的鞋，伊的母親一直穿到現在；鞋就有那麼大。這小女兒見路上兩輛馬車飛奔過來，慌忙跑到對面時，鞋都失掉了。一隻是再也尋不着；一個孩子抓起那一隻，也拏了逃走了。他說：將來他自己有了小孩，可以當作搖籃用的。所以現在女兒只赤着腳走；那腳已經凍得全然發紅發青了。在舊圍巾裏面。伊兜着許多火柴，手裏也拏着一把。整日沒有一個人買過伊一點東西，也沒有人給伊一個錢。

凍餓得索索的抖着，向前奔走。可憐的女兒！正是一幅窮苦生活的圖畫。雪片落在美麗的長髮——披到兩肩的好卷螺旋上，但伊並不想到他。

街上櫺窗裏都明晃晃的點着燈火，發出燒鵝的香味：因為今日正是大年夜了。噢！伊所想的正在這個！

兩所房子前後接着，其間有一個拐角，伊便在那裏屈身坐下。伊將腳縮緊，但是覺得愈冷了；又不敢回家，因為伊沒有賣掉一把火柴，也沒有——一個錢拵回家去，伊定要受父親的一頓打；而且家裏也冷；因為他們家裏只有一個屋頂，大的裂縫雖然用了稻草破布已經塞好，風却仍然呼呼的吹進來。

伊的小手幾乎凍僵了。「倘從柴束裏抽出一支火柴，牆上擦着，溫溫手，該有好處。」伊便抽出一支。霎的一聲，火柴便爆發燒着了。這是一個溫暖光明的火。伊兩手籠在上面，正像一支小蠟燭；而且也是一個神異的小火光！女兒此時覺得彷彿坐在一個大火爐的面前，帶着明亮的銅腳爐和銅蓋，這火燒得何等好！而且何等安適！但小火光熄了，火爐也不見了，只有燒燼的火柴頭留在手中。

第二支又在牆上擦着。火一發，火光落在牆上，牆便彷彿變了透明，同薄幕一樣，伊能見屋裏的事情。桌上鋪着一塊雪白的布，上面放着光亮的晚飯器具，燒鵝肚裏滿裝着蘋果乾棗，蓬蓬的發出熱氣。還有更好看的，那鵝跳下盤，在地板上搖搖擺擺的，胸前插着一把刀，一把叉，向女兒走來。那時火柴熄了，只有厚實，潮溼，冰冷的牆仍在伊的面前。

伊又燒起一支火柴。這回伊坐在一株美麗的聖誕節樹（一）下；這樹比去年伊在那富商家隔着玻璃窗望見的那一株更加高大，更裝飾得好看。一千多支的蠟燭點在綠樹枝中間；許多彩色圖畫，同店頭所有的一樣，都向上看這燭光。女兒伸出兩手向他們，火柴就熄了。聖誕燭漸漸的升高。伊現在再看，却是天上的星——一顆星往下落，曳了一道火光。女兒心裏想道：「現在有一個人將死了。」因為伊的祖母——世上唯一愛伊的人，如今已經死了，——常常告訴伊說：凡是一顆星落下，就有一個靈魂升天去了。

伊又在牆上劃一支火柴。火發了光，在這亮光裏，立着伊的祖母，

——清淨光明，和善可愛。女兒叫道：「祖母，你帶我回去！我曉得：火柴熄時，你就妥去了。你也妥同溫暖的爐火，好的燒鵝，美麗的聖誕樹一樣，就要不見了。」伊忙將整把的火柴擦着，想留住伊的祖母。火柴燒得很猛，比日中還光明；祖母的相貌也很大。很美麗，不同平常一樣。伊將女兒抱在手裏，兩個人在光明喜樂中，離開地面，飛得很高，到那沒有寒餓憂愁的地方去，——他們是同神在一處了！

但次日清早，女兒仍舊坐在拐角上，靠着牆，兩頰緋紅，口邊帶着笑容，——在舊年末夜凍死了。新年的太陽起來，照在一個小死屍上！這孩子坐在那裏，冷而且硬，手裏擎着火柴，其中一把已經燒過了。旁人說：「伊想自己取暖。」但沒有人知道伊看見怎樣美景，也不知道伊在怎樣的靈光中同伊的祖母去享新年的歡樂去了。

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 一八〇五——一八七五)丹麥人。著有詩歌小說甚多，但他的特長却在童話，號稱童話之王。他的初期作品，是把他幼年所聽得的故事，加以新的描寫和新的敘述，後來則完全以自己的想像擬作了。他的童話，所以超越一切其他童話作家的地方，是在他的淺顯的講說的句法，和幼稚的孩氣的見解。中譯本有夜鶯，皇帝的 新衣，月的話，皇后等。

【注釋】

(一)聖誕節樹 耶誕聖誕節，將常綠木植室內，樹梢上掛着蠟燭，枝上吊着給兒童的聖誕贈品，名爲聖誕節樹。

國
文
讀
本
(No. 339)

六
文
化
學
社

魚的悲哀

愛羅先珂原著

魯迅譯

一

那一冬很寒冷，住在池裏面的魚兒們，不知道有怎樣的窘呢。當初不過一點結得薄薄的冰，一天一天的厚起來；逐漸的迫近了魚們的世界。於是鯉魚，鯽魚，泥鰱等類的魚兒們，都聚在一處；因為要想一個防冰的方法，開始了各樣的商量。然而冰的迫壓是從上面下來的，所以毫無有什麼法。到歸結，那些魚們的商議，除了抱着一個「什麼時候會到春天」的希望，大家走散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了。所有的魚兒們，便都悄悄的回到家裏去。

那池裏面，住着鯽魚的夫妻，而且兩者之間，已有了一個叫作鯽兒的孩子。鯽兒在這夜裏一刻也不能睡，只是「冷呵冷呵」的哭喊着。然而在池底下，是既沒有火盆，也沒有炬燵；既不能蓋上五條六條暖和的棉被去睡

覺，也不能穿起兩件三件的棉衣服來的。鮑兒的母親沒有法子想，窘急得不堪，只好安慰鮑兒道：『不要哭罷，不要哭罷，因為春天就要到了。』

『然而母親，春天什麼時候纔到呢？』鮑兒抬起淚眼，看着母親說。『已經快了。』母親便溫和的回答他。

『這怎麼知道的呢？』鮑兒說，看着母親的臉，有些高興起來了。

『因為每年總來的。』母親說。然而鮑兒却顯出憂愁似的顏色，問道：

『然而母親，倘若今年偏不來，又怎麼辦呢？』

『沒有那樣的事，一定來的。』母親撫慰似的說。

『但是，母親，為什麼一定來？』鮑兒想像不通的問，母親却不再說什麼話，默着了。

『但是，母親，鯉公公曾經說，「倘若春天有一回不到來，大家便都死了。」這是真的麼？』鮑兒又訊問說。

『這是真的呵。』

『那麼，母親，「死」是什麼呢？』

『那就是什麼時候總睡着。你的身子不動彈了，怕冷的事，要喫的事，都沒有了；並且魂靈到那遙遠的國裏去，去過安樂的生活去了。那個國土裏是有着又大又美的池，毫沒有冬天那樣的冷，什麼時候都是春天似的溫和的。』

『母親，真有這樣的好國土的麼？』鯽兒又復有些疑心似的，仰看着母親的臉問。

『哦！有的。』母親回答說。

『那麼，母親，趕快到那個國土去罷。』鯽兒這樣說，母親便道：『那個國土裏，活着的時候是不能去的呵。』鯽兒又有些想像不通模樣了，問道：『爲什麼活着的時候不能去呢？母親，認不得路麼？』母親說：『是的，我不認得路呢。』『那麼，尋路去罷，快快，趕緊去。』鯽兒即刻

着起忙來。

『唉唉，這真窘人呵，』母親吐一口氣說：『沒有死，便不能到那個國裏去，不是已經說過了麼？』

『那麼，趕快死罷，快快，趕緊，快。』

『說這樣的話，是不行的。』

『便是不行，也死罷。快點，因為我已經厭惡了這池子了。』鯽兒全不聽父親和母親的話，只是糾纏着嚷。因為太熱鬧了，鄰居的鯽公公嗅了驚，跑過來了，而且問道：『哥兒怎麼了呢？』母親便詳細的告訴了鯽兒嚷着要死的事。於是鯽公公向鯽兒道：『哥兒，魚到這池子裏來，並不是爲了專照自己的意思鬧。是應該照那體面的國裏的神明爺所說的話生活着，游來游去的。』

『公公，那裏神明爺怎麼說？』鯽兒問。

『第一，應該馴良，聽從父親母親和有了年紀的話。其次，是愛那池

裏的大哥們和陸上的大哥們，並且拚命的用功，成一條體面的魚。那麼辦去，那個國土裏的神明爺便會來叫哥兒，給住在那好看的大的池子裏面的罷。」老頭子說。

從這時候起，鯽兒便無論怎麼冷，無論怎樣餓，也再不說一句廢話；只是嬉嬉的笑着，等候那春天的來到了。

二

春天到了，鯽兒一樣的誠懇賢慧的小魚，池裏面和鄰近的河裏面都沒有。而且鯉魚哥哥們和泥鰱姊姊們，也是愛什麼都比不上愛鯽兒。鯉魚哥哥們和泥鰱姊姊們雖然都比鯽兒年紀大得多，但因為鯽兒很賢慧，所以無論什麼時候總是一起到各處去遊玩。因為是春天了，細小的流水從四面八方的流進池裏來，因此無論是山裏，林裏，樹叢裏，田野裏，隨便那里都去得。鯉魚哥哥們便將鯽兒介紹給山和林裏的高強的先生們。這些先生們中，有一位稱爲兔的有着長耳朵的和尚。這和尚，是一位很偉大的和尚，

暗地裏喫肉之類的事，是一向不做的。也有從別墅裏回來的黃鸞和杜鵑等類的音樂的先生們。還有長着美的透明一般的翅子的先生們，因為鯽兒好，也都非常之愛他。並且將地上的世間的事，各式各樣的說給鯽兒聽。而鯽兒最愛聽的話，便是講人們。那談話裏說，『名叫人類的哥哥們，是最高強最賢慧的東西。』對於這一事，是大家的意見都一致的。也說，『自然，山上的政治家的狐狸，藝術家的猿蟻母，鸚哥的語言學家，鳥的社會學家，天文學家的梟博士，高強固然也高強，但比起人類的哥哥們來，到底趕不上。』

有的又說，『人類的哥哥們雖然比陸上的哥哥們走得蠢，但是不特會借用馬的脊梁，還造出稱爲自動車呀，電車呀，汽車呀，自轉車呀的這些奇妙的東西來，坐在上面走，比別的還快得多呢。游泳的本領，並不很高，飛在空中是絲毫不會的，然而人類的哥哥們却做了很大的火魚，大的翅子的鳥，坐在這上面，在水上自由的游泳，在空中自在的飛翔。人類的哥

哥們可真是不可思議的東西呵。』鯽兒遇到這類的話，便聽得不會倦，幾次三番的重重說，而且愈是聽，便愈是不由的想要見一見所謂「人類」了。

三

那春天實在很愉快。從早晨起，黃鶯和杜鵑這些音樂的高強的先生們便獨唱，蜜蜂的小姐們和胡蜂的姑娘們是合唱，胡蝶的姐兒們是舞蹈，到晚上，青蛙堂兄的詩人們便開詩社，開演說會，一直熱鬧到深夜。這些集會裏，鯽兒也到場，用了可愛的口吻，去談「那個國土」的事。

『倘若我們大家個個都相愛，快樂的生活起來，便可以到那更好的更美的國土裏去的。那個國土裏，沒有缺少糧食的事，沒有寒冷的事，也沒有不順手的事。魚也能在地上走，能在天空裏飛，鳥也能在透明的水裏面進出，和魚們一起游泳的。』鯽兒常常這樣說。而且不多久，這「那個國土」的事便成了音樂的作曲的材料，舞蹈的動作，演說和歌詩的資材。於

是連那些蒼蠅、蚯蚓、水蛭之流的靠不住的東西，也都談起「那個國土」的話來了。

到黃昏，遠遠的教堂裏的鐘一發響，魚的哥哥們便浮到上水，蛙的堂兄們便蹲在岸上，胡蝶的姊姊們便坐在花上，都靜靜的傾聽這晚鐘的聲音。

這鐘聲，正是人類的哥哥們，爲了自己的小兄弟們的那住在樹上的鳥，浮在水裏的魚，宿在花中的蟲而祈禱，祝他們平和快樂的過活呢。於是魚和蛙和黃鶯，也都禱告，願人類的哥哥們也都幸福的過活。這禱告，帶着花朵的美麗的香，和黃昏的金色的光，靜靜的升到「那個國土」的神明那裏去。

那在遠地方的教會裏，有着一位哥兒，那哥兒也如鱒兒一樣，又賢慧又馴良，所有的人們都稱讚。小狗哥哥也極愛這哥兒。每逢來喝池水時候，往往提起哥兒的事。鱒兒久聽了這話，也漸漸的愛了這哥兒，想要和他

見一回面，極親熱的談談心了。

四

或一時，池旁邊很喧鬧。鯽兒不知道甚麼事，出去打聽時，却見蛙的堂兄們軒着肩，聳着肩，興奮之極了，閣閣閣閣的吵架似的說着話。鯽兒試問是什麼事呢，却原來就是剛纔，兔和尙仍如平日一樣的坐着禪，正在夢中的時候，那教會裏的哥兒便走來，撮住兔和尙的長耳朵，捉了帶回家去了。

都愕然，在這裏茫然的相視，無所適從的慌張，其時又飛到了燕嬌母，來通知一件駭人的事，是就在此刻，哥兒又捉了黃鶯去了。黃鶯因爲想造一個不知什麼歌的譜，剛在熱心的用功，便被捉去了。而且這一夜，恰是十五的夜，蛙的堂兄們以爲時世雖然這樣不安靜，但如並不賞月，却去睡覺，對於月亮頗有失禮的心情；於是依舊登了山，在那里開詩社，這時候，哥兒又跑來，捉了一個最偉大的詩人逃走了。

堂兄的詩人們很驚駭，這晚上所做的詩都忘却了。這一晚，池裏面無論誰，都沒有一合眼，只是談着各種的話，一直到天明。而且一到天明，大家便立刻都出來，開一個大會，商量對於哥兒這樣的胡鬧，應該想一個什麼方法的事。

在這會議上，鯽兒是跟了父母來出席的。鯽兒彷彿覺得世間很黑暗，似乎什麼都莫名其妙了，鯽兒問父親說，『爲什麼，哥兒做出這樣的事來呢？』父親道，『在地上的人類的哥哥們，高強固然高強，但常常要做狡猾的事。而且這世上，是再沒比人類的孩子們更會狠心的胡鬧的了。過幾時，那些孩子們還要拏了鈎和網，到這邊的池上來，種種惡作劇，給我們喫苦哩。』鯽兒憂愁似的，慌忙又問他父親說，『孩子們做了這樣的事，怎麼能到「那個國土」去呢？可有什麼搭救他們的方法麼？』問的話還沒有完，從陸地上，胡蝶姊妹被大風捲着的一片樹葉似的，慌慌張張的飛來了。那臉已經鐵青，翅子和觸角都嚇得慄慄的發着抖。大家圍上去，問

是怎麼了呢？蝴蝶姊妹好不容易畧畧定了神，這纔坐在花朵上，說出話來了。那是這樣的事：

這早上，天氣非常好，恰恰閒空的胡蜂們，便忽然來約去看花，到了牧師的庭園裏。春天正深了，這庭園中，紅的白的和通黃的花，無論在庭樹間，在花壇上，都繚亂的開着，花蜜的濃香，彷彿要滲進昆蟲們的喉嚨裏似的流了進來。胡蜂們因爲太高興了，便忘却了怕這現在的世間的憂愁，或歌或舞的玩耍，不料又來了那照例的牧師的哥兒，突然取出小網，將許多同伴捉去了。

這新消息，使這日裏的會議更加喧鬧了。樣樣的議論之後，那結果，是待到黃昏，聽教會鐘鳴，人類的哥哥們開始禱告的時候，就請金色的蝴蝶姊妹到教會去，對人類的哥哥們說了分明，請他們勸止了哥兒的胡鬧。黃昏到了，聚在這裏的動物們，却都放心不下，不能回到自己池中的洞穴裏，和巢上去。默默的，定了睛互看着各人的臉，心的裏只是專等那

金色的胡蝶姊姊的回來。

不多久，金色的胡蝶姊姊回來了，一看見悄然的那臉，聚在這裏的大衆便立刻覺得自己的心，彷彿從荷梗上抽出來的曼陀羅華似的，很不穩定了；而且誰也不說什麼話。

『一切都是誑呵，』沒精打采的坐在花上的胡蝶姊姊說。『我們是無論怎樣，總不能到「那個國土」裏去的。』聽了這話，大家都駭然了，根究說，『爲什麼不能去呢？』卻道，『我們沒有靈魂。靈魂是單給了住在地上的人類的哥哥們，單是有着這靈魂的人類的哥哥們，纔能到「那個國土」裏去呢。』聽了這話，大家都駭然了。個個一齊回問說，『這沒有錯麼？』或說，『這不是有些弄錯着麼？』胡蝶姊姊答道，『不，一點都沒有錯的。因爲在「那個國土」的神明的書上，明明白白寫着呢。』大家接着的質問是，『那麼，我們究竟到那裏去呢？』胡蝶姊姊道，『說是我們的被創造，是專爲了娛樂人類，給人類做食料的。』這樣說着，用了悲哀

的大的眼睛，憐憫似的愛惜似的對着大家看；但因為早晨以來的疲勞和心坎上所受的傷，也便倒了下去，成了可慘的收場了。大家對於單爲給人類的哥哥們做食物而被創造的自己的運命，都很悲哀，魯莽的鯉魚哥哥們已經很興奮，叫道，『胡鬧，沒有這樣的話！』彷彿那將自己造出這樣運命的對手的神明，就在這裏似的，怒吼着直跳起來。而溫順的泥鰱姊妹們却昏厥了，許多匹騎在池的裏。

爲大家盡了力，死掉了的金色胡蜂的葬禮，在所有動物的熱淚中，舉行得很鄭重。胡蜂哥哥們演奏葬禮的音樂，黃鶯姊妹們唱着『傷心呵我的朋友』的哀歌，田鼠叔父掘墳洞。

這晚上，大家都很淒涼，而且歎着氣，早就絮叨的說，『作爲人類的東西而活着，可是不堪的事呵。』一面各自回去了。

五

在這一晚，回到池裏以後，鯉魚和泥鰱和蛙的堂兄弟們是怎樣的只是

哭，只是哭到天明呵。而且朝日也就起來了，然而出來迎接太陽的，却一個也沒有。

鯽兒的悲哀也一樣。懷着對於這世間毫無希望的心情，正在不見魚影子的水際徘徊的時候，哥兒將小小的網伸下水裏來了。『這是來捉我們的呵，』鯽兒一經這樣想，便因了憤怒，全身彷彿着了火，索索的顫抖得生起波瀾來。『請罷，捉了我去，沒有捉去別個之前，先捉了我去。看見別個捉去被殺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殺更苦惱哩！』一面說，也就走進網裏去。哥兒很高興，趕緊捉住鯽兒，放在自己的桌上了。這屋的牆壁上，掛着黃鶯先生的皮和兔和尚的皮，桌子上還散着他們的骨殖。玻璃匣裏，是用留針穿通了心臟，排列着先前多少親密的好幾個胡蝶姊妹們。桌上的解剖臺中，前晚恰在賞月時候所捉去的蛙的大詩人，現在正被解剖了，摘出的心，還是一跳一跳的顯出那「死」的惋惜。

見了這樣的東西，鯽兒是心胸都梗塞了。要想說，然而一開一合的動

着嘴，說不出什麼來，只用了尾巴劈劈拍拍的敲桌面。

過了一會，哥兒也便解剖了他，但看見鯽兒的心臟，是早已破裂的了。爲什麼，這小鯽魚的心臟破裂着呢？却沒有一個能將那不可思議的事，解說給哥兒的人。能將這因爲悲哀，鯽兒的心所以破裂的事，給哥兒說明的，是一個也沒有。

這哥兒，後來成爲有名的解剖學者了。但是，那池，却逐漸的狹小了起來，蛙和魚的數也減少了，花和草也都凋落了；而且到了黃昏，即使聽到了遠處的教會的鐘聲，也早沒有誰出來傾聽了。

我著者，從那時起，也就不到教會去了。對於將一切物，作爲人類的食物和玩物而創造的神明，我是不願意禱告。也不願意相信的。

【作者略歷】

愛羅先珂 (Vasily Eroshenko 一八九〇——) 俄國盲詩人兼童話作家。自幼盲目，曾居印度，後爲英國官吏所逐，因至日本，一九二一年五月又遭驅逐，理由均爲有宣傳危險思

想的嫌疑。實際他對於政治經濟，都無甚興趣，惟懷抱純潔之心，放眼現實，乃多穢跡，遂不覺發爲感慨之詞。離日本即來中國，明年任北大教師，又明年，離去。著有愛羅先珂童話集，幸福的船。

魯迅（一八八一——）係現代作家周樹人的筆名，字豫材，浙江紹興人。在南京路礦學堂畢業後，赴日，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後棄而習文學。不久歸國，在杭州紹興任中學教職，辛亥革命後，任教育部部員，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及廈門大學等校教授。著有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散文詩集野草；雜感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回憶錄朝華夕拾，編述有中國小說史略，唐宋傳奇集，小說舊文鈔等。論魯迅的書有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魯迅論等可參考。

什麼叫做短篇小說 胡適

……西方的「短篇小說」在文學上有一定的範圍，有特別的性質，不是單靠篇幅不長便可稱為「短篇小說」的。

我如今且下一個「短篇小說」的界說：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這條界說中有兩個條件最宜特別注意。今且把這兩個條件分說如下：

(一)「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譬如把大樹的樹身鋸斷，懂植物學的人看了樹身的「橫截面」，數了樹的「年輪」，便可知道這樹的年紀。一人的生活，一國的歷史，一個社會的變遷，都有一個「縱剖面」和無數「橫截面」。縱面看去，須從頭看到尾，纔可看見全部。橫面截開一段，若截在要緊的所在，便可把這個「橫截面」代表這個人，或這一國，或這一個社會。這種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部分。又譬如

西洋照相術未發明之前，有一種「側面剪影」，用紙剪下人的側面，便可知這是某人。這種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方面。若不是「最精采」的所在，決不能用一段代表全體，決不能用一而代表全形。

(一)「最經濟的文學手段」形容「經濟」兩個字最好是借用宋玉的話：「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須要不可增減，不可塗飾，處處恰到好處，方可當「經濟」二字。因此，凡可以拉長演作章回小說的短篇，不是真正「短篇小說」；凡敘事不能暢盡，寫情不能飽滿的短篇，也不是真正「短篇小說」。

能合我所下的界說的便是理想上完全的「短篇小說」。世間所稱「短篇小說」，雖未能處處都與這界說相合，但是那些可傳世不朽的「短篇小說」，決沒有不具上文所說兩個條件的。

如今且舉幾個例。西曆一八七〇年，法蘭西和普魯士開戰，後來法國大敗，巴黎被攻破，出了極大的賠款，還割了兩省地，纔能講和。這一次

戰爭，在歷史上，就叫「普法之戰」，是一件極大的事。若是歷史家記載這事，必定要上溯兩國開釁的遠因，中記戰爭的詳情，下尋戰與和的影響；這樣記去，可滿幾十本大冊子。這種大事到了「短篇小說家」的手裏，便用最經濟的手腕去寫這件大事的最精采的一段或一面。我且不舉別人，單舉都德和莫泊三兩個人爲例。都德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有許多種。我曾譯出一種叫「最後一課」。全篇用法國割給普國兩省中一省的一個小學生的口氣，寫割地之後，普國政府下令，不許再教法文，法語。所寫的乃是一個小學教師教法文的「最後一課」。一切割地的慘狀，都從這個小學生眼中看出，口中寫出。……都可使人因此推想那時法國兵敗以後的種種狀態。這都是我所說的「用最經濟的手腕，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短篇小說」。

【作者略歷】

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留學美國，得哲學博士，精研文哲之學。著有中國哲學史

什麼叫做短篇小說（胡適）

國文讀本 (No. B41.)

四 文化學社

大綱，嘗試集，胡適文存等書。

【注釋】

(一) 宋玉 戰國時楚人，善詞賦，是屈原的承繼者，人稱屈宋。

(二) 一增之……太亦「語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三) 都德 (Alphonse Trudet 1840—1897) 法國小說家。少年時的生活很不幸，小物件即其自傳的變相，達哈士孔的獬豸尤有名，爲法文中最美的談諧作品之一。二書和他的另一名著磨坊文札現今有中譯本。

(四) 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亦譯作莫泊桑，法國寫實派小說家。善以正確縝密的觀察和簡潔遒勁的筆致，抉發人生的真實。長篇，一生，漂亮朋友，人心，已均有中文譯本。短篇尤有名，已譯出的有羊脂球集，霍多父子集，遺產集，珍珠小姐集，薔薇集，啞啞小姐集，荻威狄集，鷓鴣集等。

歐遊心影錄楔子 梁啓超

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外，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真是走馬看花，疲於奔命。如今却有點動極思靜了。

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小幾間樸素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豐樹，楚楚可人。當夏令時，想是風味極佳，可惜我不曾享受；到得我來時，那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彌滿。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凋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也抵不過霜威、風力，一片片的黃葉，蟬聯飄墮，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却都帶一種沈憂淒涼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

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

歐北氣候，本來森鬱，加以今年早寒，當舊曆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但我們正要想去親炙他一番，他却已躲得無踪無影了。

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來就不是預備過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所以住在裏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

歐戰以來，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我們靠着取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乾不濕的木柴，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那濕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響，像背地埋怨說道：「你要我中用，還該先下一番工夫；這樣生吞活剝起來，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

裏無精打采的乾炙，却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狠狠的說道：「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你還要相煎太急嗎？」

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來抵抗外界的**寒**。

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着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整理這部遊記。

國
文
讀
本

隔

膜

葉紹鈞

我的耳際，只有風聲，水聲。從艙側玻璃窗中外望，只見枯黃而將有綠意的岸灘；灘上種着豆和麥的畦畦；遠處的村屋，竹園，叢林，一棵兩棵枯死的樹幹；更遠處刻刻變幻的白雲，和深藍的天；都相隨着向我的後面奔去。好順風呀！使我感一種很強烈的快慰。但是爲了什麼呢？我自己也不能述說。我將要到的地方，是我所切盼的麼？不是。那裏有什麼事情將要做麼？有什麼人必欲會見麼？沒有。然而爲什麼快慰呢？我那裏能够解答！雖然，這很大的順風，總該受領我的感謝。

照這樣大的風，一點鐘時候，我的船可以進城了。我一登岸，就將遇見許多親戚朋友。我的腦子將想出不同的許多意思，預備應對；我的口將開始工作，盡他傳達意思的職務。現在耳目所接觸，——風聲，水聲，和兩岸景物——何等地寂靜，閒適。但這個不過是給我一個休息罷了，繁擾

隔

膜

一

紛紛就跟着在背後。正像看影戲的時候，忽然放出幾個大字，「休息十分鐘」，於是看客或閉目養神，或吸烟默想，畧舒那注意於幻景的勞倦；然而一霎時燈光齊滅，白布上人物重又出現，你就不得不用你的心思目力去應付他了。

我想我遇見了許多親戚朋友，將聽見些什麼話？我因爲有以往的經驗，就可以推測將來的遭逢，而爲預言。以下的話，一定有得聽見。重複地聽見：「今天來，順風麼？你那條路程，遇順風也還便利，逆風可就累贅了。六點鐘還不够吧？……有幾天耽擱？想來這時候沒事，可以多盤桓幾天。我們難得聚首呢。……府上都安好？令郎會走了？話都會說了？一定聰慧可喜罷！……」這等話我懶得再想下去。便是想到登岸的時候也不會完。我一登岸，唯一的事務，就是答復這等問題。我便要說以下的話：「今天剛遇順風，我那條路程最怕是遇着逆風，六點鐘還不够呢。……我大約有一星期耽擱，我們可以暢叙呀。……舍下都安好，小兒會走了，話說

得完全，總算是個聰慧的孩子。」

我忽然起一個奇異的思想：他們的問題既是差不多的，我對於他們的答語也幾乎是同一的，何不彼此將要說的話收在蓄音器裏，彼此遞寄，省得屢次復述呢？這個固然是一勞永逸的辦法，但是問題的次序若有顛倒，答語的片子就不容易製了。其實印好許多同樣的書信，也就等於蓄音器的功用。所欠缺的，也只在不能豫決問話的次序。然則彼此會面，運用着腦子，按照着次序一問一答，沒有答非所問的弊病，就算情意格外濃厚，但是腦子太省力了。我剛才說，「將要想出不同的許多意思，」其實那些意思以前就想好，不用再想了。而且一輩子可以應用。他的任務，只在待人問我某話時，命令我的口傳達某一個現成的意思出去就是了。我若取笑自己，我就是較進步的一架蓄音器或是一封印版的書信，我做這等器物，已是屢次不一次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登岸不滿五點鐘，已聽了五回蓄音器，我的答片也開了五回。

現在我坐在一家親戚的書齋裏，懸空的煤油燈照得全室雪亮，連牆角挂着那幅山水上的密行題識都看得清楚。那位主人和我對面坐呢，我却不敢正視他，——恐怕他也是這樣——只是相着那副小篆的對聯，作無意識的賞鑿，因為彼此的片子都開完了，沒有了，倘若目光互對而沒有話講，就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好意思，很是難受。不相正視，是希望躲避幸免的意思。然而眼珠真不容易駕馭，偶不留意，就射到他的臉上，窺見烏黑的鬚鬚，高起的顴頰，和很大的眼珠。不好了，趕緊回到對聯上，無聊地想那「兩漢」兩字篆得最有結構，作者的印泥鮮明淨細，倒是上品呢。我如漂流在無人的孤島，我如墜入於寂寞的永劫，那種孤悽徬徨的感覺，超於痛苦以上，使我的軀體漸漸地拘攣起來，似乎受了束縛。然而燈光是雪亮，果盤裏梨和橘子放出引人食慾的香氣，茶盃裏有上升的汽水，我和他對面坐着，在一個極漂亮的書齋裏，這分明是很尊敬的款待呀！他靈機忽動，想起了談資了。他右手的大指和食指撫着鬚鬚說道：「你們學校裏的畢業

生，有幾成是升學的？」他發這個端，使我安慰和感激，不至再默默地相對了；而且是個新鮮而有發揮的問題。我便策勵自己，若能努力地和他酬對，未始不可得些趣味。於是答道：「我那地方究竟是個鄉村，小學畢了業的，就要揀個職業作終身的依託，升入中學的不到十分之二呢！」完了，應答的話盡於此了。我便大失所望，當初不料這問題僅有一問一答。他似乎癡想的樣子，但從他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個「是」字上以爲推測，知他的神思並不屬於所發的問題，「是」字的音波擴散而後，室內依然是寂寞，那種超於痛苦的感覺，又向我壓迫，我竭力想和他抵抗，最好靈機一動，也找出些談資來。然而我和醉人一般，散亂而麻木的腦子裏，那裏能够想出一句話呢？那一句話我雖然還沒想出，但必是字典所有的幾個字，喉嚨裏能發的幾個聲音拚綴而成的，這是可以預言的。這原屬很平常，很習慣，算不得什麼的事，每一小時裏不知要拚綴幾千百回，然而在此地此時，竟艱難到極點，好奇怪呀！我還得獎讚自己，那艱難到極點的被我做

成功了。我從這空的波浪似的腦海裏，竟捉住一句具體的話。我的兩眼正對着他的面龐，表示我的誠意，問道：「兩位令郎都進了工業學校，那裏的功課，還不差麼？」這句話其實從剛才的一問一答上聯想起來的；但平時的聯想，思此便及彼，現在却是既斷而復續的了。「這裏的功課，大概還不差。我所以送兒子們進那裏去，因為畢了業一定有事派，覺得比別處穩妥些；但是我現在擔任他們的費用，是萬分竭力的了！買西文書籍一年要化六七十元，應用的儀器不可不買，一枝什麼尺便需二十元，放假時來回的川資又需百元，……需……元，……需……元，……」我的注意力終於荒散，所以對於他的報銷賬漸漸的模糊了。這是我問他的，很誠意地問他的，然而聽他的答語時，便覺得淡漠無味，終至於充耳不聞。莫怪我剛才答他時，他表現出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一個「是」字。

我現在又在一位朋友家裏的餐室裏了；連我一共是七個客，都在那裏無意識地亂轉。圓桌面上鋪着白布，深藍色邊的盆子裏盛着色澤不同的各

種食品，銀的酒杯和碟子在燈光底下發出僵冷的明亮。僕人執着酒壺，跟在主人背後。主人走到一個位子前，取起酒杯，待僕人斟滿了酒，很恭敬的樣子，雙手舉杯過額，向一客道，「某某兄，」就將杯子放在桌子上，那位某某兄遙對着主人一揖，主人取起棹上擺着的箸，雙手舉過了額，重又放在原處，某某兄又是一揖，末了主人將椅子畧動一動，便和某某兄深深地對揖。這才算完了一幕。輪到第七幕，我登場了，我曾看過傀儡戲，一個活人扯動傀儡身上的線，那傀儡就會做拂袖，捋鬚，抬頭，頓足，種種動作。現在我化爲傀儡了，無形的線牽着我，不由我不俯首，作揖，再作揖，三作揖。主人說：「你我至熟，不客氣，請坐於此。」然則第一幕登場的那位某某兄，是他最不相熟的朋友了。衆人齊入了座，主人舉起酒杯，表現出無限的恭敬和歡迎的笑容向客人道：「春夜大家沒事，喝杯酒敘敘，那是很有趣的。」客人都擎起酒杯，先道了感謝，然後對於主人的話一致表示同情。我自然不能獨居例外。才開始喝第一口酒，大家的嘴唇

都作收斂的樣子，且發出啞啞的聲音，可以知喝去的量不多。舉箸取食物也有一定的步驟，送到嘴裏咀嚼時異常輕緩。這是上流人文雅安閒的態度呀。談話開端了，枝枝節節蔓延開來，我在旁邊靜聽，只不開口，竟不能回溯怎樣地推演出那些話來？越聽下去，越使我模糊，幾乎不辨他們所談的話含的什麼意思；只能辨高低宏細的種種聲浪裏，充滿着頌揚，謙抑，羨慕，鄙夷……總之，一切和我生疎。我真佩服他們，他們不盡是素稔的。——從彼此互問姓字可以知道。——偶然會合在一起，就有這許多話講，教我那裏能夠？但我得一種幽默的啓示，覺察他們都是豫先製好的蓄音片，所以到處可開，沒有阻滯。倘若我也豫製些片子，此刻一樣可以應用得當行出色，我就要佩服自己了。我想他們各有各的心，爲什麼深深的掩埋着，專用蓄音片說話？這個不可解。他們的話，只是不斷，那些高低宏細的聲浪又不是音樂，那裏能耐久聽！我覺得無聊了。我雖然在衆人聚居的餐室裏，我只是孤獨。我就想起日間在江中的風聲，水聲，多麼爽快。

倘若此刻逃出這餐室，回到我的舟中，再聽那爽快的音調，這個孤獨，我却很願意。但是怎麼能得逃，豈不要辜負了主人的情意？而且入席不到一刻鐘呢！計算起來，再隔兩點鐘或者有散席的希望。照他們這樣遲遲地舉杯舉箸，只顧開他們的蓄音片，怕還要延長哩！我沒有別的盼望，只盼時間開快步，趕過了這兩點鐘。那主人最是煩勞了。他要輪流和客人談話，不欲冷落了一個人，臉兒笑着向這個，口裏發沈着恭敬的語音問那個，接着又表示深至的同情於第三個的話。——「是」字的聲音，差不多每秒內可以聽見，似乎一室的人互相了解，融爲一體了。——他又要指揮僕人同客人斟酒，又要監視上菜的僕人，使他當心，不要沾污了客人的衣服，又要稱述某菜滋味還不惡，引起客人的食慾，我覺察他在這八面兼顧的忙迫中，微微的露出一種恍惚不安的神情。更看別人，奇怪！和主人一樣；他們滿臉的笑容裏，都隱藏着恍惚不安的分子。他們爲了什麼呢？難道我合了『帶藍眼鏡的看出來一切都作藍色』這句話麼？席間惟我不開口，主人

也遺忘了我了。一會兒他忽然憶起，很抱歉地向我道：「兄是能飲的，何不多乾幾杯？」我也將洒食之事遺忘了，承他提醒，便乾了一杯。

馮 諷

(戰國策)

齊人有馮諷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

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

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

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孟嘗君夫「長歛歸來」者也。」孟嘗君答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懦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馮諼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

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其子民，因而賈利，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願謂馮諼：「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書名題解】

戰國策 書名，係漢劉向（字子政，漢宗室）集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排比而成的；亦稱國策。

【注釋】

（一）孟嘗君 姓田名文，戰國時齊公族。孟嘗君是他的稱號。史記有列傳可參攷。

（二）鈇 劍。

國文讀本

(三) 薛 地名，孟嘗君封地。故城在今山東滕縣西南。

戰國策馮諼（譯文）

齊國有一個人：名喚馮諼，貧苦得過不去了，託人到孟嘗君處請求，把他收容在門下。孟嘗君問道：「這位客人歡喜做的是什麼事呢？」這人答道：「他沒有什麼歡喜做的。」又問道：「這位客人有的是什麼才幹呢？」答道：「也沒有什麼才幹。」孟嘗君帶笑的答道：「我把他收進好了。」

大家曉得這位客人是孟嘗君瞧不起的，只給他喫很壞的飯菜。過了幾時，馮諼靠在柱子上，敲着他的劍把唱道：「長鋏回去了罷，喫飯沒有魚！」有人把這件事告訴孟嘗君，孟嘗君道：「就給他喫魚，和門下的客人一例好了。」

過了幾時，他又敲着劍把唱道：「長鋏回去了罷，出去沒有車！」旁邊許多人聽了，都笑他，再去告給孟嘗君。孟嘗君道：「就替他駕了一輛

車，和門下的「車客」一例好了。」他於是坐了車子，舉起了他的劍，到他的朋友家裏去，告他道：「現在孟嘗君把客禮來待我了！」

再過了幾時，他又敲着劍把唱道：「長鋏回去了罷，沒有法子養家！」大家聽了，都覺得他討厭，因為他太不知足了。孟嘗君知道了，問人道：「這位馮公有親人嗎？」答道：「只有一個老母。」孟嘗君就差人把食用送去，使得她可以好好的過活。從此以後，馮諼再不唱了。

後來孟嘗君要到薛邑去收債，問門下許多客人，「那一位是懂得會計，可以替我去的？」馮諼首先把名字署了。孟嘗君因為他從來不曾做過事，不認識他，問道：「這是那個？」旁邊有人回答道：「這就是唱「長鋏回去了罷」的人。」孟嘗君笑道：「這位客人果真是有才幹的。我從前冤枉他了，至今還不曾見過。」請來見了，向他道歉道：「我給政事鬧得疲勞了，給思慮弄得煩亂了，生性又是愚陋得很，以致得罪了先生；先生不計較這些怠慢，肯替我到薛邑去收債嗎？」馮諼一口應承了。於是備好了

車馬行李，載了契券，向孟嘗君辭別，問道：「債收齊了，買些什麼東西回來？」孟嘗君道：「揀着我們家裏少有的東西買回來就是了。」

馮諼一直趕到薛邑，差小吏召集了許多應該還債的百姓，把借券查對。借券對完了，他立起來假傳了孟嘗君的命令，把債錢送給他們，就把借券燒了。許多百姓快樂極了，都喊「萬歲！」他趕回齊國，一早就到孟嘗君處求見。孟嘗君很覺得奇怪，忙穿了衣服見他，問道：「先生來的爲甚麼這樣子快？債都收齊了嗎？」答道：「都收齊了。」又問道：「買了甚麼東西回來呢？」馮諼道：「你叮囑我要買的是這裏少有的東西，我私下裏打算，覺得你的宮裏堆滿的是珍寶，外面棚子裏養滿的是狗馬，……你家少有的東西只有一個「義」；所以我就替你買了「義」回來了！」孟嘗君問道：「「義」是怎樣買來的呢？」他答道：「現在你只有一個很小的薛邑，對於這些百姓，還不肯去安慰他們，仁愛他們，反而去向他們要錢，這是不對的。我這次假傳了你的命令，把債錢賞給人民，把借券燒了，百姓齊聲

喊萬歲，這就是我替你買來的「義！」孟嘗君聽了，很不高興，只得說：「好了，先生去罷！」

過了一年，齊王要免去孟嘗君的相位，對他說：「我不敢把先王的臣子做自己的臣子。」孟嘗君只得回到自己的薛邑去。行到一處，計算路程還差一百里的光景，只見見許多百姓扶了老的，抱了小的，都在路上迎接。孟嘗君回轉頭去，看著馮諼道：「先生從前替我買來的「義，」到今天才見到了！」

優

孟司馬遷

(節史記)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

楚莊王^{〔一〕}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楨、楓、豫章，爲題湊^{〔二〕}；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三〕}陪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四〕}，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壙竈^{〔五〕}爲椁

優

孟

一

，銅歷〔六〕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七〕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楚相孫叔敖〔七〕知優孟賢，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窮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八〕。」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爲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乏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九〕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作者略歷】

司馬遷（公元前一四五—八六？）漢代大史學家。字子長，夏陽人。少時曾作遠遊，徧覽天下名山大川。後繼父談爲太史令，因李陵降匈奴事，下腐刑。他以此益發憤著述，卒完成了他那部不朽名著——史記。史記，凡百三十卷，上起黃帝，下止武帝，是中國一部極偉大的正史。

【注釋】

- （一）楚莊王 名旅，春秋時五霸之一（紀元前六一三——五九一）。
- （二）題湊 ㄗ 又 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 （三）齊趙……韓魏 楚莊王時尙未有趙韓魏，蓋後人所增飾。
- （四）太牢 牛羊豕，叫三牲；三牲具，叫太牢。
- （五）壠竈 土竈。
- （六）歷 釜鬲。
- （七）孫叔敖 亦稱薳敖，春秋時楚人，楚莊王舉以爲相，三月，楚大治。

國文讀本

(八) 若無遠有所之 若，你；無，勿；之，往。

(九) 寢丘 地名。故城在今河南固始縣。

阿菊葉紹鈞

一天早上，阿菊被他的父親送進一個光明、空闊、透氣的地方，他彷彿從一個世界投入另一個世界裏。他的家裏只有一張桌子和兩條破壞的長凳，已使他的身軀回旋不得；半截的板門撐起，微弱的光線從街上透進來，——因為對面是典當裏庫房的高牆，——使他從不曾看清他母親的面龐；門外牆角，是行人的便溺處，時常有人在那裏圖一己的苟且的便當，使他習慣了不良空氣的呼吸。現在這個境界在那裏呢？他真投入了另一個世界了！

阿菊的父親是給人家做零僱的僕役的。人家有喜事、喪事，僱他去上賓客們的菜，伺候賓客們的茶水、煙火；此外他還當碼頭上起貨落貨的腳夫。人家幹喜慶、哀弔的事，酒是一種普遍而無限量施與的東西，所以他儘有盡量一醉的機會；否則也要靠着醬園裏的酒缸蓋上，喝上兩三個銅子

麥燒，每喝一口總是時距很長，分量很少，像是捨不得喝的樣子，直到醬園收夜市，店門快關了，才無可奈何地喝乾了酒，一搖一擺地歸家去。那時阿菊早睡得很熟了。

阿菊的母親是搓草繩的。她的眼皮翻了出來，常常分泌眼淚，眼球全纏着紅絲，——這個是他們家裏的傳染病，阿菊父子也是這樣，不過較輕些。她從起身到睡眠總坐在一條破長凳上，兩手像機器似地工作。除了她的兩手，她的身軀動也不動，眼睛瞬也不瞬；她不像有思想，不像有憂樂，似乎她的入世只爲着那幾捆草繩而來的。當阿菊初生時，他尖着小嘴銜着她的乳，小手沒意識地抓着，可愛的光輝的小眼睛向她的面龐端相着；對於那些，她似乎全無知覺，只照常搓她的草繩。他吸了一會乳，便被棄在一個幾乎站不住的草窠裏。他啾呀欲達意罷，號哭欲起來罷，她總不去理會他，竟同沒什麼在旁邊一樣；柔和的催眠聲，親密的撫慰語，在她的聲帶和腦子裏是沒有種子的。他到了四歲，還是吸她淡薄的乳漿，因爲這

麼可以省却兩小碗粥；還是躺在那個破草窠裏，仰看黑暗的塵垢的屋板，因爲此外更沒別的可以容他的地方。

阿菊今年是八歲了。除了一間屋子和門前的一段街道，他沒有境遇；除了行人的歌聲，小販的叫賣聲，母親的咳嗽聲，和自己的學語聲、啼哭聲，他沒有聽聞；除了母親，他沒有伴侶——父親只伴他睡眠；他只有個很狹窄的世界。今天他才從這很狹窄的世界投入別一個寬闊的世界裏！

他被一位女教師撫着肩，慈愛地輕婉地問道：『你知道你自己的名字麼？』他從沒經過被詢問，這是驟然闖進他生命裏的不速之客，竟使他全然無法應付。他紅絲綢滿的眼睛瞪住了，本來滑潤的淚泉裏不絕地涌出眼淚來。那位女教師也不再問，但攜着他的手走到運動場裏。他的小手感覺着溫的柔的愛的接觸，是他從沒嘗過的，引起了他的悵惘、恐怖、疑慮，使他的腳步格外地遲緩、滯頓，似乎在那裏揣想道：『人和人的愛情這麼濃郁麼！』

運動場裏沒有一件靜止的凝滯的東西：十幾株綠樹經了風微微地舞着，無數雀兒很天真地在樹上飛躍歌唱；秋千往還着，浪木震盪着，皮球騰跳着，鐵環旋轉着，做那些東西的動原的小兒們更沒有一個不活潑快樂，正在創造他們新的生命。阿菊隨着那位女教師走，他那看慣了黑暗的眼睛經輝煌的光明射映着，幾乎張不開來。他勉強定睛看去，見那些和自己一樣面從沒親近過的孩子們。他自知將要加入他們的羣裏，心裏便突突地跳得快起來，腳下沒有勁了，就站住在場角一株碧桃樹下。女教師含笑問道：「你不要同他們一起玩麼？」他並不回答；他那平淡的緊張的小面龐只現出一種對於他的新境遇覺得生疏淡漠的神情。他的視官不能應接這許多活動不息的物象，他的聽官不能應接這許多繁複愉快的音波，他的主宰此刻退居於絕無能力的地位了。女教師見他不答也不動，便輕輕地撫他的背說道：「你就站在這裏看他們玩罷。」她姍姍地走入場中，給她的小友做伴侶去了。

一個小皮球流星似地飛到他的頭上來，打着頭頂又彈了出去，才把他迷惘的主宰喚醒，使他回復他微弱的力量。於是他覺得那溫的柔的愛的接觸沒有了；四顧自己的周圍，那攜着自己的手的人在那裏呢？打在頭頂的又是什麼東西？母親的手掌麼？沒有這麼輕。桌子的角麼？沒有這麼軟。這件東西真奇怪可怕！他那怯弱的心裏想，這裏不是安穩的地方，是神秘的地方；心裏想着，兩腳儘往後退，直到背心靠住了牆才止。他回轉身來，撫摩那淡青色的牆壁，額角也抵住在上邊，像要將小身軀鑽進去。然而牆壁是顛糊的，那解得愛護他，那裏肯放開他堅硬的冰冷的懷抱容納他，使他避免驚恐，安安心魂呢？

阿菊坐在課室裏了。全室二十幾個孩子，都不過五六歲左右，今天他加入他們的羣裏，彷彿平坂淺岡的叢山間插一座瑰偉的雄峯。他以前只有他家裏的破草窠破長凳是他的坐位，如今他有了新的坐位，依然照他舊的姿勢坐着，在一室裏就呈個特異的色彩。他的上半身全擁在桌子上，胸膛

磕着桌沿，使他的呼吸增加速度；兩腳蜷了起來，塵泥滿封的鞋子壓在他並坐的花衫上邊。那位女教師見他這樣，先坐給他看，給他一一說明，更指着全室的孩子教他學無論那一個都好。他看了別人的榜樣，勉強將兩腳垂下，踏着了地；但不到一分鐘又不知不覺地蜷了起來。他的胸膛也很不自然地離開了桌沿；一會兒身軀側向右面，靠着了並坐的孩子。那個孩子嚷道，『你不要來擠我！』他才醒悟，恐懼，現出悵惘的楞顧。一陣率性的附和的喧笑聲發出來，各人的耳鼓都感到劇烈的震動。這個在他的經驗裏直是個可怕的怪物，他的上半身不由得又全擁在桌子上。

女教師拿出許多要孩兒來，全室孩子的注意力便一齊集注在教師的桌子上。那些要孩兒或是裸體，或穿紅色的馬甲遮着胸腹，嫩紅的小臂和小腿却全然赤露；將他們睡倒了，一放手便跟着站起來，左右搖動了幾回，照舊站得挺直。真是可愛的東西！在阿菊看了更是大擴眼界。他那簡單的粗莽的欲望指揮着他的手前伸，想去取得他們，可是伸到了充分地直還搭

不到教師的桌子，同時那怯懦的心又牽着他的手似乎不好意思地縮了下去。女教師已暗地窺見了他。便笑着對他道：『你可將這幾個可愛的小朋友數一數。』他遲疑了好一會，經過了兩三回催促，才含糊地僅可聽聞地數道：『一，二，三，六，五，八，四，……』女教師微微搖着頭，轉問靠近她桌子的一個女孩子。那女孩子扳着小指，發出尖脆的聲音數了，竟沒弄錯數序。幾個孩子跟着她的尾聲喊道：『她數得對！』女教師溫顏附和道：『果然她數得對！我給你們各人一個去玩罷。』

阿爾取耍孩兒在手，這是他希望而又不敢希望的，幾乎不自信是真實的事。他只對着耍孩兒呆看，是他唯一的玩弄的方法。

『你們可知那些可愛的小朋友們住在那裏？』女教師真誠地發問。

『他們住在屋子裏，』羣兒作諧和的語調回答。

『屋子裏怎麼進去？』

『有門的。』

『門比他們的身軀高呢，低呢，闊呢，狹呢？』她非常悅樂，笑容含優美的畫意，語調即自然的音樂。

『闊！高！』有幾個說，『自然比他們闊，高！』在那些聲音裏，露出一個單調的無力「低」字的音來，這是阿菊回答的。

『門怎麼開法？』

『執這個東西，』羣兒齊指室門的拉手。

『請你開給我們看，』她指一個梳着雙辮的女孩子說。

那女孩子很喜歡受這使命，她走到門首，執着拉手往身邊拉。但是全無影響。

一部分孩子見他們的同伴不成功，都自告奮勇道：『我能開，這麼一旋就開了。』

女教師便指一個男孩去。他執着拉手一旋，再往身邊拉，門果真開了。她和羣兒都拍手慶賀他的成功。她更發清朗的語音向羣兒道：『我們開

門必要先這麼一旋。』說罷，教大家依次去試。

這事輪到阿菊，就覺得是一種最艱難的功課。他拉了一會拉手，不成，又狠命地把他旋轉，也不成，便用力向外推，然而何曾推開了半縫。他窘極了，臉皮紅到髮際，眼淚含在眶裏；呼吸也喘起來了，不由得棄了拉手在門上亂敲。但是外面那裏有應門的人等着呢？

他們環成一個圓圈站在樂舞室裏了。那位女教師揪着鋼琴，先奏了一曲，便向羣兒說：『我們要唱那個蝴蝶之歌哩。』他們笑顏齊開了，雙臂都平舉着，有幾個已作蝶翅蹣跚的姿勢。琴聲再作，那妙美的愉悅的人心之花的宇宙之魂的歌聲也隨之而發：

飛！飛！飛！飛到花園裏。

這裏的景致真美麗。

有紅花舖的牀供我們睡眠；

有綠草織的毯供我們遊戲。

飛呀！飛呀！我們飛得高，飛得高！

飛呀！飛呀！我們飛得低，飛得低！

我們飛作一團，不要分離。

你看花在笑我們了，笑得臉兒更紅了。

哈！哈！哈！

花呀，你來和我們一起兒飛！

來呀，和我們一起兒飛！

阿菊立在羣兒的圈子裏，聽不出他們唱些什麼，但覺自頂至踵受着感動，一種微妙醉心的感動。他的呼吸和琴聲應和着，引起一種不可描寫的快慰，適意，超過他從前唯一的悅樂——銜着他的母親的乳睡眠。於是他手舞動起來，嘴裏也高高低低唱起來；這種舞動呈個觸目的拙劣的姿勢，沒有別的孩子那麼純熟靈活；歌呢，既沒詞句，又沒節奏，自然在大衆的歌聲裏被擠了出來。然而這個與他何涉呢？他總以為是舞了，唱了。剛

才的窘急，惶恐、怯懦、……他完全和他們疏遠了。只可惜他領略歌和舞這麼晚！況且他能將以後的全生活沈浸在那些裏邊麼！

阿爾第一天進學校的故事，要算他生活史裏最重要的一頁了。然而他放學歸家，回入他舊的狹窄的世界裏的時候，他母親和平日一樣，只顧搓她的草繩，並不看他一眼，問他一聲。他自去蹲在黑暗的牆角旁邊，玩弄他在學校裏偷摘的一根綠草。論不定因這綠草引起了他的紛亂的模糊的如夢的記憶，使那些窘急、惶恐、怯懦、感動、快慰、適意，……立刻一齊重新闖進他的生命裏。晚上他的父親喝醉了人家的殘酒歸來，摸到板鋪的臥榻倒身便睡；他早上曾送他的兒子進學校，進別一個世界。是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國文讀本

十二

沈雲英傳夏之蓉

雲英者，沈將軍至緒女也。將軍守備道州，張獻忠破武昌，過洞庭而西，勢張甚。未幾，攻圍道州。將軍出戰木壘，歿於軍。雲英年十七，告州人曰：『賊雖累勝，然皆烏合，不足畏。吾女子，義不忍與賊俱生。吾爲父死，諸公爲鄉里死，即道州可完；孰與乞命狂賊之手，坐視妻若子爲虜乎？』衆壯其意，皆曰『諾。』城門閉，雲英甲而馳，一城人奮挺隨之，直前擊賊。賊駭亂，出不意，皆自相蹂藉以奔。遂解道州圍，獲父屍。城中人皆縞素，助雲英成喪。時賊所過城，率不戰下，而以死全道州城者，雲英父子也。郡守上功，詔贈至緒副總兵，加雲英游擊將軍，坐父署，守道州。雲英，會稽人也。距今百餘年，道州人祠祀麻灘，四時不絕。

論曰，明季二城豎四訐，遂移神器。時士大夫脅息兵刃下，能不喪其丈夫者，鮮矣！秦良玉沈雲英之流，解簪珥一奮，賊氣爲奪；忠勇之伸，乃激

於女子，事何奇也？豈亂世陰陽之道，不得其情，抑義在天下，不可奪志者，雖匹婦猶然歟？雲英事不載明史，余故傳之云。

【作者略歷】

夏之蓉，字芙蓉，號醴谷，清江蘇高郵人，雍正進士，嘗督學湘粵。

【注釋】

(一) 道州 今湖南道縣。

(二) 張獻忠 延安衛人明末流寇巨，連擾山，陝，河南，兩湖等地。最後入川，稱大西國王；所過屠殺甚多。

(三) 武昌 今爲縣，在湖北省。

(四) 洞庭 湖名，爲我國第一大淡水湖，在湖南省。

(五) 烏合 言其如鳥之集合，人數雖衆而無紀律也。

(六) 孰與 猶言何如。

(七) 蹂藉 足相踐踏也；藉，屍相枕藉也。

八 會稽 縣名，明清時與山陰並爲浙江紹興府治；今廢爲紹興縣。

(九) 麻灘 地名，在道州北八十里。

童區寄傳 柳宗元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覩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鬢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以爲己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

童寄者，郴州募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上下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

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

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之還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左忠毅公（一）逸事 方苞

（望溪文集）

先君子（二）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三）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者，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四），史朝夕窺獄門外；逆關防伺極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鑊，僞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股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鳴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眦，目光如炬。怒

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持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五），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六）末，流賊張獻忠（七）出沒蘄，黃，潛，桐（八）間，史公以鳳廬道（九）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一〇），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更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

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

余宗老塗山（二），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作者略歷】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清代古文家，字靈阜，號望溪，清安徽桐城人。康熙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工古文，爲桐城派的初祖，著有望溪文集等。

【注釋】

（一）左忠毅公 名光斗，字遣直，明桐城人，官至御史，當時魏忠賢勢極盛，左和幾個氣節之士建議排除他，被魏所害，後魏伏誅，追諡忠毅。

（二）先君子 方苞父，名仲舒，字逸巢。

（三）史公可法 字憲之，一字道鄰，大興籍，原河南祥符人。崇禎進士；福王時，官兵部尙書，在揚州督師，城被，被害。

（四）廠獄 東廠的監獄。——東廠，明成祖時立，專司緝案，由太監掌理。這時正是魏忠賢提督東廠。

（五）構陷 設計誣陷。

左忠毅公逸事（方苞）

(六) 崇禎 明思宗年號(一六二八——一六四三)。

(七) 張獻忠 見三册芭蕉花注。

(八) 蕪黃潛桐 蕪今蕪春縣；黃今，岡縣，並屬湖北。潛，今潛水縣；桐，今桐城縣，並屬安徽。

(九) 鳳廬道 明代官名。巡視的地面，是鳳陽廬江兩府。——鳳陽府今安徽鳳陽縣。廬江府，今安徽廬江縣。

(一〇) 更休 更番休息。

(一一) 宗老塗山 同宗輩行最高的叫宗老，塗山是其號。按年譜，似作者族祖文。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

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閒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慮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

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

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

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

去後且三年，馬伶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

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

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

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

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狗云。

矣方或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於求，

乃走事崑山。見崑山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恥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即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作者略歷】

侯方域，清商丘人，字朝宗，性豪邁，多大略。明末與桐城方以智，如皋冒襄，宜興陳貞慧，稱四公子，以東都清議自持。福王時爲阮大鍼所搆，走依高傑得免。入清，中順治副榜。初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爲詩古文，取法韓歐，才氣橫溢。有壯悔堂文集，四憶堂詩集。

【注釋】

(一) 梨園 唐明皇選坐部伎（堂上坐奏者，堂下立奏者，謂之吏部使。）子弟三百，教於梨園（故址在今陝西長安），號皇帝梨園弟子。後世稱優伶爲梨園弟子，或以梨園稱優伶社會，皆本此。(二) 留都 猶陪都也。明代開國，定都金陵，至成祖十九年遷都北京，遂以金陵爲陪都。(三) 社稷 土穀之神也。禮記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

殺而左宗廟。」是立社稷爲建國之大典，故後世以社稷代表國家及其他一切重要之建置焉。本文蓋泛用其義，非專指祀土穀神之壇位也。(四) 桃葉渡 在南京城內秦淮青溪合流處。古樂錄：「晉王獻之愛妾曰桃葉，其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歌以送之，後人因名渡曰桃葉。」(五) 雨花臺 據南京城外岡阜最高處，遙瞰大江，俯臨城市，爲首都扼要之地。相傳梁武帝時有法師講經於此，感天雨花，故名，按本文以此臺與桃葉渡並舉，蓋泛用之以爲山川名勝及遊宴處所之代稱。(六) 新安 古郡名。隋治休寧，後移治歙，皆今安徽省地。(七) 鳴鳳 即鳴鳳紀，傳奇名。明王世貞撰，藉以演楊椒山之故事者。(八) 椒山 即楊椒山，明容城人，字仲芳，椒山其別號也。嘉靖進士，官兵部員外郎。曾劾嚴嵩十大罪五奸；流入廷杖繫獄，卒棄市。(九) 引商刻羽 語見文選宋玉對楚王問，商，羽，並聲調名，與宮，角，徵，蕤稱五聲。引，延長之也；刻，深斂之也。引商刻羽者，謂歌時或延長其音，而作商聲，或深斂其喉而擬羽調也。(十) 兩相國論河套 兩相國，謂嚴嵩與夏言。夏因贊決陝西總督曾統請復河套事，與嵩意不合（時河套爲韃靼會長俺答所據，而嵩之黨羽仇懋與俺答密

約通市，故夏曾之議，爲嚴嵩所深惡。被搆奪職。後嵩復爲仇鸞草奏，劾夏曾會金，交通爲奸利，卒坐棄世。(十一) 嚴嵩 明分宜人，字惟中，弘治進士，旋以疾告歸，讀書鈴山十年，頗著清譽。世宗時以太子太師居首輔，乃與子世蕃濟惡爲奸，斥殺忠直，貪賄攬權。後鄒應龍劾嵩父子不法，帝令嵩致仕，下世蕃於獄，籍其家。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著有鈴山堂集。(十二) 顧秉謙 明崑山人，萬曆進士，授編修，天啟中，仕至禮部尙書，以諂附魏忠賢，入參機務。(十三) 無所於求 猶言無處往求也。此承上文「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而言。(十四) 崑山分宜 此二詞皆借地以名人，與今之以項城稱袁世凱，南海稱康有爲者同，此於修詞學屬伴名格。(十五) 靜女 {詩經：「靜女其姝。」朱注：「靜者，閒雅之意；姝，美也。」} 是靜女蓋指態度安雅之女子，與上文妖姬恰相對。

國文讀本 (No. B50)

六
文化學社

種樹郭橐駝傳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他植者雖覩，何倣慕，莫能如也。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

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作者略歷】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由進士累官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著有柳州文集。

【注釋】

- (一) 藁駝 即駝駝。(二) 官理 即長官之治理民事。

髯參軍傳

徐璠

明思宗時，公子某，奔走某相國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猙獰；所肩行李鐵扁拐，光黑甚重；同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左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臥。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不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

坐甫定，忽一虬髯人，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髯盡赤，激張如蝟；即坐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慌，股栗欲仆。髯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盍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代爲述持金遇僧狀。髯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鈍賊！胡不捨糞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此，聽君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項就刃！』

僧僵臥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拐成環，泣下，請益哀。髯笑曰：『固料若不能直此，聊爲君直之。』『去！無汗乃公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髯笑不答。令俱寢；且曰：『請護公行！』公子大喜。

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爲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耳，盍俱渡江而南！』髯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爲幕府標官；設貪金，豈止三百哉。吾憑限已迫，不能從；或緣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爲我具生麪十五斤，生彘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

居數月而髯果至。呼公子曰：『饑甚！』公子亟進麪，生彘、酒如前約。髯立飲酒至盡；即所佩刀刺殺生彘；而手自揉麪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髯曰：『吾亦不自料舉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動。曰：

『未盡也！』復豎二指，中開一寸，以繩繞一匝，數健兒迸力曳兩頭；倔強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蠡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且夕且得大將軍印，烏用隸人麾下耶？』擢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顧某相國門下士耶！吾行矣！』

國
文
讀
本

大鐵椎傳 魏 禧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

宋，懷慶，清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

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問其鄉及姓字，皆不答。

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時，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

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

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麝囊數聲。頃之，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餘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餘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歟？天生異

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七）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歟？抑用之自有時歟？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作者略歷】

魏禧字水叔，明江西寧都人。與兄祥弟禮皆以文章名，號「寧都三魏」，而禧尤傑出。明亡不仕。清康熙時荐應博學鴻詞科，不就。有魏叔子文集。

【注釋】

（一）健啖 謂食量過人也。癸辛雜識：「聞卿健啖，朕欲做小點心相請。」

（二）貌甚癡 言容貌甚醜惡也。

（三）響馬 北地多馬賊，善騎射，常放響箭以威嚇旅客，劫其財物，故稱之爲響馬。」

（四）鑿築 本龜茲樂器，後傳入中國。其製分兩部；上部爲蘆管，有三孔；下部爲金口。

漸大。全長七寸。管端有簧，吹之能發聲。

(五) 股栗 兩股顫動也。

(六) 椎秦皇帝博浪沙中 張良欲爲韓復仇，令力士操鐵椎狙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沙在今河南滎陽武縣東南。

(七) 陳同甫 名亮，宋永康人。自幼穎異，才氣超邁，喜談兵，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益力學著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帝將官之，不欲，渡江去。著有龍川文集三十卷。中興遺傳，即其所著。

鴻門^{〔二〕}之宴^{〔節史記〕}

楚軍夜擊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三〕}城南，行，畧定秦地。函谷關^{〔四〕}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五〕}已破咸陽^{〔六〕}；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六〕}。

沛公軍霸上^{〔七〕}，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八〕}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九〕}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楚左尹項伯^{〔一〇〕}者，項羽季父也，素喜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

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子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鯀生，子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

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

『項王許諾。』

沛公且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子呂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五」，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六」。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

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踞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七〕}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八〕}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召樊噲出。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二九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三〇、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三一下，道芷陽三二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注釋】

(一) 鴻門 地名，今陝西臨潼縣東有項王營，即其地。

(二) 新安 故城在今河南沁池縣東。

(三) 函谷 關名，在今河南靈寶縣南。

(四) 沛公 漢高祖初起兵於沛，因號沛公。

(五) 咸陽 秦都，自惠文王十三年始都於此，即今陝西長安縣東的渭城。

(六) 戲西 戲水的西面，戲水在今陝西臨潼縣東，源出鄠山下流入渭。

(七) 霸上 地名，在今陝西長安縣東，霸，水名，源出陝西藍田縣東倒谷，經長安入

渭。

(八) 子嬰 秦二世兄，趙高弑二世立以爲秦王。沛公至，迎降；後爲項羽所殺。

(九) 范增 項羽謀臣，君鄆人，後因羽信反間，辭歸，疽發背死。

(十) 項伯 項羽的季父，名繆，後降漢，封射陽侯。

(十一) 韓王 名成。

(十二) 鯁生 楚漢春秋作解先生。

(十三) 籍 項羽的名，羽是他的字。

(十四) 亞父 次於父的意思。

(十五) 項莊 項羽的從兄。

(十六) 樊噲 沛人，沛公將，從封舞陽侯。

(十七) 騶乘 古時乘車在車右的人。

(十八) 懷王 秦末各處兵起，項羽，季父項梁，立楚懷王的孫心爲王，以便號召。也稱

楚懷王。

(十九) 陳平 陽武人，先事項羽，後歸漢，以功封曲逆侯，文帝時，爲丞相。

(二十) 夏侯嬰 霸疆，紀信，俱沛公將。

(二十一) 酈山 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南。

(二十二) 芷陽 後更名霸陵，故地在今陝西長安縣東。

國文讀本 (No. B 54)

八
文化學社

觸讐說趙太后國策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

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

齊兵乃出。」

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注釋】

(一) 趙太后 舊注：「惠文王威后」。

(二) 趙氏 氏本姓氏，然於國於君亦稱之，如齊氏魯氏神農氏軒轅氏是。本文趙氏謂趙國也。

(三) 長安君 舊注：「長安，孝成母弟。」史記索隱：「惠文后之少子也。」按長安君封於臯陽，長安，其封號也。

(四) 質 說文：「質，以物相贅，贅，以物質錢。」小爾雅：「質，信也。」

(五) 左師 舊注：「官名。」

(六) 觸龍 史記趙世家作觸龍言。

(七) 郟 同隙，本文意謂不安健。史記「郟」作「苦」。

觸龍說趙太后 (戰國策)

(八) 鬻 同粥。

(九) 賤息舒祺 舊注：「息，其子；舒祺，名也。」言賤者，謙詞也。

(十) 黑衣之數 數，史記作缺。黑衣，戎服；侍衛所著者也。黑衣之數，猶言侍衛之缺。

此以服裝表着之人，與以紅袖表女子者同。此於修辭學屬伴名格。

(十一) 沒死 沒，史記作昧。按沒昧雙聲字。沒死，猶昧死也。

(十二) 媼燕后 舊注：「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

(十三) 必勿使反 舊注：「失意於燕乃反爾。」按古者嫁女諸侯，必國滅夫亡，乃反母家。

。本文記趙太后爲燕后祈禱，而祝以勿反者，蓋不願其自燕大歸也。

(十四) 微 舊注：「微，猶非也。」

(十五) 重器 舊注：「重器，謂名位金玉。」按上下文皆以重器爲俸位並列，似專指金玉

珍異而言，非包有名位也。

(十六) 山陵崩 山陵喻尊，崩謂死也。對尊者不敢斥言其死，故委婉其辭，以達此意，此

於修詞學屬委婉格。

(十七) 子義 趙之賢臣。

送東陽馬生序

宋 濂

余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借余。余因得遍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

當余之從師也，負笈曳履，行深山巨谷中，窮寒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煜然若神人；余則緼袍敝

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不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借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

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譯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辯，言利而色怡；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過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莊辛說楚襄王 國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

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已。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乎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已。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鱗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簪蘆，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鬪籥，引微繳，折清風而抔矣。故書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已。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

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左州侯，右夏侯，鞶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

屠羊說不受賞節選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

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終不受。

屠羊說不受賞

國
文
讀
本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 節說苑權謀篇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

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

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儻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

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

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纓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

『萬乎？臣故言之。』

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識其名字。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

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作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

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吁嗟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

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我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哀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

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

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吾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邀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嗙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殮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與猿棲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題解】

瘞，埋葬也。旅，過客也。文體爲祭告類。

【作者略歷】

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世稱陽明先生。弘治間進士。研精理學，以致良知爲宗旨。與釋朱異趣，而兼采象山，故學者以陸王並稱。善用兵，討滅宸濠之叛，功業最著。封新建侯，卒諡文成，著有王陽明全集。

【注釋】

- (一) 正德 明武宗年號。(二) 秋月 七月也。(三) 吏目 官名，職之最卑者。
(四) 龍場 在貴州修文縣。(五) 苗家 即苗民家中。(六) 覘 覘音占，窺視也。
(七) 薄 切近也。(八) 蜈蚣坡 在修文縣西。(九) 莫 莫同暮。(十)
畚 畚音本，即畚箕。(十一) 錘 錘音插，起土之具。(十二) 孟 盛飯器也。(十
三) 繫 歎詞。(十四) 烏 同惡。(十五) 扳 音班，與攀義同。(十六) 飛鳥不通
指貴州省四境多山嶺。(十七) 達觀隨寓 言達觀者，隨寓而安。(十八) 彪 有斑文之
虎類。(十九) 螭 音鴟，蛟屬也。(二十) 墟 墳墓也。

答秦太虛蘇軾

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日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尙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醖。柑、橘、棹梯、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豬、牛、鬘、鹿、如土；魚、蟹、不論錢。歧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旣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

笑也。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朱彝尊

江生自昌平至，述十一兄比來頗有不豫之色；叩其故，則以賢主人好音樂，延吳下歌板師，所進食單，恒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爲不足介意也。

昔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穆生以醴酒不設去，則以先至後不至，先設後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去之固宜已。

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不觀夫昏者乎？娶妻而納采，儻皮純帛可也。至於買妾，有費百金者。若欲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禮固有以少爲貴者。且歌板師之教曲，在兄未適館以前，主人旣置之別館，不與共席；每食但與兄偕，則能類族辨物矣。食單之豐，譬諸以魚飼狸，以肉餵犬，於兄何損焉？

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兄若引去，不知者將以兄爲飲食之人，其可哉？故特附書左右，惟垂聽焉。

寄弟墨書 鄭燮

(一)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

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傍，見一片荒城，半隄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

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董茶具，其中爲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厠屋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

清晨，日尙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

見煙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爲恒便。

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賊盜。」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拏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當留心此地，爲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二)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穫秋稼五百斛，正喜，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籬，簸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春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

我想天地間第一上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所以又高於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搜取金錢，造大房屋，多置田產，起初走錯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身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製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與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永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生平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

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意，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禮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天顧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勸民，星象昭昭可鑒矣。吾邑婦人，不能織紬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鍼綫，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以鬥葉爲戲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

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佔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手足乎？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有餘，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

答毛憲副書王守仁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

廢辱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

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死生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作者略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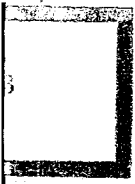
王守仁，明餘姚人，字伯安，弘治進士。正德初，因抗章救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忤劉瑾，謫龍場驛驛丞。後復起用，屢平寇亂，明世文臣用兵，未有能及之者。卒諡文成。倡知行合一說，世稱姚江派，嘗築室陽明洞中，學者稱陽明先生，著有王文成全書。

【注釋】

- (一) 大府 長官之通稱，本文指思州守而言。(二) 龍場 今貴州修文縣。(三) 瘴癘蠱毒之與處 此句中動詞倒置末句，若復其常序，當云：「與瘴癘蠱毒處。」之字乃助詞用於句中者。

A 80

601400



初 中 二 年 級

國 文 讀 本

第 二 冊

北 平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MG
G634.3
85
2



3 1761 9724 6

最苦與最樂 梁啟超

人生甚麼事最苦呢？貧嗎？不是。失意嗎？不是。老嗎？死嗎？都不是。我說人生最苦的事莫苦於身上背着一種未來的責任。人若能知足，雖貧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雖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難免的事；達觀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甚麼苦。獨是凡人生在世間一天，便有一天應該做的事，該做事沒有做完，便像是有幾千斤重的擔子壓在肩頭，再苦是沒有的了。爲甚麼呢？因爲受那良心責備不過，要逃躲也沒處逃躲呀。

答應人辦一件事沒有辦，欠了人的錢沒有還，受了人的恩惠沒有報答，得罪了人沒有賠禮，這就連這個人的面也幾乎不敢見他；縱然不見他的面，睡裏夢裏都像有他影子來纏着我。爲甚麼呢？因爲覺得對不住他呀，因爲自己對於他的責任，還沒有解除呀。不獨是對於一個人如此，就是對

最苦與最樂 (梁啟超)

一 共三頁

138307



於家庭，對於社會，對於國家，乃至對於自己，都是如此。凡屬我受過他好處的人，我對於他便有了責任。凡屬我應該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我對於這件事，便有了責任。凡屬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現在的自己和將來的自己，立了一種契約；便是自己對於自己，加一層責任。有了這責任，那良心便時時刻刻監督在後頭。一日應盡的責任沒有盡，到夜裏頭便是過的苦痛日子。一生應盡的責任沒有盡，便死也是帶着苦痛往墳墓裏去。這種苦痛，却比不得普通的貧，病，老，死可以達觀排解得來。所以我說：人生沒有苦痛便罷，若有苦痛，當然沒有比這個加重的了。

翻過來看，甚麼事最快樂呢？自然責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古語說得好：『如釋重負。』俗語亦說是：『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人到這個時候，那種輕鬆愉快，直是不可以言語形容。責任越重大，負責的日子越久長。到責任完了時，海濶天空，心安理得，那快樂還要加幾倍哩。太

抵天下事，從苦中得來的樂，纔算真樂。人生須知道有負責任的苦處，才能知道有盡責任的樂處。這種苦樂循環，便是這有活力的人間一種趣味。卻是不盡責任，受良心責備，這些苦都是自己找來的。一翻過來，處處盡責任，便處處快樂；時時盡責任，便時時快樂。快樂之權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說『無入而不自得，』正是這種作用。

然則爲甚麼孟子又說『君子有終身之憂』呢？因爲越是聖賢豪傑，他負的責任便越是重大；而且他常要把種種責任來攬在身上，肩頭的擔子，從沒有放下的時節。曾子還說哩：『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那仁人志士的憂民，憂國，那諸聖諸佛的悲天，憫人，雖說他是一輩子感受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裏盡責任，便日日在那裏得苦中真樂；所以他到底還是樂，不是苦呀。

有人說：『既然這苦是從負責任而生的，我若是將責任卸卻，豈不是就永遠沒有苦了嗎？』這卻不然。責任是要解除了纔沒有，並不是卸了就

沒有。人生若能永遠像兩三歲小孩，本來沒有責任，那就本來沒有苦。到了長成，那責任自然壓在你的頭上，如何能躲？不過有大小的分別罷了。盡得大的責任，就得大快樂；盡得小的責任，就得小快樂。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遠不能解除了。

【作者略歷】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生於清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少時即非常穎悟，八九歲已能下筆爲文。十八歲後，受學於南海康有爲，遂跟其大倡變法維新學說。更與譚嗣同等主辦湘報，鼓吹革命事業。戊戌（公元一八九八年）政變，譚嗣同等等殺，梁氏逃往日本，創辦新民叢報與國風報。民國成立後，曾在政治上活動。最後幾年，專事學術上之演講及著述，而成爲中國學術界上一個良導師，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卒於北平，著有飲冰室文集等書。

【注釋】

- (一) 老嗎死嗎 依下文，此兩語之問，應補入『病嗎』二字。
- (二) 老病死 佛本行集經載釋迦牟尼佛出家時，作獅子吼曰：『我若不斷生、老、病、

死、憂悲、苦惱，……要不還此。』世以老病死爲人生劫苦本此。

(三) 達觀 賈誼鵬鳥賦曰：『達人觀，物無不可。』後世謂通了一切事理，對人間喜怒哀樂，得失成敗，皆不以置諸胸臆者曰達觀。

(四) 獨是 等立連詞之表轉折者，與通用之『惟有』二字義相同，本文：『獨是人生在世間一天，』即其例。所以不用『惟有』者，蓋恐與下句中有字相重複也。

(五) 再苦沒有的 猶言『沒有再苦的。』本文變換常序以言之者，蓋藉此以加重語氣也。再苦，猶更苦，在本句中爲連接代名詞『的』字之形容詞。

(六) 縱然 主從連名之表假設者，與通用之『即使』『雖然』等詞略同。本文：『縱然不見他的面，』即一例也。

(七) 不獨：就是 等立連詞之表層進者，其所連兩句每前淺而後深，本文：『不獨是對於一個人如此，就是對於家庭……』即一例也。

(八) 乃至 等立連詞之表層進者，有推而極之之意。本文：『乃至對於自己，』即其例也。

(九) 他 本文第二段所用諸他字，有稍嫌複贅，宜加刪省者。如『這就連這個人的面也幾乎不敢見他，』及『凡屬我受過他好處的人，』兩他字皆可省。

(一〇) 得來 猶言得去，在本文中作後附助動詞用，如『這種苦痛却比不得……貧病老死，可以達觀排解得來，』得來，即『排解』之後附助動詞也。

(一一) 如釋重負 見穀梁傳。又韓非子：『堯舉天下傳舜，若解重負然。』

(一二) 海闊天空 此借海大以狀空闊無礙，超脫自在之意，與冰心說幾句愛海的孩氣話中適用此成語者有殊。

(一三) 無入而不自得焉 語見禮記中庸。

(一四) 君子有終身之憂 孟子離婁：『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一五) 任重而道遠 論語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一六) 悲天憫人 韓愈爭臣論曰：『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言憂時者多曰悲天憫人，本此。

(一七) 苦海 佛家語，喻無窮之痛苦也。楞嚴經：『引諸沈冥，出於苦海。』此於修辭學屬隱喻格。

爲善說呂師

問吉凶於卜筮者。惑也；善則吉，不善則凶。登泰山，造浮圖，衣冠土木，諂事鬼神者，褻也；善則福，不善則禍。求人之譽，怨人之毀者，勞也；善則譽，不善則毀。

雖然，此理也，聖人教人不得已之說也；至其自爲則不然。善者皆兇，而君子不敢避善以趨吉；善者皆禍，而君子不敢違善以要譽。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家人和，姻族睦，不傷人，不害物，安常處順，以求無負於民彝，如斯而已矣。其吉也，福也，譽也，君子之爲善自若也。反是，君子之爲善，亦自若也。吾爲所當爲，如飢之食，渴之飲耳。吾不爲所不爲，如飢不食葷，渴不飲鴆耳。吉，兇，禍，福，毀，譽，聽其自來也，於我何與焉。

國
文
讀
本

鄒忌諷齊王納諫戰國策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昉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諉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題解】

此篇爲戰國策齊策之第十二篇，記鄒忌譎諫齊王事。鄒忌，史記作騶忌子，齊宣王時爲相，封於下邳，號成侯。

【作者略歷】

戰國策一書，不知爲何人所作。書首有漢劉向所作序，稱此書一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臣向以爲戰國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雖劉序眞僞，尙多疑問；而此書爲劉向哀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并爲一編，定名爲戰國策，則無可疑也。今通行者爲漢高誘注三十三卷本。

【注釋】

(一) 脩長也。

(二) 眈 音迭，日側有光彩也。

(三) 城北徐公 城北，地名。徐公即徐君平，見十二國史。

(四) 旦日 明日也。

(五) 威王 齊國諸侯，僭稱王。詳見第二册史記自序注。

(六) 刺 舉也。

(七) 市朝 古者刑人于市，爵人于朝，言爲公衆之地，人所指目也。論語：「吾力猶能

肆諸市朝。」

(八) 門庭若市 市，商賈薈萃之地，言門庭出入之衆，有若市集也。

(九) 戰勝於朝廷 臣下面君曰朝，君主受朝之所曰朝廷。此言不戰勝於疆場而戰勝於朝廷；蓋燕趙韓魏之來朝，特收功於鄒忌朝內之片言，不費折一兵一矢也。

國文讀本 (No. B97)

四文化學社

理信與迷信 廖元培

人之行爲，循一定之標準，而不至彼此互相衝突，前後判若兩人者，恃乎其有所信。顧信亦有別：曰理信，曰迷信；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不察也。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是因而後有是果，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於事理之較爲複雜者，輒不能了然於其因果之相關，則妄歸其因於不可知之神，而一切倚賴之。其屬於幸福者，曰：是神之喜而佑我也；其屬於非幸福者，曰：是神之怒而禍我也。於是求所以喜神而免其怒者，祈禱也，祭告也，懺悔也，立種種事神之儀式；而於其所求之果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願信之。是迷信也。

「礎潤而雨，」徵諸溼也；「履霜堅冰至，」驗諸寒也；「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符諸情也；見是因而知其有是果，亦盡人所能信

也。昧理之人，既歸其一切之因於神，而神之情不可得而實測也，於是不能勝其微幸之心，而欲得一神人間之媒介，以爲窺測之機關，遂有巫覡，卜人，星士之屬，承其乏而自欺以欺人；或託爲天使，或誇爲先知，或卜以龜著，或占諸星象，或說以夢兆，或觀其氣色，或推其誕生年月日時，或相以先人之墳墓，要皆爲種種預言之準備；而於其所求之果之真因又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願信之。是亦迷信也。理信則不然：其所見爲因果相關者，常積無數之實驗，而歸納以得之，故恒足以破往昔之迷信。例如日食，月食，昔人所謂天之警告也；今則知爲月影地影之偶蔽，而可以預定其再見之時。疫癘昔人所視爲神譴者也；今則知爲微生物之傳染，而可以預防。人類之所以首出萬物者，昔人以爲天神創造之時賦畀獨厚也；今則知人類爲生物進化中之一級，以其觀察自然之能力，同類互助之感情，均視他種生物爲進步，故程度特高也。是皆理信之證也。

人能祛迷信而持理信，則可以省無謂之營求及希冀，以專力於有益社會之事業，而日有進步矣。

【作者略歷】

蔡元培（一八六七——）字鶴卿，又字子民，浙江紹興人。曾任勸業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詳傳見黃世暉的蔡子民（收入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注釋】

- （一）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古代的諺語。
- （二）礎潤而雨 淮南子：「山雲蒸而柱礎潤。」礎，柱下石也。
- （三）履霜堅冰至 見易坤卦彖辭。
- （四）敬人……人愛之 見孟子。
- （五）巫覡下！ 以舞降神，為祈禱治病的人。女的叫巫，男的叫覡。

國
文
讀
本

無聊消遣 梁啟超

現時交際社會上有幾句最通行的談話，彼此見面，多半問道：「近來作何消遣？」那答話的多半談道：「無聊得很！不過隨便做做某樣某樣的玩意兒混日子罷了。」這幾句話，外面看來，像沒有甚麼大罪惡；那裏知道這便是亡國滅種的根原。這種流行病，一個人染着，這個人便算完了；全國人染着，這國家便算完了。

天下最可寶貴的物件，無過於時間。因為別的物件，總可以失而復得，惟有時間，過了一秒，即失去一秒，過了一分，即失去一分，過了一刻，即失去一刻；失去之後，是永遠不能恢復的。任憑你有多大權力，也不能堵着牠不叫牠過去；任憑你有多少金錢，也不能買牠轉來。所以古人講的惜寸陰、惜分陰，這並不是說來好聽，他實在覺得天下可愛惜之物，沒有能較比上這件的，所以拚命的一絲一毫不肯輕輕放過。

近來世界上發明許多科學，論牠的作用，不過替人類節省時間的耗費，增大時間的效力。從前兩三點鐘纔能辦結的事，現在一點半鐘便可辦結；因此尙可以將剩下的時間，騰出來拿去又幹別的事業，所以現在的人，一日抵得過古人兩三日的用處，一年抵得過古人兩三年的用處，所以一世人能做古人兩三世的事業。現世文明進步，一日千里，這便是一個最大關鍵。

我國因爲科學不發達，沒有種種節省時間的器具，就令我們比人家加一倍勤勞，也只好作一世人當得人家半世便了。卻是人家一日當得兩三日用的還嫌不夠，兢兢業業的一分一秒不敢糟蹋；我們兩三日只當得一日用的，倒反覺得把牠無可奈何，單只想個方法來消了牠遣了牠。咳！那裏想到天地間一種無價至寶，一落到我中國人手裏，便一錢不值到這步田地。咳！可痛！可憐！

論語說的有兩段話：一段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一段

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教人，向來沒有說過一個「難」字，單單對這種人，一回說「難矣哉」，兩回說「難矣哉」，可見這種人真是自外生成，便是孔聖人也拿他無法可施的了。

大學說的：「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王陽明解說道：「閑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有一樣懶散精神，漫無着落，便是萬惡淵藪，便是小人無忌憚處。」就此看來，這種無聊咧，消遣咧，別看是一種不相干的話頭；須知種種墮落，種種罪惡，都要從這裏發生了。

一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一個人便沒了前途；全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個國家，這個種族，便沒了前途。三十年前有遊歷朝鮮的人做的筆記，說道：「朝鮮人每日起來，個個都是托着一壺茶，啣着一根長烟袋，坐在樹下歇涼，望過去像神仙中人。就這一點，便是朝鮮亡國滅種的根子。」咄！中國人好的不學，倒要跟着朝鮮人學。我看現在號稱上中流社會的一般人，學他們倒越學越像了！既已如此，我們國家的將來，種族的將來，

那朝鮮人就是個榜樣。這因果一定的法則，還可逃避嗎？顧亭林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須知這兩句話，並不是教人個個去出風頭，做志士，做偉人，纔算負責；就只我們日用起居平淡無奇的勾當，不是向與國方面加一分力，便是向亡國方面加一分力。你道亡朝鮮的罪，專在李完用等幾個人身上嗎？據我說，朝鮮幾千萬人沒有一個脫得了干係；因為世界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人類；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國民。現在朝鮮是亡過了，恐怕世界上第一等懶惰國民要算我中國了；第一等懶惰人類要算我中國內號稱上中流社會的人了。我想中國別的危險還容易救，就是這上中流社會一種無聊懶散的流行病，眞真是亡國鐵券，教我越想越心寒啊！

【作者略歷】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近代散文家兼學術家。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幼聰穎，稍長，受學於康有爲，一同鼓吹變法維新，世稱康梁。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後，逃往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給與了極大影響於當時的學術思

想界。民國成立，回國，先後任司法，財政總長；參加過反帝制復辟兩役。末年遊歐；歸後，專事著述講學。他的文章，極爲平易暢達，不受古文約束，實文學革命之先導。著述最要者有：飲冰室文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注釋】

(一) 晉朝的陶侃，嘗說：「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二) 論語 書名，是孔子門人紀錄孔子平日所講的話而集成的。

(三) 大學 書名，本是禮記中的一篇，宋儒把他分出，和中庸——也是禮記的一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

(四) 王陽明 名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他嘗築室在貴州修文縣的陽明洞中，所以人都稱他做王陽明。

(五) 顧亭林 名炎武，字寧人，明末崑山人，亭林是他的別號。

(六) 李完用 朝鮮和日本訂立合邦條約時的全權大臣。

國文讀本 (No. B209)

六 文化學社

登泰山記

姚鼐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

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旣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

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擣菹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成否，絳皜駸色，而皆若僂。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

鼐記。

原過
方苞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嘗恐其污且毀也，既污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

國文讀本

盲者說 歐名世

里中有盲童，操「日者」術，善鼓琴。鄰有某生，召而弔之曰：「子年幾何矣？」曰：「年十五矣。」「以何時而眇？」曰：「三歲耳。」「然則子之盲也，且十二年矣。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趨，不知天地之大，日月之光，山川之流峙，容貌之妍醜，宮室之宏麗，無乃甚可悲矣乎？吾方以爲弔也。」

盲者笑曰：「是第知盲者之爲盲，而不知不盲者盡爲盲也。夫盲者曷嘗盲哉？吾目雖不見，而四肢百體均自若也。以目無妄動焉，其於人也，聞其音，而知其姓氏；審其語，而知其是非；其行也，度其平陂，以爲步之疾徐，而亦無顛危之患；入精其所業，而不疲其神於不急之務，不用其力於無益之爲；出則售其術，以飽其腸。如是者久而習之。吾無病於目不見也。」

夫世之人，喜爲非禮之貌；好爲無用之觀；事至而不能見；見而不能遠；賢愚之品不能辨；邪正在前不能釋；利害之來不能審；治亂之故不能識；詩書之陳於前，事物之接於後，終日睹之而不得其義；倒行逆施，佹然躓且蹶，而不之悟；卒蹈於網羅，入於陷阱者，往往而是。

夫天之愛人甚矣。予之以運動智識之具，而人失其所以予之之意，輒假之以陷溺其身者，豈獨目哉？吾將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趨。天下其誰非盲也？盲者獨余耶？余方且睥睨顧盼，謂彼等者，方且不足辱吾之一瞬也。乃子不自悲而悲吾，不自弔而弔吾；我方轉而爲子悲，爲子弔也。」

某生無以答。

柳敬亭傳 黃宗義

余讀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共稱柳敬亭之說書。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獷悍無賴，犯法當死，變姓柳；之盱眙市中爲人說書，已能傾動其市人。久之，過江。雲間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可使其技鳴。』於是謂之曰：『說書雖小技，然必拘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揣摩；期月而詣莫生。生曰：『子之說，能使人哈驢噉嗚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說，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由是之揚，之杭，之金陵，名達於搢紳間。華堂旅會，閒亭獨坐，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寧南南下，皖帥欲結歡寧南，致敬亭於幕

府。寧南以爲相見之晚，使參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寧南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設意修飾，援古證今，極力爲之，寧南皆不悅，而敬亭耳剽，口熟，從委巷話套中來者，無不與寧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寧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加禮。宰執以下，俱使南面上座，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與敬亭爾汝者，從道旁私語：『此故吾儕同說書者也，今富貴若此。』

亡何國變，寧南死。敬亭喪失其資略盡，貧困如故時；始復於街頭理其舊業。敬亭旣在軍中久，其豪猾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遇合，破家失國之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尚，習見習聞。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之聲無色，有非莫生之言可盡者矣。

邊城魏澹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么瘠，若不能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時，携之俱西；使入諸峒中，窺動靜形勢；扮一丐者往，猥辱襤褸，峒人不知也；其悉知諸夷出沒，及山川阨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已剝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願，文成亦謂其福薄，聽之；犒之亦未嘗多取。文成沒，不知所終。初城自負其力，裹糧之塞上，求自效，人莫之奇也。歸至江滸，見有向江中慟哭者，問之。曰：『予官某縣簿，携家歸里，江上遇巨盜，妻女婢妾，及所有俱空矣。』城故習知海上事。因謂曰：『第得一小舟，當爲汝取之。』其人亦駕一舟隨之去；至某港，城詢知盜舟所在；而盜故乘巨艇，方烹羊豕，治具，欲妻其女；城從艇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爲誰？從盜應曰：『丐者乞食耳。盜曰：『何不與之？』城謂：『某非乞食者，來欲求效用也。』盜召城登舟，見其人纖猥，

已可笑。乃問曰：『汝能武藝耶？』遂於舟前，令賊徧試之。盜有銅鈚，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賊取鈚揮舞，若不經力者；衆盜聚觀，賊一鈚打其魁下水，遂揮鈚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逸去；遂盡壞其船之窗牖及他物。見妻女相抱而哭，遂趣令登簿船去。簿抵江滸，哭拜謝曰：『盡我篋中金帛不足酬公也。』賊不顧而去。王文成聞之，因物色賊，與之俱西。

世有堂記 歸有光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荆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言楊少師事甚詳。性獨好書，及爲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之語，名其堂曰世有，夫其視世之捷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爲拙耶！其視世之貪多窮取，缺然日有所冀者，大中不爲固耶！嗚呼！彼徒爲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爲吾有者，皆足以爲累。歎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饜；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饜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爲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賓朋雜遝，觴詠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絃歌相應也。鞠爲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吳先生稚善

國文讀本

大中，爲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爲書之。

指病

方孝孺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闐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

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如粟。君疑之，以示人。人大笑，以爲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笑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爲之痛，若剗刺狀；肢體心膂，無不病者。懼而謀諸醫。

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病且已成，非三月不能瘳，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於既成，甚將延乎肝膈；否亦將爲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爲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傅以善藥；果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

指

病（方孝孺）

【作者略歷】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明寧海人，從宋濂學，建文即位，官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文皇令草詔，孝孺哭罵不爲屈，文皇磔之於市，著有遜志齋文集及史評等書。

【注釋】

- (一) 浦陽 今浙江浦陽縣。
- (二) 闕 壯盛。
- (三) 剝 割也。
- (四) 膂 脊骨。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闊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

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水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尙存。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旣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噫！情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遇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惟仕官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旣廢而獲斯境，安於冲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得失之原沃然有得；笑閱萬古，尙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爲勝焉。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

風，其喜氣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作者略歷】

范仲淹字希文，宋吳縣人。大中祥符（眞宗年號）間，舉進士。銳意天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累進參知政事。卒諡文正。追封楚國公有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續編五卷。宋史卷三百十四有傳。

【注釋】

- (一)慶曆 宋仁宗年號。
- (二)滕子京 名宗諒，河南人。
- (三)巴陵郡 謂岳州也。宋隸荊湖北路。
- (四)刻詩賦其上 刻石立壁間。

(五)洞庭湖 長二百里，跨岳陽長沙常德澧縣等地，受湘資沅澧諸水。

(六)湯湯 音商，水流貌。

(七)巫峽 巫山之峽，三峽之一，長江最險處，在今四川巫山縣東三十里。

(八)瀟湘 瀟水源出湖南九疑山，北流入湘水與離水同源，出廣西興安縣，東北流入湖南

零陵縣，與瀟水合。北流至湘陰縣西入洞庭湖。

(九)遷客 遷謫之客，

(一〇)騷客 即詩人。騷，愁也，屈原遭憂而作離騷，後遂稱詩人曰騷人。

(一一)霖雨 久雨之謂也。

(一二)排空 排列也。

(一三)蕙莫 薄，迫近也。莫，同暮，時近黃昏之謂也。

(一四)萬頃 百畝曰頃。

(一五)芷 香草。

(一六)汀 小湖曰汀。

(一七)郁郁 香氣射散也。

(一八)青青 音精，同菁，花葉茂盛貌。

(一九)浮光耀金 月映水上，如耀金光。

(二〇)璧 圓玉也，此以况月。

(二一)洋洋 流動充滿之意。

(二二)居廟堂之高 謂進而仕。

(二三)處江湖之遠 謂退而隱。

(二四)先天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范希文少時即以治天下自任。當誦此二語以自勉。

(二五)微斯人吾誰與歸 微，無也。斯人，即指古仁人。與句中助詞，無義，例如國語卷

語二上「亡人何國之與有？」越語：「如寡人者，安與知恥？」又疑問代名詞「誰」，

作賓詞時，古文中，每移置外動詞之上，如論語子罕：「吾誰欺？欺天乎？」此同。

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二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

予城三西北隅，雉堞三圯毀，綦莽四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五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闔遼復，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六然；宜投壺七，矢聲錚錚八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九巾，手執周易十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適居二二之勝概也。彼齊雲二三落星二三，高則高矣，并幹二四鸞譙二五，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二六之事，吾所不取。

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二七；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

吾以至道二八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二九，丙申移廣陵三〇，丁酉又入西掖三一，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三二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咸平二年三月十五日記。

【作者略歷】

王禹偁，宋鉅野人，字元之，太宗時舉進士，爲右拾遺，遇事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己任。文章敏贍，當時推爲獨步，累遷翰林學士。著有小畜集五代史闕文等書。

【注釋】

- (一)比屋 比，連也；比屋，謂相連各屋也。
- (二)子城 作者自稱其所治之城也。一作子城，謂附屬於大城之小城也。
- (三)雉堞 城上女牆也。女牆，城上垣也。釋名：「城上垣曰睥睨，亦曰女牆。」
- (四)藜莠 藜，草盛也；莠，草也。合言之，謂草木叢生處也。

(五)月波樓 亦王禹偁所建。

(六)丁丁 丁讀如爭，本作伐木聲解，詩小雅：「伐木丁丁，」即其證。本文借以擬棋子扣擊聲。以棋子係木質之故。

(七)投壺 古賓主燕飲時相與娛樂之事。設壺一，使賓主以次投矢於其中，勝者酌酒飲不勝者。禮記有投壺篇。

(八)錚錚 金聲，本文借以擬投壺之聲，以壺質矢鏃係金屬之故。

(九)華陽巾 隱者之冠，所謂道冠也。

(十)周易 書名，儒家經典之一；於十三經中其理蘊獨精微玄妙。

(十一)謫居 謂降官居外也。咸平(眞宗年號)元年，禹偁與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出知

黃州。即下文所云：「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也。」

(十二)齊雲 吳地記云：「唐曹恭王所建，今名飛雲閣。」樓在江蘇吳縣治後子城上，即古月華樓。

(十三)落星 金陵地理記云：「吳嘉禾元年，於桂林苑中落星山，起三層樓，名曰落星樓。」樓在江蘇江寧縣東北四十里。

(十四)井幹 史記武帝本紀曰：「天子作建章宮，乃立神明臺，井幹樓。」按三輔皇圖，謂

「建章宮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則此樓舊址，當在今陝西長安。

(十五)麗譙 莊子徐無鬼篇；「君亦必無陳鶴於麗譙之間。」注：「麗譙，高樓也。」又魏

武帝有樓名麗譙，見白帖。

(十六)騷人 謂詩人也。吾國以詩賦名家者，以作離騷之屈原爲第一人，故後世稱詩人曰

騷人。

(十七)稔 說文：「穀熟也。」穀一年一熟，故古人謂一年曰一稔。左傳襄二十五年：「

不及五稔。」注：「稔，年也。」

(十八)至道 宋太宗年號，乙未歲當西曆九九五年。

(十九)潁上 謂潁州也。孝章皇后崩，權殯於普濟佛舍，羣臣不成服，禹偁嘗與客言：「

后嘗母儀天下，當曾用舊禮。」帝聞不悅，坐謗訕，罷知潁州。

(二十)廣陵 即揚州，今江蘇江都縣。時有言禹偁買馬虧價者，帝不信，移知揚州。

(二十一)西掖 謂中書省也。真宗即位，禹偁上書言五事，召還，復知制誥。漢官儀左右曹

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省爲右曹，亦稱西掖。

(二十二)齊安 即黃州。南齊置齊安郡於此，故名。

(二十三)咸平二年 即宋真宗二年，時當西曆九九九年。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恆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如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爲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爲人之所窺者，鮮矣。——

國文讀本

二

書齊魯二生 李商隱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艸羸一，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鈔道，常就回遠阡谷，無廬微處，依大林木，早夜偵候作奸，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郵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月不絕，少良致賞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鬮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許天下有活人，今其尙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艸間，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眞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賞發舉貿轉，與鄰伍重信義，郵死喪，斷魚肉蔥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閭，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驥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

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驥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驥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饋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驥講授。又其爲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爲鄆帥喜聞驥，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驥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驥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驥固不以爲己有，繩契管隄，雜付比近，因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驥不起。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一)畢，四海一；蜀山^(二)兀，阿房^(三)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四)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五)；二川^(六)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七)縵迴，簷牙^(八)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九)。盤^(一〇)焉，困困^(一一)焉，蜂房水渦，蠹不知其幾千萬落^(一二)。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颯颯。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

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粲粲，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輾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於人，倚疊

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邇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庚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纒；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一)之城郭；管絃謳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二)叫，函谷^(三)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作者略歷】

杜牧，字牧之，唐萬年人，以詩名，世稱小杜，蓋別老杜（杜甫）而稱。著有樊川集。

【注釋】

- (一) 六王 戰國時齊楚燕韓趙魏六國之王。
- (二) 蜀岷 秦始皇伐蜀山之木以築阿房宮。
- (三) 阿房 讀若「阿旁」，宮在阿基旁，故名。故址在今陝西咸陽縣。
- (四) 驪山 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南。
- (五) 咸陽 秦都，即今陝西咸陽縣。
- (六) 二川 渭川，樊川，均水名，在陝西境內。
- (七) 廊腰 言廊如人腰。
- (八) 簷牙 言簷出如牙。
- (九) 鉤心鬥角 言屋心聚處如鉤，屋角相湊若鬥。
- (一〇) 盤盤 周旋貌。
- (一一) 囷囷 屈曲貌。

阿房宮賦（杜牧）

(一二) 落 就是「所」。

(一三) 九土 九洲之土。

(一四) 戍卒 謂陳涉。涉爲漁陽戍長，秦末之首先發難者。

(一五) 函谷 關名。劉邦引兵入函谷關，秦遂亡。

(一六) 楚人 謂項羽。項羽入關，燒咸陽宮室。

蠹化 陸龜蒙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蝨鱗而青，翳葉仰翳，饑羸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槎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儼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胡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禿蒼，分朱閒黃，腹填而檐，綉織且長，久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簿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蝨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拳桎，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絮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蝨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畧，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蝨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國文讀本

志·蟹 陸龜蒙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爲介類，與龜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蔬，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爲災，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齧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其江之道焉爾，然後奔紛越軼，遞者云者十六七，旣入於江，則形質浸大於舊，自江復趨於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遞去者，又加多焉；旣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邪？捨沮洳，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邪？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措揚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

？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以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養竹記

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屢及於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篋者斬焉，鐮帚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菜薺蒼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薺，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然然，欣欣然，

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於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問於今之用賢者云。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一〕}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二〕}，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臘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腕、癩、癘^{〔三〕}，去死肌^{〔四〕}，殺三蟲^{〔五〕}，其始太醫^{〔六〕}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七〕}乎！余將告乎蒞事者^{〔八〕}，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九〕}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響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一〇〕}，號呼而轉徙，肌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一一〕}。』

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作者略歷】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精敏，爲文卓偉精緻，一時推仰，舉唐進士，拜監察御史。坐事貶永州司馬；遷柳州刺史。爲文益進，世號柳柳州。

【注釋】

(一) 永州 今湖南省零陵縣。

(二) 黑體而白章 黑體白文也。

(三) 風、攣腕、癢、癩 風，病名，如中風偏風之類。攣腕，曲脚不能伸也。癢，頸腫

。癩，惡創。

(四) 死肌 癰疽之腐肉。

(五) 三蟲 三尸之蟲；道家言，人皆有尸蟲三，曰上尸，曰中尸，曰下尸。處腹中，能

爲人害。

(六) 太醫 官名，秦漢有太醫令，主藥醫，歷代因之，後更爲設局或院。

(七) 若毒之乎 若，汝也。毒，害也，言汝以爲害也。

(八) 蒞事者 當事之人也。

(九) 汪然 淚出未流貌。

(一〇) 竭其廬之入 入者屋中之蓋藏也。

捕蛇者說 (柳宗元)

(一一) 死者相藉 言屍體相積也。

(一二) 鑿突 鑿同廕，閔也。突，衝突也。

(一三) 恂恂 戒慎恐懼貌。

(一四) 弛然 言心安也。

(一五) 一歲之犯死者二 歲獻二蛇，故犯其毒而幾死者，亦不過二次。

(一六) 熙熙 和樂貌。

(一七) 苛政猛於虎也 禮記檀弓：「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一八) 觀人風 猶觀民風，唐太宗，名世民，故文中諱民寫作人。

與黃瓊書 李固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曠曠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滅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國文讀本

張釋之爲廷尉

節漢書

釋之爲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

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

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器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虐？」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

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啟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

李陵說蘇武 節錄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

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尙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

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

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驪，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露衿，與武決去。

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

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過，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陵

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題解】

武帝天漢元年，匈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酒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前所留漢使。天子嘉其義，使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既至，會燕王與長水校尉廣等謀反匈奴中，武副使張勝與常有舊，辭連及漢使，匈奴因囚武等不遣；欲誘降武，武不屈。酒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掘野鼠去草實而食，杖漢節牧羊，積六七年。凌始說武不降，又十餘年，卒以昭帝始元六年春歸至京師。武留匈奴凡十九歲。

【注釋】

(一) 蘇武 字子卿，京兆杜陵人，代郡太守蘇建之子，使匈奴不屈節，以功授典屬國。

(二) 李陵：字少卿，李廣之孫，當戶之子。以五千人擊匈奴，陷沒，遂降，匈奴以爲右校王。

(三) 武兄嘉，字長君，爲奉車都尉。

(四) 械陽：宮名，在雍。或曰：宮亦作官，官，主也，主扶掖下除，句；非。

(五) 武弟賢，字孺卿，爲騎都尉。

(六) 駙：副也，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若金日磾養馬於黃門是。天子之近侍也。

(七) 陽陵：邑名，景帝陵所在，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八) 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更曰保宮。

(九) 衛律父本胡人。律素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使匈奴；使還；會延年有罪被收，律懼及，亡降匈奴，匈奴以爲丁靈王，甚貴用事。

(十) 常惠初爲武假吏。與武同使匈奴，亦被留匈奴中。

(十一) 上林：漢宮苑名。

(十二) 貫：赦宥也。

(十三) 柯之盟：曹劇劫齊桓公反魯侵地，見左傳。

任立政招李陵 節漢書

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

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日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

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

。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史記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國
文
讀
本

天瑞篇節錄 列子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處，亡處亡塊，若躇步跚蹠，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

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尹氏治產 列子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

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

尹氏心營世事，慮鐘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嚶嚶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材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

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滅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國
文
讀
本

慎子仕楚圖策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主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

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君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臺，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

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一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

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

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

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

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國
文
讀
本

戰國策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知可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

使王孫繅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繅謁之；叔請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

圖之。」

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至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秋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

射，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

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齊國佐盟晉師穀梁傳

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

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二年，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於爰婁。

爰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顛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顛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

終士濟也，不可。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與之盟。

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闖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拊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衿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國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國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

怒曰：「吾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申胥諫許越成

國語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

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

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

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

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

？」

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燭之武退秦師 左傳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隣，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

國文讀本

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齊國佐盟晉師左傳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郕，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

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仇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其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南社叢選序

胡樸安

文章與時代有關係；一時代之文章，必感受一時代之影響而成。有順受，有反感：其順受也，昌黎所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是；其反感也，其弱者則有變風變雅之作，其強者則有弔民伐罪之辭。——南社之文章，一時代影響之反感者也。

夫文章之道，和平難工，激昂易妙。和平之文章，非涵養有素者，不能得其冲粹之氣；非幾研極深者，不能發其精微之理。若夫激昂之文章，慷慨之夫，剛強之士，出於胸中，流於腕底，固可以使頑廉懦立，泣鬼神而感風雨；而意氣用事之徒，亦得奮筆於其間，竊能文之號，賣譽於當時。南社影響時代之反感，其發爲文章也，固宜出於激昂之一途。惟其出於激昂也，——掊擊清廷，排斥帝制；大聲以呼，振啟聾聵，垂涕而道，曉諭顛蒙；氣類所通，薄海斯應，——故慷慨之夫，剛強之士歸之；意氣用

事之徒亦歸之；不得志於清廷，無由奮述於利祿之途者亦歸之。流品雖雜，目標則一：略其心跡，論其文章，固一時代影響之反感，而不可忽者也。

民國成立，反感之目標既去，向之意氣用事者，不能固其初志；無由奮述於利祿之途者，反得假爲捷徑焉！於是其黠者，致身於通顯之域，其愿者，奔走於權勢之門；激昂之氣，一變而爲脂韋之容。南社減色，吾輩亦覺汗顏焉。

雖然，南社之文章，影響一時代之反感，其可存之價值，初不因少數不肖者而稍減，卽不肖者，當時之文章，亦確能發抒反感之思想；而皆有義形於色之概。文章者，時代之出產物，非個人之私事。茲編所錄，存一時代之文章，用以推見一時代反感之所及。至於文之美惡，人之賢否，則非茲編之所注意者也。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

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酣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蠶漆，當

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呼！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

參政魯公爲諫官，眞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旣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

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

。『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而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

昔正考父餽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鑊薑朱紘，山濼藻稅，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緝知其及禍，及成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

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原君 黃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

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自，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若寇讐，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

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滕，固扃鑊，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阻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國文讀本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議於當道，卽除魏闈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

，周文元，即今之儼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

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

士之悲哉！

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生死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罔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作者略歷】

張溥，字天如，崇禎進士，嘗雋郡中名士，倡復古學，其名爲復社，聲氣大盛，爲執政者所惡，幾得禍。溥詩文敏捷，撰書頗多。所纂有漢魏六朝一百三十家集，著有七餘齋，歷代史論等書。

【注釋】

- (一) 蓼洲周公 名順昌，字景文，別號蓼洲，萬曆進士，官吏部文選司郎中。後乞假歸，以忤魏忠賢爲其黨所誣陷，斃獄中。崇禎初，追諡貞介，有懋餘集。(二) 丁卯，明熹宗天啓七年，時公曆一六二七年。(三) 緹騎 後漢書百官志：「執金吾有緹騎二百人。」謂赤衣騎兵也。漢執金吾主擒奸執猾，故後世逮治犯人之官役，謂之騎。(四) 大中丞 撫吳者 指毛一鹭。(五) 顏佩韋 賈人子，當周公被捕時，執香行泣。

於市，周城而呼曰：「有爲吏部直者來市中。」(六)楊念如沈揚念如，闔門鬻衣人；揚乃牙削，皆不識周公。當周公被捕至西署時，兩人奮臂直前，請毛一賢爲之上書昭雪。(七)馬杰 身世未詳。當周公由縣至西署時，杰爲擊柝呼市中，從者萬餘人。

(八)周文元 爲周吏部與人，聞周公被逮，號泣三日不食。及緹騎欲械送周公時，文元直前奪械。(八)編伍 編，列也；五家相保爲伍。原作編列戶籍解，本文借以爲平民之代名。(九)非常之謀 明史崔呈秀傳：「熹宗崩，……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尙書甚急，(按崔呈秀爲忠賢黨羽。)呈秀入見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可聞。或言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十)待聖人之初二句 聖人指思宗，當爲信王時，即諡忠賢罪惡。及即位，首罷其黨羽崔呈秀，並貶忠賢鳳陽，榜罪於天下。

(十一)問卿 周書問命：「穆王命伯問爲太僕，」後此文家因稱太僕卿爲問卿。

(十二)因之吳公 名默，明江南蘇州吳江人，萬曆時官太僕少卿。(十三)文起文公 名震孟，天啓二年殿試第一。以忤忠賢，受廷杖斥爲民；崇禎初復召爲講官。(十四)孟長姚公名希孟，震孟之甥也，萬曆進士，與震孟同時持清議。初爲魏黨所排，崇禎初起用，又爲溫體仁排去。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

且告之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於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作者略歷】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唐代文學家，字子厚，河東人，由博學鴻詞累官禮部員外郎，後徙柳州刺史卒。工詩文，與韓愈齊名，世稱韓柳；詩善寫自然。著有柳河東集。

【注釋】

- (一) 崇 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再拜崇酒。」崇者，充實也。(二) 江 指湘江言。(三) 役 本文「蓋民之役」，作抽象名詞用，猶言僕役也。(四) 司平 平，治也；司平，猶言司治理之職也。(五) 勢 不理而同 勢，因地位而生之權利也。本句以權利大小言，則民之責吏，絕不能如主之責傭。但以理言，則民之於官猶主之與傭也。(六) 假 令 攝也，謂署理縣令之職，非實授也。(七) 不得與於考績幽明之說 虞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陟，謂升遷，黜，謂降免；幽，謂不明也，柳宗元已坐事貶永州，故上文言「賤且辱」，此復言已對於考察政績之事，已無參與之權也。

文明之消化 蔡元培

凡生物之異於無生物者，其例證頗多；而最著之端，則爲消化作用。消化者，吸收外來適當之食料而製鍊之，使類化爲本身之分子，以助其發達。此自微生物以至人類所同具之作用也。

人類之消化作用，不惟在物質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希臘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諸古國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希臘之文明。高爾日耳曼諸族吸收希臘，羅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歐洲諸國之文明。吾國古代文明，有源出巴比倫之說，迄今尙未證實；漢以後，天方大秦之文物，稍稍輸入矣，而影響不著；其最著者，爲印度之文明。漢季，接觸之時代也；自晉至唐，吸收之時代也；宋，消化之時代也。吾族之哲學，文學及美術，得此而放一異彩。自元以來，與歐洲文明相接觸，逾六百年矣，而未嘗大有所吸收；如球莖之植物，冬蟄之動物，恃素

所貯蓄者以自贍，日趨羸瘵，亦固其所。至於今日，始有吸收歐洲文明之機會；而當其衝者，實爲我寓歐之同人。

吸收者，消化之預備。必擇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食肉者棄其骨，食果者棄其核，未有渾淪而吞之者也。印度文明之輸入也，其滋養果實爲哲理，而埋蘊於宗教臭味之中。吸收者渾淪而吞之，致釀成消化不良之疾。鈎稽哲理，如有宋諸儒，既不免拘牽門戶之成見；而普通社會，爲宗教臭味所熏習，迷信滋彰，至今爲梗。歐洲文明，以學術爲中堅，本視印度爲複雜；而附屬品之不可消化者，亦隨而多歧。政潮之排盪，金力之規持，宗教之拘忌，率皆爲思想自由之障礙。使皆渾淪而吞之，則他日消化不良之弊，將視印度文明爲尤甚。審慎於吸收之始，毋爲消化時代之障礙，此吾儕所當注意者也。

且既有吸收，即有消化，初不必別有所期待。例如晉唐之間，雖爲吸收印度文明時代，而其時莊易之講演，建築圖畫之革新，固已顯其消化之

能力，否則其吸收作用必不能如是之博大也。今之於歐洲文明何獨不然。向使吾儕見彼此習俗之殊別，而不能推見其共通之公理，震新舊思想之衝突，而不能預爲本根之調和，則臭味差池，即使強飲強食，其亦將出而哇之耳！當吸收之始，卽參以消化之作用，俾得減吸收時代之阻力，此亦吾人不可不注意者也。

國
文
叢
本

燕子與蝴蝶周作人

波蘭戈木列支哥 (Wiktor Gornulicki) 原著

有一天我們出去，離磨房很遠，連磨輪的聲音都聽不到了。

安那採些野花，預備編作花環；我們走的愈遠，伊便尋到愈美愈多的花。

我們採集藍花的野菊，走了好幾里路，而且我們也全不知道這是怎樣，又是什麼時候做的。

我們久已不會計算時間，或留心這是什麼時分了。我們的時表，已經有一個月臥在我們的箱子底下了。

在戀愛的會合的時候，有誰去看時表的指示呢？誰又受着自然的撫愛，却用了均勻微小的分子去計算時間，去煩惱他呢？

太陽在天上照着，正當我們的前面，——這在我們看來，彷彿是我們

正走向太陽那裏去。

忽然在草原的中間，——這草原優美的波動着，上面有幾株孤獨的野梨，步哨似的站着，——在我們的上面，現出一座小山，帶一叢小小的松林。

這松林很憔悴而且稀疏；我們能够從他中間很明白的看出村家的黃牆與紅的屋頂。

那紅黃的房子引動了我們的興趣；所以我們便走進松樹林裏去，雖然這些松樹也並不討人的喜歡。

有許多樹，正同人們一樣，使人一看便覺得討厭。

松林中間的地上，並沒有遮蓋着一莖的青草。即使青草曾經生長，顯然早已被人的腳步所毀滅了。在樹幹的末梢，想尋到嫩條，也不能够，這些枝條本來在老樹旁邊是常有的。這是一種沒有將來的植物，正如世上的沒有明日的人生。

我們沿着這幽鬱的松林過去，便看見一所大屋在我們的面前，牆上爬着野生的葡萄。靠在牆的一面，是一個小亭，用牽牛花和豌豆所編成的。屋後是園，荒廢着，滿生了瞿麥。

這建築中最大而且似乎最重要的，那是極長的馬房，在屋的兩邊，彷彿和他合成一個不可分離的全體。畧遠一點，橫着黃色的稻田。有一重低矮的柵欄，將他從那建築和前面的一小塊空地隔開了。

那柵欄造成一個方角；在斜面的兩半門合的地方，裝着大門，高而且寬，那時候正完全的開着。

我們走近低矮的柵欄。安那還不及將伊的絹傘靠到柵欄上去，那黃屋裏有人開門了，走出一個男人來，站在門口，高聲問道：「你們是往外國去麼？」

我們懂得了，用了彎曲的棒草草做成的柵欄，原來是比普通田產的境界更有重大的意義的東西。……

這柵欄是分開兩個國民，兩個國土，兩個文明的。

生在柵欄後面的裸麥，所以成爲日耳曼的裸麥；那夾在稻穗中間，藍色的火光一般微微然燒着的野菊，也便是日耳曼的野菊了。

這也是日耳曼的，便是那風，從那邊吹來，帶着牽牛花的蜜一般的香氣。……

安那當然不願意用日耳曼的花，來增飾伊的花環；伊將我們的來意對高聲問話的人說了。

他從容回到屋裏去，但是一定還有十幾雙明敏的雖然不可見的眼睛，正守望着我們一切的舉動。

我們周圍觀望，帶有一種奇異的感覺。

「這是怎麼的？」安那張大了眼問道：「這株稻因爲穀被風吹來，在這裏生長，便是我們的；但那千萬株的別的稻，本是他的兄弟們，只因生得遠了一步，便是外國的這是怎麼的呢？」

我竭力的和伊說明，這是完全自然，而且必要的。

『爲什麼呢？』

我只聳一聳肩，也不答話。

我們心裏全爲分隔的思想所佔據了，我們便轉眼向着天空，去搜尋上面的界線。

但天空只是一個不可分的。

我們看那太陽。

太陽也只是一個，不可分的。

在這時候有一隻蝴蝶，在我們近旁的柵欄上，將他紅面銀裏 翅膀一張一歛的，坐了好久；忽然的飛起，便飛過日耳曼的那邊去了。

他在左右搖擺的稻穗上，飛了許多時，尋到了男朋友或女朋友，於是又從從容容的飛回來了。

幾個燕子，預知雷雨將到了，大聲叫着，遠遠的飛翔了一會，也無事

的穿過了那境界。……

「你看！」安那同小孩一般的得意，叫着說：「那燕子和蝴蝶並不承認那必要，便是你剛纔很聰明似的所說的。」

這幾句不注意的話，很使我幽鬱。

「唉！安那，安那，」我埋怨似的說：「你忘記了麼？——人類是那輕浮的燕子和沒有思慮的蝴蝶更爲聰明的生物呀！」

觀刈麥

白居易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爲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二百石，歲宴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國文讀本

二

池邊 愛羅先珂著 魯迅譯

黃昏一到，寺鐘悲哀的發響了，和尚們冷清清的唸着經，從廚房裏，沙彌拿着剩飯到池塘這邊來，許多鯉魚和赤鯉魚，喫些飯粒，浮在傍晚的幽靜的水面上，聽着和尚所唸的經文，太陽如紫色的船，沈到遠處的金色的海裏去，寒蟬一見這，便淒涼的哭起來了。

有今朝纔生的金色和銀色的兩隻蝴蝶，這兩隻蝴蝶，看見太陽沈下海底去，即刻曬了起來。

「我們沒有太陽，是活不成的，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呵，已經冷起來了，沒有怎麼使那太陽不要沈下去的法子麼？」

這近旁的草叢中，住着一匹有了年紀的蟋蟀，蟋蟀聽得這年青的蝴蝶們的話，禁不住失笑了。

「真會有說些無聊的事的呵，一到明天，又有新的太陽出來的。」

「這也許如此罷，但這太陽沈了豈不可惜麼？」金色的蝴蝶說。

「不可惜的，因為每天都這樣。」

「然而每天這樣的太陽沈下海裏去，第一豈非不經濟麼？還是想些什麼法子罷。」

「不要做這些無聊的事罷。這怎麼能行呢，況且明天太陽又出的。」但是今朝纔生的年青的蝴蝶，不能領會那富於常識與經驗的蟋蟀的心情。

「我無論如何，總不能眼看着太陽沈下去，」金色的蝴蝶說。

「大約未必有益罷，總之先飛到那邊去，竭力的做一番看。」於是金色的蝴蝶對那銀色的說：「成不成雖然料不定，但總之我們兩個努力一試罷，要使這世界上沒有一分時看不見太陽，你向東去，竭力的使太陽明天早些上來；我飛到西邊，竭力的請今天的太陽再回去，我們兩面，也不見得竟沒有一面成功的。」

有一匹聽到了蝴蝶的這些話的蛙，他正走出潮溼的陰地，要到池塘裏尋喫的東西去。

『講着這樣的無聊的話是誰呀？我吃掉他！世界上有一個太陽，已經很夠了，熱得受不住，池塘裏早沒有水，還不知道麼？今天的太陽再回來？明天的太陽早些上來，要這世界有兩個太陽，是什麼意思呢！其中也保不定沒有想要三四個太陽的東西，這正是對於池塘國民的陰謀，喫掉！誰呀，講着這樣的話的是？』

蟋蟀從草叢裏露出臉來說：

『並不是我呀，我的意思是以爲什麼太陽之類便沒有一個也很好，因爲這倒是於池塘國民有益處的。』

然而蝴蝶說一聲『再會，』一隻向東，一隻向西的飛去了。

寺鐘悲哀的發了響，太陽如紫色的船，沈到金色的海裏去。寒蟬一見這，便淒涼的哭起來了。

老而且大的松樹根上，兩三四大蛙在那裏大聲的嚷嚷這松樹上有衙門，貓頭鷹是那時候的官長。

『稟見，稟見。』蛙們放開聲音的喊：『禍事到了，請快點起來罷！』

『豈不是早得很麼。究竟爲的是什麼事呢？』貓頭鷹帶着一副睡不夠的臉相，從高的枝條的深處走了出來。

『不是還早麼？』

『那里那里，已經遲了，已經太遲，怕要難於探出蹤跡了。』那蛙氣喘吁吁的說：『樹林裏有了造反，有了不得了了的造反了。』

『什麼，又是造反？蜜蜂小子們又鬧着同盟罷工了麼？』

『不，不，是更其可怕的事。是要教今天夜裏出太陽的造反。』

『什麼？怎麼說？』貓頭鷹這纔嚇人的睜開了他的圓眼睛。『這是與衙門的存在有直接關係的問題了。這就是想要根本的推翻衙門。這就是想要蒙了一切官長的眼，這亂黨是誰呢？』

「噓，亂黨是那蝴蝶，一個向西去尋太陽，一個向東去尋太陽早些上來。」於是貓頭鷹大吃一驚了。

「來！」他拍着翅子叫蝙蝠：「來，蝙蝠快來！鬧出大亂子來了，趕快來！」蝙蝠帶一副渴睡的臉，打着呵欠，走出松樹黑暗的深處來。

「有什麼吩咐呢？大人！」

「現在說是一隻向東，一隻向西飛去了的蝴蝶，趕緊捉了來。」

「噓，遵命；但是，大人，怎能知道是這蝴蝶呢？」

「一隻金色，一隻銀色的。」

「而且是四扇翅子的。」蛙們早就插嘴說。

「你們，不是早有研究，只要一看見無論是臉，是翅子，是腳，便立刻知道是否亂黨的麼？」貓頭鷹因為蝙蝠的質問很有些生氣了，「還拖延些什麼呢，趕緊去，要遲了，」他怒吼的說。

兩個蝙蝠當出發之前，因為要略略商量，便進到樹林裏。

「不快去是不行的，我們要辨不出蝴蝶的蹤跡的。」

「你以為現在去便辨得出來麼？哼！」

「但是造反的亂黨豈不是須得捉住麼？」

「阿呀，你也是新腳色呵，一到明天，蝴蝶不是出來的很多麼？便在這三裏面隨便捉兩隻，那不就好麼？用不着遠遠的到遠地方去。」

「只是捉了別的蝴蝶，也說道我們不知情罷。」

「唉唉，你真怪了，便是捉了有罪的那個，也總是決不說自己有罪的。這是一定的事，倘若這麼辦去，即使小題大做的嚷，這嚷也就是損失了，走呀，山裏去罷。」

明天，小學校的學生被教師領到海邊來。在沙灘上，看見被海波打上來的一隻金色蝴蝶的屍屍。學生們問教師道：

「蝴蝶死在這裏。淹死的罷？」

「是罷！所以我對你們也常常說：不要到太深的地方去，」先生說。

「但是我們要學游泳呢，」孩子們都說。

「偷要游泳，在淺處游泳就是了。用不着到深地方去，游泳不過是一樣玩意兒。在這樣文明的世界無無論到那裏去，河上面都有橋；即使沒有橋，也有船的。」教師擊起手來說，似乎要打斷孩子們的話。

這時那寺裏的沙彌走過了。

「船若翻了，又怎麼好呢？」沙彌向教師這樣問。然而教師不答他的話，（這教師受了校長的褒獎，成爲模範教師了。）

中學校的學生們也走過這岸邊，中學的教師看見了這蝴蝶的死屍。

「這蝴蝶大約是不耐煩住在這島上，想飛到對面的陸地去的，現在便是這樣的一個死法，所以人們中無論何人，高興他自己的地位，滿足於他自己的所有，是第一要緊的事。」

然而那寺裏的沙彌，不能滿意於這教訓了。

「偷是沒有地位，也毫無所有的，又應該滿足於什麼呢？」沙彌這樣

問，站在旁的學生們，都嘻嘻的失了笑。但教師裝作並不聽到似的，重復的說：

『只要能夠如此，便可以得到自己的幸福與國家的幸福。使人們滿足於他自己的地位，這是教育的目的。』（這教師不久陞了中學校長了。）

同日的早上，大學生們也經過這地方。教授的博士說：

『所謂本能這件東西，不能說是沒有錯。看這蝴蝶罷。他一生中，除却一些小溝呀，小流呀之外，沒有見過別的，於是見了這樣的大海，也以爲不過一點小溝。想飛到對面去了，這結果，就在諸君的眼前。人生最要緊的是經驗。現在的青年們跑出了學校，用自己的狹小的經驗去弄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正與這個很有相像的地方。』

『但青年如果什麼也不做，又怎麼能有經驗呢？』沙彌又開了一回口，然而博士單是冷笑着說道：

『雖說自由是人類的本能，而不能說本能便沒有錯，』（聽說這博士不

遠就要受學士院賞的表彰，恭喜，恭喜。

（沙彌在這夜裏，成了衙門的憎厭人物了。）

但是兩隻蝴蝶，其實只因爲不忍目觀世界的黑暗，想救世界，想恢復太陽罷了，這却沒有一個知道的人。

國文讀本

濰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三書 鄭板橋

富貴人家延師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學有成者，多出附從貧賤之家，而已之子弟不與焉。不數年間變富貴爲貧賤，有寄人門下者；有餓寒乞丐者；或儻守厥家，不失溫飽，而目不識丁；或百中之一亦有發達者，其爲文章，必不能沉著痛快，刻骨鏤心，爲世所傳誦。豈非富貴足以愚人，而貧賤足以潛慧乎？我雖微官，我兒便是富貴子弟，其成其敗，吾已置之不論，但得附從佳子弟有成，亦吾所大願也。

至於延師傅，待同學，不可不慎。吾兒六歲，年最小，其同學長者當稱某先生，次亦稱爲某兄，不得直呼其名。紙墨筆硯，吾家所有，宜不時散給諸衆同學。每見貧家之子，寡婦之兒，求十數錢買川連紙，釘做字簿，而十日不得者，當察其故而無意中與之。至陰雨不能即歸，輒留飯；薄暮，以舊鞋與穿而去。彼父母之愛子，雖無佳好衣服，必製新襪，來

上學堂，一遭泥濘，復製爲難矣。

夫擇師爲難，敬師爲要。擇師不得不審；既擇定矣，便當尊之敬之，何得復尋其短？吾人一涉宦途，即不能自課其子弟，其所延師，不過一方之秀，未必海內名流；或暗笑其非，或明指其誤，爲師者既不自安，而教讀不能盡心，子弟復持藐忽心，而不力于學，此最是受病處，不如就師所長，且訓子弟之不逮。如必不可從，少待來年，更請他師，而年內之禮節尊崇，必不可廢。

又有五言絕句四首，小兒順口好讀，令吾兒且讀且唱，月下坐門檻上唱與二太太兩母親叔叔嬖娘聽，便好驅果子喫也：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

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得放脚眠，蚊蟲蚤蟲出。」

鴨的喜劇魯迅

(吶喊)

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君「」帶了他那六絃琴到北京之後不多久，便向我訴苦說：「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這應該是真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只以為很是曠曠罷了。然而我之所謂曠曠，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謂寂寞罷。」

我可是覺得在北京彷彿沒有春和秋。老於北京的人說，地氣北轉了，這裏在先是沒有這麼和暖。只是我總以為沒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銜接起來，夏才完，冬又開始了。

一日，就是這冬末夏初的時候，而且是夜間，我偶而得了閒暇，去訪問愛羅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裏；這時一家的人都睡了覺了

，天下很安靜。他獨自靠在自己的臥榻上，很高的眉稜在金黃色的長髮之間微蹙了，是在想他舊遊之地的爪哇「西」，爪哇地方的夏夜。

「這樣的夜間，」他說：「在爪哇是遍地是音樂。房裏，草間，樹上，都有昆蟲吟叫，各種聲音成爲合奏，很神奇。其間時時夾着蛇鳴：嘶嘶！可是也與蟲聲相和協……」他沈思了。似乎要追想起那時的情景來。

我開不得口。這樣奇妙的音樂，我在北京確乎未曾聽到過，所以即使如何愛國，也辯護不得，因爲他雖然目無所見，耳朵是沒有聾的。

「北京却連蛙鳴也沒有……」他又歎息了說。

「蛙鳴是有的！」這歎息却使我勇猛起來了，於是抗議說，「到夏天大雨之後，你便能聽到許多蛤蟆叫，那是都在溝裏面的，因爲北京到處都有溝。」「哦！……」

過了幾天，我的話居然證實了，因爲愛羅先珂君已經買到了幾十個蝌斗子。他買來便放在他窗外院子裏的小池裏。那池的長有三尺，寬有二尺

，是仲密所掘，以種荷花的荷池。從這荷池裏，雖然從沒有見過養出半朵荷花來，然而養蛤蟆却實在是一個極合式的所在。

蝌斗成羣的在水裏面游泳；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踱來訪他們。有時候，在旁的孩子告訴他說，「愛爾希珂」先生，他們生了腳了。」他便高興的微笑着，「哦！」

然而養成池沼的音樂家却只是愛羅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來主張自食其力的，說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應該種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勸誘他就在院子裏種白菜；也屢次對仲密夫人勸告，勸伊養蜂，養雞，養豬，養牛，養駱駝。後來仲密家裏果然有了許多小雞，滿院飛跑，啄完了鋪地錦的嫩葉。大約也許就是這勸告的結果了。

從此賣小雞的鄉下人也時常來，來一回便買幾隻，因為小雞是容易積食，發痧，很難得長壽的，而且有一匹還成了愛羅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說小雞的悲劇裏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鄉下人竟意外的帶了小

鴨來了，淋淋的抖着；但是仲密夫人說不要。愛羅先珂君也跑出來，他們就放一個在他兩手裏，而小鴨便在他兩手裏淋淋的抖。他以為這也很可愛，於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了四個，每個八十文。

小鴨也誠然是可愛，遍身松花黃毛茸茸的，放在地上，便蹣跚的走，互相招呼，總是在一處。大家都說好，明天去買泥鰍來喂他們罷。愛羅先珂君說：「這錢也可以歸我出的。」

他於是教書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會，仲密夫人拿碎米來喂他們時，在遠處已聽得潑水的聲響，跑到一看，原來那四個小鴨都在荷池裏洗澡了，而且還翻筋斗，吃東西呢。等到攔他們上了岸，全池已經是渾水；過了半天，澄清了。只見泥裏露出幾條細藕來，而且再也尋不出一個已經生了脚的蝌斗了。

「伊羅希珂先生」，沒有了，蛤蟆的兒子！」傍晚時候，孩子們一見他回來，最小的一個便趕緊說。

「唔？蛤蟆？」

仲密夫人也出來了，報告了小鴨吃完蝌斗的故事。

「唉，唉！……」他說。

待到小鴨褪了黃毛，愛羅先珂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羅斯母親」了，便匆匆的向赤塔「去」去。

待到四處蛙鳴的時候，小鴨也已經長成，兩個白的，兩個花的，而且不復唼唼的叫，都是「鴨鴨」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們了；幸而仲密住家的地勢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裏滿積了水，他們便欣欣然游水，鑽水，拍翅子，「鴨鴨」的叫。

現在又從夏末交了冬初，而愛羅先珂君還是一無消息，不知道在那裏了。只有四個鴨，却還在沙漠上「鴨鴨」的叫。

【注釋】

(一) 愛羅先珂 在民國十年由日本到中國，曾担任北京大學的教師。至民國十二年，才辭

職回去。(參看周作人愛羅先珂君)。

(二)「入芝……其香」語見家語

(三)仲密 即周作人

(四)爪哇 (Java) 南洋島名，屬荷蘭。

(五)愛爾希珂 因為孩子叫不清楚，所以叫成了愛爾希珂。

(六)伊羅希珂 與愛爾希珂同。

(七)赤塔 (Chita) 俄國地名，在我國外蒙古恰克圖東北，當西伯利亞鐵路分叉處。

論諱名節顏氏家訓風操篇

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益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又有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竝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恐乖其義

。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烟；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耳。

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鱣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爲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爲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凡名子者，當爲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僂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相如；顧元歎慕蔡雍，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許邈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爲名字，亦鄙事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爲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爲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掩耳，況當之者乎？

新文談（白話與文言）洪北平

現在有一班人，看見白話文盛行，都有「斯文將喪」之歎，其實他們還不知道白話是什麼，文言是什麼呢！我簡單說一句：現在所謂文言，就是古時的白話；照那樣推下去，過了幾百千年以後，現在的白話，——記載下來，留傳下去，——也許成爲文言了。

古人造字的時候，不過用一種符號來代語言的；並不是特地造成了供後代所謂「文學家」做「古文」用的。嘴裏說這個聲音，手裏寫下來的就是代表這個聲音的符號。若說這個符號，卻要另給他一個聲音，也斷無此理呀。至於聲音所以有異同，那是因爲時與地的關係；稍微研究過聲韻學的應當知道「方差」與「歲差」的道理。此地發出這個聲音，代表這個意思；又用這個符號，代表這個聲音。那邊卻發出那個聲音，代表這個意思；於是又用那個符號，代表那個聲音。符號聲音，雖然各各不同，意思卻是一樣；

何從斷定那個是「正宗」，那個是「旁枝」呢？又或是古時用那個聲音，代表那個意思；又用那個符號，代表那個聲音。到現在却用這個聲音，代表那個意思了；又用這個符號，代表這個聲音了。拿現在的比古時的，雖然有些異同，却沒有什麼誰是誰非，誰雅誰俗；也不能說古時的符號就是「正宗」，現在的符號便是「旁枝」呀。

爾雅中釋詁，釋言，就是「古今方國異言，解之使人知」的；卻沒有分出那個是文言，那個是白話呀。又如六書中「轉注」一門，也是許多字同一意思的；又何嘗分出文言白話呢？錢玄同先生有幾句話說得極其透切，他說：『……像那表年高的意義的話，這邊叫做 lan，就造個「老」字；那邊叫做 Klan，便又造個「考」字。同是一個意義，聲音小小不同，便造了兩個字；可見語言和文字，必定一致。……』我們若承認「造字的時候，語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又何必要做古時的白話文，不做今日的白話文呢！（下略）

王充說：「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這就是說言文不當分而爲二。我們人生在什麼時候，說的什麼話，便當用什麼話做文；又何必用古人的話來做文，使人難懂，自命爲今之古人呢？

司馬遷做史記，改尙書「庶績成熙」爲「衆功皆興」。若他在今日，也許改爲「凡事總辦」了。

現在的人，嘴裏明明說「到」，做文却寫「至」；明明說「要」，却寫「欲」；明明說「我」，却寫「吾」，寫「余」；明明說「你」，却寫「爾」，寫「汝」；明明說「他」，却寫「伊」，寫「彼」；明明說「吃」，却寫「食」；明明說「喝」，却寫「飲」。歎氣時，明明「唉」了一聲，做文却用「嗚呼」，「噫嘻」等字。話尾明明說「了」，「哩」，「啦」，做文時却用「矣」，「焉」，「也」等字。問話末了明明說「罷」，「噯」，「嗎」，「麼」，做文却用「否」，「乎」，「哉」等字。

國
文
讀
本

思想革命 仰密

近年來文學革命的運動，漸見功效，除了幾個講『綱常名教』的經學家，同做『鴛鴦瓦冷』的詩餘家以外，頗有人認爲正當，在雜誌及報章上面，常常看見用白話做的文章。白話在社會上的勢力，日見盛大，這是很可樂觀的事。

但我想文學這事務，本合文學與思想兩者而成。表現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學的發達；若思想本質不良，徒有文字，又有什麼用處呢？我們反對古文，大半因爲他晦澀難解，養成國民籠統的心思，使得表現力與理解力都不發達。但別一方面，實又因爲他內中的思想荒謬，於人有害的緣故。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間，幾千年來，根深蒂固，沒有經過廓清，所以這荒謬的思想，與晦澀的古文，幾乎已融合爲一，不能分離。我們隨手翻開古文一看，大抵總有一種荒謬思想出

現。便是現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幾個古典熟語，那種荒謬思想已經滲進了文字裏面去了，自然也隨處出現。譬如署年月，因為民國的名稱不古，寫作『春王正月』，固然有宗社黨氣味，寫作『己未孟春』，又像遺老。如今廢去古文，將這表現荒謬思想的專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種有效的辦法。但他們心裏的思想，恐怕終於不能一時變過，將來老癩發時，仍舊胡說亂道的寫了出來；不過從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話罷了。話雖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謬，仍然有害。好比『君師主義』的人，穿上洋服，挂上維新的招牌，難道就能說實行民主政治？這單變文字不變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學革命的完全勝利呢？

中國懷着荒謬思想的人，雖然平時發表他的荒謬思想，必用所謂古文，不用白話；但他們嘴裏原是無一不說白話的。所以如白話通行，而荒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樂觀。因為他們用從前做過聖諭廣訓直解的辦法，也可以用了支離的白話來講古怪的綱常名教。他們還講三綱，却叫做『三條

「索子；」說「老子是兒子的索子，丈夫是妻子的索子。」又或仍講復辟，却叫做「皇帝回任。」我們豈能因他們所說的是白話，比那四六調或桐城派的古文，更加看重呢？譬如有一篇提倡「皇帝回任」的白話文，和一篇「非復辟」的古文並放在一處，我們說那邊是好呢？我見中國許多淫書都用白話，因此想到白話前途的危險。中國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將舊有的荒謬思想棄去，無論用古文或用白話文都說不出好東西來。就是改學了德文或世界語，也未嘗不可以拿來做「黑幕」，發表他們的荒謬思想。倘若換湯不換藥，單將白話換出古文，那如上海書局的譯白話論語，還不如不做的好。因為從前的荒謬思想，尙是寄寓在晦澁的古文中間，看了中毒的人，還是少數；若變成白話，便通行更廣，流毒無窮了。所以我說，文學在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為重要。我們不可對於文字一方面過於樂觀了，閒却了這一方面的重大問題。

國
文
讀
本

辨鷓冠子 柳宗元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鷓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鷓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決之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鷓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鷓冠之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一

秋天的後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陽還沒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除了夜遊的東西，什麼都睡着。華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點上遍身油膩的燈盞，茶館的兩間屋子裏，便瀰滿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麼？」是一個老女人的聲音。裏邊的小屋子裏，也發出一陣咳嗽。

「唔。」老栓一面聽，一面應，一面扣上衣服；伸手過去說，「你給我罷。」

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錢，交給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裝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兩下；便點上燈籠，吹熄燈盞，走向裏屋子去了。那屋子裏面，正在窸窸窣窣的響，接着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

平靜下去，纔低低的叫道，「小栓……你不要起來。……店麼？你娘會安排的。」

老栓聽得兒子不再說話，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門，走到街上。街上黑沈沈的一無所有，只有一條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燈光照着他的兩腳，一前一後的走。有時也遇到幾隻狗，可是一隻也沒有叫。天氣比屋子裏冷得多了；老栓倒覺爽快，彷彿一旦變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給人生命的本領似的，跨步格外高遠。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專心走路，忽然嗅了一驚，遠遠裏看見一條丁字街，明明白白橫着。他便退了幾步，尋到一家關着門的鋪子，蹩進簷下，靠門立住了。好一會，身上覺得有些發冷。

「哼，老頭子。」

「倒高興……。」

老栓又嗅一驚，睜眼看時，幾個人從他面前過去了。一個還回頭看他

，樣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眼裏閃出一種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燈籠，已經熄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還在。仰起頭兩面一望，只見許多古怪的人，三三兩兩，鬼似的在那裏徘徊；定睛再看，卻也看不出什麼別的奇怪。

沒有多久，又見幾個兵，在那邊走動；衣服前後的一個大白圓圈，遠地裏也看得清楚，走過面前的，並且看出號衣上暗紅色的鑲邊。——一陣腳步聲響，一眨眼，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那三三兩兩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趕；將到了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個半圓。

老栓也向那邊看，卻只見一堆人的後背；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靜了一會，似乎有點聲音，便又動搖起來，轟的一聲，都向後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幾乎將他擠倒了。

「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個渾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

，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那人一隻大手，向他攤着；一隻手卻撮着一個鮮紅的饅頭，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錢，抖抖的想交給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東西。那人便焦急起來，嚷道，「怕什麼？怎的不拿！」老栓還躊躇着；黑的人便搶過燈籠，一把扯下紙罩，裹了饅頭，塞與老栓；一手抓過洋錢，捏一捏，轉身去了。嘴裏哼着說，「這老東西……。」

「這給誰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聽得有人問他，但他並不答應；他的精神，現在只在一個包上，彷彿抱着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現在要將這包裏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裏，收穫許多幸福。太陽也出來了；在他面前，顯出一條大道，直到他家中，後面也照見丁字街頭破匾上「古口亭口」這四個黯淡的金字。

二

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經收拾乾淨，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發光。

但是沒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裏排的桌前喫飯，大粒的汗，從額上滾下，夾襖也帖住了背心，兩塊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個陽文的「八」字。老栓見這樣子，不免皺一皺展開的眉心。他的女人，從竈下急急走出，睜着眼睛，嘴唇有些發抖。

「得了麼？」

「得了。」

兩個人一齊走進竈下，商量了一會；華大媽便出去了，不多時，擎着一片老荷葉回來，攤在桌上。老栓也打開燈籠罩，用荷葉重新包了那紅的饅頭。小栓也吃完飯，他的母親慌忙說：——

「小栓——你坐着，不要到這裏來。」

一面整頓了竈火，老栓便把一個碧綠的包，一個紅紅白白的破燈籠，一同塞在竈裏；一陣紅黑的火燄過去時，店屋裏散滿了一種奇怪的香味。

「好香！你們喫什麼點心呀？」這是駝背五少爺到了。這人每天總在

茶館裏過日，來得最早，去得最遲，此時恰恰瞥到臨街的壁角的桌邊，便坐下問話。然而沒有人答應他。「炒米粥麼？」仍然沒有人應。老栓匆匆走出，給他泡上茶。

「小栓進來罷！」華大媽叫小栓進了裏面的屋子，中間放好一條凳，小栓坐了。他的母親端過一碟烏黑的圓東西，輕輕說：——

「喫下去罷，——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這黑東西，看了一會，似乎拏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裏說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開了，焦皮裏面竄出一道白氣，白氣散了，是兩半個白麪的饅頭。——不多工夫，已經全在肚裏了，却全忘了什麼味；面前只剩下一張空盤。他的旁邊，一面立着他的父親，一面立着他的母親，兩人的眼光，都彷彿要在他身裏注進什麼又要取出什麼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來，按着胸膛，又是一陣咳嗽。

「睡一會罷，——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親的話，咳著睡了。華大媽候他喘氣平靜，纔輕輕的給他蓋上了滿幅補釘的夾被。

三

店裏坐着許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銅壺，一趟一趟的給客人沖茶；兩個眼眶，都圍着一圈黑線。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麼？——你生病麼？」一個花白鬍子的人說。

「沒有。」

「沒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鬍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話。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兒子……」駝背五少爺話還未完，突然闖進了一個滿臉橫肉的人，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鈕釦，用很寬的玄色腰帶，胡亂纏在腰間。剛進門，便對老栓嚷道：——

「喫了麼？好了麼？老栓，就是運氣了你！你運氣，要不是我信息靈

……。」

老栓一手提了茶壺，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聽。滿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聽。華大媽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盃茶葉來加上一個橄欖，老栓便去沖了水。

「這是包好！這是與衆不同的。你想，趁熱的拏來，趁熱喫下。」橫肉的人只是驟。

「真的呢，要沒有康大叔照顧，怎麼會這樣……」華大媽也很感激的謝他。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喫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

華大媽聽到「癆病」這兩個字，變了一點臉色，似乎有些不高興；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趣着走開了。這康大叔却沒有覺察，仍然提高了喉嚨只是驟，曬得裏面睡着的小栓也合夥咳嗽起來。

「原來你家小栓碰到了這樣的好運氣了。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鬍子一面說，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聲下氣的問道，「康大叔——聽說今天結果的一個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誰的孩子？究竟是什麼事？」

「誰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麼？那個小傢伙！」康大叔見衆人都聳起耳朵聽他，便格外高興，橫肉塊塊飽綻，越發大聲說，「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剝下來的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拏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的從小屋子走出，兩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竈下，盛出一碗冷飯，泡上熱水，坐下便喫。華大媽跟着他走，輕輕的問道，「小栓，你好些麼？——你仍舊只是肚餓？……」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過臉，對衆人說，「

夏三爺真是乖角兒，要是他不先告官，連他滿門抄斬，現在怎樣？銀子！

——這小東西也真不成東西！關在牢裏，還勸牢頭造反。」

「阿呀，那還了得。」坐在後排的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很現出氣憤模樣。

「你要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他却和他攀談了。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麼？紅眼睛原知道他家裏只有一個老娘，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那麼窮，榨不出一點油水，已經氣破肚皮了。他還要老虎頭上搔癢，便給他兩個嘴巴！」

「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駝背忽然高興起來。

「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

花白鬚子的人說，「打了這種東西，有什麼可憐呢？」

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樣子，冷笑着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呢！」

聽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小栓已經喫完飯，喫得滿身流汗，頭上都冒出蒸氣來。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花白鬍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

店裏的座客，便又現出活氣，談笑起來。小栓也趁着熱鬧，拼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說：——

「包好！小栓——你不要這麼咳。包好！」

「瘋了。」駝背五少爺點着頭說。

四

西關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塊官地；中間歪歪斜斜一條細路，是貧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邊，都埋着死刑和瘦斃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叢塚。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宛似關人家裏祝壽時候的饅頭。

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楊柳纔吐出半米粒大的新芽。天明未久，華大媽已在右邊的一座新墳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飯，哭了一場。化過紙，呆呆的坐在地上；彷彿等候什麼似的，但自己也說不出等候什麼。微風起來，吹動他的短髮，確乎比去年白得多了。

小路上又來了一個女人，也是半白頭髮，襤褸的衣襟；提一個破舊的朱漆圓籃，外挂一串紙錠，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見華大媽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躊躇，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的顏色；但終於硬着頭皮，走到左邊的一座墳前，放下了籃子。

那墳與小栓的墳，一字兒排着，中間只隔一條小路。華大媽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飯，立着哭了一通，化過紙錠；心裏暗暗地想，「這墳裏的也是兒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觀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發抖，蹣跚踉踉退下幾步，瞪着眼只是發怔。

華大媽見這樣子，生怕他傷心到快要發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過

小路，低聲對他說，「你這位老奶奶不要傷心了，——我們還是回去罷。」那人點一點頭，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聲吃吃的說道，「你看，——看這是什麼呢？」

華大媽跟了他指頭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墳，這墳上草根還沒有全合，露出一塊一塊的黃土，煞是難看。再往上仔細看時。却不覺也噢一驚；——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圍着那尖圓的墳頂。

他們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這紅白的花，卻還能明白看見。花也不很多，圓圓的排成一個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齊。華大媽忙看他兒子和別人的墳，卻只有不怕冷的幾點青白小花，零星開着；便覺得心裏忽然感到一種不足和空虛，不願意根究。那老女人又走近幾步，細看了一遍，自言自語的說，「這沒有根，不像自己開的。——這地方有誰來呢？孩子不會來玩；——親戚本家早不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淚來，大聲說道：——

「瑜兒，他們都冤枉了你，你還是忘不了，傷心不過，今天特意顯點靈，要我知道麼？」他四面一看，只見一隻烏鴉，站在一株沒有葉的樹上，便接着說，「我知道了。」——瑜兒，可憐他們坑了你，他們將來總有報應，天都知道；你閉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這裏，聽到我的話，便教這烏鴉飛上你的墳頂，給我看罷。」

微風早經停止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到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兩人站在枯草叢裏，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着頭，鐵鑄一般站着。

許多的工夫過去了；上墳的人漸漸增多，幾個老的小的，在土墳間出沒。

華大媽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擔，便想到要走；一面勸着說，「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老女人歎一口氣，無精打采的收起飯菜；又遲疑了一刻，終於慢慢

地走了。嘴裏自言自語的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忽聽得背後「啞——」的一聲大叫；兩個人
都竦然的回過頭，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着遠處的天空，箭
也似的飛去了。

國文讀本

一六

航海 俄國屠格涅夫作 耿濟之譯

我從漢堡 二 岸乘船到倫敦 三 去。船上有兩個搭客；一個是我，那一個是一隻良種的小猴兒，是漢堡的某商人把他運到英國送給一位富人的。

他被小練子繫在船面一根木柱上，一邊上下往來的跳躍，一邊嗚嗚的叫，如同鳥鳴一樣，很覺得可憐。

我常跑到他面前去。他用那黑而且冷的手拉着我，用憂愁而且同人一樣的目光看着我。我也拉住他的手，他也不叫也不跳了。

海上一點沒有風浪；那大海和鉛色的食桌布一樣，齊齊整整的鋪在船的四圍。船尾的鐘聲不斷噹噹的響，和着小猴兒慘叫的聲音，一樣都能惹起旅客的愁懷。

海豹有時出來游泳，一會兒斜轉了一個身，就隱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不喜說話的船長，帶着一副爲日光炙黑的醜臉，拿着一根短烟管，呼呼的抽個不了；一邊看着海上這樣風景，很露出無味的樣子。

我問他的話，他回答我很簡單，很不自在。不得已只好同我那親愛的同伴——小猴兒——在一塊兒消遣。

我坐在他旁邊；他也不喊叫了，緊緊的拉着我的手。

濃霧起來了，對面看不見東西；我們倆迷迷糊糊的坐着，互相倚靠，好像最親愛的朋友。

我竟沒頭沒腦的出神了半天。

我現在都笑着……然而在那時竟發生了一種感覺。

我們全是一個母親生出來的小孩子；那可憐的小猴能够服服貼貼倚靠在我的身旁，好像他的親人似的，這真叫我快樂呢。

屠格涅夫 (Ivan Turgenev 一八一八——一八八三) 俄國近代大文學家。和托爾斯泰一樣，他也是出身貴族而同情于農奴的人。他的最初的短篇小說集獵人日記，便是描寫農奴生活的一部傑作；長篇的六大名著：羅亭，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煙，新時代，則以善於表現時代著稱。中譯除六大名著外，初戀，春潮，薄命女，屠格涅夫散文詩，亦都有單行本。

【注釋】

- (一) 漢堡 (Hamburg) 德國的都邑。
- (二) 倫敦 (London) 英國的都城。



國
文
讀
本

舊金山的蚊陣

有一天傍晚，在大河旁邊揀了一處歇宿的地方。正在預備晚餐，不料一大隊的蚊子直捲過來，把幾個童子的頭臉耳鼻亂叮亂咬；慌得幾個童子又跳又撲，好像臨了大敵一般。

巴拿德急了，忽然想到一個法子，連忙叫他們燒火熏煙。衆人七手八腳去折樹枝，拔青草，聚在一堆，用火點着，那煙氣便四下冒起來。蚊子經着煙，便挨不住，只得一齊飛逃。幾個童子快活得拍手狂呼。那曉得燒的煙愈猛愈濃，隨着風直撲過來，灌到喉嚨裏去，和蚊子飛進嘴裏一樣，難受。

巴拿德便拿了麵包等件跑到上風去吃；那知煙不到的地方，便是蚊子的世界，依舊密密層層的把人圍鑽得沒有空隙。大家趕向天幕裏去睡，卻因方才燒火，裏面熱得和火甌一般，於是只得和別人的天幕裏去閒逛。卻

不道這蚊子沒有一處不是結成團體的；有些人正在那裏議論。

甲說：『這蚊子實在猖獗得很，我們應該開一個公衆大會，勒令他立刻趕緊退去；倘敢故違不聽，只得以強硬手段對付他，要用「鐵血主義」了。』

乙說『不是的；這沒有人跡的地方，本來是蚊子自由的所在，我們到此來侵犯他們的權限，他們自然要出來抵制，這也是公理上所常有的。』

童子聽他們的話，倒覺得很新鮮有趣。只是他們說話的時候，蚊子在他口邊亂撞亂鑽；嘴唇畧畧一張，他便乘隙而入；所以又好笑，又不敢哈哈大笑。

此刻繫在那裏的牛馬，也被蚊子咬得亂跳亂叫，把尾巴向自己身上不住的甩打。各人把這些牛馬都解放了，叫他們自在些。那些牛馬便跑到燒煙的地方，把後膀對着煙堆，嘴裏吃着地上的青草，一會兒就睡下來了。

穆耳士看了，道：「不道我們還不及這牛馬的乖，我也要學學了。」

也把身子背着煙堆躺下。餘下的童子見了，便都一樣的睡下。

國
文
讀
本

賣汽水的人 周作人

我的閒壁有一個賣汽水的人。在般若堂院子裏左邊的一角，有兩間房屋，一間作爲我的廚房，裏邊的一間便是那賣汽水的人住着。

一到夏天，來游西山的人很多，汽水的生意很好。從汽水廠用一塊錢一打去販來，很貴的賣給客人；倘若有點認識，或是善於還價的人，一瓶兩角錢也就够了，否則要賣三、四角不等。禮拜日游客多的時候，可以賣到十五六元，一天裏差不多有十元的利益。這個賣汽水的掌櫃本來是一個開着煤鋪的泥水匠，有一天到寺裏來作工，忽然想到在這裏來賣汽水，生意一定不錯，於是開張起來。自己因爲店務及作工很忙碌，所以用了一個夥計替他看守。他不過偶然過來巡閱一回罷了。夥計本是沒有工錢的，伙食和必要的零用由掌櫃供給。

我到此地來了以後，夥計也換了好幾個了，近來在這裏的是一個姓秦

的二十歲上下的少年，體格很好，微黑的圓臉，略略覺得有點狡獪，但也有天真爛漫的地方。

賣汽水的地方是在塔下，普通稱作塔院。寺後邊的廣場當中，築起一座幾十丈高的方臺，上面又豎着五枝石塔，所謂塔院便是這高臺的上邊。從我的住房到塔院底下，也須走過五六十級的臺階，但是分作四五段，所以還可以上去；至於塔院的臺階總有二百多級，而且很峻急，看了也要目眩，心想這一定是不行罷，沒有一回想到要上去過。塔院下面有許多大樹，很是涼快，時常同了豐一到那裏看石牌，隨便散步。

有一天，正在碑亭外走着，秦也從底下上來了。一隻長圓形的柳條籃套在左腕上，右手拿着一串連着枝葉的櫻桃似的果實。見了豐一，他突然伸出那隻手，大聲說道，「這個送你。」豐一跳着走去，也大聲問道，

「這是什麼？」

「郁李。」

「那裏拏來的？」

「你不用管。你拏去好了。」他說着，在狡獪的臉上現出親和的微笑，將果實交給豐一了。他嘴裏動着，好像正喫着這果實。我們揀了一顆紅的喫了，有李子的氣味，却是很酸。豐一還想問他什麼話，秦已經跳到臺階底下，說着「一、二、三，」便兩三級當作一步，走了上去，不久就進了塔院第一個的石的穹門，隨即不見了。

這已經是半月以前的事情了。豐一因為學校將要開學，也回到家裏去了。

昨天的上午，掌櫃的姪子飄然的來了。他突然對秦說，要收店了，叫他明天早上回去。這事情太鶻突，大家都覺得奇怪，後來仔細一打聽，纔知道因為掌櫃知道了秦的作弊，派他的姪子來查辦的。三四角錢賣掉的汽水，都登了兩角的賬，餘下的都沒收了，存放在一個和尙那裏，這件事情不知道有誰用了電話告訴了掌櫃了。姪子來了之後，不知道又在那裏打聽

了許多話，說秦買怎樣的好東西喫，半月裏吸了幾盒的香煙，於是證據確鑿，終於決定把他趕走了。

秦自然不願意出去，非常的頹唐，說了許多辯解，但是沒有效。到了今天早上，平常起的很早的秦還是睡着，姪子把他叫醒，他說是頭痛，不肯起來。然而這也是無益的了，不到三十分鐘的工夫，秦悄悄的出了般若堂去了。

我正在有那大的、黑銅的、彌勒菩薩坐着的門外散步。秦從我的前面走過，肩上搭着被囊，一邊的手裏提了盛着一點點的日用品的那一隻柳條籃。從對面來的一個寺裏的佃戶見了他問道，

「那裏去呢？」

「回北京去！」他用了高興的聲音回答，故意的想隱藏過他的憂鬱的心情。

我覺得非常的寂寥。那時在塔院下所見的浮着親和的微笑的狡獪似的

面貌，不覺又清清楚楚的再現在我的心眼的前面了。我立住了，暫時望着他彳亍的走下長的石階去的那寂寥的後影。

國文讀本

墨池記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于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耶？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耶？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惟君王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耶？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壯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國文讀本

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子愷

晚上喝了三杯酒，不想看書，也不想睡覺，捉一個四歲的孩子華瞻來騎在膝上，同他尋開心。我隨口問：

「你最喜歡甚麼事？」

他仰起頭一想，率然地回答：

「逃難。」

我倒有點奇怪：「逃難」兩字的意義，在他不會懂得，爲甚麼偏偏選擇牠？偷然懂得，更不該歡喜了。我就設法去探問他：

「你曉得逃難就是甚麼？」

「就是爸爸，媽媽，寶姊妹，軟軟，……娘姨，大家坐汽車，去看大輪船。」

啊！原來他的「逃難」的觀念是這樣的！他所見的「逃難」，是「逃

難」的這一面！這真是最可歡喜的事！

一個月以前，上海還屬孫傳芳的時代，國民革命軍將到上海的消息日緊一日，素不看報的我，這時候也定一份時事新報，每天早晨看一遍。有一天，我正在看昨天的舊報，等候這天的新報的時候，忽然上海方面槍砲聲起了；大家驚惶失色，立刻約了隣人，扶老攜幼地逃到附近的婦孺救濟會裏去躲避。其實儻然此地真果進了戰線，或到了敗兵，婦孺救濟會也是不能救濟的；不過當時張皇失措，有人提議這辦法，大家就假定牠爲安全地帶，逃了進去。那裏面地方很大，有花廳，假山，小川，亭臺，曲欄，長廊，花樹，白鴿；孩子們一進去，登臨盤桓，快樂得如入新天地了。忽然兵車在牆外轟過，上海方面的機關槍聲，礮聲，愈響愈近，又愈密了。大家坐定之後，聽聽，想想，方纔覺到這裏也不是安全地帶，當初不過是自騙罷了。有決斷的人先出來雇汽車逃往租界；每走出一批人，留在裏面的人增一次恐慌。我們結合鄰人來商議，也決定出來雇汽車，逃到楊樹浦

的滬江大學。於是立刻把小孩子們從假山中，欄杆內提出來，裝進汽車裏，飛奔楊樹浦了。

……槍礮聲漸遠漸弱，到聽不見了的時候，我們的汽車已到滬江大學。他們安排一個房間給我們住，又爲我們代辦膳食。傍晚，我坐在校旁的黃浦江邊的青草隄上，悵望雲水遙憶故居的時候，許多小孩子採花，臥草，爭看無數的帆船，輪船的駛行，又是快樂得如入新天地了。

次日，我同一鄰人步行到故居來探聽情形的時候，青天白日的旗子已經招展在晨風中，人人都面有喜色，似乎從此可慶承平了。我們就雇汽車去迎回避難的眷屬，重開我們的牕戶，恢復我們的生活。從此「逃難」兩字就變成家人的談話的資料了。

這是「逃難」，這是多麼驚慌，緊張而憂患的一種經歷！然而人物一無損失，只是一次虛驚；過後回想，這回好似全家的人突發地出門遊覽兩天。我想假如我是預言者，曉得這是虛驚，我在逃難的時候將何等有趣！

素來難得全家出遊的機會，素來少有坐汽車，遊覽，參觀的機會。那一天不論時，不論錢，浪漫地，豪爽地，痛快地舉行這遊歷，實在是人生難得的快事！只有小孩子真果感得這快味！他們逃難回來以後，常常拏香烟簾子來疊作欄杆，小橋，汽車，輪船，帆船；常常問我關於輪船帆船的事；牆壁上及門上又常常有色粉筆畫的輪船，帆船，亭子，石橋的筆畫出現。可見這「逃難」，在他們腦中有難忘的歡喜的印象。所以今晚我無端地問華瞻最喜歡甚麼事，他就立刻選定這「逃難」；原來他所見的，是「逃難」的這一面。

不止這一端：我們所打算，計較，爭奪的洋錢，在他們看來個個是白銀的浮雕的胸章；僕僕奔走的人，血汗涔涔的勞動者，在他們看來個個是無目的地在遊戲，在演劇；一切建設，一切現象，在他們看來都是大自然的點綴，裝飾。

唉！我今晚受了這孩子的啓示了；他能撤去世間事物的因果關係的網

，看見事物的本身真相；他是創造者，能賦給生命於一切的事物；他們是「藝術」的國土的主人。唉！我要從他們學習。

【注釋】

(一)孫傳芳 民國十五年的冬天，孫傳芳爲東南五省聯軍司令，和國民革命軍抵抗，留李寶章在上海防守。這時國民革命軍已由粵閩進展到浙江。戰事很緊，江浙兩省居民，多紛紛逃滬避難。

(二)時事新報 是上海每日新聞紙的一種。

(三)婦孺救濟會 是戰時或水旱災時收容被難婦女，小孩的場所，大概是由紅十字會或別的慈善機關辦的。

(四)楊樹浦的滬江大學 在上海的東北；滬江大學，在楊樹浦的軍工路。

(五)涔涔，雨很多的樣子。

國文讀本 (No. B 122)

六 文化學社

磨麵的老王

楊振聲

一個伏天的午後，午飯剛過，滿地都是樹陰，一絲風也不動；好像大地停止了呼吸，沉悶的很。一團炎炎赤日很莊嚴的在長空中緩緩渡過，這個世界像被他融化了，寂靜的可怕；一切都沒有動作，也沒有聲息。花草都低下頭去，沈沈欲睡，長舌的鳥兒也一聲不響；只有不怕熱的馬蟻在火一般的地上跑來跑去，勤苦的蜜蜂兒圍着花飛上飛下。在一個花園東北角上，立着兩間茅草的破房，從腐爛的窗格中間，滾出一陣陣的隆隆磨聲，打破死一般的沉寂。

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在那裏磨麪，黃色的臉皮上被着一縷一縷的汗紋，亂蓬蓬的頭髮蓋滿了浮麪，好似草上秋霜一般。一條藍布褲子露出膝骨來，被汗濕透，都貼在腿上。他從十幾歲上失去父母，就雇與人家磨麪。起初推磨的時候，他還覺發暈，又覺得天太長了，腰腿酸的不能抬步。後

來習慣下去，他也就和那兩片無知覺的磨石一樣的機械動作了。兩片磨石磨薄了幾寸；他的汗把地滴成窩，他的腳把地踏成坑；他的鬚鬚也連腮圍口亂草一般的生出來了。除了對門李家的花狗兒時常跑來看看他，對他搖搖尾巴要點冷飯吃，只有那兩片又冷又硬的磨石是他離不開的友伴呵。

牆下的日影漸漸長了，樹陰下睡醒的老牛，辛辛苦苦的喚伊的小牛。巢上的小鴉兒伸長了頸子，張着寬大的嘴兒叫老鴉回家。壓山的太陽照出半天的紅雲。老王出了黑越越的磨房，拍一拍頭髮，走到左邊的河裏把身上洗一洗。坐在河邊草地上，看李家的花狗兒和一個黑狗兒撲着玩。張家的小福兒伸着兩隻泥手，從一株柳樹後面轉了出來，一直跑到河邊對老王說：

『媽媽要你磨麥子，你明天有功夫麼？』

『有功夫，明天一早就磨起。』老王回答說。那小孩子又眉開眼笑的說道：

『媽媽要給我作巧果子，後天過七月七啦！』說着跑到那兩個狗的跟

前，抱着那個黑狗的脖子，和兩個狗滾在一塊兒。爬起來又往北面一個菜園裏跑了去，兩個狗也跟在後面跑。他口裏嚷道：「我叫爸爸吃飯去啦。」不一會兒張老三肩着鋤從北面走了過來，福兒在前面跑。他又站住等他爸爸一回，仰着小臉兒問他爸爸幾句話，扯着他爸爸的手兒往村西頭走去了。

老王看的出了神。那個小孩子含笑的小臉兒彷彿有一種魔力引出人心很深密的愛；他那個活潑潑的神氣，能使一切的東西生動。這個景象深深印在老王眼裏，使他的腦筋起了特異作用。他默默的坐了一回，順着腳走回自己房裏，心中好像有了心事似的，飯也不吃，瞪着眼睛仰臥在炕上不動。此時沉沉的大地籠罩在黑暗裏，一點聲息也沒有；只有窗外的蟲聲和村裏一處一處的犬聲來點綴這個空寂的世界。

老王彷彿身在磨房裏，但是這回自己不推磨了，一個大驢子給他推磨，他只在一旁兒忙着加麥子收麪。這個長臉的驢子，豎起兩個大長耳朵來

在磨前飛跑；麪落的十分快，他看着自是高興。忽聽身後一聲叫道：

『爸爸，你不去吃飯麼？媽媽都預備好啦。』老王回頭一看，一個五歲的小孩子站在他的面前。這是他的小孩子，比白天看見的福兒還長的好看些，抱起來親個嘴，他喜的脣部顫動了。

『你磨麪給我作巧果子麼？』小孩子抱着他的脖子問他說。

『是呀！是呀！作一大串巧果子，下面墜個花紅，好不好？』老王忙着回答說。小孩子喜的張了小嘴笑，露出一口潔白的小牙來。抱了他的孩子走出磨房，但看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在那邊忙着張羅飯桌子。『這是村西黃家的大女兒。』他心中想道。他的女人指着桌子說：『快吃罷，等會就冷了。』看見桌子上放着一盤子熱氣騰騰的黃瓜炖牛肉和方蒸好的饅頭，他腹中覺着飢餓的很，飯吃的香甜極了，却是越吃越覺着餓。小孩子坐在桌子頭上，伸出小手來要饅頭，又張着小嘴兒要菜吃。他心中說不出來的快樂，淚包着愛的眼光常射在他的小孩子臉上。一陣脚步響，張老三

闖了進來，嚷道：「福兒！福兒！我好半天沒找到你，你跑到這裏來了。」說着抱了小孩子往外就跑。小孩子一面掙扎着；回過頭伸着手向老王道：「爸爸，扯住我，我不去！」老王嚇呆了，急向前來搶，却嚇醒了。心裏還只是蹦蹦的亂跳，睜開眼屋內漆黑，死沉沉的寂靜，只聽遠遠的雞聲和肚子裏邊咕嚕咕嚕的聲音相答。

老王瞪了眼，躺着不動。直到窗紙發白了，樹上的雀兒噪起來了，他懶懶的起來，仍舊一轉一轉的磨他的麪。却是他今天與往日不同了，他有了心事了，他走的慢了；他時常不知不覺的停住了腳，忽然又緊走幾步。磨的聲音不似從前那樣的均勻了，變成時斷時續，忽快忽慢的了。他大概是想他夢裏的小孩子，或者也想到他的驢子；他只是漸漸的瘦下去了。

正是秋天的黃昏，屋角上黃色的夕陽照在草園裏一堆堆的落葉上，下面的蟋蟀，唧唧！唧唧！時斷時續的叫伊的友伴。草屋裏的老王已經絕粒幾日了。他起初受了風寒，頭燒的利害，後來腰腿都痛起來，他不得不合

他那兩塊又冷又硬的磨石分手了。他躺在床上，也沒人送飯他吃，捧水他喝。倒是對門王家的花狗兒有時想起他，跑來打兩個轉身，見他躺在炕上，把兩隻前蹄子搭在炕沿上，搖搖尾巴，對他汪汪的叫兩聲就跑了。

他一陣一陣的發昏。忽覺屋內放了光明，他看見他的驢子在那裏推磨；他的老婆在那裏作飯；他的小孩子在草園裏玩，很可愛的小臉對他笑着，伸出小手來招呼他；他也笑着跑向他的小孩去了。

江水 節水經注

江水又東，逕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其間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

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似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江水又東，逕西陵峽。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

像類。林木高茂，畧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山松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疊嶂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

溪

蘇梅

我們攜着手走進林子，溪水漾着笑渦，似乎歡迎我們的雙影。這道溪流，本來溫柔得像少女般可愛，但不知何時流入深林，她的身體便被囚禁在重疊的濃翠中間。

早晨時她不能更向玫瑰色的朝陽微笑，夜深時不能和娟娟的月兒談心，她的明澈瑩晶的眼波，漸漸變成憂鬱的深藍色，時時淒咽着幽傷的調子，她是如何的沈悶呵！在夏天的時候。

幾番秋雨之後，溪水漲了幾篙；早凋的梧桐，飛盡了翠葉；黃金色的曉霞，從杈桠樹隙裏，深入溪中；潑潑的波面，便泛出彩虹似的光。

現在，水恢復從前活潑和快樂了，一面疾忙的向前走着，一面還要和沿途遇見的落葉，枯枝……淘氣。

一張小小的紅葉兒，聽了狡猾的西風勸告，私下離開母校出來頑玩，

走到半路上，風偷偷兒的溜走了，他便一交跌在溪水裏。

水是怎樣的開心呵，她將那可憐的失路的小紅葉兒，推推擠擠的推到一個漩渦裏，使他滴滴溜溜的打圓轉兒；那葉向前不得，向後不能，急得幾乎要哭出來；水笑嘻嘻的將手一鬆，他才一溜烟的逃走了。

水是這樣歡善捉弄人的，但流到壩塘邊，她自己的魔難也來了。你記得麼？壩下邊不是有許多大石頭，阻住水的去路？

水初流到石邊時，還是不經意的涎着臉撒嬌撒癡的要求石頭放行，但石頭却像沒有耳朵似的，板着冷靜的面孔，一點兒不理。於是水開始嬌嗔起來了，拚命向石頭衝突過去；衝突激烈時，淺碧的衣裳袒開了，露出雪白的胸臂，肺葉收放，呼吸極其急促，發出怒吼的聲音來，縷縷銀絲頭髮，四散飛起。

辟辟拍拍，溫柔的巴掌，儘打在石頭皺文深陷的頰邊，——她真的怒了，不是兒嬉。

誰說石頭是始終頑固的呢？巴掌來得很了，也不得不低頭躲避。於是水得安然渡過難關了。

她雖然得勝了，然而弄得異常疲倦，曳了淺碧的衣裳去時，我們還聽見她斷續的喘息聲。

我們到這樹林中來，總要到這壩塘邊參觀水石的爭執，一坐總是一兩個鐘頭。

國文讀本

射說 元好問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壻馳射。壻、佳少年也，跨躡柳行中，勝氣軒然，見於顏間。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墮，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弓矢俱墮。左右奔救，雖支體不廢，而內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

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爲一的，雖蟲之微，將若車輪也，求爲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爲一。身不暇騎，騎不暇轂，轂不暇的，用是求中於奔駛之下，其碎首折支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願嘗學焉；敢請外廡之下駟，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

晉侯不許，顧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御策在汝手，吾

安所追汝矣？」竟罷酒。

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爲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爲；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嘆也！」

國旗 謝婉瑩

筆筒裏的一幅小小的國旗，低低的垂拂着——無論什麼時候我抬起頭來看見他，總覺得有一種莊嚴興奮的……世界上也只有這樣小小的巾兒，才能觸動這種不可抵抗的感覺。

夕陽到了地平了。霞光漾進窗裏來，牆外隱隱的聽見跳躍笑語。膝上的一本書，正看到很費解的一段，不禁抬頭凝想着。忽然看見小弟弟自己呆呆的坐在對面椅子上發怔，我便放下書，笑着問道：「你一個人進來坐着作什麼，誰和你愜氣了？」他慢慢的挪了過來，倚着椅背兒，生着氣說：「二哥哥說我了……」我說：「他說你什麼了？」他說：「他不許我和武男玩；他說我要和武男玩，人家就要笑話。我從前和傑蒙玩，也是他給……」他說傑蒙是德國人，我們同他們是什麼交戰國，他不要我理他。現在他又不許……」正說着，二弟連忙從外面進來，哄着小弟弟說：「我說你不

要和武男玩，不是說你，是怕你叫同學們笑話。」小弟弟牽着二弟的手，低着頭說：「你平日也有朋友，怎麼人家都不笑話你？」二弟笑了說：「我的朋友都是中國孩子，武男却是……小弟弟！你忘了上次我們聽的演說嗎？學生要愛國！」小弟弟想了一會兒說：「他也愛我們的國，我們也愛他們的國，不是更好嗎？各人愛各人的國，鬧了朋友都好不成。我們索性都不要國了，大家合攏來做一國，再連上傑蒙……」二弟忽然從筆筒裏拿出那一柄國旗來，放在小弟弟的手裏，凝視着他說：「小弟弟，你愛這國旗嗎？」小弟弟低低地說：「我——我愛這國旗。」二弟說：「你還小呢，你只懂得愛朋友，不懂得愛國。也罷，現在你愛這國旗罷，不要再出去了。」小弟弟也不言語了，接過旗兒來，兩個弟兄，牽着手兒，併着肩兒站着。

我看着他們一聲兒不響，心中起了一種異樣的熱烈的感覺。



細碎的木屐聲音近了，一個白胖底小臉兒，露在外院的門邊，小頭兒點着，小手兒拿着小旗兒招着。二弟指給小弟弟看說：「你看武男也拿着他們旗兒呢，人家都懂得愛國。」小弟弟看着二弟，看了一會兒，也便搖頭兒，招着旗兒。

一樣可愛的小臉兒，一樣漆黑的髮兒，一樣黯寂可憐的神兒。兩個孩子隔着窗戶，揮着旗子，却都凝立不動。

我看着他們一聲兒不響，心中另起了一種異樣的偉大的感覺。國旗呀！你這一塊人造的小小的巾兒，竟能隔開了這兩個孩子天真的朋友的愛。

這小小巾兒，百千萬面，帳幕般零零碎碎隔開了世界上的天真的偉大的愛；人類呢，都蒙蔽在這百千萬面的旗影裏，昏天黑地的，過那無同情不互助的生活。

小弟弟！你出去和你的朋友玩罷，國旗是什麼？



兩個旗兒，併在一處，幻成了一種新的和平的標幟；兩個孩子，拉着手，併着肩，向着晚霞邊的草場走去——向着光明的地方走去。

我拊著二弟的肩，目送着這兩個孩子走入光影裏，還隱約聽見他們說：『我們索性都不要國了。大家合攏來，再連上傑蒙——』

二弟漸漸地回過頭來，看着我說：『姊姊！——大家合攏來……朋友的爱是比國家的愛更……我的話說錯了！』

書還在桌子上，剛才凝想的那一段，又跳上眼簾來。

因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思堂記 廉賦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

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予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予，以爲寤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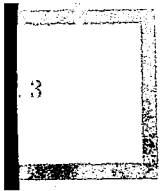
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

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

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
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

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
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謬乎？

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
賢，其所謂思者，豈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
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



初 中 二 年 級

國 文 讀 本

第 三 冊

北 平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3 1761 9723 8

楊王孫傳 節漢書

致。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

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以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侯。

侯曰：『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

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

『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

楊王孫傳 (漢書)

一 文化學社

138308



願王孫察焉。」

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棄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

「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

「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

「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鬻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

「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鬻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臘；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

『絲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殞，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

祁侯曰：『善。』遂羸葬。

【注釋】

(一)漢書 後漢班固撰，固父彪，以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續未詳，又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八表並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固妹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凡紀表志傳共百篇，漢以後注者數十家。今所行者，爲唐顏師古注，共一百二十卷。

(二)單 同殯。

(三)鬲 同隔。

(四)絲 同由。

(五)於戲 即嗚呼。

楊王孫傳 (漢書)

國文讀本 (NO. B129)

四 共二頁

題耕織圖詩四首 趙孟頫

田家重元日，置酒會鄰里。小大易新衣，相戒未明起，老翁年已邁，含笑弄孫子；老嫗惠且慈，白髮被兩耳。杯盤且羅列，飲食致甘旨。相呼團欒坐，聊慰衰暮齒。田穰藉人力，糞壤要鋤理。新歲不敢閑，農事自茲始。

農夫值豐年，樂事日熙熙。黑黍可釀酒，在牢羊豕肥。東鄰有一女，西鄰有一兒。兒年十五六，女大亦可笄。財禮不求備，多少取隨宜。冬前與冬後，昏嫁利此時。但願子孫多，門戶可扶持。女當力蠶桑，男當力耘耔。

五月夏已半，谷鶯先弄晨。老蠶成雪繭，吐絲亂紛紜。伐葦作薄曲，束縛齊榛榛。黃者黃如金，白者白如銀。爛然滿筐筥，愛此顏色新。欣欣舉家喜，稍慰經時勤。有客過相問，笑聲聞四鄰。論功何所歸，再拜謝蠶

神。

釜下燒桑柴，取繭投釜中。織織女兒手，抽絲疾如風。田家五六月，
綠樹陰相蒙。但聞繰車響，遠接村西東。旬日可經絹，勿憂杼軸空。婦人
能桑蠶，家道當不窮。更望時雨足，二麥亦稍豐。沽酒田家飲，醉倒嫗與
翁。

蘇李詩

與蘇武詩三首 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詩四首 蘇武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鴦鳥，今爲參與辰。昔者長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

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遠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嘆，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黃鸝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長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鸝，送子俱遠飛！

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芳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修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

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裨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

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

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

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作者畧歷】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舉進士甲科，仁宗時，爲諫官，論事切直，後拜參知政事，

跋平泉草木記（歐陽修）

徙青州。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修博極羣書，得昌黎遺稿，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冠天下，嘗判滌州，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卒諡文忠，撰有新唐書及新五代史。

【注釋】

(一) 李德裕 字文饒，唐 贊皇人，少力學，卓犖有大節，裴度薦其材堪宰相，武宗時由淮南節度使入相，當國六年，威權獨尊，進太尉，封衛國公，嘗與李宗閔各爲朋黨互相援引，以招權利。至宣宗時，卒爲忌者構誣，連貶崖州司戶，遂卒於貶所，著有會昌一品集。

(二) 鬼谷子 失其姓名，戰國時楚人，隱於潁川 鬼谷，因以自號，爲縱橫家之祖。著鬼谷子十二篇。

(三) 捭闔 開合也，鬼谷子有捭闔篇，專以陰陽剛柔，喻制事之宜，因人投機，而施其說也。蘇秦張儀皆師之，以爲遊說之方法。

路畔的薔薇

(一) 路畔的薔薇

清晨往松林裏去散步，我在林蔭路畔發見了一束被人遺棄了的薔薇。薔薇的花色還是鮮豔的！一朵紫紅，一朵嫩紅，一朵是病黃的象牙色中帶着幾分血暈。

我把薔薇拾在手裏了。

青翠的葉上已經凝集着細密的露珠，這顯然是昨夜被人遺棄了的。

這是可憐的少女受了薄倖的男子的欺給？還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輕狂的婦人的玩弄呢？

昨天晚上甜蜜的私語，今朝的冷綠的露珠……

我把薔薇拿到家裏來了，我想找個花瓶來供養她。

花瓶我沒有，我在一隻牆角上尋着了一個斷了頸子的盛酒的土瓶。

——薔薇哟，我雖然不能供養你以春酒，但我要供養你以清潔的流泉，清潔的素心，你在這破土瓶中雖然不免要淒淒寂寂地飄零，但比遺棄在路頭被人踐踏了的好罷！

(二)夕暮

我携着三個孩子在屋後草場中嬉戲着的時候，夕陽正燒着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經現在鮮紅的雲縫裏了。

草場中放着的幾條黃牛，不時的曳着悠長的鳴聲，好像在叫牠們的主人快來牽牠們回去。

我們的兩匹母雞和幾隻雞雛，先先後後地從隣寺的墓地跑回來了。立在廚房門內的孩子們的母親在門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握米粒出來。母雞們咯咯地叫起來了，雞雛們也啁啾地爭食起來了。

——今年的成績真好呢，竟養大了十隻。歡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氣中游泳。

(二) 水墨畫

天空一片灰暗，沒有絲毫的日光，海水的藍色濃得驚人，舐岸的微波吐出羣魚唼喋的聲韻，這是暴風雨欲來時的先兆。

海中的島嶼和烏木的雕刻一樣靜凝着了。

我携着中食的飯匣向沙岸上走來，在一隻泊繫着的漁舟裏面坐着。一種淡白無味的淒涼的情趣——我把飯匣打開，又閉上了，回首望見松原裏的一所孤寂的火葬場，紅磚砌成的高聳的烟窗口上冒出了一筆灰白色的飄忽的輕烟。……

(四) 山茶花

昨晚從山上回來，採了幾串茱萸，幾簇秋楂幾枝蓓蕾着的山茶。我把牠們投插在一個鐵壺裏面，掛在壁間。

鮮紅的楂子和嫩黃的茱萸襯着濃碧的茶枝——這是怎麼也不能描畫出

的一種風味。

黑色的鐵壺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樣了。

今早剛從熟睡裏醒來時，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種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氣。

這是從什麼地方吹來的呀？

原來鐵壺中投插着的山茶，竟開了四朵白色的鮮花！

啊，清秋活在我壺裏了！

(五)墓

昨朝我一人在松林裏徘徊，在一株老松樹下戲築了一座砂丘。

我說，這便是我自己的墳墓了。

我便揀了一塊白石來寫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把來做了墓碑。

我在墓的兩旁還移種了兩株稚松把牠伴守。

我今朝回想起來；又一人走來憑弔。

但我已經走遍了這莽莽的松原，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啊死了的我昨日的屍骸，哭墓的是你自己的靈魂，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一〇) 白髮

許久儲蓄在心裏的詩料，今晨在理髮店裏又浮上了心來了。——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你的名姓我還會不知道，你恕我只能這樣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罷？你替我剪了頭，替我刈了面，替我盥洗了，又替我塗了香膏。

你最後替我分頭的時候，我在鏡中看見你替我拔了一根白髮。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飄泊者自從那回離開你後，又飄泊了三年，

但是你的慧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

國文讀本

六

平民之貴族與奴隸之平民 黃遠庸

(遠生遺著)

遠生曰：「今日中國無平民。其能自稱平民，爭權利，爭自由者，則貴族而已矣。農工商困苦無辜，供租稅以養國家者，所謂真平民也，實則奴隸而已矣。」

蓋恣睢無道，慘酷不仁，至於中國今日之平民政治爲已極矣。大總統，革命元勳，官僚政客，新聞記者，奸商著猾，豪強雄桀，此其品類不同，階級亦異；然其享全國最高之奉，極其飲食男女之樂，則一也！此等極樂世界中人，統計全國，最多不過百萬，而三萬九千九百萬之國民，則皆呻吟憔悴，困苦顛連，於莫敢誰何之下，而供租稅服勞役者，此其人，口不能爲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皆以供百萬貴族之奴隸魚肉而已。非大總統及政府之所能顧念而軫惜；非輿論機關之所屑爲代表而呼籲非；

彼堂堂政客之所屑爲調查而研究；何則？以其爲奴隸而非平民也。讀者疑吾言乎？革命以來，吾清潔高尚之國民，以愛國之熱誠，奔走於義師之下，此所謂人心革命，非一手一足之烈也。顧國體既定，則爭功攘利者盈途，竊位素餐者載道，而議論風起，造作黨會者，亦得游手而飽食；獨吾傷瘼滿目，困苦無告之國民，慘爲天僂之奴才。臨時政府成立以來，政府之教令，議會之法律，報館之呼號而不平，或爲大總統之私，或爲政府之私，或爲官僚之私，或爲黨會之私，或爲豪強雄桀奸商之私，固有絲毫分釐爲民生社會請命者乎？此無他，以其爲奴隸非平民也。嗚呼，三萬九千九百萬之真正平民聽之！文明之政府，文明之司法，文明之警察，皆以保護文明貴族，非君等所能享受；高尚之學理，深遠之政策，皆以扶植貴族勢力之用，非君等所能歸納於其中；君等可以休矣！嗚呼，百萬之貴族聽之！吾聞「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不忍人之心者非人，君等試思今日中國是否多數幸福，抑係少數幸福？此等慘酷不

仁之幸福，吾少數人者，若稍有良心，寧忍不泣血剖心，以自謝於國民之前？若記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風，然何嘗稍益於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創議曰，「此少數者皆可殺」！則記者必先自服上刑矣。

【者作略歷】

黃遠庸（一八八四——一九一五）名爲基，以字行，筆名遠生，江西九江人。光緒進士，留學日本，習法律，歸國後，任郵傳部編譯局纂修。民國成立後，專從事新聞事業，爲當時名記者之一。洪憲帝制議起，袁世凱想利用他，不得，大爲袁所忌。後在美國舊金山遇刺死。有遠生遺著。

【注釋】

（一）素餐 不勞動而得食叫素餐。詩：「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二）「多行不義必自斃」 語見左傳。

平民之貴族與奴隸之平民

國文讀本

(三)「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語見孟子公孫丑篇。

人類社會的將來 馮哲民

資本帝國主義是一個榨取的壓迫的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的擴大；在資本制度下的勞動者無產階級，雖然表面因商工階級的民主革命，撤廢了身分上的差別，得到若干政治上的平等；可是，其在經濟上所受榨取的程度，比較古代的奴隸，中世的農奴，還要加上幾倍。

無產階級是沒有生產的資本和一切工具，是和奴隸與農奴沒有土地及其他一樣。無產階級以求得最低的生活，便不得不向資本家作工銀奴隸。然而又以資本主義之資本集中和過剩，勞動力常是過剩的，所以資本家在不能賺錢時，便不得不棄置無產階級於不顧，而無產階級中只有啼飢號寒，找不到一個主人來代他們負生活的責任。這一點是資本家對無產階級的關係，比自由民對奴隸，領主對農奴，還有不及。至政治上以帝國主義之形成，政權為少數獨占資本所支配，統治了一切精神和物質，其專制獨裁

，儼若一個新的封建王朝，什麼平等自由，無產階級何曾沾得到一點實惠？

所以在資本主義發達之初，即發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對立，同時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亦隨之發生。這個運動，是以社會主義運動爲代表。這個運動發始於聖西蒙，富利頁，窩文，達到產業革命後五十年，乃產生了馬克思，而集了社會思想的大成，樹立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並且把各國零碎的地方的無產階級運動，創立了一個國際的大聯合（即第一國際）。此後社會主義運動，隨資本主義之發達而發達，至一九一七年蘇俄大革命，成立勞農國家，乃推動了這個運動，達到高潮。

另一方面獨占的資本帝國主義，以歐戰而暴露沒落的破綻，最近數年復興的努力，從事產業之整理，和龐大資本的結合，把其生產上的矛盾更爲擴大，所以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及無產階級，乃至帝國主義彼此間的對立關係，更爲尖銳化；所以各國海陸航空軍之競爭，軍事合同之結合，達到

空前的高度，在最近第二次國際大戰，無可倖免。彼時，即為推進資本主義向必死的路上去的唯一時機。

同時，在帝國主義壓迫榨取下的殖民地，以帝國主義之經濟基礎之動搖，和不可忍壓迫榨取的痛苦，自然發生反抗運動，而其表現即為要求民族的解放。在戰時及戰後，這個運動，已相繼勃發，最近雖稍轉沉寂；然而其革命意識，已經擴大深入，終必有大規模爆發之一日，已無疑義。

由無產階級和殖民地民族所構成之世界革命主潮，已成了現代帝國主義的喪鐘；且帝國主義本身的生產關係，以資本的獨占，技術進步和刺激，漸歸消滅，生出生產停滯和寄生的現象。為價格的提高壟斷，深惡有低廉商品的出現，常有買收特許權和破壞新機械的事實。又以巨大資本的積蓄，而發生了寄食其資本利潤的寄生階級。他們唯以利潤為生活，不參加一切生產；唯圖資本之輸出，榨取海外殖民地，造成寄生的國家。而其國內資本組織，以圖獨占集中之故，構成國家資本主義的形態，一切集中資

本之發達，皆誘致於社會化，所以現代資本制度的本身，即在於生產之停滯，矛盾，和生產之社會化的兩個不同性質的基礎上，正比例的發展。因此，在相當時期，以其第一個現象，打破資本制度之存在，第二個現象，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乃是歷史的必然命運。

我們觀察人類社會之發生，構成及其經過的過程；知道社會制度形態之變革和存在，無不有一個必然的關係。尤其是社會進化的過程，有一定的途徑，並不爲人類主觀意識所左右。這個一定的必然關係，便是人類求生存以從事生產勞動所創造的經濟關係。例如原始的共產社會，便是以漁獵的生產，古代的奴隸社會，便是以畜牧和原始的農業生產，中世的農奴社會，便是以農業的生產，近代資本社會，便是以資本私有的生產。而社會階級之發生，即是由於榨取關係及有私有財產的發生；所有國家之形成，無不建築在榨取關係之上，現在生產發達。又傾向於科學的社會化，則人類社會的將來，是如何的狀態已可以逆料了。

青門旅稿自序 邵長蘅

予自己未入都，忽忽已十餘年矣。此十餘年中，無歲不旅。間一再歸草堂，不久輒去。又二年，始得排次已未迄辛未所存詩文，凡六卷，題曰青門旅稿。缺之梨。嗟乎！士負七尺軀，進不能有所豎立，退不能巖棲谷飲，垂老矣，溷姓名於不仕不隱間，爲鄉里所笑，行自慙也。不幸如昌黎所謂衣食於奔走，學殖日落，而猶欲以是詹詹者，與立言之士，爭身後名於萬一，又重自悲也。雖然，某於此，亦有可以自信，不爲流俗毀譽非笑之所移者。而況海內交游離合之跡，忠孝節烈之行事，與夫山川遊覽之勝，往往見於予文！它日歸草堂，閒居無事，偶一展卷，或亦驟然而自笑也夫。

國文讀本

南通博物院藏品目序 張謇

清光緒乙巳，以師範教授博物之須有所徵也，始營苑於校河之西。徙荒冢千，並民居三千許爲之，要於舉物而已。而須徵者廣，集物亦頤。民國三年甲寅，苑乃蠱成天然歷史美術三部，品物凡二千九百有奇。設苑爲教育也，更析歷史之涉教育者，凡爲部四，隸目若干，所以昭苑掌，示來者。

南通昔一州耳，奚足以言博物，而苑而自大？始蓋嘗請於清學部，建國立博物院，議者格焉。竊恫夫學之不可以無徵也，商羊萍實，聖人知之。後世經師大儒，義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詩書所載鳥獸草木，播於當時里巷之口，乃其說亦千載而愈劬。古之作者正名，小學之教先名，名實既不傳矣，學者乃習矣而不能察其物。

泰西諸國博物院之制，舉政府之力，傾一國人之輸向營之，費恒數百

萬千萬，如其盛也！曾窺人子而不自量度，折脛摺脅而舉烏獲之所勝，夫亦謂不夸嵩華而但爲培塿，不侈滄海而但爲涔沚，歲益高之而亦將有時焉，深之而亦將有潭焉者，無自小而懾矣。以是鏗而不會者亦且十年。國所獨有者，藥古今之名。同於他國者，臚中西之語。離合更辨，諮諏通人，亦有月日。凡以爲學於斯者，覩器而識其名，考文而知其物，縱之千載，遠之異國者，而昭然近列於耳目之前。

抑聞公法，戰所在地，圖書館博物院之屬，不得侵損，損者得索償於其敵。世變未有屆也，縷縷此心，貫於一草一樹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無慮於百年之後，輯是品目，播諸中外，明是辛苦，一土所積，斷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

楊村捕盜記 崔述

內黃故多盜。盜皆以吏胥爲窟宅，揚於官，彈壓於鄉里，然後得橫行無所忌。

有刑房吏陳某者，居楊村，以賣棉花爲名，窟羣盜。乾隆乙酉，盜五人將劫於御河之陽，過楚王鎮，食於縣隸司聲家；聲送之渡水。入大名境陳生家，殺生，卷衣出；復至聲家，至亭午然後去。

陳生子術、雷以狀白縣；縣出批嚴緝。術復廣求所識，訪之十餘月，而賊不得。陳生故所善劉五者，居近於楊村，偵知內有刑房吏之族陳二，今在楊村花房，密以告術。時縣中捕役四人在術家，術遂約與同往掩捕之。役欲入城白官，專批往索賊；術不可，曰：「今出伊不意，庶賊可得；若待白官始往，賊聞風竄矣，烏能得！」役不得已，從之。

術、雷復邀其族人陳生霆及賣藥人四郎同往，使劉五爲導，推車載錢

，僞爲販棉花者，憩車楊村外。靈雖文諸生，然素嫻武技。乃使靈與五先入，以視棉花爲名，默識二狀貌。靈議價定，請出召商侶共視之。既出，五以二衣冠狀告靈，卽徑去。時日已將暮，靈乃與其衆推車至門，留一役守之；而已先，三役隨其後。未畢入，而二已覺，奔而出。縣役與二摩肩行，不識二，行且過，靈惶遽恐失賊，自後大呼追之。時術與二順逆奔，方交臂，聞呼，即以手抱持二。二出刀格之，疾躍出門。而四郎適手藥劑，奔入，二躍急，不及避，著於額而仆。方轉側欲起，雷連斫其項；術亦出，又連斫之；始伏不動。

初，靈之呼而追也，刑房吏已鳴銃聚村人；至是，械而集者且百。役向衆自白：「我大名縣役，奉官命捕賊，非私鬪。」衆不聽，斫擊如雨。靈等且鬪且逃；夜暗，迷罔不辨徑，衆遂擒二役，送內黃，誣爲劫棉花賊。役以捕賊故自申理。縣官索其批，顧四役共一批，批已爲逃者持去；官遂不聽役言，撈掠之。役備受桎械，卒不承。

逃役既歸，以實稟於大名縣，大名遂行關索陳二。刑房吏爲之營救至四五，終不發。然二亦以傷重故不能逃。時知大名縣事者爲秦公學溥，素有風厲名，乃札內黃縣，具言其詳；且云：「若必不肯發，將申於直隸制憲，事且大，勿悔也！」內黃不得已，使二往。霆、雷慮賊黨羽多，於路復募去，乃衛之行；因以刀脇之，二具吐實，供同盜人姓名及典衣處。雷即馳赴典所，脫所著衣爲質，請其衣持至縣。由是二不刑而服，而二役亦得釋。

大名既得二招，卽更關四盜及刑房吏。四盜皆陸續就獲。惟刑房吏素爲縣官所信愛，事發，以重賂啗縣僕，卒不至。

嗚呼，兄弟同心，報讎殺賊，此可以風世之親所疎而疎所親者矣！獨是盜賊橫行，鄉里屏息，其故皆由於吏胥，而爲州縣者尙曲庇之，何也？聞刑房吏既擒二役時，將沈之水，其黨以餘人未獲難之，乃送之官；又切齒劉五，且盡殺其家，五乘夜率妻子遁去，數年不敢歸。吏之橫一至於此

，然則百姓含冤，無所告訴者，不可勝言矣！彼吏胥盜賊同類相庇，固無足怪，吾獨不知爲民上者何以恬然聽其所爲而不之問乎？余故備記其事，以爲世鑑焉。

漢江臨眺 王維

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
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

國
文
讀
本

論仁魏源

因樹以爲榮枯者，華也。華之內有果，果之內有仁，迨仁既成，而不因樹以榮枯矣。

因氣以爲生死者，身也。身之內有心，心之內有仁，迨仁既成，而不因形氣以生死矣。

性根於心，萌芽於意，枝分爲念，鬯茂爲情，則性之華也。善其果實之熟，惡其荆棘之歧乎，果復其核，情返乎性，核復生果，由一至萬則果徧天下，衆善齊歸，而性大成矣，故曰天下歸仁焉。

聖人以天下萬世爲果。善人君子以一國數百年爲果。衆人以一身一家爲果。詩曰：「實種實裒，實堅實好。」



圖
文
讀
本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嚏；吾聞之：「蓄極則洩；闕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萎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

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陶菴記 歸有光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爲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於眉眚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人久矣。

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於窮，而直以窮爲娛。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塵查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於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爲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於外，飢寒慙於膚，而情性不撓，則於晉宋間，眞如蚍蜉聚散耳！

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於邵，而獨喜陶也。予又

國文讀本

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庵」云。

宋玉對楚王問 新序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
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

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鷄，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渚；夫尺澤之鮪，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圖文說本

海船三集序 劉大櫟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潏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汨沒，渺爾無垠，天吳睖眴，魚鼈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冒挂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櫂摧櫓折，而夢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咏自適，馳想於沆瀣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

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瀟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崢嶸當前，如翠屏之列，几視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園，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

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恐懼之有？

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及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櫬爲之序。

禮箋序

姚鼎

有人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

歛金彙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未服膺者，眞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眞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

乃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俯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尙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

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博奕論 韓弘嗣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甯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寧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下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囿，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墮哉？

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

物，徒基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

今之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雖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材，旌簡鬢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

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基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

金石之樂，足以兼碁局而質博奕矣。移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國
文
讀
本

王安石蘇洵論

王慶麟

士有不幸而得志者，王安石是也；士有幸而不得志者，蘇洵是也。安石志行皎潔，根本盛大，言事書及諸劄子，言言經術，非洵所能及。新諸法皆先王舊章，得人以行之，實足救世；而當日在朝諸臣，才之大，實未有對安石者，故卒爲小人所乘，身名俱裂。向使褒書以老，後之學者宗仰遺文，有不歎歎歎息於宋室之不幸，不得斯人爲救時之相乎？

嘉祐初，洵出山以干諸公，歐陽修曾鞏輩，皆有虎帥以聽之意；惟安石薄之，曰：此戰國之文耳。余讀其書，尙威而輕言戰，幸而其言不讐，設朝廷以後之用安石者用洵，吾知變速而禍大，後世之詬誶，當有甚於安石者。

洵著辨姦，世驚其知。余獨非之。夫以循杞方安石，亦可謂儼不於倫矣。究其所爲姦者，不過曰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

食耳。今夫獲巨盜者，必得贓證，迺可具獄，未有縣決其後日之將爲盜，而先窮鞫之者也。安石刻勵清苦，本諸性生，若欲以囚首喪面者，指爲悅人而肆其姦，而與自宮之豎刁，殺子之易牙，同律而科臬，不亦怪乎！洵特挾私憾而妄言之，不自意妄言而真中也。後蘇軾在朝，力詆伊川之姦，蓋襲其父之故智，以倖一中，而竟不中也。是蘇氏之家學也。

或曰，然則安石賢乎？曰安石信古而不通今，即洵亦賢者也，其學通今而不師古。兩賢一用一不用，千載身名，判若薰蕕。烏虜後之人有過於兩賢之學，始可以得志不得志爲忻戚也。

詩集自序

陳祖范

古無詩人，三百篇可知誰作者，十止得一二，蓋夫人而能爲詩。夫詩而皆有係於時也。古之制，田功既畢，男女同巷夜績，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女老而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以備太史之采。是故王者不出戶牖，盡知天下所苦樂，此風詩之所由興也。大抵詩之作，出於無心則其情真。又必各有所爲，故其義實。故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而匹夫匹婦之歌吟，可以察治忽也。

後之詩人則異是。彼旣以詩自命，人亦以詩相屬，於是外物爲主而詩役焉，詩爲主而心役焉。以詩役心，則心非其心，特牽於詩耳，詩於是無真性情。以外物役詩，則作如不作特緣於外耳，詩於是無真比興。然而情實彌隱，詞采彌工，義理彌消，波瀾彌富，而又格律以繩之，派別以嚴之，時代以區分之，回視詩教之本來，其然乎？其不然乎？古之詩，男女自

言其傷，而關盛衰。後之詩，文人學士，儼精勞神，期以鼓吹風雅，反或無與於得失，其故何哉？誠僞之分，醜醜之判也。

予於斯事，不求甚解，而竊好反尋其本。收拾舊稿，其無爲而作者去之，其爲人而作者又去之，止存其自吟自止，用適已事者，工拙所不計也。

乞者說 尤侗

長安大道，有乞者焉。蒙袂輯屨，若哭若呼。既醉既飽，其歌嗚嗚。行者曰：「鄙哉乞！何先號咷而後笑也！」

乞者睨而應曰：「噫！嘻！啼飢號寒，人之情也。式飲式食，式歌且舞，古之志也。子何怪焉？且子鄙我乞，天下皆乞也。我之乞，異乎人之乞。我之所乞，簞食豆羹。人之所乞，白璧黃金。我乞之所，通衢曠野。人乞之所，玉堂金馬。我乞之時，白日堂堂。人乞之時，昏夜皇皇。我乞之時，箕踞坦腹。人乞之時，蛇行匍匐。我乞之後，高臥而已。人乞之後，咤叱自喜。由此觀之，人乞乎，我乞乎？子以爲濟門鼓瑟，何如吳市吹簫？豫讓吞炭，何如子嘏啖桃？五柳叩門，何如五斗折腰？子徒嗤我先號咷而後笑，吾竊悲世人之先笑後號咷也。」

行者曰：夫夫也，殆隱於乞者與？追而謝之，不顧而去。

圖文讀本

三

趙廣漢治吏事 節漢書趙廣漢傳

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鈎距，以得事情。

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

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

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

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耶，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

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獻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旣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

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

太息送秦少章 蘇賦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遊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

張文潛秦少游，此二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當及吾與二

三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遊，不及朞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范文正公論

黃永年

士無英偉冠世之氣，不足特起於末流；無痼瘕天下之心，不足澤被於一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是志也，氣也。士之有振衰式靡之責者，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今夫氣蓋一鄉，則一鄉齷齪萎靡頹敗之習，有所不能染；氣蓋一國，則一國齷齪萎靡頹敗之習，有所不能染；氣蓋天下，則天下齷齪萎靡頹敗之習，有所不能染。惟其自立也高，故所見也遠，及其顯也，天下亦翕然從之，是故其意念之所經營，知慮之所擘畫，皆迥然絕異於世俗之所爲。當其未出，衆日與相接，亦未由闕之耳。嗟乎，觀於宋范文正公仲淹，士可不早自立也哉。五季以來，風衰義喪，士惟知苟榮貪位；四維既絕，人紀淪亡，宋初頹風猶是也。范質王溥無論已；寇準以命世之英，方罷中書，即求使相，已復附會天書，以圖干進；蓋風習移人，賢者不免，百有餘年於此矣。范

公出而厲廉隅，振名節，其取舍辭受，進退出處，斷然有所不苟，世俗所謂寵辱毀譽得失生死禍福利害，浩然一無足動其意。天下之士，聞范公之行，惕然始知有恥，而爭趨於名義之重。宋之風俗，爲之一變。非其氣之清明剛大，烏能與之！

其自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飲食寤寐，惓惓皆經世澤物之心。其學自兵刑、錢穀、水泉、農政、職官、邊陲、險塞無所不周，一旦出而用之也，皆取諸懷而素具。始在憂中，遣執政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皆不易其說。故其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言然；其行亦然，非所謂大丈夫之事與？真仁之世，賢相多矣，然功存於廟社，澤及於一時，若夫功在名教，道歸百世，使天下聞風，頑廉懦立，則惟公一人而已。

光岳氣偏，士風攸墮，下者懷溫飽，上者希名位，詩書用爲竿牘，道義假爲清談，後先相師，輪蹄一軌，古大人豪傑之志業，久絕於斯人之夢。

寐，宜乎觀醜萎靡頹敗而俱無覩也。儒者之言曰，「立志以帥氣」。夫氣也何以必待於帥之哉？世之隱足以賊吾氣者甚衆，而人之生也，資非大賢，清明之氣，受於天者無多，入世以後，污濁橫流浸漬衍溢，不能固存其清明之體，則日漸隨波逐潦，沒身而已。安望其能自樹立也！吾故因論范公之人而及此。士之有志者，可以省矣。

國文詳讀本

四

子房擊秦論 毛際可

昔張子房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謀中副車，論者惜之，予謂正天之巧於亡秦也。

夫論世者不於一事之成敗，而審於數世治亂之由。天之厭秦德久矣，然考其時，天下之大勢已定；即令擊之而中，其長子扶蘇聰明仁恕，又知誦法孔子，一日嗣位，必能力反始皇之所爲，而斷不流於胡亥之庸且暴。雖有勝廣之徒，何自揭竿而起歟？蓋秦之亡，以胡亥之得立也。而胡亥之得立，以人不知始皇之已死，而趙高得以居中用事也。然猶李斯持之於前，蒙恬疑之於後，其危不啻千鈞之引於一髮。使其不死於沙邱而死於博浪沙，則詔不可得而矯，廢立之權，不可得從中而制也。秦社何至於遽屋耶！予故謂荆軻刺始皇於戰爭未定之日，不幸而不中，而六國以亡。子房擊始皇於兼併既成之後，幸而不中，而秦以亡。時與勢之異也。皆天也。

或有詰予者曰：『若是則子房博浪之舉，非歟？』予又以爲不然。夫子房發憤於五世之仇，枕戈待旦，而藉手於力士之一擊，亦安能預知扶蘇之必不得嗣位，胡亥之必至於亡，而徐以俟始皇之自斃哉？然而子房之本忠孝，又非荆軻之借交報仇所敢望也。

【作者略歷】

毛際可，字會侯，號鶴舫，浙江遂安人，清順治十五年進士，官彰德府推官，著有樞臚全集。

【注釋】

- (一) 張子房 名良，五世相韓，韓亡，良乃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爲韓復仇。
- (二) 始皇 名政，秦襄王子。
- (三) 博浪沙 地名，在今河南陽武縣。
- (四) 扶蘇 始皇子。
- (五) 孔子 春秋時魯人，名丘，字仲尼，爲儒家之宗。

(六) 胡亥 始皇少子，即秦二世皇帝。

(七) 勝廣 陳勝吳廣於二世元年，以戍卒起兵大澤中，四方應之。

(八) 趙高 高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誦獄法，以爲中車府令，幸於胡亥。

(九) 李斯 秦相，始皇崩，趙高詐以始皇命誅扶蘇，立胡亥，謀於李斯。

(十) 蒙恬 始皇崩，李斯趙高相與矯詔，賜扶蘇蒙恬死，扶蘇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

將三十萬衆守，公子爲監，天下重任也，今一使來，安知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

扶蘇不從，卒自殺。

(十一) 千鈞 喻事極危險也。

(十二) 沙邱 臺名，商紂所築，在今河北平鄉縣。

(十三) 荊軻 即荊卿，衛人，好讀書擊劍，燕太子丹使刺秦王，不中而死。

(十四) 六國 燕，趙，韓，魏，齊，楚。

國文讀本 (No. B153)

四
次
化
學
社

張儀司馬錯論伐楚 國策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驪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

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並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

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馬援勞官屬 節馬援傳

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

國文讀本

二

馬援與囂將楊廣書

節馬援傳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闕不過，夫孝于其親，豈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欲往附之，將

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玉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說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媵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此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于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秦求九鼎 國策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

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梁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

「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

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臠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灘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贈周瑩歸省序 王守仁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

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

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之。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鑿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

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鑿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觀乎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鼂錯論 梅曾亮

鼂錯以術數授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授人，而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

昔范蠡以計然之術，教句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肺肝相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而不忤。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鼂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貴幸無比者，入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目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鞅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教之也。錯之

術，盜術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盜哉！

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甚壯，反書聞，乃違遽自誅其大臣；且吳王白首舉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曰帝詔諸將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帝之志，苟得亡吳，不憚以國爲功，豈冀幸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

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微權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劫其衆；故王敦以周顛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鼂錯。晉不去周顛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杞鼂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然彼所恃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鄧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嗚呼，帝特以錯爲餌敵具耳，何悔之可生？

或曰審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適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王死於吏。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吏。錯

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勳舊臣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

國
文
讀
本

嚴光二論 方孝孺

君子之處世，必乎仕則忘其身；必乎不仕則忘其民。忘身不智也；忘民不仁也；皆非君子之事也。譬之水之在川，通則流，障則止，隨其所遇而水不與力焉。故隱不求名，仕不規利，各當其宜而已。嚴子陵之不仕光武，或以不事王侯爲子陵之高，子陵豈爲名高而隱者哉？使有意於隱，而偃蹇不屈以邀人主之尊禮，則樊英之流，鈞祿位之術耳！吾知子陵不爲是也。

賢者非事君之爲難，而行道之足貴，故量其主而後入，察其機而後動，不使吾君有得賢不任之譏，吾身有竊位負國之愧。子陵與光武布衣研席之舊，知其志趣德量之淺深審矣。苟光武推誠善任，子陵寧不少貶相輔以濟斯民乎？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羣臣以非讖而見罷黜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諤諤二

與之爭，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人主有疏薄故舊之嫌，則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哉？此子陵所以爲君子，而後世莫能窺其本心者也。

王良友人誚良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層層不憚煩也？』嗚呼！爲此言者，其知子陵之志也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子陵近之。

【作者略歷】

方孝孺，明寧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從宋濂學，以闢異端爲己任。建文時，爲侍講學士，靖難事起，燕王入南京，使孝孺草即位詔，孝孺大罵不從，被殺，夷十族。

【注釋】

(一) 嚴光 字子陵，東漢餘姚人。少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光武物色得之，除諫議大夫，不就，耕於富春山。

(二) 諤 諤言貌。

賈誼論 蘇 試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

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縈紆鬱悶，邈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發哉。

【作者略歷】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宋眉山人，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諡文忠，與父洵弟轍并以文學名，時稱三蘇，有三蘇集及東坡全集行世。

【注釋】

- (一) 賈誼 漢洛陽人，世稱賈生。年十八，以能文稱于郡中，河有守吳公薦之，文帝召爲博士，超遷大中大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絳灌等毀之，出爲長沙王太傅，故世又稱賈長沙或賈太傅，後帝思，常哭泣，歲餘而卒，年僅三十三。

(二) 王者之佐 謂有卿相之才也。

(三) 自取 言不能忍以待時，其不得志，皆彼所自取，非他人之過。

(四) 賈生之論 如治安策及新書等是。

(五) 漢文 漢高帝之子，名恆，初爲代王，在位二十三年，號稱賢君。

(六) 堯舜 唐堯虞舜，皆古之聖賢也。

(七) 仲尼 孔子名邱字仲尼，生於周末；有聖德，周游列國，道不行，退而修春秋，刪

詩書，定禮樂。

(八) 歷試于天下，猶言以道周游列國而求試用也。

(九) 強 上聲，讀如腔，勉也。

(一〇) 扶持 扶助護持也。

(一一) 庶幾 希望之詞。

(一二) 荆 楚國之本號。

(一三) 子夏 孔子弟子，姓卜，名商。

(一四) 申 繼續也，與先字，皆含有試字意，所以定可仕與否也。

(一五) 冉有 孔子弟子，姓冉，名求。

(一六) 孟子 名軻，戰國時人，著孟子七篇，傳孔子之道統。

(一七) 畫 齊邑名，三宿出畫，言不忍去，而故遲遲其行也。

(一八) 公孫丑 孟子弟子，應作充虞，見孟子，此東坡之誤。

(一九) 不豫 不悅也。

(二〇) 舍 上聲，與捨通。

(二一) 絳侯 周勃也，高帝嘗曰：安劉者必勃，及諸呂叛，勃率北軍誅之，迎代王即位。

，文帝至渭橋，勃跪上天子璽符。

(二二) 璽 音徙，天子印也。

(二三) 灌嬰 睢陽人，從高帝定天下，以功封穎陰侯，復以與勃共平諸呂，迎立文帝，進太尉右丞相。

(二四) 劉呂 劉，漢室也，呂，高帝后呂氏也。

(二五) 雌雄 喻勝敗也。

(二六) 分 去聲，音問，情分也。

(二七) 洛陽 地名，今河南洛陽縣。

(二八) 優游 從容也。

(二九) 浸漬 喻由漸而入也，漬，音恣。

(三〇) 痛哭 指治安策中痛哭流涕長太息語。

(三一) 湘 水名，湘江爲湖南巨川。

(三二) 屈原 名平，楚之同姓爲懷王左徒，甚見信任，王寵臣靳尚讒之，遂見疏，及懷王死于秦，乃投汨羅以死，賈生過湘，悲其志遇，投書吊之。

(三三) 縈紆 言愁緒如絲，旋繞不已也。

(三四) 鬱悶 蘊結不舒也。

- (三五) 趯然 高起貌，趯，音惕。
- (三六) 夭絕 謂短命而死，不盡天年也。
- (三七) 默然 寂靜貌。
- (三八) 遺俗 謂不合時宜，見棄於人也。
- (三九) 睿 音銳，明遠也。
- (四〇) 苻堅 卷種。晉時前秦之主，五胡之最強盛者。
- (四一) 王猛 字景略，晉北海人，相秦。破燕，滅涼，堅自謂玄德之遇孔明也。
- (四二) 草茅 在野之稱也(唐書)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
- (四三) 略 侵略也，與掠通。
- (四四) 狷介 耿直不阿也。
- (四五) 操 節操也。
- (四六) 病沮 病困也。

漢景帝勸農桑詔 節景帝紀

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注釋】

(一)纂組 五采屬綵也，又赤組也。

(二)遂長 猶言成長也。

漢景帝勸農桑詔 (節景帝紀)

國文讀本 (NO. B 162)

二 文化學社

(三) 詐僞爲吏 謂自詐稱吏也。

(四) 侵牟 牟，食苗根虫也，侵牟食民，比之弊賊。

(五) 姦法 因法作姦也。

(六) 與盜盜 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

(七) 耗 音旼，不明也。

漢文帝憂水旱詔 節文帝紀

後元年春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注釋】

(一)後元 文帝十六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因改元，其時尚無年號，史家因追書後字，以別於初元云。

漢文帝憂水旱詔 (節文帝紀)

(二)比 音皮，去聲，猶類也。

(三)度 量計也。

(四)末 古以農爲本業，工商爲末業。

(五)蕃 多也。

(六)醪 音如勞，濃厚酒也。

(七)未能得其中 中讀去聲，合宜也，謂未能得合宜之理也。

(八)其務必也，國策中山篇：『與不期衆少，其於富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兩

其字，均作務必解，古今字典，皆漏去此義。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邱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

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

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閱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

闇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乎！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

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鐘，曷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覺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潔己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伊尹五就桀贊

柳宗元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尙可什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覯。』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殿。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陟，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爲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送浮圖令縱西遊序 韓愈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

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腴，麗而不淫，其中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間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悒悒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

其來也雲霓，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國文讀本

伯夷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峯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

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

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萬世之標準也。

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百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
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于王，難其守，問寺人狄驪，以昇趙衰。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媵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博不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

且晉君將襄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

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儉不至說 來 鶴

剪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遞〔二〕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邪？」委〔三〕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遞相駭曰：「家之何處棄食邪？」燒衣易驚，棄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棄之也。

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廡〔三〕有無用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棄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棄之，未嘗稍有驚駭者。

公孫弘〔四〕爲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帝〔五〕侍奢服。晏子〔六〕爲齊相，豚肩〔七〕不掩豆〔八〕，是駭家之棄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九〕之厩馬千駟。

【作者略歷】

來鶴，唐豫章人，咸通間舉進士而未第。

【注釋】

- (一) 遞 音悌，更迭也。
- (二) 委 棄也。
- (三) 廐 音究，馬舍也。
- (四) 公孫弘 漢人，武帝初，舉賢良對策第一，元朔中，以爲丞相，封平津侯。開東閣招賢，所得俸祿，盡皆散給賓客，自奉脫粟布被而已。武帝益賢之，然外寬內深，事多緣飾儒術而行，汲黯斥其詐，而武帝不悟也。
- (五) 漢武帝 名徹，景帝子，在位五十四年，興大學，重儒術，征討蠻夷，號稱雄主，然信神仙，營土木，重刑罰，急征斂，卒致盜賊滋多，蠱巫亂起，世多惜之。
- (六) 晏子 名嬰，字平仲，相齊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忠儉自守，名顯諸侯。
- (七) 豚肩 豚，膊也。禮：「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
- (八) 豆 古禮器，惟祭祀用之。
- (九) 景公 齊君，名杵臼，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駟，音四，一車四馬也，古人駕車，皆用四馬，故謂之駟。

孔融答曹操書 節孔融傳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于見私，信于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懽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鬻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迺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性旣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膳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執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敷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它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儼，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

，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作者略歷】

孔融字文舉，東漢人。孔子二十世孫。少有俊才，獻帝時爲北海相，立學校，表儒術，尋拜大中大夫，值漢室之亂，志在靖難，然才疏意廣，迄無成功，嘗自謂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後爲曹操所忌，被誅。

【注釋】

(一) 鴻豫 鄒豫字，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官光祿勳，與少府孔融不睦，承望曹操風旨。以做法奏免融官，構成其罪，官終御史大夫。

(二) 趙宣子朝登三句 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爲司馬曲河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子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與厥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宣子即趙盾。

(三)三閭 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昭屈景，故曰三閭大夫。

(四)鼂錯 漢潁川人，時號智囊。

(五)朱彭寇賈 朱即朱浮，字淑元與漁陽太守彭寵有隙，彭寵字伯通，寇即寇恂，字子翼，賈即賈復，字君文。賈復部將殺人，恂戮之於市，復以爲恥，恂效蕭廉故事避之，一日召見，復先在，光武帝爲兩解之。

(六)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二句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擢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七)出跨下 韓信少貧賤，淮陰少年侮之，令信出跨下。

(八)榆次之辱 荆軻嘗遊榆次，與蓋叟論劍，蓋叟怒而目之，荆軻出去。

(九)宋人待四海之客二句 鑑，累土爲之，以居酒瓮者，宋人有沽酒者，斗粟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而酒不售，酒多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

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挈壺往沽，狗逆齧之，酒所以酸而不售。

(一〇) 屈穀巨瓠堅而無竅，齊有處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待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今仲不待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亦堅瓠之類。

(一一) 趙襄拔卻穀，晉文公謀元帥，趙襄曰，卻穀可，乃使卻穀將中軍。

(一二) 公叔升臣，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僕，與文子同升之於公，與之並爲大夫。

(一三) 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弔，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遂入，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

孔融幼慧 節孔融傳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父由，太山都尉。

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燁後至，坐中以告燁，燁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

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刊章下州

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

張儉傳 漢書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爲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爲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

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
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徵爲衛尉，不
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
，年八十四。

鄭朋奏記 節蕭望之傳

鄭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卜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舉，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娛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

國
文
讀
本

祭柳子厚文 韓退之

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鬲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斷，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瓊瓊！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國文讀本

三

屠殺 | 魯迅

(節錄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蔷薇之二)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鎗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爲，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衆的事^二，僅有一點相像。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然因為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的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往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作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干？

實彈打出來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掩不住，因為牠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

【注釋】

(一)俄皇……的事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聖彼得堡的工人，爲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羣向俄皇尼古拉二世請願，羣衆拿着宗教的旗幟，神像，沙皇的照片，唱着「上帝保佑沙皇」，誦着祈禱文，沒有紅色的旗幟，也沒有革命的口號。但當羣衆和皇宮前軍隊漸漸接近時，軍隊突然衝入羣衆中，向羣衆亂砍，並放排槍，自下午二時半起，直射至四時止。死者約二百人，傷者千餘人。



國
文
讀
本

王猛論 侯方域

唐荆川曰：「王猛者，苻堅之謀臣也，」此可謂得猛之著者矣。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見用於異國，猶惓惓不能忘晉，蓋識大義者也。嗚呼！三代而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王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然亮仕於漢而爲漢，人之所知也，猛仕於秦而爲晉，人之所不知也。吾故舍亮而論猛。

當猛之隱於華陰也，姚氏石氏，多雄畧之主，豈不能出而佐之？以爲是氏羌僭竊者，而非其志也。志不肯輕出，而又無以自達於晉，故寧隱也。逮夫桓溫入關，而後喜可知矣。被褐而謁，捫虱而談，詎偶然哉！溫見之而與論三秦之豪傑，旣而曰江東無君比也！蓋溫且心折於猛矣。乃溫還而猛不從，何歟？嗚呼，猛英雄也，溫亦英雄也，天下英雄之與英雄，可一望而知；猛從溫，則溫必大用猛；然而溫欲篡晉，其從之，則苻彧郭嘉

之下者也；不從，溫又必殺猛；天下英雄之相愛而相用也出於誠，然而英雄之殺英雄，與其見殺於英雄者，則必皆出於萬不得已。苟有可以擇之，而可以全之，斷不相強也。故此時猛不難於舍溫，溫亦不難於舍猛。溫欲篡晉，猛之所知也；猛必不從溫篡晉，亦溫之所知也；然猛自是始無望於晉也矣。

晉偏安江左，僅有一桓溫，足以有爲，而又不可以從，大軍一還，彼隋灑函谷之間，豈復尙有奉正朔，襲冠帶之日哉！其出而相苻堅者，猛之不得已也。出而強兵富國，擴疆啓宇，勳績爛然，說者以爲苻堅之管仲，是固猛之生平所裕如也，不足異也。垂沒而告苻堅曰，「晉正統相承，上下輯睦，非所可圖。臣死之後，願無以晉爲念，」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爲猛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

然則猛盍并不仕秦？曰猛之才高於諸葛亮，而澹泊寧靜不及。即其治秦也，亦以英氣爲之，而多不可耐。使亮不遇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亮

之所能也；猛不遇晉，則并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然而當猛之時，可
以爲晉難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是則吾之
所謂識大義者也。



國
文
讀
本

張良論 彭蘊華

張子房奮椎博浪沙中，爲韓報仇，及項羽殺韓王成，良從間道歸漢。酈食其說漢王立六國後，良發八難止之，讀史者惑焉。論曰，大丈夫佐命定天下，主於弭亂而已。良之報秦，非爲韓也，良之歸漢，亦非爲漢也。當秦之季，亂在秦，秦不滅，亂不息；秦既滅，亂在楚；楚不滅，亂亦不息。前立六國，所以傾秦也，後不立六國，所以孤楚也。夫以天下叛秦，則六國不可不立；以天下歸漢，則六國不可復存。漢卽立六國，終必滅之而後已，其勢然也。使良存爲韓之私心，因酈生之謀而遂成之，楚漢之兵未息，六國復反覆其間，天下不能定於一。夫良佐高帝傾秦仆楚，爲弭亂也，大業垂成，又長其亂，良不爲也。吾故曰，良不爲韓，亦不爲漢。

國文讀本

子產不毀鄉校頌 韓退之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然不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惟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國文讀本

答劉蒙書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子兄，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游於京師，負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夔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無以養，兄無以葬，弟妹嫂姪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

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纍桂炊玉，朔晦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己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 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服，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退之能爲文，其文

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國
文
讀
本

西域傳贊 漢書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璆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橛作杖，則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磔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

不足，迺擢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目爲此天地所目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目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日尙茲？」

文翁化蜀 節循吏傳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目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

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目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目爲學官弟子，爲除吏繇，高者目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闔閭。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目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

云。

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趙威后問齊使 國策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仲子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注釋】

(一)齊王 名建。

(二)趙威后 趙惠王后。

(三)無恙 恙，是一種草地中之毒虫，古時出門人皆搭篷帳，住在野地中，往往被毒虫咬死。第二天大家晤面時，便問無恙乎？後人把「恙」字當作憂愁之意，見面或寫信，便

問：無恙乎？

(四)使使威后 第一個使字，是說命令；第二個使字，是打發。使使威后，是說奉了命令，打發到威后這裡來的。

(五)處士 有學問有品行住在鄉村地方不願意作官的人，稱作處士。

(六)鍾離子 鍾是姓，離子是名，是齊國一個有學問有品行的人。

(七)葉陽子 是齊國品學兼優之人，住在葉陽地方，別人不知其姓名，故稱葉陽子。

(八)鰥寡孤獨 年老死喪妻的男人稱做鰥，年老死了丈夫的女人稱做寡，年小死了父親的人稱做孤，年老沒有兒女的稱做獨。

(九)北宮嬰兒子 齊國一個女子；北宮是姓，嬰兒子是名。爲齊國中一位孝女。

(一〇)於陵仲子 於陵，地名，仲子，人名，因其居住於陵，人稱其爲於陵仲子。於陵在。

今山東長山縣西南。

國文讀本 (No. B 183)

四 文化學社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一」；自公「二」卿大夫「三」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四」。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爲名者，猶汲汲「五」於爲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

天禧「六」初：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七」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八」，光恐久而漫滅「九」，嘉祐八年，刻著於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作者略歷】

司馬光，字君實，宋熙豐間人，官端明殿大學士，極言新法不便，哲宗立，擢左僕射，卒

諡文正。著有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實三十卷，目錄三十卷，及其他書甚多。

【注釋】

- (一) 諫無官 言古時諫無專官也。
- (二) 公 古五等爵之首，五等爵即公，侯，伯，子，男。
- (三) 卿大夫 官名，古以卿大夫爲等級，大夫有上中下三等。秦漢以來，雖有大夫，其制不同。
- (四) 置官 設官也。
- (五) 汲汲 欲速之意。
- (六) 天禧 宋真宗年號。
- (七) 慶曆 宋仁宗年號。
- (八) 版 木版也。
- (九) 漫滅 謂木版年久則腐，必至字跡模糊，漸次消滅也。

馬援與囂將楊廣書 節馬援傳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于其親，豈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

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說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此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于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感舊集序 朱彝尊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於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不若出於舊者之無敵，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

彝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盃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鬪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曆所製。至或下勞儻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梧捲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盃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爲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於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盃爭視之，萬曆窰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於雞缸，非白金鑑，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咨嗟嘆賞而已。

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恒不若父

事兄事之人。今年且半百，曆遊燕晉齊魯吳楚閩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游，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

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余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歿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余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爲無足異，茲諷詠之，而信其可傳，傳之可久，後之咨嗟嘆賞，宜如何矣！

或曰，先生仕爲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盜盃者耶？黃者，纒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尙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鬪雞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耳。

書張耳陳餘傳後 吳敏樹

太史公引太伯延陵，責備耳餘，其言似於關遠；究詳其旨，特欲以讓道正之耳。當陳餘投印之時，張耳若不乘便收取，雖交分少疎，何至便相仇殺。又若常山剖符之日，能以趙歇竟辭，而身與成安等受君侯之號，捐前忿，去後嫌，賢者之風，不當如是耶？而陳餘既脫身澤中，得毋內媿而投謝哉！不此之務，徒見利所在，若雞鶩爭食者然！彼以爲烈丈夫取天下之行也；而由古賢高讓之道觀之，微乎其無足道矣！嗚呼，學者能用斯識趣，以觀古人，以遊當世，安往而不得吾意乎？

國
文
讀
本

矢津昌永世界地理序

吳汝綸

矢津君去年遊吾國，出所著世界地理書贈余，余倩學徒曉東文者譯之，久而未出，今來日本，則矢津君已誣諉兒子啓孫譯竟，而屬予爲序。西學日新，後出者勝，矢津君地理學名家，所著書甚多，此編其後出者也。

蓋今世界能分土立名者六十有一國，矢津君皆能言其地域風俗物產，若國強弱，大率強者進取，弱者無如何。強者雖小必興，弱者雖大必削。強者長駕遠撫，弱者捧土地權利以贈送人。其尤冤苦，則弱國不自保，強者遙領之，謂之領土。

偉哉飛列濱特蘭斯窪爾，彈丸地耳，不甘爲人領，奮起以犯強大國之鋒，雖勢不敵，要盡國雄也。特人喋血三載，竭強國智力所極，僅乃伏從之。嗚呼烈哉！惜其起撮土，不足自副其志。使特之君長若將率，得席可爲之勢，有所憑藉，其所就，可量也哉！印度埃及故大國，後皆爲他國領

土，搖手轉足不得，悲夫！悲夫！當其勢之未變，彼固安坐拱默，自謂無患也。夫庸知刀俎之日伺其側乎？然使其時，得如特之君相者持之，吾又知其必有異也。

強弱之勢，夫豈不以人乎哉？痛乎！悲夫！

王孫圉論楚寶 國語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敍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鬼無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

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廢嘉穀，使無水

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叔向賀貧 左丘明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

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

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在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

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季文子儉德

國語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蠹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蠹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國文讀本

三

展禽使乙喜犒齊師 國語

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若爲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己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惟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賂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於弊邑之野，敢犒輿師。」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君今來討弊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爲平而還。

歷史讀本

單穆公諫鑄無射 國語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

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

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

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明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肱，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行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

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尙宮，鍾尙羽，石尙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

從大，是以金尙羽，石尙角，瓦絲尙宮，匏竹尙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酥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

王不聽，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

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三年之中，而害金興再焉，懼一之廢也。』」

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和。

單穆公諫鑄大錢 國語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拯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于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

麓散亡，藪澤肆旣，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周單子知陳必亡 左丘明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

火朝覲矣，道蒞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蕪，膳宰不致飧，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水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僭而畚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臺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輿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大小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慙淫，各守爾典，

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彜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國
文
讀
本

論藺相如返璧事 梅曾亮

使相如說趙王，立出璧，授秦使者，辭其償，且以輕十五城而重璧也。爲秦罪，秦計必懷慚而不能發。不知出此，乃出萬死不一生之謀，以圖完璧；而秦之計，固已得矣。何則？彼知不愛死士而愛璧者，其國可玩而虜也。嗟夫！趙爲秦辱久矣，豈特不償璧！不償璧，其小者耳。恥貧者不能力田，輒與富人爭席，曰吾能勝可乎？吾是以疑不帝秦而卻秦軍者，無是事也。

國
文
讀
本

說合理的意思

任鴻雋

「合理的」三個字是現今新發明的形容詞，我們看書、閱報和有點學問的人講話的時候，常常遇見的。因為他的字面，沒有甚麼新奇出色的地方，所以注意的人很少。但是他的意思卻很重要，要是大家果然明白了他的真意，處處去求一個「合理的」，也就是思想的進步了。

……就心理學一方面說，推理「一」就是反感「二」和判斷「三」的一種連續作用。……譬如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這愛親敬長的觀念，孟子說是良知，其實還是推理的結果。有人駁孟子的話，說：『孩提之童，所以愛其親者，愛其乳也。』我們就不說愛親的觀念，是由愛乳生出；但是孩提之童，知道愛親的時候，必定先有一個和我最親的人的反感，加上種種原因，生出一個可愛的判斷。總而言之，這愛親敬長的觀念，決不是單簡的。既然不是單簡的，我們

竟可以說是推理的結果。……

……推理這個機能是人類特有的。……「合理的」意思，是說合於推理所得的一定方式。換一句話說，「合理的」並不是合於推理的主觀觀念，乃是合於推理的客觀的結果。這客觀的結果，又是個甚麼東西呢？

客觀的結果，為推理所尋求，最重要而且有價值的只有一件，就是天地間事物的關係。或這件事有時為那件事的原因，那件事有時為這件事的結果，我們也可以說是原因和結果的關係。明白事物的關係，何以就是「合理的」？等我舉幾個例來講一講：比如現在東北幾省正鬧疫症，一般的人不去從清潔、衛生和防止傳染的方法講求，卻成日的拜佛、求神、打醮、驅鬼，要想防止疫症的流行，這個事情，我叫他不合理。又如信風水^{〔四〕}的，把他祖先的骸骨當作小菜種子一樣，想找一塊好土栽下，以求後嗣的發達，這個事情，我們也說是不合理。又如信相命^{〔五〕}的人，有一天去找一個瞎子，摸一摸他的骨頭^{〔六〕}，說道你這塊骨頭生得好，將來可望做總

統，那塊骨頭差一點，後日只有督軍、省長的希望，這個事情，我們也說他是不合理的。我們說這些不合理，有甚麼理由？要說他是迷信嗎？這個話不足以服迷信的人。因為我們說他是迷信，他們卻有許多理由，許多不正確的理由。若是我們拏事物關係的話來說，他們就無言可答了。

世間有一個普通的定理，無論甚麼人都得承認的，就是凡事皆有一個歷史的關係。斷不是突如其來的。既承認了這種關係，我們就可以試驗前舉諸例的合理不合理所在了。疫症是由黴菌發生的，和鬼神的關係在那裏？祖宗的骸骨，又不會生根、發芽，怎麼會和後嗣的榮枯有關？你身上的骨頭，大一點，小一點，除了於你身體的重量畧有關係之外，和你後日的行事還有甚麼影響？總而言之，這幾件事情的結果和那根據的原因是沒有關係的，既是沒有關係，我們就叫他「不合理」。

我們再掉轉來，舉幾個正面的例，這「合理的」就是「明白關係」的意思，越容易領會了。比如作農夫的要他種植的繁盛，五穀的豐收，他

第一要曉得植物所需的養料是些甚麼物質；第二要考察他的田地土壤，所含的是些甚麼物質，所缺的又是些甚麼物質；第三方纔決定種何種穀類，須加何種肥料。這種辦法，我們叫他做合理的農業。爲甚麼呢？因爲我們明明的曉得，這下在土中的肥料，經過空中的養化〔七〕或土中的黴菌作用，就變成一種可溶性的鹽類〔八〕。這種物質溶在水中，被植物吸收，加以他的生理作用，就漸漸變成枝、葉、果實了。我們明白了這種關係，纔去用那個方法，所以叫做「合理的」。又如講教育的，他們先研究了兒童的心理，曉得人類智慧的發達，要經過許多階級；又審察社會的大勢，知道以後的趨勢，應該走個甚麼方向；還要研究教育的方法，以何種爲最有效；方纔起了一個教育的統系，定一個學校的課程表。這種辦法，我們叫做合理的教育。因爲這樣的教育，是把教育與社會的關係以及教者和受教者與社會的關係弄清楚了，纔去着手進行，與那些莫知其然而然的教育是不同的。再說我們的飲食，平常人只是喜歡吃甚麼就吃甚麼。那「合理的

「食譜，是把人身的生理作用，考察得清清楚楚，知道一人一天須若干蛋白質去變血、化肉，若干脂肪、澱粉、糖類去發生力，幾多水、幾多鹽、都是一個人營養上所不可缺的」〔五〕。倘若有人說「辟穀」〔六〕食肉，用酒代飯，可以長生不老，「我們簡直可以罵他「不合理」，因為他們於食物和生理的關係完全是糊塗的。」

上面說了許多話，這「合理的」就是「明白關係」的意思，可以大略了然了。但是這「合理的」意思，還有幾個緊要的界限，等我提出來，請大家注意。

一、「合理的」和迷信反對 迷信就是不合理的信仰，這話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再進一步說，迷信的事就是不明原因結果的關係生出來的。比如我前面說的鬼神、風水、相命種種迷信，都是於本來沒有關係的事物，由心中想像成一種關係，至於這種關係在事實上成立與否，他們就不深問了。這「合理的」意思，卻要事實上明明白白尋出一個關係所在，所以

「合理的」態度和迷信是不並立的。

二、「合理的」不盲從古說 有許多人對於古人傳下來的言語、思想，都奉爲天經、地義，從來不敢起一點疑問，這也是和「合理的」意思相背的。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因爲人心進化，時勢變遷，古人所見爲「合理的」，未必現今還是合理。我們若是凡事仰承古人的遺傳，不自己打量一番，何以見得古人所說一定不錯呢？所以「合理的」態度，對於古說是不盲從的。

三、「合理的」不任用感情 人類的感情和理想，本來是兩種機能，各不相蒙的。有時感情激烈的時候，遂不免將理性抹煞；所以任用感情的人，每每看不清事情的前因、後果，他的所作、所爲，便都成了不合理的了。這個毛病，號稱爲文人的最易犯着。所以我們和人家辯論的時候，最當提防，不要爲感情所動，犯了不合理的弊病。

照這樣看來，……「合理的」意思，完全屬於客觀的結果，明白事物

的關係。……果然事事求一個「合理的」，那種僥倖、糊塗、盲從、妄冀的意念，都可一掃而空，豈非思想的進步嗎？至於這事物的關係要如何纔能明白，則有科學方法在。

【注釋】

(一) 推理 Reasoning，即用已知之判斷為基礎，以產生新判斷之作用，換言之，即由已知推知未知之作用。

(二) 反感 Reflection，即受環境刺激後之反應。

(三) 在思想中用概念以斷定一種事物，曰判斷 Judgment。即由過去之經驗，以斷定目前事物之為何也。

(四) 俗稱堪輿家（相地者）言為風水。

(五) 評論人的官體容色，以決終身禍福曰相命。

(六) 摸骨，相法之一，辨人頭蓋骨之形狀，以決定其終身休咎也。此法西洋名骨相學，創始者為德人伽爾，十九世紀初，歐洲盛行之。

說合理的意思

(七) 養化 Oxidation，化學名詞，一名酸化，一物與氧氣化合而成他物也。如鐵受養化而成鐵鏽是。

(八) 鹽類，化學名詞。凡由酸類鹼類相互之作用，而具中性之化合物，其酸類中之輕根，必有金類原質以替代之者謂之鹽類。

(九) 據福伊德氏之研究，人體每日所需營養料之量，蛋白質為九十六克，脂肪為四十五克，含水炭素(包含澱粉、糖類、等)為四百五十克。

(一〇) 辟穀，不食五穀也。

韓非難仲尼言善賞韓非子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若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

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

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

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救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於詐敵；詐敵，萬世之利也。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

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

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

○ 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

【題解】

本篇節錄韓非子難一

【注釋】

- (一) 即城濮之戰，見左傳僖二十八年。
- (二) 舅犯 即狐偃，字子犯，爲晉文公之舅，故稱舅犯。
- (三) 雍季 晉大夫先軫字。
- (四) 拔 除去也。與孟子「救死猶恐不暇」同。

國文讀本 (No. B198)

四 文化雜誌

放棄自由之罪 梁啟超

西儒之言曰：『天下第一大罪惡，莫甚於侵人自由；而放棄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余謂兩者比較，則放棄其自由者爲罪首；而侵人自由者，乃其次也。何以言之？蓋苟天下無放棄自由之人，則必無侵人自由之人；此之所侵者，即彼之所放棄者，非有二物也。

夫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此天演學之公例也。人人各務求自存，則務求勝；務求勝，則務爲優者；務爲優者，則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不知厭足，則侵人自由必矣。

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爲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兩人於此，各務求勝，各務爲優者，各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紳張不已，而兩線相遇，而兩力各不相下，於是界出焉。故自由之有界也，自人人自由始也。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

，則其強者所伸張之線，必侵入於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勢，不必諱之事也。如以爲罪乎？則宇宙間有生之物，孰不爭自存者？充己力之所能及，以爭自存，可謂罪乎？夫孰使汝自安於劣，自甘於敗，不伸張力線以擴汝之界，而留此餘地以待他人之來侵也。

故曰：苟無放棄自由者，則必無侵人自由者；其罪之大原，自放棄者發之，而侵者因勢利導，不得不強受之。以春秋例言之，則謂之罪魁可也。

扁豆 | 蘇梅

(節錄綠天)

「多少時候，沒有到菜園裏去了，我們種的扁豆，應當成熟了罷？」康立在涼臺的欄邊，眼望那絡滿了荒青老翠的菜畦，有意無意的說着。

誰也不會想到暑假前隨意種的扁豆了，經康一提，我恍然記起，「我們去看看，如果熟了，便採擷些來煮吃，好嗎？」康點頭，我便到廚房裏拿了一隻小竹籃，和康走下臺階，一直到園的北頭。

因無人治理的緣故，菜畦裏長滿了雜草，有些還是帶刺的蒺藜。扁豆牽藤時我們會替他搭了柴枝做的架子，後來藤蔓重了，將架壓倒，他便在亂草和蒺藜裏開花，並且結滿了離離的豆莢。

折下一枝豆莢，細細賞玩，造物者真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呵！他不但對於鮮紅的蘋果，嬌豔的櫻桃，絳衣冰飢的荔枝，着意渲染；便是這小小

一片豆莢，也不肯掉以輕心的。你看這豆莢的顏色，是怎樣的可愛！尋常只知豆莢的顏色是綠紫，誰知這綠也大有深淺。莢之上端是濃綠，漸融化為淡青，更抹一層薄紫，便覺得潤澤如玉，鮮明如寶石。

我們一面採擷，一面談笑，愉快非常，——不必為今天晚上有扁豆吃而愉快，只是這採的事實可愉快罷了。我想這或是蠻性遺留的一種，我們的祖先——猿猴——尋到了成熟的榛栗，呼朋喚類的去採集，預備過冬，在他們是最快活的。到現在雖然進化為文明人了，這性情仍然存在。無論大人或小孩子，——自然小孩子更甚，逢到收穫果蔬，總是感到特別的興趣的。有時候，拿一根竹竿，偷打鄰家的棗兒，吃着時，似乎比叫僕人在街上買回的鮮果，還要香甜呢。

我所稟受的蠻性，或者比較深些；而且從小在鄉村長大，對於田家風味，分外繫戀。我愛於聽見母雞閣閣叫時，趕去拾她的卵；我愛在沙土裏拔起一個一個的大蘿蔔，到清水溪中洗淨；我愛親手掘起肥大的白菜，放

在瓦罉裏煮。雖然不會擠牛乳，但喜歡農婦當着我的面擠；並非怕她背後攪水，只是愛聽那迸射在冰鐵桶的噠噠聲，覺得比雨打枯荷，更清爽可耳。

扁

豆

三

國
文
讀
本

收穫

綠漪

一九二四年，我由法友介紹到里昂附近香本尼鄉村避暑，借住在一個女子小學校裏。因在假期，學生都沒有來，校中只有一位六十歲上下的校長荷理夫人和女教員瑪麗女士。

我的學校開課本遲，我在香鄉整住了一夏，又住了半個秋天；每天享受新鮮的牛乳和雞蛋、肥碩的梨桃、香甜的果醬、鮮美的乳餅，我的體重竟增加了兩基羅。

到了葡萄收穫的時期，滿村貼了 *La Vendange* 的招紙，大家都到田裏相幫採葡萄。

記得一天傍晚，我和荷理夫人們同坐院中菩提樹下談天，一個腳登木鳥，腰圍犢鼻裙的男子到門口問道：「我所邀請的採葡萄工人還不够，明天你們幾位肯來幫忙嗎，荷理夫人？」

我認得這是威尼先生，他在村裏頗有田產，算得一位小地主。平日白領高冠，舉止溫雅，儼然是位體面的紳士；在農忙的時候，卻又變成一個垢膩的工人了。

荷理夫人答允他明天他過去之後，又問我願否加入。她說，相幫採葡萄並不是勞苦的工作，一天還可以得六法郎的工資，並有點心晚餐，她自己是年年都去的。

我並不貪那酬勞，不過她們都走了，獨自一個在家也悶，不如去散散心，便也答允明天一同去。

第二天，太陽第一條光線，由菩提樹葉透到窗前，我們就收拾完畢了。荷理夫人和瑪麗女士穿上圍裙，喫了早點，大家一齊動身。路上遇見許多人，男婦老幼都有，都是到田裏去採葡萄去的。香本尼是產葡萄的區域，幾十里內，盡是人家的葡萄園；到了收穫時候，闔村差不多人人出場，所以很熱鬧。

威尼先生的葡萄園，在女子小學的背後，由學校後門出去，五分鐘便到了。威尼先生和他的四個孩子，已經先在園裏。他依然是昨晚的裝束；孩子們也穿着極粗的工衣，笨重的破牛皮鞋。另有四五个男女，想是邀來帮忙的工人。

那時候麥隴全黃，而且都已空蕩蕩的一無所有，只有三五白色駢點的牛，靜悄悄地在那裏嚼草；無數長短距離相等的白楊，似一枝枝朝天綠燭，插在淡青朝霧中；白楊外隱約看見一道細細的河流和連綿的雲山，不過煙靄尙濃，辨不清楚，只見一線銀光，界住空濛的翠色。天上紫銅色的雲像厚被一樣，將太陽包掩着，太陽卻不甘蟄伏，掙扎着要探出頭來，時時從雲陣罅處，漏出奇光，似放射了一天銀箭。這銀箭落在大地上。立刻傳明散采，金碧燦爛，渲染出一幅非常奇麗的圖畫。等到我們都在蒲葡地裏時，太陽早衝過雲陣，高高升起了，紅霞也漸漸散盡了，天色藍豔豔的似一片澄清的海水，近處黃的栗樹、紅的楓樹，高高下下的蒼松翠柏，併在

一處，化爲斑斕的古錦：「秋」供給我們的色彩真豐富呀！

涼風拂過樹梢，似大地輕微的噫氣；田間隴畔，笑語之聲四徹，空氣中充滿了快樂。我愛歐洲的景物，因牠兼有北方的爽塏和南方之溫柔。牠的人民也是這樣，有強壯的體格而又有秀美的容貌；有剛毅的性質而又有活潑的精神。

威尼先生田裏葡萄種類極多，有水晶般的白葡萄，有瑪瑙般的紫葡萄。每一球不下百餘顆，顆顆勻圓飽滿。採下時放在大籬裏，用小車載到他家裏的榨酒坊。

我們一面採，一面揀那最大的葡萄喫；威尼先生還怕我們不够，更送來裝在瓶中榨好的葡萄汁和切好的麵包片充作點心，但誰都喫不下，因爲每人工作時至少吞兩三斤葡萄了。

天黑時，我們到威尼先生家用晚餐，那天幫忙的人，同坐一張長桌，都是木鳥圍裙的朋友，無拘無束地喝酒談天。瑪麗女士講了個笑話；有兩

個意大利的農人合唱了一闕意大利的歌；大家還請我唱了一個中國歌。我的唱歌，在中學校時是常常不及格的，而那晚居然博得許多掌聲。

這一桌田家飯，喫得比巴黎大餐館的盛筵還痛快。

我愛我的祖國，然而我在祖國中只嘗到連續不斷的「破滅」的痛苦，卻得不到一點收穫的愉快；過去的異國之夢，重談起來，是何等的教我繫戀啊！

國文讀本 NO. B 201.

六
孝成社

臨江仙王維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却營營。夜闌風靜數紋平。小舟從此去，江湖寄餘生。

國文讀本

鹿

柴王維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竹里館 | 王維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渭川田家

王維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麥苗秀，
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

過印度洋 | 周無

圓天蓋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

也看不見山，那天邊只有雲頭；也看不見樹，那水上只有海鷗。

那裏是非洲？那裏是歐洲？我美麗親愛的故鄉卻在腦後！

怕回頭，怕回頭，一陣大風捲浪上船頭，颯，颯，吹散一天雲霧一天愁。

國文讀本

拿破崙「」之去國辭

馬君武

吾去矣！敬與同僚諸故人別。吾之與諸故人戮力同心，共出入於光榮功烈之路，於今既二十年矣。諸君之忠勇匪懈，不惟吾知之，天下人莫不知之。諸君舍身殉國，使法蘭西之國光，赫赫然耀於宇內，諸君既莫不身經百戰矣。——雖然，戰無盡期，諸君之擔任無盡期；吾之期望於諸君者，亦無盡期。

法蘭西之前途，究竟如何？此未定之問題也。我遙想法蘭西之既往，昔者法蘭西既苦於君政之專制也，復亂於民黨之內訌也，其勢岌岌不可終日；時則吾盡犧牲一身之利益，以殉國家。

吾今去矣，不能終事國事；苟諸君益能忠勇不懈，服事國家，使吾雖在流離轉徙之中，猶聞諸君不忘國，不忘吾，常使法蘭西之光榮，不墜益崇，則吾雖去國猶未去也，吾今去矣！

去矣！諸君！吾雖舍諸君而去乎，諸君之名，常銘於吾心，與吾生而俱永。——雖然，我記念諸君，亦望諸君之記念我；苟我之名，能常存於諸君之心，則我之願足矣。

去矣！諸君！伏維爲國努力自愛！

【作者略歷】

馬君武，名和，字君武，以字行，清末留學於日本東京之帝國大學，得工學士學位，後又赴德留學，得柏林大學工學博士學位，富於研究性，譯著甚多，少孤，事母至孝，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

【注釋】

- (一) 拿破崙（一七六九——一八二一）初爲法國總統，後稱帝，征服歐洲各國，在一八一二年，征俄失敗，翌年，爲同盟軍所敗，放厄爾巴島，旋復入巴黎，滑鐵盧敗後，又流於聖海倫島，尋病歿。

機器與人類幸福冰心

(寄小讀者)

小朋友一定知道機器的用處和好處，就是省人力，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很重大的工作。

在山中閑居，沒有看見別的機器的機會，而山右附近的農園中的機器，已足使我讚歎。

他們用機器耕地，用機器撒種，以至於刈割等等，都是機器一手經理。那天我特地走到山前去，望見農人坐汽機上，開足機力，在田地上突突爬走，很堅實的地土，汽機過處，都水浪似的，分開兩邊。不到半點鐘工夫，很寬闊一片地，都已耕鬆了。

農人從衣袋裏掏出表來一看，便緩緩的振轉汽機，回到園裏去。我也自轉身，不知爲何，竟然微笑。農人運用大機器，而小機器的表，又指揮

了農人，我覺得很滑稽！

我小的時候，家園牆外，一望都是麥地。耕種收割的事，是最熟見不過的了。農夫農婦，汗流浹背的蹲在田裏，一鋤一鋤的掘，一鐮刀一鐮刀的割。我在旁邊看着，往往替他們吃力，又覺得遲緩得可憐！

兩下裏比起來，我確信機器是增進人類幸福的工具。但昨天我對於此事又有點懷疑。

昨天一下午，樓上樓下幾十個病人都沒有睡好！休息的時間內，山前耕種的汽機，軋軋的聲滿天地。酷暑的簷下，蒸爐一般熱的牀上，聽着這單調而枯燥，振耳欲聾的鐵器聲，連續不斷，腦筋完全跟着牠顛簸了。焦燥加上震動，真使人有瘋狂的傾向！

樓上下一片喃喃怨望聲，却無法使這機器止住。結果我自己頭痛欲裂。樓下那幾個日夜發燒到一百零三、一百零四度的女孩子，我真替她們可憐，更不知她們煩惱到什麼地步！農人所節省的一天半的工夫，和這幾十

個病人，這半日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和損失，比較起來，相差遠了！機器又似乎未必能增益人類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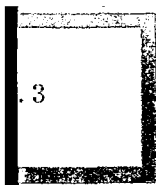
想起幼年我的書齋只和麥地隔一道牆。假如那時的農人也用機器，簡直我的書不用念了！

這聲音直到黃昏才止息。我因頭痛，要出去走走，順便也去看看那害我半日不得休息的汽機。——走到田邊，看見三四個農人正站着躊躇，手臂都叉在腰上，搖頭歎息。原來機器壞了。這座東西笨重的很，十個人也休想搬得動，只得明天再開一座機器來拉扯。

我一笑就回來了——

國
文
讀
本

#69
6013



級年二中初

本讀文國

册四第

行印社學化文平北



MS
9022
85
4



無聊消遣 梁啟超

現時交際社會上有幾句最通行的談話，彼此見面，多半問道：「近來作何消遣？」那答話的多半談道：「無聊得很！不過隨便做做某樣某樣的玩意兒混日子罷了。」這幾句話，外面看來，像沒有甚麼大罪惡；那裏知道這便是亡國滅種的根原。這種流行病，一個人染着，這個人便算完了；全國人染着，這國家便算完了。

天下最可寶貴的物件，無過於時間。因為別的物件，總可以失而復得，惟有時間，過了一秒，即失去一秒，過了一分，即失去一分，過了一刻，即失去一刻；失去之後，是永遠不能恢復的。任憑你有多大權力，也不能堵着牠不叫牠過去；任憑你有多少金錢，也不能買牠轉來。所以古人講的惜寸陰、惜分陰，這並不是說來好聽，他實在覺得天下可愛惜之物，沒有能穀比上這件的，所以拚命的一絲一毫不肯輕輕放過。

無聊消遣 (梁啟超)

一 共三頁

138309



近來世界上發明許多科學，論牠的作用，不過替人類節省時間的耗費，增大時間的效力。從前兩三點鐘纔能辦結的事，現在一點半鐘便可辦結；因此尙可以將剩下的時間，騰出來拿去又幹別的事業，所以現在的人，一日抵得過古人兩三日的用處，一年抵得過古人兩三年的用處，所以一世人能做古人兩三世的事業。現世文明進步，一日千里，這便是一個最大關鍵。

我國因爲科學不發達，沒有種種節省時間的器具，就令我們比人家加一倍勤勞，也只好作一世人當得人家半世便了。卻是人家一日當得兩三日的還嫌不夠，兢兢業業的一分一秒不敢糟蹋；我們兩三日只當得一日用的，倒反覺得把牠無可奈何，單只想個方法來消了牠遣了牠。咳！那裏想到天地間一種無價至寶，一落到我中國人手裏，便一錢不值到這步田地。咳！可痛！可憐！

論語說的有兩段話：一段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一段

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教人，向來沒有說過一個「難」字，單單對這種人，一回說「難矣哉」，兩回說「難矣哉」，可見這種人真是自外生成，便是孔聖人也拿他無法可施的了。

大學說的：「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王陽明解說道：「閑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有一樣懶散精神，漫無着落，便是萬惡淵藪，便是小人無忌憚處。」就此看來，這種無聊咧，消遣咧，別看是一種不相干的話頭；須知種種墮落，種種罪惡，都要從這裏發生了。

一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一個人便沒了前途；全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個國家，這個種族，便沒了前途。三十年前有遊歷朝鮮的人做的筆記，說道：「朝鮮人每日起來，個個都是托着一壺茶，啣着一根長烟袋，坐在樹下歇涼，望過去像神仙中人。就這一點，便是朝鮮亡國滅種的根子。」咄！中國人好的不學，倒要跟着朝鮮人學。我看現在號稱上中流社會的一般人，學他們倒越學越像了！既已如此，我們國家的將來，種族的將來，

那朝鮮人就是個榜樣。這因果一定的法則，還可逃避嗎？顧亭林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須知這兩句話，並不是教人個個去出風頭，做志士，做偉人，纔算負責；就只我們日用起居平淡無奇的勾當，不是向興國方面加一分力，便是向亡國方面加一分力。你道亡朝鮮的罪，專在李完用等幾個人身上嗎？據我說，朝鮮幾千萬人沒有一個脫得了干係；因為世界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人類；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國民。現在朝鮮是亡過了，恐怕世界上第一等懶惰國民要算我中國了；第一等懶惰人類要算我中國內號稱上中流社會的人了。我想中國別的危險還容易救，就是這上中流社會一種無聊懶散的流行病，真真是亡國鐵券，教我越想越心寒啊！

【作者略歷】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近代散文家兼學術家。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幼聰穎，稍長，受學於康有為，一同鼓吹變法維新，世稱康梁。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後，逃往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給與了極大影響於當時的學術思

想界。民國成立，回國，先後任司法，財政總長；參加過反帝制復辟兩役。末年遊歐；歸後，專事著述講學。他的文章，極爲平易暢達，不受古文約束，實文學革命之先導。著述最要者有：飲冰室文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注釋】

- (一) 晉朝的陶侃，嘗說：『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 (二) 論語 書名，是孔子門人紀錄孔子平日所講的話而集成的。
- (三) 大學 書名，本是禮記中的一篇，宋儒把他分出，和中庸——也是禮記的一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
- (四) 王陽明 名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他嘗築室在貴州修文縣的陽明洞中，所以人都稱他做王陽明。
- (五) 顧亭林 名炎武，字寧人，明末崑山人，亭林是他的別號。
- (六) 李完用 朝鮮和日本訂立合邦條約時的全權大臣。

國文讀本 (No. B309)

六 文化學社

愛流汝漲詩地山

月兒底步履已踏過稽家底東牆了，孩子在院裏已等了許久，一看見上半弧底光剛射過牆頭，便忙忙跑到屋裏叫道，「爹爹，月兒上來了，出來給我燃香罷。」

屋裏坐着一個中年的男子，他底心負了無量的愁悶，外面底月光雖然還像去年那麼圓滿，那麼光明，可是他對於月亮底情緒就大不如去年了，當孩子進來叫他底時候，他就起來，勉強回答說，「寶璜，今晚上不必拜月，我們到院裏對着月亮吃些果品，回頭再出去看看別人底熱鬧，」

孩子一聽見要出去看熱鬧，更喜得了不得，他說：「爲什麼今晚上不拈香呢？記得從前是媽媽點給我底，」

父親沒有回答他，但孩子底話很多，問得父親越發傷心了，他對着孩子不甚說話，只有向月不歇地嘆息。

『爹爹今晚上不舒服麼？爲何喘氣得那麼厲害？』

父親說：『是我今晚上病了，你不是要出去看熱鬧麼？可以教素雲姐帶你去，我不能去了。』

素雲是一個年長底丫頭，主人底心思、性地，她本十分明白，所以家裏無論大小事幾乎是她一人主持，她帶寶璜出門，到河邊看看船上和岸上各樣底燈色；便中就告訴孩子說，『你爹爹今晚不舒服了，我們得早一點回去才是。』

孩子說：『爹爹白天還好好地，爲何晚上就害起病來？』

『唉，你記不得後天是媽媽底百日嗎？』

『什麼是媽媽底百日？』

『媽媽死掉，到後天是一百天底工夫。』

孩子實在不能理會那「一百日」底深密意思，素雲只得說：『夜深了，咱們回家去罷。』

素雲和孩子回來底時候，父親已經躺在牀上，見他們回來，就說：「你們回來了，」她跑到牀前回答說，「二舍，我們回來了，晚上大哥兒可以和我同睡，我招呼他，好不好？」

父親說：「不必，你還是睡你底罷，你把他安置好，就可以歇息，這里沒有什麼事。」

這個七歲底孩子就睡在離父親不遠底一張小牀上，外頭底鼓樂聲，和樹梢底月影，把孩子嚇得不能睡覺，在睡眠底時候，父親本有命令，不許說話；所以孩子只得默聽着，不敢發出什麼聲音。

樂聲遠了，在近處底雜響中，最激刺孩子底，就是從父親那里發出來底潑泣聲，在孩子底思想裡，大人是不會哭底，所以他很詫異地問：「爹爹，你怕黑麼？大貓要來咬你麼？你哭什麼？」他說着就要起來，因為他也怕大貓。

父親阻止他說：「爹爹今晚上不舒服，沒有別的事，不許起來。」

「噢，爹爹明明哭了！我每哭底時候，爹爹說我底聲音像河裏水聲，潏潏地響；現在爹爹底聲音也和那個一樣。呀，爹爹；別哭了，爹爹一哭，教寶璜怎能睡覺呢？」

孩子越說越多，弄得父親底心緒更亂。他不能用什麼話來對付孩子，只說：「璜兒，我不是說過，在睡覺時不許說話麼？你再說時，睡覺就不疼你了，好好地睡罷。」

孩子只覆說一句：「爹爹要哭，教人怎樣睡得着呢？」以後他就靜默了。

這晚上底催眠歌，就是父親底抽噎聲。不久，孩子也因着這聲就發出微細的鼾息；屋裏只有些雜響伴着父親發出哀音。

十二月一日奔喪到家 胡適

往日歸來，纔望見竹竿尖，纔望見吾村，

便心頭亂跳，遙知前面，老親望我，含淚相迎。

『來了！好呀！』——更無別話，說盡心頭歡喜悲酸無限情。

偷回首，揩乾眼淚，招呼茶飯，款待歸人。

今朝，——

依舊竹竿尖，依舊溪橋，——

只少了我的心頭狂跳！——

何消說一世的深恩未報！

何消說十年來的家庭夢想，都一一雲散煙銷！——

只今日到家時，更何處能尋他那一聲『好呀！來了！』

國文讀本

去

私

呂氏春秋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

也。
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誰可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誰可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

去

私

一

墨者有鉅子腹躪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其以此聽寡人也。」腹躪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令吏弗誅，腹躪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記畫 溫州的踪跡 朱自清

『月朦朧，鳥朦朧，簾捲海棠紅。』

這是一張尺多寬的小小的橫幅，馬孟容君畫的。上方的左角，斜着一卷綠色的簾子，稀疏而長；當紙的直處三分之一，橫處三分之二。簾子中央，着一黃色的，茶壺嘴似的鈎兒——就是所謂軟金鈎麼？『鈎彎』垂着雙穗，石青色；絲縷微亂，若小曳於輕風中。紙右一圓月，淡淡的青光遍滿紙上；月的純淨，柔輦與平和，如一張睡美人的臉。從簾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纏的海棠花。花葉扶疏，上下錯落着，共有五叢；或散或密，都玲瓏有致。葉嫩綠色，彷彿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淺深之別。花正盛開，紅豔欲流；黃色的雄蕊歷歷的，閃閃的。襯托在叢綠之間，格外覺着嬌嬈了。枝欹斜而騰挪，如少女的一隻臂膊。枝上歇着一對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簾裏。一隻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兒半睜

半閉的似乎在入夢之前，還有所留戀似的。那低些的一隻別過臉來對着這一隻，已縮着頸兒睡了。簾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些痕跡。

試想在圓月朦朧之夜，海棠是這樣的嫵媚而嬌潤；枝頭的好鳥爲什麼卻雙棲而各夢呢？在這夜深人靜的當兒，那高踞着的一隻八哥兒，又爲什麼撐着眼皮兒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什麼來着？捨不得那淡淡的月兒麼？捨不得那稀疏的簾兒麼？不，不，不，您得到簾下去找，您得向簾中去找——您該找着那捲簾人了？他的情韻風懷，原是這樣這樣的哟！朦朧的豈獨月呢；豈獨鳥呢？但是，咫尺天涯，教我如何耐得？我拚着千呼萬喚；你能夠出來麼？

這頁畫布局那樣經濟，設色那樣柔活，故精彩足以動人。雖是區區尺幅，而情韻之厚，已足淪肌浹髓而有餘。我看了這畫，瞿然而驚；留戀之懷，不能自己。故將所感受的印象細細寫出，以誌這一段因緣。但我于中西的畫都是門外漢，所說的話不免爲內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伊和他 | 葉紹鈞

(隔膜)

溫和慈愛的燈光，照在伊豐滿渾圓的臉上；伊的靈活有光的眼，直注在小孩——伊右手圍住他的小腿，左手指撫摩他柔軟的短髮，——的全身，自頂至踵，無不周遍；伊的心神，滲透了他全身了。他有柔滑如脂的皮膚，嫩藕似的臂腕，肥美的鮮紅的雙頤，澄清晶瑩的眼睛，微低的鼻，小小的口；他剛才滿兩歲。伊抱他在懷裏，伊就抱住了全世界，認識了全生命了。

他經伊撫摩頭髮，回頭看着伊，他臉上顯呈出來的意象，彷彿一朵將開的花。他就回轉身來跪在伊懷裏，舉起兩隻小手，捧着伊豐滿的面龐，還將自己的面龐湊上去偎貼着，叫道：「媽！」小手不住的在伊臉上輕輕的摩着，拍着。這是何等的愛，何等的自然，何等的無思慮，何等的妙美

難言！

鐘擺的聲音，格外清脆，發出一種均勻的調子，給人家一箇記號，指示那生命經歷「眞時」，不絕的在那裏變化長進。伊和他正是這箇記號所要指示的，他們的生命，他們的愛，他們愛的生命，正在那裏綿延的迅速的進化哩。

他的小眼睛，忽然被桌上一箇鎮紙的玻璃球吸住了，他的面龐，便離開了伊的？重又回轉身去，取球在手裏。「紅的……花！白的……花！」他指着球裏嵌着的花紋，相着伊又相着花紋，全神灌注的，十分喜悅的告訴伊。他的小靈魂眞箇開了花了！

「你喜歡這花呀！」伊很眞誠的吻他的肩，緊緊的依貼着不動。

他將球旋轉着；他小眼睛裏的花，刻刻有箇新的姿態；他的小口開了，嘻嘻的笑箇不住。伊仍舊伏着他，仍舊不動。

「天上……紅的……雲，白的……雲，紅的……星，白的……星！」

他說着，一臂直伸，指着窗前，身體望側傾斜，「媽！那邊去？」伊就站了起來，抱他到窗前。一天的月光，正和大地接吻，溫和到極點，慈愛到極點，不可言說。

「天上有亮麼？」伊發柔和綿美的聲音問。

「那邊，亮！一箇星……！四箇星！六箇星！十一箇星！兩箇星……！」

一隻戀月的小鳥，展開雙翅，在空碧的海裏浮着。離開月兒遠了，又折轉來浮近去，充量呼吸那大自然的恩惠。

那小鳥又印入了他澄清晶瑩的小眼睛裏了。他格外的興奮，舉起他握球的小手，「一箇……：蜻蜓……：來！捉他！」就將球擲去。那球拋不到五寸就下墜，打着在伊左眼的上角，從伊的臂上滾到地上。

伊受了劇烈的痛了，有幾秒鐘功夫，伊全不感覺什麼，後來才感痛——不可忍的痛。伊的眼睛張不開了，但能見無量數的金星，在前面飛舞，

眼淚汨汨的湧出來，兩頰都濕了。伊的面龐，伏在他小胸口，仰不起來。

這箇時候，他臉面的肌肉都緊張起來；轉動靈活的小眼睛竟呆了，端相着伊，表顯一種恐懼，懊悔，乞恕的神情，——因為他聽見玻璃球着額發出的沈重的聲音，——彷彿他震動的小靈魂在那裏說道：『這怎樣！沒有這回事罷！』

伊痛得不堪，淚珠伴着痛滴箇不休，面龐還是伏在他的胸口。他慢慢的將小手扳起伊的面龐。伊雖仍舊是痛，卻不忍不隨着小手的力仰起來。

伊的面龐變了；左眼的上角高起了一大塊，紅而近紫；眼淚滿面，照着月光，有反射的光，伊究竟忍不住這箇痛，不知不覺舉起左手按那高起的一塊。

他看了，上下脣緊闔併一線，向兩邊延長，動了幾動，終於忍不住，大張他的小口，啞的哭了出來。紅蘋果似的兩頰，被他澄清晶瑩的泉源裏

的水，洗得通濕。

伊趕忙吻他的額，臉上現出美麗的，感動的，心底的笑，——和月一樣的笑。這時候，伊的感覺，一定在痛以上了。

圖文讀本

六

自然底微笑大白

隱隱的曙光一線，在黑沈沈的長夜裏，突然的破曉。霎時烘成一抹錦也似的朝霞，彷彿沈睡初醒的孩兒，展開蘋果也似的雙頰，對着我微笑。

黃昏一片淺藍天，一半被魚鱗似的白雲籠罩。冉冉地吐出一彎鈎也似的明月，彷彿含羞帶怯的新婦，只露出一些兒眼角眉梢，對着我微笑。

鏡也似的平湖，映着胭脂也似的落照。忽然幾拂輕風，皺起紗也似的波紋，彷彿曲終舞罷的女郎，把面罩籠着半嬌半倦的臉兒，對着我微笑。

國
文
讀
本

初夏的庭院 徐蔚南

這幾日；天氣怪不好，陰雨已三天了，到今朝還沒有放晴。早上無聲無息地下了一場細雨，大約不過二十分鐘就停止的；但是過了一小時許，瓦楞上滴瀝滴瀝地響，原來又是一陣急雨來了。這樣時小時大的雨若斷若續地落到晚上。夜間恐怕仍是如此吧。

我們在公司裏走不出去，簡直如小鳥一般被關在籠子裏了，心上雖然並沒有什麼憂慮，但總覺得悶悶地很是無聊。本來使人乏味的帳簿上的買客、日期、數目一類的統計，現在尤其令人疲倦。

但是今天離端午節祇有十六天，我們不得不努力算清帳目。

幸而在事務室裏，我坐的一個位置恰巧在窗邊，我打了一會兒算盤之後，可以任意向窗外望望。

窗外有兩株梧桐。三星期前，樹上的葉子是還沒有銀元大的疏疏朗朗

的幾許紅葉，如今已是密叢叢一樹肥大的綠葉了；玻璃窗上也映出一層暗綠色來。梧桐兩旁各有一行冬青樹，感謝園丁貪懶沒有來修剪，已長得很高了；深綠色的葉子經了幾番冷雨洗濯，更顯出翡翠一般鮮豔的色彩來。梧桐底對面，有五六株南天竹，瘦弱的枝幹負着瘦弱的綠葉，很伶仃地在顫動。天竹底旁邊還有一株枇杷樹。這樹卻很壯麗的，葉肥枝硬，傲然站立在那邊；雖然沒有梧桐那樣的高大，但頗有睥睨一切的氣概。在這小小的園子裏，除了樹木，本還種着幾株玫瑰，不過玫瑰花久已開過了，如今祇賸得幾個花萼帶着幾絲顫顫的花鬚罷了，從前落在泥上的一層鮮紅的花瓣都爛在泥裏了。沿着院子中間的荷花缸底四週，倒還有幾株雜草生着菜花一般的小黃花。雨止時，有一三小粉蝶時時在這幾朵黃花上來回飛舞。麻雀也時時飛到花邊來啄取什麼似地跳來跳去，有時跳到冬青樹下，隱藏過了身體，然後吱吱喳喳地叫。

荷花缸裏除去銅錢大的浮萍外，新近長出了三張嫩綠的荷葉。葉上有

兩顆混圓的光亮的雨珠在滾動，有如女孩子底一雙眼睛一般活潑。小雨點落到缸中的水面打出無數的圓渦，雨止了，水面又平靜了。

我這樣仔仔細細地觀察了一會兒院子裏的景物，便又回頭去二百五十加三千四百地撥動算盤珠；算了一會又疲乏了，再去望望那個院子。如此，一刻兒向窗外眺望，一刻兒打算盤，那一厚本的出納簿（一）居然被我一點不錯地弄清楚了。

【注釋】

（一）出納簿，記金錢出納的帳簿。

國文讀本 (No. B216)

四
文化學社

田舍風味中的一幕 擬如

一個天朗氣爽的星期日下午，我邀同事江女士和幾個學生等，坐了鄉下的小船到離校四五里路遠的校役家去採菱，船一路向着西斜的夕陽前進。那裏夕陽的玫瑰色似的光暉，映着我們的衣裙，風又飄飄然的吹着，真使我們像做着愉快的夢一般，添得無限幽渺的滋味。

後來船漸漸搖入一條極小的道中，兩旁都密種着綠森森的菱白，好像進了一個綠蔭築就的小巷。有時船竟從菱白中穿過，所以那時，我們都縮緊了身子，深怕被菰葉——菱白的葉子——割破了皮肉。

那些菰葉，雖然富於詩意，但它的鋒芒實在森森然像劍鋒一般可怕，所以我們只得舍舟登陸，上岸步行；好在不多一會，便到了女傭的家裏了。他家中的人，見我們到來，都忙着搬凳燒茶，表示一種誠樸而熱情的歡迎。

她們家裏，喂養着一隻鴿子和一隻白頭翁。白頭翁是養在大的竹籠裏，掛在屋內，咕咕句句的叫着，一上一下的跳着，露出喜悅的神色來，也好像成了愉快的家庭中的一員。鴿子是憩息在廊前的桑簍下，它也咕咕的叫着，好像樂天派的朋友一般。

她家屋前的場上，更堆着許多剛從田中收割回來的稻，充滿了農家的風味。像他們那樣的自汲而飲，躬耕而食，確乎是很有天然的樂趣。我是素來喜歡鄉下生活的，所以一到鄉下，見了他們那種情況，真是覺得十二分的愉快與默契。

住在她家鄰近的兒童們，見我們到來，個個都睜着圓黑的小眼睛，向着我們出神的看。他們是又天真，又活潑，又質樸，很有一種生長於鄉村間的特殊的可愛的態度。他們玩了一會之後，有的便背了竹簍割草去了，有的依舊到牧場上放牛去了。他們年紀雖輕，都各有相當的事情，並不像城市中的孩子們那樣在街頭閒蕩。然而也不像大都市中的童工們那樣做着

奴隸式的工作。而致面黃肌瘦，並且完全廢棄了受教育的機會。

我們休息了一會，就預備了一隻長圓形的木盆，一條狹長的板，兩束稻草。稻草是放在盆的兩端，當作坐墊的，板是當做槳的。我和江女士初下木盆時，還不會划行，於是那隻木盆只在菱塘中旋着圓圈，不能進退。後來經他們的指導，方知道須左右均勻的划着才能前進。

菱塘中滿鋪着翠青的菱葉，葉下隱約地露出來紅色的菱。我們一面划一面採，划到菱多的地方，便放下槳，把一菱一菱的菱拾起來更迭採摘。那些軟老的菱，稍微一動，便從蒂上脫落，不及拾取便一漾一漾的向水中沉下去了；我們無法撈取，只有眼睜睜的看他沉下而已。

輕風一吹，菱葉都動盪起來了，多麼美麗而可愛喲！這種生活，真有些不可言說的愉快。不過這時，頗繫念着我所關切的人，可惜相距太遠，不能一同到這裏來採菱，否則，一定倍覺愉快了。

我因為從沒有經過這種生活，所以很覺有趣，竟對着這菱塘依戀不捨

，只可惜天色漸暮，不能再事勾留了，於是只有掉着木盆，走上岸去。

這次竟採了兩大籃的菱，滋味很可口，比平時市上買的鮮甜得多了，我們吃了許多的菱，並且吃了他們自己做的麵，便告別步行而歸。

歸途中蟲聲唧唧，紡織娘蟋蟀等奏的夜的贊美歌與交響樂，好聽極了。我很想捉幾隻帶回來養着，聽他們更多更久的妙奏，可惜天色將黑了，不能如願。

到校後，覺得手上有幾處痛，仔細一看，才知道是被菱刺刺傷了；但當時卻因爲只覺採菱的快樂，所以竟不會覺得痛呢。

【注釋】

- (一) 菱白 蔬類植物，菰米之莖也；亦稱菰菜。(二) 白頭翁 鳥名。大如畫眉鳥，腹白，全體灰黑，老則頭白，故名。(三) 自汲而飲躬耕而食，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壤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本文語意本此。(四) 一菱一菱猶言一顆一顆。(五) 更迭 更，禮記儒行註：「代也。」迭，說文：「更迭也。」

過故人莊

孟浩然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國
文
讀
本

蔬圃絕句 陸游

百錢新買綠簑衣，不羨黃金帶十圍；
枯柳坡頭風雨急，憑誰畫我荷鋤歸。

青青蔬甲早寒天，想像登盤已墮涎；
更欲鋤畦向東去，園丁來報竹行鞭。

瓦疊浮圖盆作池，池邊紅蓼兩三枝；
貪看忘卻還家飯，恰似兒童放學時。

懶隨年少愛花狂，且伴羣兒鬪草忙。
行徧山南山北路，歸時新月浸橫塘。

國文讀本

與弟季書 謹以奉

是行也，將溯長江泛鄱湖，逾梅嶺，而渡南海之涯，至惠州凡四千五百餘里；有驚濤，怒浪，龍鼉，蛟鱓，出沒之無常；盜賊，險虞，風土，淫惡，蠻烟，瘴癘，蠱毒，害人之可慮；吾奈何聽汝去哉！

且先人在時，憐吾與汝而計安全之；動慮事變不測，或晨夕離左右，即不歡。自吾父亡，母夫人尤欲吾與汝常在目下。吾間以事適百里，必叮嚀慰勞，諭以戒行路，速歸期。出數步，復命之回，回而又諭之；又遣婢再三傳語中門外。至期，則具鮮食以待。不至，則皇然以望，惕然以憂。以汝幼，則視汝間往親串家，亦遂如吾適百里。汝或不即侍寢。則檠燈數漏。臥席不安。嗟乎！汝念之乎！汝固向者懷中膝下之身也，一旦跋涉數千里外，置之風波，盜賊，烟瘴，蠱毒，之中，先人有知，夜臺愁望，則所謂「嗟予子，嗟予季」者，豈異於存日哉！

况吾父之亡，以汝屬我曰：『爾長兄，善視之。』泊母之亡，又屬我曰：『爾終善視之。』吾時實應命，而今乃不能振汝，使汝不得已而邀先人之遺德，以待振於故人；則汝之冒風波，盜賊，烟瘴，蠱毒之危而去者，非惟吾聽之，直若吾之驅之也。然吾既不能振汝，而沈君以異姓兄弟欲振之，具書詞迎汝；則汝之去，初非乞憐於行路之人以爲先人辱；而吾又不聽汝去焉，則似絕之所往，而吾益不安。用是涕泣送汝；亦惟望汝每事必念先人，致戒於舟車行李之外，復慎起居服食，謹言行，擇交遊，制情欲，不忘危險，而後出於危險以免於前者之所慮；因得早歸告無恙於祠墓，庶猶可慰先人而不至重形吾之不孝也。詩曰：『嗟！予弟行役，尙慎旃哉！』汝念之，何待陟彼岡兮而始念之！

和平奮鬪救中國

汪精衛

孫先生於三月十一日^(二)下午，還能和侍疾的人談話，入夜以後，體氣越弱了，聲息越微了。一間靜悄悄的病室裏，一個垂死的病人，睡在牀上，面色漸漸的淡了，眼光漸漸的溷了，一種微微弱弱的聲息，斷斷續續的，從唇吻間，勉強的發出來，不知是呻吟，還是呼叫。『和平』，『奮鬪』，『救中國』，一聲復一聲的，約莫至少有四十餘聲；漸漸的連聲息也發不出來了，所能看見的，只唇吻間的微動了。噫，充滿了這病室的空氣，還是極悲涼啊，還是極熱烈啊！

『和平』，『奮鬪』，『救中國』，孫先生說時，是不連屬的，這三句話，各自的意味，和連屬起來的意味，應該讓各人自己去尋繹，沒有一個人敢說他自己的解釋，是適合於孫先生的原意的。如今我只能將我自己所尋繹的說出來，與大家相印證。

『救中國』是孫先生一生的事業。他對於『救中國』不但有志願，而且方法與條理。所謂方法與條理，便是他遺囑上所列舉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得救與否，全視以上主張能貫徹與否以爲斷。他用盡四十年的心力，以上主張，還未能達到。至於垂死之日，連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兩件事，明明是可以做到的，卻還被人阻礙着，不能做到，真真是他一件傷心的事情。他口口聲聲的說『救中國』，『救中國』，他不止含着無窮的希望，他還含着無窮的痛苦。

『和平』與『奮鬥』兩句話，表面看來，是矛盾的，細按下去，卻正是一貫的。孫先生所希望的，是什麼呢？是『和平』。孫先生的畢生『奮鬥』，爲什麼呢？是爲『和平』而『奮鬥』。孫先生平日爲人揮毫，常常用『博愛』兩字，或常常用『天下爲公』四字，這便是和平的真諦。孫先生心目中的和平，是如此的，嚮求和平的心事愈切，則對於人世間不平的現

象，愈不能放過去。因此便要打破一切不平的現象，使歸於平；因此便有四十年不斷的奮鬪。三民主義，賅括一句話，不過使不平者歸於平而已。和平是仁者的心事，奮鬪是勇者的心事；惟其大仁，所以大勇。孔子^三說：『仁者必有勇^三；』老子^四說：『慈故能勇^五。』都是這個道理。爲和平而奮鬪，以奮鬪求和平。和平是中國唯一的希望，奮鬪是救中國唯一的方法。

去年十二月四日以來，孫先生病了！病何足以困孫先生呢？三月十二日，孫先生死了！死何足以困孫先生呢？『和平』，『奮鬪』，『救中國』，從垂死的病人，極微弱的聲息中，傳入四萬萬人的耳鼓，顫動四萬萬人的心弦，一齊起來，往『和平』『奮鬪』『救中國』做去！

【注釋】

(一)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二)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魯國人，爲儒家之祖。

(三) 見論語。

(四) 老子 姓李，名耳，字老聃，春秋楚國人，或說陳國人；著有道德經，主張「清靜無爲」之說，爲道家之祖。

(五) 見道德經。

錦纏道——踏青 宋 那

燕子呢喃，景色乍長春晝；靚園林萬花如繡。海棠經雨胭脂透；柳展
宮眉，翠拂行人首。

向郊原踏青，恣歌攜手；醉熏熏尙尋芳酒。問牧童遙指孤村道：「杏
花深處，那裏人家有。」

國文讀本

卜算子

蘇軾

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定。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驚起

國
文
讀
本

察 傳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

聞而審，則爲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吳王聞越王勾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

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

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生，議法度而修之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洵洵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

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與友人荊雪濤書 于成龍

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煙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得一二。土民有獠、獞、獯、獧、之類，性好鬪殺，順治十六冬初入版籍。

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行次清源，同年生王吉人，慷慨好義人也，夙知成龍家食尙可自給，勸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俯首不答。抵舍，別母及家人；典鬻田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兒子庭翼爲諸生已久，猶謹樸如處子。以田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爲官，不顧汝；汝作人，莫思我」而已。拜先祠，別老母，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可吞猺獞而餐煙瘴也。

行及湖南冷水灘，臥病，扶掖陸行；之桂林，謁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疴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羅城與融城沙鞏連界。行至沙鞏，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

八月二十日，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神廟中，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庭，無門垣，草屋三間；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關一門，入，亦屋三間。內廡支茅穿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丁寧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於他鄉，即生亦何爲？』噫！幸有此也！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付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而大兒續覓

四僕來，又前後死其三人；止存一僕，晝夜號咷如風魔，遂聽其歸。萬里一身，生死莫主，夜枕刀臥，牀頭樹二槍以自防；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獠獍雖頑，無可取之資，亦無可殺之讎也。事至萬不得已，則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不得執持兵器；間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必務緝獲，推詳真實，誅戮立時，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寧靜。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境，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肆害無已，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置之。成龍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約某鄉民練兵，親督剿殺，椎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功成，罪亦且不赦；但爲民而死，奮不顧身，勝於瘡病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剿滅。至是上官採訪真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

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

杳絕，悲痛如切己膚。士謠云：「武陽岡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食寢不安；人心既和，謠言不驗。又云：「二年一小剿，五年一大剿。」比及三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謬蒙上官賞識，列之薦章，遂有四川合州之擢。

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或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首足赤露，無復官長禮；夜以四錢沽酒一壺，無下酒物，快讀唐詩，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酒爲淚也。回想同僚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是以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慨。

西湖七月半記 張岱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

其一：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儻，聲光相亂，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

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還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

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閒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

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飽，呼羣三五，躋入人叢，昭慶斷橋，嗚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

其一：小船輕幌，淨几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竄裏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已出西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魘如曬，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興盡，官府席散，皂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復整粧，湖復頽面，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撲人，清夢甚愜。

枕中記 沈既濟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帶，隱囊而坐。俄見旅中少年，乃廬生也。衣短褐，乘青駒，將適於田，亦止於邸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

久之，廬生顧其衣裝敝褻，乃長歎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於學，富於游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今已適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

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瑩，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朝。乃舉

身而入，遂至其家。

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鮮盛。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

生性好土功，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紀德。移節汴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爲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會吐蕃悉抹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殺，河湟震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遮要害。邊人立石於居延山以頌之。歸朝冊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時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爲端州刺史。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啟沃，號爲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

結，所圖不軌。下制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罹者皆死，獨生爲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冤，復追爲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

生五子，曰儉，曰傳，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爲考功員外；傳爲侍御史；位爲大常丞；倜爲萬年尉；倚最賢，年二十八，爲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竄荒徼，再登台鉉，出入中外，徊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甚好佚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

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歿，上疏曰：『臣本山東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敘。過蒙殊獎，特秩鴻私，出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

歲時。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貽寇，履薄增憂，日懼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事，鐘漏並歇，筋骸俱耄，彌留沈頓，待時益盡。顧無成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

『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擁藩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實卿所賴。比嬰疾疹，日謂瘥平。豈斯沈痼，良用憫惻。今令驟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爲予自愛。猶冀無妄，期於有瘳。』是夕薨。

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寄小讀者通訊七 冰心

親愛的小朋友：

八月十七的下午，約克遜號郵船無數的窗眼裏，飛出五色飄揚的紙帶，遠遠的拋到岸上，任憑送別的人牽住的時候，我的心是如何的飛揚悽惻！

癡絕的無數的送別者，在最遠的江岸僅僅牽着這終於斷絕的紙條兒，放這龐然大物，載着最重的離愁，飄然西去！

船上生活，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潑，除了三餐外，只是隨意遊戲散步。海上的頭三日，我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套圈子，拋沙袋，樂此不疲，過後又絕然不玩了。後來自己回想很奇怪，無他，海喚起了我童年的回憶，海波聲中，童心和遊伴都跳躍到我腦中來，我十分的恨這次舟中沒有幾個小孩子，使我童心來復的三天中，有無猜暢好的遊戲！

我自少住在海濱，卻沒有看見過海平如鏡，這次出了吳淞口，一天的航程，一望無際盡是鄰鄰的微波，涼風習習，舟如在冰上行。到過了高麗界，海水竟似湖光，藍極綠極，凝成一片。斜陽的金光，長蛇般自天邊直接到欄邊人立處。上自穹蒼，下至船前的水，自淺紅至於深翠，幻成幾十色，一層層，一片片的漾了開來，……小朋友，恨我不能畫，文字竟是世界上最無用的東西，寫不出這空靈的妙景！

八月十八夜，正是雙星渡河之夕，晚餐後獨倚欄旁，涼風吹衣，銀河一片星光，照到深黑的海上。遠遠聽得樓欄下人聲笑語，忽然感到家鄉漸遠。繁星閃爍着，海波吟嘯着，凝立悄然，只有惆悵。

十九日黃昏，已近神戶，兩岸青山，不時的有漁舟往來。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圓扁的，大家說笑，便道是『饅頭山。』這饅頭沿途點綴，直到夜裏，遠望燈光燦然，已抵神戶，船徐徐停住，便有許多人上岸去。我因太晚，只自己又到最高層上，初次看見這般璀璨的世界，天上微月的光，和

星光，岸上的燈光，無聲相映，不時的還有一串光明從山上橫飛過，想是火車周行。……舟中寂然，今夜沒有海潮音，靜極心緒忽起：『倘若此時母親也在這裏……』我極清晰的憶起北京來；小朋友，恕我，不能往下再寫了。

冰
心八，二十，一九二三，神戶。

朝陽下轉過一碧無際的草坡，穿過深林，已覺得湖上風來，湖波不是昨夜欲睡如醉的樣子了。——悄悄的坐在湖岸上，伸開紙，拿起筆，擡起頭來，四圍紅葉中，四面水聲裏，我要開始寫信給我久違的小朋友。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水面閃爍着點點的銀光，對岸意大利花園裏亭亭層列的松樹，都證明我已在萬里外。小朋友，到此已逾一月了，便是在日本也未嘗寄過一字，說是對不起呢，我又不願！

我平時寫作，喜在人靜的時候，船上卻處處是公共的地方，艙面闌邊

，人人可以來到。海景極好，心胸卻難得清平。我只能在晨間絕早，船面無人時，隨意寫幾個字，堆積至今，總不能整理，也不願草草整理，便遲延到了今日。我是尊重小朋友的，想小朋友也能尊重我原諒我！

許多話不知從那裏說起，而一聲聲打擊湖岸微波，一層層的沒上雜立的湖石，直到我蔽膝的氈邊來，似乎要求我將她介紹給我的小朋友。小朋友，我真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紹她！她現在橫在我的眼前，湖上的明月和落日，湖上的濃陰和微雨，我都見過了，真是儀態萬方。小朋友，我的親愛的人都不在這裏，便只有她——海的女兒，能安慰我了 Lake Waldan 諧音會意，我便喚她做『慰冰。』每日黃昏的遊泛，舟輕如羽，水柔如不勝槩，岸上四圍的橘葉，綠的，紅的，黃的，白的，一叢一叢的倒影到水中來，覆蓋了半湖秋水，夕陽下極其豔冶，極其柔媚。將落的金光，到了樹梢，散在湖面。我在湖上光霧中，低低的囑咐他，帶我的愛和慰安，一夜和他到遠東去。

小朋友！海上半月，湖上也過半月了，若問我愛那一個更甚，這卻難說。——海好像我的母親，湖是我的朋友，我和海親近是在童年，和湖親近是現在。海是深闊無際，不着一字，她的愛是神秘而偉大的，我對她的愛是歸心低首的。湖是紅葉綠枝，有許多襯託，她的愛是溫和嫵媚的，我對她的愛是清淡相照的。這也許太抽象，然而我沒有別的話來形容了！

小朋友兩月之別，你們自己寫了多少，母親懷中的樂趣，可以說來讓我聽聽麼？——這便算是沿途書信的小序，此後仍將那寫好的信，按序寄上，日月和地方，都因其舊，「弱遊」的我，如何自太平洋東岸的上海繞到大西洋東岸的波司頓來。這些信中說得很清楚，請在那裏看罷！

不知這幾百個字，何時方達到你們那裏，世界真是太大了！

冰 心十，十四，一九二三，慰冰湖畔，威爾斯利，

國文讀本

費宮人傳陸次燾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語周后命侍公主，主絕憐之。

宮人見上憂流氛昌熾，未嘗不竊抱杞人憂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豫爲計也！」承恩奇之。

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問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豫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若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

有魏宮人者，年差長於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

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拔劍刃嬪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於鼎湖也。

時尙衣監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誑賊以脫主。顧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

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人入內，我輩必受辱

；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者盈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爲之不流，而香且數日也。

費宮人目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智井中。賊鉤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豔，心欲納之；而每陞御座，輒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恍如帝之辟易於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羅於闖衝陷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酬勳。羅甚喜。宮人曰：「闖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耐從難太監王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

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年盞酌，又以大觥連飲羅。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闖王，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語君也。」羅愈喜；陶然就

臥，駭如雷。

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籟俱靜，於是以纖指挾匕首，睨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鬪；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尙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剄粉頰而悠然逝矣。聞於自成，自成駭嘆而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

【注釋】

(一) 懷宗 明末代帝，名由檢。

(二) 流氛 明末流寇，以張獻忠李自成為魁首。李所至殊廣，大肆殺掠，稱爲闖王。後於西安稱王，自號大順；再向東進寇，更入京城。

(三) 杞人憂 喻無益之憂慮也。事見於列子天瑞篇：「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亡所寄。」

(四) 泄泄 怠緩舒適之貌。

(五) 使生者……信矣。春秋時晉荀息對獻公語，見公羊傳僖公十一年：「獻公將死，問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答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媿平其言，則可謂信矣。」

(六) 甲申 爲懷宗十七年，即清順治元年，西曆一六四四年。

(七) 萬歲山 在北京神武門外宮城後，亦稱煤山。

(八) 鼎湖 古代相傳：黃帝鑄鼎於荆山下，鑄成後，乘龍飛昇而去。因名此處爲鼎湖。後遂用以喻帝王死亡之意。

(九) 尙衣監 掌管皇帝衣物之太監。

(十) 承天門 明時宮門。

(十一) 晉井 明廢井。

(十二) 耐 埒祭也。

(十三) 盞酌 夫婦成婚之禮也，古時成婚，「同牢而食，合盞而飲。」

國文讀本 (No. B330)

六 文化學社

一個軍官的筆記 冰心女士

戰雲密布了，動員令下了，我自己昏昏沈沈的，什麼都不明白，便要開往前敵去了，便要去和那無情的敵火相見了，我打死人家，人家打死了，都不過這麼一回事；只可憐是——爲誰犧牲爲誰奮勇，都說不明白；我死了，人家死了，都像死一條狗一般，半點價值都沒有，真是從何說起！

父親站在門口，微風吹着他的白髮，蕭蕭披拂，妹妹扶着他，他們一同站着，一聲兒不響——。呀！這不像將士從軍，家人送別的光景，爲什麼一句激勵的話也沒有，一句淒戀的話也沒有？我明白了！「師出無名」，便有激勵的話，也如何出口！可憐呵！是他們勸慰我好呢？還是我勸慰他們好呢！昨天一夜的工夫，我原也想出幾句話來安慰他們的，爲何現在又說不出！不說了，去罷。

一翻身出了門，上了車；腦中還嵌着剛纔的光景，嵌着一片淒苦的光景，也許這就是末次的分別，末次的相見，只恨我當初爲何要入軍校。原來戰爭的功用就是如此！戰爭的目的就是爲此！

道上遇見幾個朋友，一邊走着，一邊談話，臉上都顯出極其激烈的樣子，忽地抬頭看見了我，也不招呼，只彼此低低的說了幾句話，望着我冷笑。我們交互著過去了。我不明白他們爲何不理我，爲何冷笑。忽然想起我自己現在的地位，那裏是榮譽的軍人，分明是軍閥的走狗；我素日的志趣那裏去了，竟然做這卑賤的事，如何對得起我的朋友也如何對得起我自己！

一抬頭到了車站，我部下的兵丁，等着我了；他們一排兒站着，舉着鎗。現在要出發了！我應當對他們說幾句話，勉強提起精神來，微笑着對着他們；剛想起頭一句就是『我們軍人的天職』，方要出口，忽然我的心痛了，我的臉紅了，底下如何接着說？難道……我的話縮回了，他們都凝

望着我，眸子裏滿了眼淚；我們彼此心裏都明白，彼此都互相憐憫，然而我們仍須去死戰。

暫時靜默了一會子，還是含着淚，揮一揮手說：「去罷，我們一齊上站去罷。」

經過了幾站，看見了無數黃衣的兵士和隊官，忙忙碌碌的上車下車，各人做各人的事，汽機軋軋的響着，愈顯得我們慘默無聲。兩旁的平原，風馳電掣的過去，我的思想，也隨着一片大地，不住的旋轉；我心中還是不信現在便是要出戰的。當年的想像，以爲軍人爲國效死，臨敵的時候，不知是怎樣的激昂奮發，高唱入雲；死在疆場，是怎樣的有榮譽；奏凱回來，是怎樣的得贊美。自從赴歐觀戰以後，看見他們的苦境，已經稍稍覺得戰爭是不人道；不想現在不但是不人道，而且是無價值。眼看得我們便要爲少數的主戰者，努力去做這不人道，無價值的事了，——太不值得了。

營帳立好了，隱隱的看見對面軍隊，旗幟飄揚。他們的隊官，聽說便是忠平——是我伯父的兒子，是我的哥哥。他是在一個月以前，剛和我分手的，前幾天他還寫言給我，問我何時可到他那裏去；不想我們現在却在戰場相見。可憐呵！我何忍攻擊他，他也何忍攻擊我。要是爲着公理正義，自然沒有什麼顧戀；要是我們自己起意的，也沒有什麼顧戀；現在，却如何呢？——

我們都按兵不動，盼着萬一還有調停的希望，心裏稍微的鎮定一些。只是暴烈的雷雨只管困住我們，軍需官遲延着不來。軍糧不足，怎能支持呢？如何能叫兵士們枵腹從軍呢？

我爲何臥在這裏？我的頭爲何抬不起來？我爲何覺得週身麻木？這雪白的牆壁，綠陰遮滿的窗戶，不是戰場上呵！——我想起來了，我是已經交戰受傷了，這裏是醫院呵！大雨的晚上，『總攻擊令』下了以後，忠平的軍隊悄悄的越過綫來，一陣的鎗聲，將我們一齊震醒；那時我神經錯亂

，只覺得拿着一柄指揮刀，站在雨中，耳中只有雨聲，鎗聲，呼聲。忽然一聲響，我跳起高來，立刻左邊身子麻木了過去，倒在雨地裏，腦子裏好像有海水流過一般。一會兒火光一閃，聽得有人說，「他們的隊官在這裏呢。」接着有人低頭看我，——「呀！忠平哥哥！」他哭了，拉着我的手，我也哭了。以後我覺得飄了起來，萬事都不覺得了。

我的確是受傷了。忠平在不在這裏呢？我到底是在那裏呢？

看護生進來，看見我醒了，連忙走過來；我要問他，他却微笑着搖頭，不叫我言語，一壁低頭去察看我的傷處，我的目光隨着他的手看去，立刻血液冰冷——；原來我已成了廢人了，我的左手左腳沒有了。……恨得要坐起來，我用力撕開裹傷的藥布；我痛擊自己的頭；我大聲呼喊，以後便哭了。看護生嚇得不知道怎麼好，站在一旁，呆呆的看着我。等我慢慢的止住了哭，他纔過來要勸；我指着門叫他出去，我不聽他的話；誰的話我都不聽，完了！完了！我成了廢人了，不如死了……

一覺醒來，剛一睜眼；立刻想起方才的事來，什麼心都灰了，我這一輩子就算完了。『不論是誰，請給我一瓶毒藥，讓我死了罷！』我不住的哀喚着。這時門開了，忠平進來，灰白着臉，他的左手也裹着布，挂在頸下，三步兩步，走至面前，撫着我，好半天掙出一句話來，說：『弟弟！我……』我們都幽咽無聲。我靜靜的臥着，耳中只聽得樹葉搖動，和忠平哽咽的聲音。他的眼淚，都滴在我臉上。這時我想起小的時候，和忠平一處遊玩，我們各人都拿着一桿小木鎗，裝上沙土，伏在樹後，互相射擊。忽然他一鎗射在我臉上，飛沙迷了我的眼，我放下鎗就哭了；他趕緊跑過來，替我揉眼睛，一面勸我說：『弟弟不要哭，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這些事都像幻燈般一片片的從眼前過去。——這時我心中只覺得冷靜淒慘。忠平啊！但願你永遠坐在這裏！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

可喜的消息到了。我不至久安於廢人了，我要往一個新境界去了。那地方只有『和平』，『憐憫』和『愛』，一天的愁煩，都撇下我去了。

可憐的主戰者啊！我不恨你們，只可憐你們！忠平啊，我不記念你，我只愛你！父親啊，妹妹啊，再見罷！

世界的歷史，一頁一頁的翻過去，以下只有……」上帝也要擦乾他們一切的眼，不再有死；也不再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題解】

這篇小說是借一個爲內戰而犧牲的軍官的筆記，以發抒作者之非戰思想。

【作者略歷】

冰心是現代女作家謝婉瑩的筆名，福建閩侯人。所著有春水、繁星等詩集，寄小讀者通訊集和超人、往事等小說集。

【注釋】

(一) 動員令 便是調動隊伍的命令。凡軍隊由平時狀態轉入戰時狀態，便叫「動員」；由戰時狀態返爲平時狀態，便叫「復員」。

一個軍官的筆記 (冰心女士)

(二) 師出無名 沒有意義的出兵，所謂與無名之師也。

(三) 疆場 本爲「疆場」之誤，但一般的使用卻積非成是，反而通行起來。

(四) 奏凱 就是得勝，所謂奏凱歌也。

(五) 人道 謂尊重人類之權利，如人之生命、身體、自由等不可侵犯是也。「不人道」便是反人道。

(六) 軍需官 軍中掌管糧秣被服及一切軍用物品之官也。

(七) 枵腹 「枵」音蠶，木根空也。「枵腹」，謂饑餓而腹空虛也。

(八) 醫院 這裏不是說平常治病的醫院，乃是紅十字會醫院等救濟傷兵的病院也。

(九) 總攻擊令 前方兵力配備完全之後，令正面側面一齊向敵人攻擊，實行戰鬥，叫作「總攻擊」。通飭全線將士執行總攻擊的命令便叫「總攻擊令」。

(一〇) 幻燈 張白布于暗室之壁，用種種玻璃上之畫片，由燈前之透光鏡擴大其影，現于白布之上，便是所謂「幻燈」。今之電影即由幻燈演進而成。這裏說「幻燈般一片一片的從眼前過去」，簡直是電影了。

(一一) 上帝……都過去了 見新約全書第二十章第四節，爲使徒約翰在拔摩島上受神的啓示時所說。

與W | 易君左

多謝西風！

他把後園的桂花一齊吹放了，桐葉的飄零與黃花的憔悴，是詩人的形容詞，這裏，只有花的芬芳，水的清澄，天的莊嚴而純潔，以及一切秋蟲的歌唱。

我曾徘徊池邊：我把清波當做鏡子，嫣然一笑，照見了我的朱顏，比什麼花枝還美麗。那池心的游魚，兩兩三三，笑話低昂的過去了；戲水的白鷗，清影在波中浮耀，紅掌兒翻向青天，年輕的魚兒羞躲了；綠衣仙女的翠鳥，嚶然一聲，彷彿晨粹的初報；白鷺有時飛到堤邊，靜悄悄的孤幽，恰似一個披蓑衣的釣叟。

我曾小立斷橋，一天未彩霞，倒影池塘之中，一片飛紅似火；我小立橋端，消磨了幾度點澹的黃昏，勾引了新月東升，拍醒了棲鴉之翅。垂楊

笑了，桂花在隔院吹香，黃橙沈重了顏色，青藤睡瘦了纖腰，天上的星星光光欲墮。

我曾慢步登樓：郭外的山光，郊外的村莊，徧野的牛羊，淺水湖中，尚有殘荷點點，不是殘荷，彷彿是落花之片片；莫不是荷花又重開了？那裏是秋天，樹葉青青有如春之嬌翠，雁兒陣陣有如夏之飛翔，古木沈沈有如冬之嚴重。蒼烟浮渺在空際，和着輕雲裊裊，是誰噓氣如蘭？望不斷的天邊，也許有蝶共成雙的飛舞，也許有鶯兒歌唱，燕子裁衣。

在這些可愛的詩境中，平鋪了一幅絕妙的圖畫：我與他，——我的W，我的心，——變成了畫中的詩人，詩中的畫家，變成了東方燦爛的流霞，變成了浮海的明月，變成了美麗的山花。

記得去年今天，我匆匆的脫開故鄉，爲着世亂與年荒，小往幽燕，飽咽了淒涼之淚。乾涸的太平湖，照不見我的孤影；半倒的紅牆，頽添了我的彷徨幽弔，菊花爲我憔悴了纔開；市井的呼聲過門而顛碎，飄泊的歸來

，已是初冬天氣，洞庭的壯闊自高，君山之清秀如故。過巴陵，眷懷我的心，悽愴了我的神，我蹉伏小舟中，侵曉寒霜，催起了我的詩興；兒時的回憶與少年的蹉跎，惹起了我的煩悶；參差的帆影與曉風的微弱，吹動了我的歸思。三千里外歸來，一百日光陰如彈指；啊！去年，去年，我們便把他匆匆的過去了！

記得前年冬天，我們小住長沙，這時湘水長清，麓山在望，冷清清的小鳥相傍依依，卻無人向枝頭爲我們歎息。她歸去了，孤獨的留我一人，我痛恨虛榮，我心甘埋沒，我沒頭沒腦於教育之中，卒因寒蟬力弱聲嘶而息鳴，老馬途窮勢孤而莫識，我悵望着故鄉，追懷我的心，切念高堂的白髮，而我遂悵悵的歸來了。小別的情懷，故園的風味，讓一個聰明孩子幽幽的去追求，他若是早知湘水無情，他失悔滴了一滴傷時之淚。然而這兩月的流光，雖神龍一般的飛騰，白雲紅爐，卻飽嘗了消寒滋味。

記得前年今天，繁華的春申，暗藏了一個蕭條的羈客。這羈客幽居在

小樓，看不着黃花，尋不着西風，排不成雁字？他昏昏沈沈的躑躅通衢，電的閃惑與雷的悲哀，尸的橫流與槓的槓舉，妖豔的無情與冷淡的乾笑，哀毀了他的心靈，傷徹了他的純潔。爲着文章的品瑩，爲着同情的愛護，他不惜辛辛苦苦享受了悲哀，他不惜悽悽惶惶邀來了寂寞，等到夢與幻化做東風，他遂躍入了菱湖，吸吞了橫江的塔影。然而此景依稀，此情蕭索，曲沼菱花，長堤衰柳，是否還認得故人？抑或淡漠了同志？

休！休！過去的浴光，如魔的幽影，不必一一再追懷了，我如萍源，現在飄回了舊地，認得滿地秋水，都是我的思想；懶梳粧的未亭，睡正濃的壺天閣，回眸巧笑的湘真館，新著霓裳的浴月池，無一處不惹人憐愛，無一處不動人深惜，無一處不是花，是畫，是詩。我凝望着青蒲，青蒲點頭而含笑，他說，西風起了，小草彎了纖腰，桑葉搖頭，青蛙合掌，正在歌頌秋天的皎潔，秋月的清圓，秋雲的舒卷。我數遍了欄杆，低首迴環，遮掩了我的心曲，珠簾捲處，有臉兒似花，人兒如玉；冷砧聲中，有衣兒

嫣紅，草兒蔥綠，最醜的烏鴉新換了絨裳，喜鵲之侍者平添了制服。一切都像歡迎我們！

我們於是收拾了一間精緻的樓房，三面的明窗，滿室的塗藍，滿架的琳琅，滿壁的輝煌。斗大的房間，充滿了一切光與愛，充滿了一切花與淚，充滿了一切琴韻悠揚與低微之聲浪。憂憤的葉兒偶然飄到我的房間，爲感的撫愛而不住的涕泗潺湲；窮愁的枝兒忽然撐到我的窗前，爲兔人的攀折而妖妍的蹣跚。高樹的棲鴉倦了，起來欠伸，看見了我的讀書，忽然正襟危坐；遠處的羊兒餓了，到處追尋，聽見了我的吟詩，不忍徘徊卽去。她笑了，她說，有了我們這間書齋，豈止羊兒徘徊，鳥兒尋猜；莫不是廣寒宮，正恐那嫦娥錯認了飛來？除非是瑤池綺窗開，又不見黃竹歌聲動地哀；只這露浸蒼苔，月影花篩，風吹殿角，烟鎖樓臺；人生百年如塵埃，讓我們好安排，悠哉！悠哉！

當我靜悄悄的聽她的輕音，當我默幽幽的念我的人生，我如飲甘露之

芳醇，又如抱清脆之流鶯，這是我們光明之一途徑；這裏有朝露晶晶，流泉鏗鏘；這裏有稻花榮榮，鳥語嚶嚶；這裏有院宇沈沈，古木陰陰。然而我的心啊！我夢想赤龍之飛騰，我夢想火花之爆迸，我夢想江南二月紅如錦，我夢想長虹貫日吐氣成雲，我夢想朱霞萬疊天爲傾，巨鯨千丈海爲盈，我爲着清幽，又捨不得熱烈；爲着偉大，又捨不得和平。什麼是人生？我謹謹的選擇一途，我欣欣的和妻終老！

我不是一個多情的人，只是一個痴情的人，也不是慈悲，只是心苦。我願荷花兒開得好好的，荷葉兒鋪得圓圓的，蝦蟆兒棲得穩穩的，藕絲兒牽得長長的，蓮蓬兒生得鼓睜睜的，我這蓮心兒苦一點並不要緊。我不求人知，有人說，蓮子心是酸的，我就毫不躊躇的答道，不錯！朋友們啊，醋也是酸的！於是朋友們歡喜了。釋迦并不同人爭，基督只有謙讓，而我只有和顏，但是，除了她，又有誰知道我呢？

天的光明是日月裝成的，天的美麗是雲霞鋪成的，天的燦爛是星點綴

成的：同一樣的晶圓的月光，科學家看了便指他是死球，詩人看了便猜疑有玉兔；同一樣的光芒的星，仇人見了便以爲白刃之鋒，情人見了便以爲秋波之媚；況我不幸的生在人間，嫉視與傾譏充滿了這世界，萬人歌頌毒酒的香甜，萬人唾罵梨花的潔白，——我固不求人知，但是，除了她，又有誰知道我呢？

你若是一個愛花的人，你看見一株清瘦的梧桐，葉葉枝枝，被西風吹皺了少年之額，你不是也覺得憐惜嗎？你若是一個經商的人，你沒有載貨的舟車，你肩負了重大的担荷，你不是也覺得吃虧嗎？然而桐葉的飄零與商人的愚笨，釀成了一種隱痛的潛哀，我若是西風，至少也長歎息；我若是舟子，至少也爲他分担；然而西風如龍，舟車絕跡，除了她，又有誰知我呢？

比之飄蓬，我比他還零落，比之邊笛，我比她還淒清。她忽然而江岸啼噓，我忽而在海邊躑躅，我忽而登高原長嘯，我忽而撫危石低吟。我如

天際游絲，隨風飄漾，因遇而安，隨緣即止；所過花花草草，都覺傷心；眼前水水天天，無非是淚。明知少年人不宜如此孤岑，然而人孰無情，我原多感，我領受狂人的尊稱，我慚愧天才的憾缺，與我共鳴的惟有秋蟬，對我同情的惟有燭淚，但是，除了她，又有誰知道我呢？

詩人之骨是水仙花做的，詩人之心是珍珠嵌的，詩人之魂是百合香熏的，我雖不是詩人，但天上的仙風，人間的朝露，傍晚的朱霞，浮雲的明月，有誰和我遨遊呢？黃金的尊榮與虛名的炫耀，籠引了我的悲哀，浪漫是我的良朋，而赤貧是我的伴侶，我如雲端孤鶴之翱翔而拒絕了任何蛇蝎之誘惑，又如海底大魚之匍息而蔑視了一切肉餌之香甜，也曾做了幾年奴隸的功夫，而清風不曾入袖，明月徒爲傷懷，——這些，除了她，又有誰知道我呢？

就好比一個蜻蜓，他在池面款款的飛，他就像一個栖栖遑遑的聖人，浮在水面的波光，躍出波心的是魚兒，含去魚兒的是翠鳥，投石擊翠鳥的

是兒童，在這樣紛紜爭逐之中，何處能容小蜻蜓的棲息？——他於是殷勤覓的一個靠近堤邊的小木椿，那裏，有綠楊的掩映，荇菜的參差，與蓼花的紅豔，他就靜幽幽的帖匍在這小木椿上，不絕的遐思，他想，人世的悲哀莫過於孤獨與岑寂，然而蝴蝶姐姐有時遇着蜘蛛哥哥的無情，白鬼太太有時受着蒼鷹丈人的凶暴，都不如我，都不如我穩伏在這小木椿，享受神聖之安慰！

我就是這小蜻蜓，我已得了生命的妥帖，蓼花的疎闊與白蘋的冷怨不足動我的愁思，細雨的絲絲與微風的片片不足亂我的鎮靜；我如酣臥春郊，淺草如茵而團花似繡，春林似媚而春風如醇；我如醉困冬宵，琴韻在心而錦衾在抱，紅爐在桌而白雪滿山；我如在古木之濃陰下清談，又如在小池之藕花中私語，十里香風，一彎明月，玉簫聲奏，環珮叮噠。

偏逢如許秋天，無端吹緊了西風，彎瘦了明月，羞透了楓林。菊花不是多愁的，只爲雁兒歸遲，不免些兒憔悴；玉杯不是空留的，只爲酒兒香

甜，不免些兒煩惱；——這不是一個珍奇的多心嗎？你若是畫裏的詩，那紅樹青山，便只合竹籬茅舍；你若是詩中之畫，那斜陽古渡，便只合小艇孤舟；——然而她又何嘗多心呢？啊！啊！無情的天使，多翼的安琪兒，淘氣的亞當，頻吞了天上的智果，母之慈愛正如詩人，她撫憐她的小萌芽，正如黃鶯兒愛惜她的歌喉，紛蝶兒愛惜牠的舞衣，仙鶴兒愛惜她的丹頂。忽忽十年前，同一個國慶紀念日，那時的她，是何等的爛熳天真，風光耀目，今日呢？萬人如海的遊街中，他懶懶的臥在房，不時的呻吟與無聊的起立。

豈止她，我回想十年前，當她和同學的女郎爲祝雙十節而遊街時，我曾側立巨石的牌坊間，隱窺意中人的丰致；兩鴉樣兒鬢和碧波兒綠的衣，微笑的清香與薄媚的輕歌，深深留了我一個印象。這印象翻一回頭。僅僅十年，昔日的萌芽已垂了果實，松枝的蒼老含了酸辛，天上的白雲已幾回變成蒼狗，人間的雞犬已多年不見桑麻，惟有那白石牌坊，突兀如舊！

固然人生和夢一般，也有人這麼說，但夢裏都不逢人生，叫她怎不惆悵呢？這裏若是一塊錦繡的平原，她便徜徉而睡了；這裏若是一杯美貴的芳醇，她便酩酊以醉了；然而鶴唳長空，偏聞風雨一夕，猿啼幽峽，愴懷羈旅之人；她飽受了虛驚，看穿了如戟的槍林和如雪的刃海，田園的淪落與故里的丘墟，大雨的滂沱和洪水的氾濫，在在都與她一種憂傷的刺激。她也曾在古柏陰中乘涼，體會碧宮黃瓦的靜；她也曾登西山絕頂，指點蒼松紅葉的清幽；但一轉眼而僻壤窮鄉，再轉眼而荒烟蔓草，若不是故園有秋水池塘，楊柳斷橋，縱到春天，鯉魚也吹皺不了桃花之浪。

詩人說，地球太骯髒了，爲何不移居金星，一半兒是捨不得明月；這明月就是我們的故鄉，他的困苦與顛連不過一剎兒雲影的朦朧，辜負了天上星光的燦爛；也許明月因爲地球太骯髒，拉着金星辭去了，我們又移居那裏呢？醉人的杭州與媚人的蘇州，不是變了白骨磷磷的戰場嗎？北海的殘荷與大沽的兇浪，不是充滿車馬鱗鱗的驚音嗎？算了！算了！我們與其

嫌地球骯髒，不如用眼淚把他洗乾淨，如其不能，你便住在我的心裏，我便住在你的心裏！

假如蟋蟀離了石根孤鳴，假如孔雀撕毀了如屏的繡翅，假如神龍失去了蒼雲的圍巾，假如桃花抓傷了微紅的嫩臉，假如紫荊醉死而哭暈了薔薇，假如玉簪無情而生離了茉莉，假如流星相碰而地球以灰，假如大地平沈而虛空破碎，假如金星創造了聖潔的人生而忽地消亡，假如枯塞了天河而紛亂了太陽系，——這心是永遠不變的！這心是永遠不變的！

常常的記著，幽幽的默味，——自然微笑了！盡擦間有幾雙雙飛雙棲的燕子？江波中有幾個相親相近的浮鷗？像我們這樣的甜濃，把豔李也卸了華粧；害天桃多添了苦笑。小別最耐人尋思，清淡最助人佳興，漫遊最令人追憶，高臥最使人忘情。月夜的微步花陰，寒宵的圍爐煮雪，細雨的閒愁自織，斜日的紅大如瓜。似這般美景良辰，讓我們生生消受。

而我只有慚愧，有幾度月圓使她懷清的對影？有幾回端午使他收拾了

菖蒲？爲着小聚又平分，添了她幾番惆悵，爲着西風和夜雨，增了她幾次淒涼？名湖的遨遊而辜負了洞庭的悵望；名園的留戀而觸起了故里的情思；當我於夕陽之下而散步海濱，天風徐來而烟雲暝合，江波漾翠而帆影撐光，巨鯉昂頭而沙鷗羣集，料得陌頭春色，有人獨上粧樓？

僅僅的一事稍安；夏已老了，月正圓時，恰是她的生日，我追懷悲慘的政變的當年，我平地添了一個小同歲，二十六載的光陰如織梭，娶了妹妹的哥哥如逝波，我又怎能讓他蹉跎呢？故隨着麻姑，化作小鹿，含着靈芝；故我羨望瑤池，拜謝王母，賜我仙桃；故我嘗冒暑威，嘗歸匆促，嘗邀親友，嘗聚羹盤；故我萬事皆可以休，此日年年親到。

因而轉念我生之坎坷，充我的壽量活到百年，這四分之一的流光，早已無情的別去了！默念我這無價值的生辰，混和在這風風雨雨的時節，秋已蕭條，人更憔悴，尙堪回憶嗎？便在這剎那剎那之三年，顛弱之心已受了無窮的驚恐；彷彿前年，我正夢想我不幸的初生，她正歡待我生日的清

晨，狠毒的擊門聲，驚醒了我們夢中的安寧；我們好好的一座花園，平日飛滿燕子與鶯哥，而今充塞灰色的幽魔，如此整整的昏闌一年，園內的紫薇花已受了慘酷的極刑，柏枝恰如一個剃光了頭待罪的囚犯，涼亭與家廟相對的破產的悲哀，斫柱拴馬，削壁當薪，尙有那淩遲處死的壺天閣。

不必提了！也許這一次的闖入，是我後半世不幸的宣言，但我平凡的把他放置了。留得今年，天愛我，教我留神今日的機會，預防他日的惆悵，天不惜犧牲東南半壁六十年的和平，消毀了無數寶貴的代價，萬人如海的咀咒中，而我得遠隔海濱，靜處鄉園，獨享溫柔之洗禮。這是一個希奇的際遇，難得的境界；這是天憐她孤獨的悽涼，天憐我哀岑的飄泊；這是明月第一次的大團圓，秋蟬第一次的大歌奏，林花第一次的大蹈舞！

珍重時光，珍重時光！昨夜的狂風，曾和秋容幾度商量？他說，秋容啊，你不要憂傷！你不是怕落葉飛而菊花殘嗎？這菊花已過了重陽，這落葉已入了洞房，楓林剛紅而斜陽半瘦，桑枝猶翠而清波未乾；你讓我吹吹

吧！我爲你把滿天的雲霧吹開，我爲你把滿樹的烏鴉吹白，我爲你把滿袖的花香吹入，我爲你把滿地的孩子吹乖，所以你不用憂傷，你只含笑地在牀頭，默數時光一步一步踱過去的腳印。

秋容笑了，含着優美的畫意，這時年輕的人們正睡在牀頭，我們望着時光一步一步的過去，於是我們也睡了，溫軟如綿的錦衾中，魂與魂相合，心與心相扣，這時一切皆神祕而靜寂，只餘呼吸之幽幽；這時一切皆聖化，靈化；這時杜鵑拭乾了啼痕，夜鶯睜開了睡眠，秋蟲停止了歌唱。

晨起推窗，初不料昨夜的风風雨雨，如此淒涼！懶垂楊已折了腰支，嫩黃花忽收了笑靨，冷清清一池秋水，蕭瑟瑟幾個白鵝；纔過重陽，便到圍爐時節，初冬的风味第一次親嘗，杯酒的推敲有無窮的樂趣，她親手調和了如蘊的芳羹，特製了神品的鮮菌，紅泥小火與淡碧清茶，在在皆可助人詩興；一個人若是太溫柔的，他便如此的醉了，睡了，碎了！他知道人生潔白如梨花，和軟似山羊，豐美類蘋果；他知道朱顏是爲情人而醉的，

柔肢是爲情人而睡的，他的心是爲情人而碎的！

然而世間最可尊敬的人，便是亦英雄，亦兒女！他固然有時悲壯若長風之鳴號，他有時也清脆若小鳥之歌唱；他固然有時奔騰若江潮之激盪，他有時也輕皺若春水之微波；我呢？我的心充滿了癡，充滿了愛，我如一個采光煥發的晨曦，照徧天下不光明的種子；又如一輪晶瑩皎潔圓月，相親世上不得意的詩人；所以楓林若不是多心的，他便嫣紅得像江南二月之花；所以輦塵若不是無情的，他便繁華得像揚州十里之夢！

這些，都值不得提起，目前的欣榮與煩惱的過去，都已深深的領受了！惟有惆悵的將來，一層一層，像剝芭蕉一般，剝到蕉心，忽地不剝了，動了遐思，才憶起以下幾種情境：有些時候，集會了親朋，爭談暢論之中，我平地瞧她一眼，而我便立時如醉一般，假使這一眼沒瞧見她，我便悽愴以泣了；又有些時候，我咬齒痛我的浮躁粗狂，我立志小小心的帖服，然而環境迫我牢騷，我明知無聊而我偏自煩惱，假如沒有她的殷勤，我

便氣悶以死了；又有些時候，她爲着愛女之心，受盡了我的冷諷，我終於使明月掛着紫蘿，小鳥的哀鳴是老鳥聽不慣的，而她終於匍伏在我懷裏了：——這些，讓我日後好好的追憶。

記取明年，當秋風時，我的心啊，你靜幽幽的走到我們創辦的圖書館，你拾起階前落下的桐葉，其中有一片新憔悴的，那便是你的君左了！你把他歸帶，殷殷的放在你的枕邊，你夜夜的禱祝：祈求海上的清風與明月，祈求君左的平安與健康，祈求海鷗的豪放與飛魚的歡欣，祈求一切歌神的頌唱；這葉兒啊，他便淒涼涼的伴你，陪你；當輕寒之夕，他便是你的溫衾；當炎夏暑濕之天，他便是你的涼扇；你煩悶時，你把他輕輕的偎到你的臉邊，腮邊，頰邊，便自然而然有一線溫香沁入你的心脾，縈迴你的腦海，嵌合你的魂靈，忘了你一切，正如我們相親近的時候。

就好比你做了一場大夢，把三年縮作三宵：第一宵，你夢見君左在汪洋大海中嘯傲，海鷗遨着飛魚翱翔跳舞的歡迎，紅海的波瀾熱烈得如血，

而你在莽蒼蒼的空中歌讚；第二宵，你夢見你的君左在大學研究室中孜孜的勤勞，不時支頤長歎，似觸動他的情思，而你便化作一杯甘醇，浮着紫葡萄與嫩蓮子，使君左於萬無聊奈之中，得一絲絲的安慰；第三宵，你夢見你的最親愛的君左，畢了他的功程，開始他的創造，於萬頭攢動中望見你的情人，你便殷殷的笑着，雪片般的手巾花枝般招展，珍珠般的郎君水晶般玲瓏，你便與他歡歡欣欣的過了一世，再世！萬世！

然而桐葉快飄零了；黃花真不忍開，非關病酒，也不是爲憔悴；詩人捧着一顆芬芳悱惻之心，眼見這兩般情況，很傷心的吩咐西風；快把桂花吹開，快把水吹清澄，快把天吹莊嚴純潔，快把秋蟲吹起歌唱，快把煩惱的過去與疎闊的將來吹得乾乾淨淨；詩人說，最珍重的是現在！最珍重的是現在！於是西風含默了，滿園只覺着芳菲，櫻桃破口而輕笑。

渴殺苦 劉大白

(舊夢)

渴殺苦「二」，渴殺苦！田乾稻枯，田乾稻枯！渴殺稻田，苦殺農夫！
腳踏桔槔「三」，心如轆轤「三」；心焦力乏，汗下如雨。身上有雨，天上偏
無；怎得天上雨點，也同身上汗點一樣粗？

渴殺苦，渴殺苦！渴殺稻田，苦殺農夫！遙想田主，高堂大廈，閒坐
等收租！

【注釋】

- (一) 渴殺苦 鷓鴣聲。
- (二) 桔槔 以「世」汲水的器具。
- (三) 轆轤 井中汲水的用具，喻心的忽上忽下。



國
文
讀
本

雨後 郭沫若

雨後的宇宙，
好像淚洗過的良心，
寂然幽靜。

海上泛着銀波，
天空還暈着烟雲，
松原的青森！

平平的岸上，
漁舟一列地駢陳，
無人蹤印。

雨 後

國文讀本

有兩三燈火，
在遠遠的島上閃明——
初出的明星！

論養士 蘇賦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

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

可以不察也。

夫知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堯王分天下之貴富，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

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滅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並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人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

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皆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此以始皇爲知，吾不信也！

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糜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

若夫堯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國
文
讀
本

登鸛雀樓

王之涣

白日依山盡，
河黃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題西林壁

蘇軾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訪日本新村記周作人

……當日他們多赴上城工作，我也隨同前往，種過小麥的地已經種下許多甘薯，未種的還有三分之二。各人脫去外衣，單留襯衫及短褲，布襪，各自開掘。我和第五高等的學生也學掘地，但覺得鋤頭很重，盡力掘去，喫土仍然不深。不到半時間，腰已痛了，右掌上又起了兩個水泡，只得放下，到豆田拔草。恰好松本君拏了一籃甘薯苗走來，叫我幫着種植。先將薯苗切成六七寸長，橫放地上，用手握土埋好，只留萌芽二寸餘露出地面。這事很容易，十餘人從三時到六時，或掘或種，將所墾空地全已種滿，都到下城羅丹巖邊洗了手臉，坐在石上，看 Ben 鑽下水揀起石子來。我也在水濱拾了兩顆石子，一個綠色，一個灰色，中間夾着一條白線。後來到高城時，又在山中拾得一顆層疊花紋的。現在都藏在我的提包裏，記念我這次日向的快遊。

回到中城，在草地上同喫了麥飯，回到寓所。雖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極愉快，覺得三十餘年來未曾經過充實的生活，只有半日纔算能超越世間善惡，略識「人的生活」的幸福，真是一件極大的喜悅。還有一種理想，平時多被人笑爲夢想，不能實現，就經驗上說，却並非「不可能」，這就是人類同胞的思想。我們平常專講自利，又抱着謬見，以爲非損人不能利己，遇見別人，——別姓，別縣別省的人都是如此，別國的人更無論了，——若不是心中圖謀如何損害他，便猜忌，怨恨，防自己被損。所以彼此都「劍拔弩張」，互相嫉視。倘能明白人類共同存在的道理，獨樂與孤立是人間最大的不幸，以同類的互助，與異類爭存，纔是正當的辦法。並耕合作，苦樂相共，無論那一處的人，即此便是隣人，便是兄弟。武者先生曾說：「無論何處，國家與國家縱使交情不好，人與人的交情仍然可以好的。我們當爲「人」的緣故，互相扶助而作事。」這話甚爲有理，並非不可能的空想。我在村中，雖然已沒有「敵國，貴邦」的應酬，但終被當作

客人，加以優待，這也就是歧視。若到田間工作，便覺如在故鄉園中掘地種花，他們也認我爲村中一個工人，更無區別。這種渾融的感情，要非實驗不能知道；雖然還沒有達到「汝即我」的境地，但因這經驗，略得證明這理想的可能與實現的幸福，那又是我的極大喜悅與光榮了。

【注釋】

- (一) 本文爲日本的新村之後段。
- (二) 「上城」因新村地址爲舊城堡，因其地勢高下，分爲上城，中城，下城等區。
- (三) 「Dehi」是新村中所畜猛犬之名。
- (四) 「高城」乃新村外之村名。

國文讀本

日本的新村 周作人

近年日本的新村運動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從來夢想烏託邦的人雖然不少，但未嘗着手實行；英國詩人古勒律己等所發起的「大同社會」，也因爲沒有資本，無形中消滅了。俄國托爾斯泰的躬耕，是實行汎勞動主義了；但他專重手的工作，排斥腦的工作，又提倡極端的利他，沒殺了對於自己的責任，所以不能說是十分圓滿。

新村運動却更進一步，主張汎勞動，提倡協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一方面也盡各人對於個人自己的義務，讚美協力讚美個性，發展共同的精神，又發展自由的精神，實在是一種切實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一九一〇年，武者小路實篤糾合了一班同志，在東京發刊白樺雜誌。那時文學上自然主義盛行，他們的理想主義的思想，一時無人理會。到了

近三四年，影響漸漸盛大，造成一種新思潮。新村的計畫便是這理想的一種實現。……

……實行上現在正是發端，去年十一月纔在日向的兒湯郡石河內買了一塊地，建立第一新村，著手耕種。又在東京發行一種月刊新村發表意見，記載情形。下面這幾節便從這月刊中抄出，可以曉得大概。

「看大家在那裏勞動，真是快事。從山岡上叫他們時，大家一齊答應。最有腕力的橫井立刻撐小船來迎，渡過河到了大家勞動的地方。前回下種的蕪菁和瓢兒菜都已長出可愛的芽。二畝的荒地現在已很整齊的耕好，都播了種子。我到明日也可拏着鋤頭，同衆人一起勞動，想起來很是愉快。」

「大家停了工作，在河中洗淨了鋤鎌等農具，乘船回來。喫麥四米六的飯，很覺甘美。地爐中生火了，同大家閒談，隨後到樓上，擬定先發隊的規則，今年年內便照着做事。——每日值飯的人五時先起；其餘的六時

起來，喫過飯，七時到田裏去，至五時止。十一時是午飯下午二時半喫點心，都是值飯的人送去。勞動倦了的時候，可做輕便的工作。到五時，洗了農具歸家。晚上可以自由，只要不妨礙別人的讀書；十時以後息燈。這是日常的生活。雨天，上午十一時以前各人自由，以後搓繩或編草鞋，及此外屋內可做的工作。每月五日作爲休息日，各人自由。又有村裏的祭日，是釋迦，耶穌的生日。一月一日，新村土地決定的那一天羅丹的生日，又因爲這樣是四月直跳到十一月，所以托爾斯泰的生日也加進去定爲祭日；就是一月一日，四月八日，八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五日這五天定爲新村的祭日，到那時節，當想方法舉行游戲。」

「早上七時，大家拏了鋤或斧，穿上工作的衣服，乘船出去。從清早起，只穿一件小衫勞動，毫不寒冷。橫井等有時赤了膊，元氣旺盛的做事。今日麥已播種了。近處的農夫同來參觀的人見我們的工作，都很驚服。午後四時起，我們動手砍叢莽，燒草原，直到太陽下山纔回去。昨日照了

六張照相……其中一張，在河中大巖石上，大家都坐着。這真是美麗的地方；這大巖石現在已由新村的人替他定了名字叫做羅丹巖。因為土地決定的日子，正在羅丹生日十一月十四日，所以爲記念。這是一個形狀很奇妙，看了很愉快的巖石。偷來參觀新村，我願意引導。」……

管閒事 四 澄

民國十四年在槍礮聲中過去了，十五年也就在槍礮代爆竹聲中落下了地。這十五年是不是還得像十四年那樣的混亂不可收拾，我們實在無從預料。不錯，十四年來，政局一天混沌一天，小百姓一天困苦一天，我們有了這長久的經驗，應當可以猜到這來到的年頭不過又是那麼一回事了，然而我們還希望着。我們不得不希望着，正因為不希望只有絕望的路了。

『以前種種事，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事，譬如今日生。』在新年的時候，一個人是容易有這種決心的。我們不免結一結舊賬，過了年好換一本新賬簿。前幾天，一位我極尊敬的老先生在朋友面前說着我。他說某人真是不了。他喜歡管閒事，到處惹禍，這樣下去，還要惹出大禍來呢。這位老先生生平就是愛管閒事，到處惹禍的，他還這樣說，足見這話是很有理由的了。我們新年的決心，不如就說以後永遠不管人家的閒事吧！

然而仔細想來，我們何嘗愛管閒事呢？實在中國愛管閒事的人太少了。歐洲人好像不是這樣的。

有一次，我立在倫敦一條街上，候着看新市長就職的行列。大約立了一點鐘，我身後的人已有數重，忽然一個中年婦人突來站在我的面前。我自然一聲不響的退讓了。我兩旁的不認識的女子卻抱了不平。她們說我站了一點多鐘，那婦人不應當搶我的地位。中年婦人聽了她們的批評，面紅耳熱的，逡巡自去。他去後我兩旁的人還憤憤的說她無禮。這種事在中國會有嗎？誰肯這樣無故的開罪他人？何況爲了不認識的外國人？然而這樣的傻子我自己在英國遇見的就不止一次。

法國人的公道，我自己雖然沒有經歷過，然而十九世紀末幾年的一樁案件是誰都知道的。法國軍隊裏一個少年猶太軍官⁽²⁾受了私通敵國的嫌疑，革職定罪。法國人民自然都拍手稱快。然而軍官的友人竭力爲他剖白，引起了幾個管閒事人的注意。他們覺得證據不足，要求重審。最初這少

數的人爲了好管閒事，激動公憤，身家性命都幾乎不保。他們卻百折不回的繼續奮鬥，至兩年之久，究竟得伸冤獄。在那兩年之中，法國全國人民，分爲二派——德雷夫黨、和反德雷夫黨——就是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都爲了它分離反目。不用說，反德雷夫黨自然是大多數，知識界的人也就不少。然而我們所最傾倒的幾個近代法國文人如左拉、法郎士、羅曼羅蘭，卻都在被人唾棄的少數人中。爲了一個毫不相干的猶太人，卻費了許多光陰，拋棄了自己的事業，犯了被猶太人收買的嫌疑，冒了身家性命不保的危險，去奔走呼號，主持公道，當然只有傻子纔肯幹，然而法國居然還有不少這樣的傻子。

中國人的毛病就是他們太聰明了。『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真是一條好格言。本來一個人爲什麼要管閒事，自己省了許多事，還在衆人面前討了好，何樂而不爲呢？如果偶然有些好事的人，擾亂他們的安靜，只要說他們是受人的指使，領人家的津貼，就可以閉了他們的嘴

。這本也難怪，誰能相信人家不與自己同樣的卑鄙？誰能承認自己有不如人家的地方？

中國人最初不管鄰家瓦上霜；久而久之，連自己門前雪也不管了，如果有人同住的話。所以軍閥、政客雖然是少數，小百姓雖然受盡了苦，卻不肯團結起來反抗他們。學校風潮，只要有十分之一的學生叫囂搗亂，就可以拆散學校，引起學潮。其餘的十分之九雖然十二分的不願意，卻不能積極的團結起來，阻止那少數分子的胡鬧。

生活在這種人中，自然有許多看不過眼的事情，不得不說兩句話，這樣就常常惹了禍了。可是我們究竟也是中國人，本性何嘗愛管閒事呢？並且我們也有自己的生活要維持，還有天地間的奇書沒有讀，那有閒工夫來代人抱不平？這就算我們的新年的決心吧，雖然下次遇到了看不過眼的事情，能不能忍住不說話，我實在不敢保。

【注釋】（一）此猶太軍官即下文之德雷夫。（二）法郎士 Anatole France、法國文學家，一八四四年生，一九二四年死。（三）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是現存的法國文學家，一八六八年生。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弟 曾國藩

……予正月復溫弟一書，將前後所聞溫弟之行，不得已稟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稟告而誤用詭計之故，一概揭破。溫弟初看此書，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間，一言欺詐，終不可久；盡行揭破，雖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終能相諒。

現在澄弟書來，言：「溫弟鼎力辦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辭勞，又耐得煩，……」云云。我聞之，歡喜之至，感激之至！溫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蕩佚一路，歸入勤儉一邊，則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

我待溫弟，似乎近於嚴刻；然我自問此心，尙覺無愧於兄弟者，蓋有說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私肥於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

不食言！此時侍奉高堂，每年僅寄些須以爲甘旨之佐；戚族中之窮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堂上，何如分潤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欽敬乎？將來若做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畜積銀錢爲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金錢與後人。若祿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

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樸，愛兄弟以德也；豐衣足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吾不敢也。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廩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

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我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爲宦囊，一絲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恐溫弟不能深諒我之心，故將我終身大規模，告與諸弟；惟諸弟體察而深思焉！……

國
文
讀
本

取義孟子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

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廉恥 顧炎武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皆不知廉恥，而至於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知恥尤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源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鷄鳴不已於風雨，彼衆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

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呼！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彼闖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作者略歷】

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明江蘇崑山人，諸生。魯王時官兵部職方郎中。既而隱居山中，潛心經史，天文地理，無所不窺。性耿介，明亡，義不仕清，周遊四方，後卒於華陰。著有亭林詩文集，日知錄等。

【注釋】

- (一) 五代史 有新舊二種。此指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所作。
- (二) 馮道傳 在新五代史第五十四卷。道歷事唐，晉，漢，周，四朝十君，自命爲「長樂老」，歐陽修譏其無恥。
- (三) 維綫也，以繫網之四角，則網舉而自張。喻禮，義，廉，恥，四者，爲維持國家秩序之綫。

(四) 管生 卽管仲，春秋時齊相。「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句，卽出其所著之管子中。

(五) 夫子 指孔子。

(六) 「行己有恥」，句出論語。

(七) 孟子 戰國時鄒——今山東鄒縣——人，名軻，門弟子記其言行，成孟子一書。

(八) 「人不可無恥」 句出孟子。

(九) 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十) 詩經鄆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詩小序：「風雨，思君子也。」

(十一) 顏氏家訓 隋顏之推撰；二卷，凡二十篇。

(十二) 齊朝 謂北齊也。高陽受東魏禪，國號齊，史稱北齊。

(十三) 書疏 解釋書中意義也。

(十四) 鮮卑 種族名，北魏拓跋氏，卽其八種。

國文讀本 (No. B342)

(十五) 闇昏也。蔽也。

四
文化學社

建設雜誌發刊詞 孫文

我中華民國，以世界至大之民族，而擁有世界至大之富源，曾感受世界最進化之潮流，已舉行現代最文明之革命，遂使數千年一脈相傳之專制爲之推翻，有史以來未有之民國爲之成立。然而八年以來，國際地位，猶未能與列強並駕；而國內則猶是官僚舞弊，武人專橫，政客擣亂，人民流離者，何也？以革命破壞之後而不能建設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吾黨同志，有見及此，故發刊建設雜誌，以鼓吹建設之思潮，闡明建設之原理，冀廣傳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爲國民之常識；使人人知建設爲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設爲易行之功，由是萬衆一心以赴之，而建設一世界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者；此建設雜誌之目的也。茲當發刊之始，予樂而爲之祝曰：『建設成功！中華民國之建設速迅成功！』



國
文
讀
本

作文底基本的態度 夏丏尊

我曾看了不少關於文章作法的書籍，覺得普通的文章，其好壞大部分是態度問題：只要能了解文章底態度，文章就自然會好，至少可以不至於十分不好的。古今能文的人，他們對於文章法訣，一個說這樣，一個說那樣，各有各底說法，但是千言萬語，都不外乎以讀者為對象。務使讀者不覺苦痛厭倦而得趣味快樂。所謂要有秩序，要明暢，要有力等等，無非都是想適應讀者底心情。因為離了讀者，就可不必有文章的。

要使文章能適合讀者底心情，技巧底研究，原是必要，態度底注意，卻比技巧更加要緊。技巧屬於積極的修辭，大部分有賴於天分和學力；態度是修辭底消極的方面，全是情理範圍中的事，人人可以學得的。要學文章，我以為初步先須認定作文底態度。作文底態度，就是文章底ABC。

初中的學生，有的文字已過得去，有的還是不大好。現在作文用語體

，只要學過了語法的，語句上底毛病，當然不大會有；而平日文題又很有自由選擇的餘地，何以還有許多的毛病呢？我以為毛病都是由態度不對來的。態度不對，無論加了甚麼修飾或技巧，文字也不能像樣。不，反覺討厭，好像五官不正的人擦上了許多脂粉似的。

文章底態度，可以分六種來說。我們執筆爲文的時候，可以發生六個問題：

- (一) 爲甚麼要做這文？
- (二) 在這文中所要述的是甚麼？
- (三) 誰在做這文？
- (四) 在甚麼地方做這文？
- (五) 在甚麼時候做這文？
- (六) 怎樣做這文？

用英語來說，就是 Why? What? Who? Where? When? How? 六字，

可以稱爲「六w」。現在試逐條說述。

(一)爲甚麼要做這文？這就是所以要作這文的目的。例如：這文作了給人看的呢，還是自己記着備忘的？是作了勸化人的呢，還是但想作了使人了解自己的意見，或和人辯論的？是但求實用的呢，還是想使人見了快樂感得趣味的？是試驗的答案呢，還是普通的論文？諸如此類，目的可各式各樣，因了目的如何，作法當然不能一律。普通論文中很細密的文字，當作試驗答案，就冗瑣討厭了。見了使人感得趣味快樂的美文，用之於實用，就覺得不便了。周子的愛蓮說，拿到植物學中去當關於說明『蓮』底一節，學生就要莫名其妙了。所取的題目雖同，文字依目的而異，認定了目的，依了目的下筆，才能大體不誤。

(二)在這文中所要述的是甚麼？那是普通所謂題義，就是文章底中心思想。作文能把持中心思想，自然不會有題外之文。例如在主張男女同學底文字中，斷用不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子三十而娶，女子

二十而嫁』等類的廢話。在記述風災的文字，斷不許有颶風生起原因底科學的解釋。我在某中學時，有一次入學試驗，我出了一個作文題『元旦』，有一個受試者開端說些『元旦就是正月一日，人民於此日大家休息遊玩……』等類的話，中間略述社會歡樂情形，結末又說『……不知國已將亡，……凡我血氣青年快從今日元旦覺悟……』等，這是全然忘了題義底例。

(二)誰在做這文？那是作者底地位問題，也就是作者與讀者底關係問題。再換句話說，就是要問以何種資格向人說話。例如：現在大家同在一個學校裏，假定這學校還沒有高級中學，而大家都希望添辦起來，將此希望的意思，大家作一篇文字，教師底文字與學生底文字，是應該不同。校長如果也作一篇文字，與教師學生的亦不相同。一般社會上的人，如果也提出文字來，更加各各不同。要點原是一致，而說話的態度，方法等等，卻都不能不異的。同樣，子對於父，和父對於子不同，對一般人相對朋友不同，同是朋友之中，對新交又相對舊交不同。記得有一個笑話，有一學

生寫給他父親的信中說：『我錢已用完，你快給我寄十元來——勿誤——』父親見信大怒，這就是誤了地位的毛病了。

(四)甚麼地方做這文？作這文的所在地，也有認清的必要，或在鄉村，或在都會，或在集會（如演說），或在外國，因了地方不同，態度也自須有異。例如在集會中，應採眼前人人皆知的材料，在鄉村應採鄉村現成的事項。在國外，應用外國語。在國內應用本國語（除不得已須用外國原語者外）。『我們的father』你的wife之類，是怪難看難聽的。

(五)在甚麼時候做這文？這是自己底時代觀念，須得認清的。作這文在前清，還是在民國成立以後？這雖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實際上還有人沒了解，現在嘆氣早已用『唉』音了。有許多人還一定要用『嗚呼』『嗟乎』，明明是總統，偏叫做『元首』，明明是督軍，卻自稱『疆吏』。往年黎元洪底電報，甚至於使人不懂，這不是時代錯誤是甚麼？

(六)怎樣做這文？上面的五種態度都認清了，然後再想做文底方法，

用普通文體呢，還是用詩歌體？簡單好呢，還是詳細好？直說呢，還是婉說？開端怎樣說？結末怎樣說？先說大旨，後說理由呢，還是先說事實，後加斷定？怎樣才能使我底本旨顯明？怎樣才能免掉別人底反駁？關於此種等等，都須自己打算研究。

以上六種，我以爲是作文時所必須認清的態度，雖然很平凡，但卻必須知道，把他連結起來，就只是像下面的一句話：

『誰對了誰，爲了甚麼，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用了甚麼方法，說甚麼話。』

如果所作的文字，依照這裏面的各項查檢起來，都沒有毛病可指，那就是好文字，至少不會成壞文字了。不特文字如此，語言也是這樣。作文說話時只要能够留心這『六W』，在語言文字上就可無大過了。

【作者畧歷】

夏丐尊，現代作家。浙江紹興人。日本留學生。曾任各大學教授，及國文系主任等，譯有愛的教育，並與劉薰宇著有文章作法。

游消夏灣記 洪亮吉

余以辛酉七月，來遊東山。月正半圭，花開十里。人定後，自明月灣放舟西行，涼風參差，駭浪曲折。夜四鼓，甫抵西山，泊所謂消夏灣者：橘柚高樹，與星斗並垂，樓台千家，共蛟蜃雜宿，雲同石燕，竟爾回翔，天與白鷗，居然咫尺；舟泊水門，岸來素友，言采菱芡，供具早餐，頻搜魚蝦，酌此春酒，奇石突戶，乞題蟲書，怪雲窺人，時現鱗影，相與縱步幽遠，攀躋藤葛，靈區種藥，往往延年，暗牖栽花，時時照夜。晚辭同人，獨宿半舫，蓮葉千幹，遊魚百頭，怪響出波，奇花入夢，蓋至夜光沈壑，湖浪衝霄，悄乎若悲，默爾延佇，此又後夜漁而燕息，先林鳥而遣征者焉。是爲記。

國
文
讀
本

致明閣部史可法書 多爾袞

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曲，未審以何時得達。

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軍隊，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加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仍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

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燬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敵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

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

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

事實圖利之！

輒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王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惟終始，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余實有厚望焉！

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敢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作者略歷】

多爾袞 清世祖叔父，封睿親王，破李自成，定北京，迎世祖入關，世祖年幼，攝行政事，稱攝政王。

【注釋】

(一) 瀋陽 今縣名。元置路；明置衛。清太祖自遼陽遷都於此，稱盛京。後置奉天府，致明閣部史可法書 (多爾袞)

定爲陪都，治承德縣。民國廢府，改省曰奉天，（今改遼寧）遂以承德爲瀋陽。

(二) 燕京 即北平，因其地爲古之燕國，故仍以燕名。又可北玉田縣西北有燕山。

(三) 物望 謂衆所仰望也。物，本有羣，類之義。

(四) 司馬 爲周官六卿之一，掌軍旅之事。多爾袞致書時，可法適爲兵部尙書，故有是稱。

(五) 介弟 當指史可程。可程降於清，可法曾疏劾之，清置之法。

(六) 夫君父之讐六句 春秋，公羊傳：（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不繫乎臣子也。』（又莊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書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按魯隱公之死，爲桓公所弑；魯桓公之死，則爲齊所誘殺，莊公，桓公嗣子也。

(七) 獨效包胥之哭 春秋時，楚平王殺伍奢，奢之子員奔吳。後員相吳伐楚，幾覆楚國。楚臣申包胥入秦乞師。秦發兵救楚，遂敗吳師。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

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能興之。』後皆各如其言。

(八) 貔貅 本猛獸名，後世多用以稱軍隊，蓋言其勇猛如貔貅也。

(九) 悉索敝賦 語見左傳。

(一〇) 坐享漁人之利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說趙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鉗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所謂『鷸蚌相爭，漁人得利』，蓋以喻甲乙相爭，而丙收其利也。

(一一) 天塹 隋伐陳，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險，虜軍豈能飛渡？』天塹，猶言天然塹坑也。

(一二) 投鞭不足斷流耶 苻堅將攻晉，石越諫曰：『晉有長江之險，未宜動師。』堅曰：『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一三) 天有二日 禮：『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蓋喻物之不能
有兩大也。

(一四) 勦敵 猶言勁敵也。

(一五) 潢池 漢書：『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猶言小兒私竊兵器

致明閣部史可法書 (多爾袞)

，戲弄於池塘之畔，非有重大之罪也。按潢，積水池也。

(一六) 無待著龜 著，草名，古取其素以爲占筮之用。龜，用以下也。無待著龜，猶言無待占卜也。

(一七) 虞賓 舜受堯之天下，待堯之子丹朱以賓禮，故曰『虞賓。』書：『虞賓在位。』

(一八) 帶礪山河 史記：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猶言使河狹如帶，泰山小如厲，而國始可滅，謂決無其事也。

(一九) 輿滅繼絕 謂『輿滅國，繼絕嗣』也。語見論語。

(二〇) 翩然來儀 書：『蕭韶九成，鳳凰來儀。』來儀者，言來而有容儀也。

(二一) 平西 清封吳三桂爲平西王。

(二二) 輒同築舍 詩：『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喻人有所興作，不能自斷決，乃謀之於無關痛癢之人，以致議論紛紜，終難成事也。築舍，猶言築室也。

(二三) 殷鑑 詩：『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言殷人滅夏而代之，殷之子孫，欲以滅亡爲戒，不必求諸遠，即在夏后之世也。後世凡以前事爲鑑戒者，遂皆曰『殷鑑』。

旅行 魯迅譯

我所喜歡的夏天來到了。

一到夏天總是想起旅行，對於夏天和旅行貫着共通的心緒。單是衣服的輕減，夏天也就愉快，而況世界都爽朗起來。眼之所見的自然的一切，統用了渾身的力量站起。太陽將幾百天以來所儲蓄的一切精力，摔在大地上。在這天和地的慘淡的戰爭中，人類當然不會獨獨震恐而退縮的。大批的人，便跳出了討厭透了的自己的家，撲進大自然的懷裏去。這就是旅行。

旅行者，是解放；是求自由的人間性的奔騰。旅行者，是冒險；是追究未知之境的往古獵人時代的本能的復活。旅行者，是進步；是要從舊環境所擁抱的頹廢氣分中脫出的，人類的無意識的自己保存底努力。而且旅行者，是詩。一切的人，將在拘謹的世故中，祕藏胸底的羅曼底的情性，

盡情發露出來的。這些種種的心情就將我們送到山和海和湖的旁邊去，趕到新的未知的都市去。日日迎送着異樣的眼前的風物，弄着「旅愁」呀，「客愁」呀，「孤獨」呀，這些字眼。但其實是統統一樣地幸福的。

在漂泊的旅路上度過一生的吉迫希（散居歐洲各處之一流浪民族）之羣，強有力地刺戟我們的空想。在小小的車中，載了所有的資產，使馬拉着，向歐洲的一村一村走過去，夜裏，便在林陰支起天幕來，焚了篝火，合着樂器，一同發出歌聲。雨夜就任其雨夜，月夜就任其月夜，奇特的生活是無疑的。還有，中世紀時，往來于南歐諸國的漂泊詩人的生活，是挑撥我們的詩興的。這是多麼自由的舒服的生涯呵。並非礦物的我們，原沒有專在一處打坐，直到生苔的道理。何況也非植物的你我，即使粘在偶然生了根的地面上，被襲于寒雪，顯出綠的凌冬之操，也還是沒有什麼意味的。便是一樣的植物，也是成了科科或椰子的果實，在千里的波濤上，漂流開去的那一面，不知道要漂亮多少哩。

喜歡旅行的國民，大概要算英國人了。提一個手提包，在世界上橫行闊步。有稱爲「週末旅行」的，從金曜日（星期日）起，到翌週木曜日（星期四）止，到處爬來爬去。一冷，是瑞威的溜雪，一熱，是阿勒普斯的登山，而且有機會時，還拜訪南非洲的阿伯阿叔。

喜歡旅行的英國人的心情，顯在比人加倍英國氣的小說家威爾士的作品裏。

他在那「近代烏託邦」裏說，烏託邦的特色，是一切人們，可以沒有旅費，言語，關稅之累，在世界上自由地旅行。那一本書，是距今十八年前所寫的。但據今年出版的小說「如神的人們」說起來，他的旅行癖可更加進步。這回的烏託邦裏，是所有的人，都不定住在家庭裏，却坐了飛機，只在自由自在的旅行了。而且那世界裏，還終年開着花，身輕到幾乎用不着衣服。一到這樣，烏託邦便必須是常夏之國。而旅行于是也還是成了夏天的事情。

圖文讀本

四

紀念劉和珍君 魯迅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爲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羣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爲我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吧；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爲往往有始無終的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爲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

，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裏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定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牠們快意於我的痛苦，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迹，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云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却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爲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爲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纔有人指着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纔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却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够不爲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賃屋授課之後，她纔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面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着，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復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爲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纔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總之，在我的

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我在十六日早晨，我知道上午有羣衆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使得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爲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着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羣的。而且又證明着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爲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他們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哀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沈默呵，沈默呵；不在

沈默中爆發，就在沈默中滅亡。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亦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鎗，立仆；同去的楊德羣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腦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腦部猛給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爲證；沈勇而友愛的楊德羣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爲證；只有一樣沈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裏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輾轉於文明人所發明的鎗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

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却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着血汗……。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却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儻能如此，這也就够了。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不是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却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凶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

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觀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爲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爲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証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爲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更奮勇而進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紀念劉和珍君！



國
文
讀
本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聘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俛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飲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鵠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

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麗壯，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徻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師說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一〕、萇宏〔二〕、師襄〔三〕、老聃〔四〕；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作者略歷】韓愈，字退之，唐鄆州南陽人。性明銳，操行堅正，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卒諡曰文，又追封昌黎伯，故世稱韓昌黎。

【注釋】（一）郯子 春秋時人。（二）萇宏 周時人，官大夫。（三）師襄 春秋時魯之樂官，孔子曾學鼓琴於師襄。（四）老聃 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人，孔子曾問禮於老聃。

背 影

朱自清

(背影)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

我從北京到徐州^二，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三。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四，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

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那我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那我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那擦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台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台，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

，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尙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背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

年出外謀生，獨立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作者略歷】

朱自清（一八九八——）現代作家，字佩弦，江蘇江都人。著有蹤跡，背影等。

【注釋】

（一）徐州 即江蘇銅山縣。

（二）賦閒 失職閒居的意思。晉潘岳有閒居賦，後人因稱失職，閒居爲「賦閒」。

（三）浦口 在南京對岸，爲津浦路終點。

舜發於畎畝^二章^{孟子}

(孟子)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二舉於版築之間，膠鬲^三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四舉於士，孫叔敖^五舉於海，百里奚^六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七益其所不能。」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作者略歷】

孟子（公元前三七二——二八九）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人。倡性善民貴之說，尊王賤霸，重仁義，輕功利，是孔子以後儒家中一個偉大的哲學家。孟子一書，舊說孟子自撰，

舜發於畎畝章

實其弟子所纂輯，共七篇。

【注釋】

(一)舜發于畎畝之中。舜，傳說中上古的聖君。微時嘗耕于歷山。——歷山有四：一在山西永濟縣東南；一在山東歷城縣南，今亦名舜耕山；一在山東濮縣東南；一在山西翼城垣曲陽城沁水之交，皆相傳爲舜耕處。

(二)傳說舉于版築之間。傳說，殷高宗時賢相，未顯時，在傅巖——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之野作築牆的工作。

(三)膠鬲舉于魚鹽之中。膠鬲，殷紂賢臣，事見呂氏春秋誠廉篇及貴因篇。魚鹽事別無証。

(四)管夷吾舉于士。管夷吾，即管仲。春秋時齊顯上人。初事公子糾，後公子糾失敗被殺，魯人拘囚管仲，送歸齊國，桓公釋以爲相。士，指獄官。

(五)孫叔敖舉于海。孫叔敖，春秋時楚期思人。楚莊王用爲令尹，三月，楚大治。——按期思故城，在今河南固始縣境。地當淮西。淮地古多稱海疆，故云舉于海。

(六)百里奚舉于市。百里奚，春秋時虞國人。虞亡，入秦，自賣于人爲奴。後被秦穆公贖出，用以爲相。

(七)會同「增」。

(八)法家拂士。法度的家室和輔弼的賢士——拂，與「弼」通。

黃花岡烈士事略序一 孫文

滿清末造，革命黨人，歷艱難險巇，以堅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賊相搏，躓踣者屢^{〔一〕}；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二〕}爲最，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三〕}。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四〕}，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顧自民國肇造，變亂紛乘，黃花岡上一坏上^{〔五〕}，猶湮沒於荒烟蔓草間。延至七年，始有墓碣之建修；十年，始有事略之編纂，而七十二烈士^{〔六〕}者，又或有記載而語焉不詳，或僅存姓名而無事蹟，甚者且姓名不可攷，如史載田橫^{〔七〕}事，雖以史遷^{〔八〕}之善傳游俠，亦不能爲五百人立傳，滋可痛已。

鄒君海濱，以所輯黃花岡烈士事略，丐序於予。時予方以討賊督師桂林，環顧國內，賊氛方熾，旣就之象，視清季有加；而予三十年前所主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爲諸先烈所不惜犧牲生命以爭者，其不獲實行也如故，則予此行所負之責任，尤倍重於三十年前。倘國人皆以諸先烈之犧牲精神，爲國奮鬪，助予完成此重大之責任，實現吾人理想之真正中華民國，則此一部開國血史，可傳世而不朽。否則不能繼述先烈遺志且光大之，而徒感慨於其遺事，斯誠後死者之羞也！余爲斯序，既痛逝者，并以爲國人之讀茲編者勗。

【注釋】

(一)自清光緒二十一年起至黃花岡之役止，前後革命起事者計二十三次。

(二)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幾經籌備，原定三月十五日，分十路起事。後以款項未齊，槍

械未備，又以溫生才刺李準不果，省垣戒嚴，乃改於二十九日。黃興率閩廣川各籍

華僑同志約二百人，任攻督署，總督張鳴岐聞訊避匿，調水師提督李準兵反攻，黨

人巷戰久之，死傷相繼，黃興僅以身免。

(三) 黃花崗之役，起事前向美洲及南洋各處募集款項，購運械彈，至起事後止，共用去十七萬餘元。死義者除七十二烈士可考外，餘以事前爲續密計，各部不相告問，故死傷莫知其確數。

(四) 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軍起義於武昌，各省相繼響應，民國遂以成立。

(五) 二十九日役後至四月初四日，由潘達微懇廣仁善堂撥位於東門外沙河馬路旁之地曰紅花崗者，收葬七十二烈士遺骸。後改「紅花」名爲「黃花」。

(六) 是役也，黨人死者莫知確數，事後檢收遺骸，則得七十二，而各烈士姓名里乘，於民國八年修墓時，祇得五十六人；至十一年，由各方調查，續得十六人，補勒於碑，七十二人始備。詳見革命紀念會所編之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

(七) 田橫、秦人，本齊王田氏族，韓信既破齊，橫遂自立爲齊王。漢滅項羽，橫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島中，高祖使人招之，橫因與二客詣洛陽，未至，橫恥之，遂自殺，二客亦殉焉。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

國文讀本

四

(八) 史遷、指太史公司馬遷。遷作史記，以田橫事入游俠列傳。

(九) 桂林、廣西省縣名，民國十年，南方國會選孫先生爲總統，率大兵由廣西北伐；旋以後路軍需不濟，重返廣州。

打破思想界的四種迷信 饒上達

我曾聽見一個人說：「中國目前的學術界，不但談不上科學兩字；就是思想兩字，也很難承受不愧。普通所說的思想界，不通是一種迷信。」這話驟看好像不對；仔細一想，實在不錯。再進一步想，就覺得這真是大可痛心的事！

世界上一個國家，若要算他是個真正獨立國，不但是要武力、經濟、能穀維持獨立，並且要有獨立的科學。前清的時候，以為英、美、日、俄所以強，只是有好的海軍、陸軍，所以唯一的革新，就是練新軍。到現在又覺得還有經濟的壓迫擺難脫，全國上下鬧窮，那裏還能有獨立撐持的希望呢？所以又有熱心的人，往實業上圖發展。不知道還有一個問題在後面，就是獨立的科學。試看全國幾個有名無實的大學，那一個勉強可說是完備的；研究各種專門科學的學術機關，人家不曉得成立了多少，歷史都有

了少年，我們國裏還是一個完備的都找不着，大學裏不買外國書，就沒有存在的餘地；大學生不學會一兩種外國語，就簡直不能研究學問；不到外國去留學，就不能造成半個專門家：這不是大大的國恥嗎？

有人說：「這話未免說得太過。我國目前科學雖不能獨立，但自五四運動以來，思想界倒很活動有生氣。你看文學革命呀，教育革新呀，社會改造呀，這些聲浪多麼高，將來總有走上正軌，達到目的的一天。」這話雖有理，但是還有幾分悲觀，就是這種現象，很難說是真正的思想活動，不過是一種迷信的傾向。這種舉國若狂的思想活動現象，最後是確有他的功用；但在這種歷程的本身，觀察，實在和原人迷信神權毫無分別。我且描寫幾種說給諸位聽：

(一)迷信偶像 現在思想空氣裏最大的流行病，就是迷信偶像——名人。自從杜威、羅素到中國，中國人把他們當了洋偶像，擡着到處出會，這種空氣並且漸漸濃厚了。前不多時，又有孟祿博士來擔任實際教育調查

社的事，也是到處把他當偶像擡。無論什麼問題，都提出來問，好像他就是威靈顯應的菩薩。試問他一個外國人，在很短的時間裏，就能殷幫助我們解決一切的問題嗎？近來有人反對新文學，也硬擡個洋偶像白璧德來樹旗幟。還有一班國內大學的教授，也有許多把他看做偶像的崇拜，這裏請他調查，那裏請他講演。我聽見某某先生到湖北講演，不過講了二小時，一切招待費用，倒去了二三百元，這不是迷信偶像是什麼？出版界裏，這種事情更多。譬如極平常平民閱讀的三國志，原來只要三角錢就可買一部；經了個什麼大偶像，加了些新式標點符號，做幾行序，黏上一個「新」字，就特價一元幾角。還有許多人，聽了某某大學教授，某某博士碩士，就好像見了兵馬督都降魔大元帥一樣。你說這不是迷信偶像是什麼？

(二)迷信廟宇 一般的愚民不但迷信偶像，並且迷信廟宇。譬如知道某某偶像是在某某廟裏，便只要聽見那個廟的名字，就十分相信了。現在的思想界也有這種現象，不但迷信名人，連名人所在的廟宇也迷信了。所

以有人動說某某是哥倫比亞大學出來的，某某是在牛津大學裏、巴黎大學裏唸書的。國內也有這種廟宇，所以有人說某某是北大的教授，某某是南高的教授，那就少有人說他的破綻了。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了一年半年，選了幾個學分，回國就做大學教授。在北大、南高做了半年特別生，就大發表言論，介紹新思潮，提倡產兒限制。

(二)迷信巖洞 思想界不但是有迷信廟宇的，還有迷信巖洞的，就是廟宇所在的地方，也對牠起了迷信。不問什高菩薩，什麼寺觀，只聽見個山巖名字，就十分迷信了。譬如一個人只要曉得他是留學美國，或是英國、法國，那就不問他到底是進什麼大學，研究什麼學問，他的言論總是拜服的。你看一般人發表的文字，未了總會寫出「某某月日於巴黎（或倫敦，紐約）」。國內的偶像，就寫「……於北京」「……於南京」。

(四)迷信符咒 一般愚民的迷信，並不要見到偶像，只要求得一竿令旗，或者是一張黃紙條兒，上面畫着一個大符咒，就威勢高張，以為可以

鎮壓百邪。近日思想界空氣，也有這種現象。普通一個人，能說幾句外國話，就拜服的了不得。一篇發表的文字，上面夾有幾個英文字，或者法文字；一個平常的講演，引了兩句外國人的話，抄襲兩句外國書，就可以聳動一般人的聽聞。所以有些無知的大偶像，大學教授，只是專會討這樣的生活，混得大名鼎鼎，呸！可惜這一般迷信的人，受他們的欺騙呀！

培根生在近世科學思考發軔的時候，痛斥謬誤思想的四種傀儡。我以為現在我們的思想界，也得要有培根這種人再生，大聲疾呼的打破這四種迷信，那末，才可以希望有獨立的科學，獨立的國家。

【注釋】

(一)五四運動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因反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之賣國行爲，作救國運動，是即五四運動。我國思想界因之起莫大之變化。

(二)杜威 John Dewey 美人現代之實驗主義哲學家。一九一九年五月來我國講學，曾至十一省演說，一九二一年七月歸國。

打破思想界的四種迷信(饒上達)

(三)羅素 Bertrand Russell 英人，現代之唯實主義哲學家。一九二〇年十月來我國講學，一九二一年七月歸國。

(四)孟祿 Paul Monroe 美國現代之教育家。一九二一年應實際教育調查團之聘，來我國調查教育。

(五)白璧德 Irving Bibbit 美國哈佛大學文學教授。

(六)加里佛尼亞大學 California University 美國紐約著名之大學。

(七)牛津大學 Oxford 大學，英國著名之大學。

(八)南高 南京高等師範之簡稱，後改組為東南大學，現為中央大學。

(九)產兒限制 美國山格夫人 (Mrs. Margaret Sanger) 所提倡，以免人口之過剩，曾來我國講演。

(十)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英經驗派哲學之鼻祖，氏主張尋求新知須先破除成見，氏謂此成見為傀儡，折以四種，曰：種族之傀儡，岩穴之傀儡，市場之傀儡，劇場之傀儡。

八觀管子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閻不可以毋闔，官垣關閉不可以不脩。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毋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慙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以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墮，以人猥計

其野，草田多而辟田者少，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蓄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殖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柔麻無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官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

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未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

，則衆有飢色。其稼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連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墻之上。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網罟必有正；罟網不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

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閭閻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盜竊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塲圃接，樹木茂，宮墻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里毋士舍，時無會同，喪蒸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脩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清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殺君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而在爵祿，則上令輕法制毀

，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華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令一布而不聽者存，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監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

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強，豪桀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桀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困倉空虛，而外有強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國
文
讀
本

佛蘭克林自傳 劉文典譯

予自孩提時即好讀，錢到手盡以購書。愛讀天路歷程，爲予初得之書，班揚氏之著作也；書已敝，分裝爲數小冊。其後賣此以購布爾頓氏之歷史叢書；此書爲坊間小本，價甚廉，凡四五十冊。予父略有藏書，大都神學之著作，予皆嘗讀之；然既決計不爲僧侶，而當此勤求知識有如飢渴之年，竟無適當之書可讀，思之每引爲大憾也。有卜奴達齊氏英雄傳一冊，予讀之多通，及今思之，此光陰良非虛擲。又有戴福氏之規畫論，馬塞博士之爲善論，均感予至深，他日之事業多受其影響也。

予雖已有一兄（名詹姆士）操印刷業，予父以予有好書癖，決意命予亦業此。千七百十七年，予兄詹姆士自英格蘭攜印刷機及活字歸；開業於波士頓。予愛此遠過於製燭業，然欲爲舟子之念猶未或忘。予父防予逃之海上，急欲託予於兄。予初抗父命，終乃勉從其意，簽名契約，時年僅十

二也。據此約予當服務至二十一歲，惟最終一年可得賃金如工人。未幾予業大進，兄倚如左右手。斯時予遂能得良書，蓋與書肆生徒相識，可時時借閱。讀畢即還，不敢損污。往往夕借一書，夜坐讀之，至於深宵，次晨早還之，懼或失之也。

其後有馬秀亞丹君者，賢智之商人也，藏書甚富，時往來予之印刷肆。予邀其眷顧，招予至其齋中，惠然假予以所欲讀之書。予此際頗知好詩歌，嘗作短詩數章。予兄以爲可觀，甚獎進予，使作詠時事詩二章。一曰燈塔之慘劇，叙船長王錫類與其二女遇風壞舟事；一爲舟子之歌，詠海盜黑髯公之就擒。此二詩固下里巴人之音；印既成，兄使予走城市賣之。第一章以其事方新，人爭購讀，聲名大振。此頗使予自豪；然予父笑之，且謂詩人大抵皆乞丐，大挫予氣。予乃免爲俚鄙之詩人矣。然散文於予生之用至宏，予之立身，斯爲至要；以當日之地位，果以何術得成此薄技，將爲公等道之。

時予得見殘本斯貝台陀雜誌一冊。此爲第三卷，予於此雜誌末之前見。購歸反覆諷誦，大好之。深愛其文，思模擬之。乃取其章句中所含趣意，以簡單之辭書之別紙，置之數日，乃掩卷不觀，取前所書短句試以所能運用之字敷衍之，務求盡達其旨，與原文等。然後取原文比較觀之，得見疵謬，即加改正。然予識字甚少，且不善遣辭，自思將作韻文必先能此；蓋作詩歌當多識同義而異形之字以爲辭藻，同義異音之字以叶聲韻，勢不得不勤爲搜討，識之於心，且求善用之也。故予取書中故實演以韻文，俟稍歷時日，其原文已忘，復取此韻文演爲散文。予時又取別紙所書簡短之辭而散亂之，數星期後，乃盡心排列之，求其通順。然後敷衍辭句，連綴篇章，以爲全文。此予學文章章法之方也。然後以予所作比之原文，見有瑕玷，即加改削。惟予幸時能見原文章法，辭句之小疵而改正之；沾沾自喜，益自奮勵，思將來或能成英文作家，此蓋予中心所切望者也。予學文，讀書之時爲夜間事畢，清晨事前，或星期日，予居父膝下時，星期日常

命予必往教堂之祈禱大會，予則務避不往，獨居印刷室以讀書，然予雖無暇遵行父命，至今猶覺其當遵也。

方予專心修辭時，得見英文法一冊（憶爲葛林武德氏書，）其卷末載有短文二首，一爲修辭學論略，一爲名學論略，後者之末附有蘇革拉氏論法之問答；未幾，予得讀宰羅逢氏之蘇革拉言行錄。其中載有此論法之例題不少。見其於己最安全而能窘人，遂大好之，練習不輟。術漸精，能使知識高於己者辟易退讓，不知其極，陷之於困難，弗能自脫。以予之無俚，所持論又至淺薄，然竟往往博奇捷也。

予用此法者數年，然後亦漸棄之，惟措辭謙遜之習慣尙存；有所爭辯，不用「確然」「無疑」或其他稍涉獨斷之辭，寧謂「予思其如是如是，」「覺其如是如是，」或「以是因緣，予見其如是」「予料其如是」「使予非謬，此殆如是」而已。予信此習慣於予之誨人及時時勸人從己所倡之法皆得利甚多。談論之要在於教人，求教，悅人，勸人，願明達之士慎勿以獨斷自是。

之風招怨樹敵，轉滅卻勸人爲善之效，使天賦吾人以爲授受知識，樂利之資者失其功用也。苟欲教人而以自是獨斷之風出之，則易招反對，其能虛懷聽納者蓋寡。苟欲受教於人，而又固執己見，則謙抑君子不好爭辯，將望而去之，任汝過誤，不復容喙矣。蓋以此道行之，必難望聽者之樂從也。

【注釋】

- (一) 天路歷程 (Pilgrims Progress) 爲英國宗教家班揚 Bunyan 所著，述一信徒欲至天國，中途經歷種種探試，種種挫折，而信心極堅，終於達到目的地。布爾頓氏歷史叢書 (Burton's Historical Collections) 刊行於倫敦，時在十七世紀。
- (二) 神學 (Theology) 研究基督教教理之學問。
- (三) 佛蘭克林之父親有一子，初欲令佛蘭克林爲僧侶，奉事上帝。
- (四) 卜奴達齊氏英雄傳 (Plutarhos Lives) 希臘史家卜奴達齊所作。
- (六) 戴福氏的規畫論 (De Foe's Essays on Projects)。

佛蘭克林自傳 (劉文典譯)

(七) 馬塞博士的爲善論 (Dr. Mather, *sermons to Jo. Good*)。

(八) 波士頓 (Boston) 美國東北面麻沙生色得士州之首城，是個大都會。

(九) 佛蘭克林十歲 時助其父製燭以支家計；但其所者，厥爲浮海事業。

(十) 馬秀亞丹 文爲 Matthew Adams。

(十一) 下里巴人 爲古時俚俗歌謠，見楚辭宋玉對楚王問篇，此處用以喻詩品之不甚高雅。

(十二) 斯貝台陀雜誌 (*Spectator*) 一七二一年三月一日在英國發行，主撰者爲文家阿狄

生 (*Issep]. Addison*)。

(十三) 葛林武德 (*James Greenwood*) 當西曆一七二一年刊行文法書於倫敦。

(十四) 宰羅達 (*Zenophon*) 希臘名將，蘇革拉之弟子。所編之蘇革拉言行錄，英名爲

Memorable Things Of Socrates。

爸爸的看護者

亞米契斯著

夏丏尊譯

正當三月中旬，春雨綿綿的一個早晨，有一鄉下少年滿身沾透了泥水，一手抱了替換用的衣包，到了耐普爾斯市某著名病院的門口。把一封信遞給管門的，說要會他新近入院的父親。少年生着圓臉孔，面色青黑，眼中好像在沈思着甚麼，厚厚的兩脣間，露出雪白的牙齒。父親去年離了本國到法蘭西去做工，前日歸到意大利，在耐普爾斯登陸後，忽然患病，遂進了這病院，一面寫信給他的妻，告訴她自己已經回國，及因病入院的事。妻得信後雖很耽心，但因有一子正在病着，還有着乳下的小兒，不能分身，不得已叫長子到耐普爾斯來探望父親。——家裏都稱爲爸爸——少年是天明動身，步行了三十哩的長途，纔到了這裏的。

管門的把信大略瞥了一眼，就叫了一個看護婦來，託他領了少年進去。

「你父親叫甚麼名氏？」看護婦問。

少年恐病人已有了變故，一壁暗地焦急狐疑，一壁震慄着說出他父親的姓名來。

看護婦一時記不起他所說的姓氏，再問：

「是從外國回來的老年職工嗎？」

「是的，職工呢原是職工，老是未十分老的，新近纔從外國回來哩。」少年說時越加耽心。

「幾時入院的？」

「五日以前。」少年看了信上的日期說。

看護婦暫時記憶了一會，突然好像記起了的樣子，說：「是了，是了，在第四號病室中一直那面的牀位裏。」

「病得很利害嗎？怎樣？」少年焦急的問。

看護婦注視着少年，不回答他，但說：「跟了我來！」

少年跟着護婦上了樓梯，長了長廊盡處一間很大的病室裏，其中病牀分左右二排列着。『請進來，』看護婦說。少年鼓着勇氣進去，但見左右的病人都青了臉骨瘦如柴的臥着。有的閉着眼，有的向上凝視，又有小孩似地在那裏哭泣的。薄暗的室中，充滿了藥氣，兩個看護婦拿了瓶匆忙地東西循環走着。

到了室的一隅，看護婦立住在病牀的前面，扯開了牀幕，說：『就是這裏。』

少年哭了出來，急把衣包放下，將臉靠近病人的肩頭，一手去握那露出在被外的手。病人只是不動。

少年起立了看着病人的狀態又哭泣起來。這時，病人忽然把眼張開，注視着少年，似乎有些知覺了，可是仍不開口，病人很瘦，看去幾乎已認不出是他的父親不是，髮也白了，鬚鬚也長了，臉孔腫脹而青黑，好像皮膚要破裂似的。眼睛縮小了，嘴脣也加厚了，差不多全不像父親平日的樣

子；只有面孔的輪廓和眉間，還似乎有些像父親。呼吸已只有微微的一點。少年叫說：

「爸爸！爸爸！是我呢，不知道嗎？是西西洛呢！母親自己不能來，叫我來迎接你的。請你向我看。你不知道嗎？說句話給我聽聽啊！」

病人對少年看了一會，又把眼閉攏了。

「爸爸！爸爸！你怎麼了？我就是你兒子西西洛啊！」

病人仍不動，祇是苦苦地呼吸着。少年哭泣着把椅子拉了攏去坐着等待。眼睛牢牢地注視他父親。他想：「醫生想快來了，那時就可知道詳情吧。」一面又獨自悲哀地沈思，想起父親種種的事體來：去年送他下船，在船上分別的光景，他說賺了錢回來，全家一向很歡樂地等待着的情形，接到病信後的母親的悲愁，以及父親死去的狀態等，都一一想起；父親死後，母親穿了喪服和一家哭泣的樣子，也在心中浮出了。正沈思間，覺有人用手輕輕地拍他的肩膀，驚去看時，原來是看護婦。

「我父親怎麼了？」他很急地問。

「這是你的父親嗎？」看護婦親切地反問。

「是的，我來服侍他的，我父親患的甚麼病？」

「不要耽心，醫生就要來了。」她說着去了，別的也不說甚麼。

過了半點鐘，鈴聲一響，醫生和助手從室的那面來了，後面跟着兩個看護婦。醫生按了病牀的順序，一一地診察，費去了不少的功夫。醫生愈近攏來，西西洛覺得憂慮也愈重，終於診察到了鄰接的病牀了。醫生是個長身而背微屈的誠實的老人。西西洛不待醫生過來，就立起了身。及醫生走到身旁，他就哭了起來。醫生向他注視。

「這是這位病人的兒子，今天早晨從鄉下來的。」看護婦說。

醫生一手搭在少年肩上，向病人俯伏了檢查脈搏，手摸頭額，又向看護婦問了經過狀況。

「也沒有甚麼特別變動，仍照前調理他就是了，」醫生對看護婦說。

「我父親怎樣？」少年鼓着勇氣，咽着淚問。

醫生又將手放在少年肩上：

「不要耽心，臉上發了丹毒了。雖是很利害，但還有希望。請你當心服侍他！有你在旁邊，真是再好沒有了。」

「但是，我和他說，他一些不明白呢。」少年呼吸急迫地說。

「就會明白吧，如果到了明天。總之，病是應該有救的，請不要傷心！」醫生安慰他說。

西西洛還有話想問，只是說不出來，醫生就走了。

從此西西洛就一心服侍他爸爸的病了。別的原不會做，或是替病人整頓枕被，或是時常用手去摸病體，或是趕去蒼蠅，或是呻吟的時候，去看病人的臉上，看護婦送湯藥來時，就取了調匙代爲灌餵。病人時時張眼看西西洛，可是好像仍不明白，不過每次注視他的時間，覺漸漸地長了些起來，西西洛用手帕遮住了眼哭泣的時候，病人總是凝視着他的。

這樣過去了一天，到了晚上，西西洛拿兩隻椅子在室隅拼着當牀睡了，天亮，就起來看護。這天症人的眼色，好像已有些省人事了，西西洛說種種安慰的話給病人聽，病人在眼中似乎露出感謝的神情來。有一次，竟把口脣微動，好像要說甚麼話，暫時昏睡了去，忽又張開眼來查尋看護他的人。醫生來看過兩次，說覺得好了些了。傍晚，西西洛將茶杯拿近病人口邊去的時候，那脣間已露出微微的笑影。於是西西洛自己也高興了些，和病人說種種的話，把母親的事情，姊妹們的事情，以及平日盼望爸爸回國的情形等都說給他聽，又用了深情的言語，勸慰病人。懂嗎？不懂嗎？這樣自己疑怪的時候也有，但總繼續地和他說。病人雖不懂西西洛所說的話，似乎因樂聞西西洛的籠着深情含着眼淚的聲音，所以總是側耳聽着。

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都這樣過去了，病人的病勢纔覺得好了一些，忽而又變壞起來，反覆不定。西西洛盡了心力服侍，看護婦雖每日兩次送麪包或乾酪來，也只略微喫些就算；除了病人以外，甚麼都如不見不

聞。像患者之中突然有危篤的人了，看護婦深夜跑來，訪病的親友聚在一處痛哭等一切病院中慘痛的光景，在他也竟不留意。每日每時，他只一心對着爸爸的病，無論輕微的呻吟，或是病人的眼色略有變相，他都會心悸起來。有時覺得畧有希望，可以安心，有時又覺得難免失望，如冷水澆心；左右使他陷入煩悶。

到了第五日，病人忽然沈篤起來了，去問醫生，醫生也搖着頭，表示難望有救，西西洛倒在椅上啜泣。可以使人寬心的是病人病雖轉重，似乎神志已清了許多。他熱心地看着西西洛，且露出歡悅的臉色來，不論藥物飲食，別人餒他都不肯吃，除了西西洛。有時口脣也會動，似乎想說甚麼。西西洛當病人如此時，就去扳住他的手，很快活的這樣說：

「爸爸！好好地，就快全愈了！就要回到母親那裏去了！快了！好好地！」

這日下午四時光景，西西洛依舊在那裏獨自流淚，忽然聽見室的外側

有足音。

「阿姐！再會！」同時又聽見那樣的話聲。這話聲使洛西西驚跳了起來，暫時勉強地把已在喉頭的叫聲抑住。

這時，一個手裏纏着繃帶的人走進室中來，後面有一個看護婦跟着他。洛西西立在那裏，發出尖銳的叫聲，那人回頭一看見洛西西，也叫了起來：

「洛西西！」一壁箭也似地飛近攏去。

洛西西倒伏在他父親的腕上，情不自遏地啜泣。

看護婦都圍集攏來，大家驚怪。洛西西仍是泣着。父親吻兒子幾次，又注視了那病人：

「呀！洛西西！這是那裏說起！你錯到了別人那裏了！母親信來說已差洛西西到病院來了，等了你好久不來！我不知怎樣地就憂啊！啊！洛西西！你幾時來的？爲甚麼會有這樣的錯誤？我已經全愈了，母親好嗎？洛西西！」

賽德拉呢？小寶寶呢？統怎樣？我現在正退院哩！大家回去吧！啊！天啊！誰知道竟有這樣的事！」

西西洛想說家裏的情形，可是竟說不出話。

「啊！快活！快活！我曾病得很危險了呢！」父親說了不斷地吻着兒子，可是兒子祇是立着不動。

「去吧！到夜還可趕到家裏呢。」說着，要想拉了兒子走，西西洛回視那病人。

「甚麼？你不回去嗎？」父親怪異了催促着。

西西洛又回顧病人，病人也張大了眼注視着西西洛。這時，西西洛不覺從心坎裏流出這樣的話來。

「不是！爸爸！請等我一等！我不能回去！那個爸爸啊！我在這裏住了五日了，將他當作爸爸了的。我可憐他，你看他在那樣地看着我啊！甚麼都是我餓他喫的。他沒有我，是不好的。他病得很危篤，請等待我一會

，我無論如何，今日是不能回去的。明日回去吧，等我一等。我不能棄了他走，你看，他在那裏地看我呢！他不知是甚麼地方人，我走，他就要獨自一人死在這裏了！爸爸！暫時請讓我再留在這裏啊！」

「好個勇敢的孩子？」周圍的人都齊聲說。

父親一時決定不下，看看兒子，又去看看那病人。問周圍的人：「這人是誰？」

「也是個同你一樣的鄉間人，新從外國回來，恰和你同日進院的。送到病院的時候，已甚麼都不知道，話也不會說了。家裏的人大概都在遠處，他將你的兒子當着自己的兒子呢。」

病人仍是看着西西洛。

「那麼，你留在這裏吧。」父親向他兒子說。

「也不必留長久了呢。」看護婦低聲地說。

「留着吧！你真親切！我先回去，好叫母親放心，這兩塊錢給你作零

用。那麼，再會！」說畢，吻了兒子的額，就出去了。

西西洛回到病牀旁邊，病人似乎就安心了。西西洛仍舊從事看護，哭是已經不哭了，熱心與忍耐仍不減於從前。遞藥呀，整理枕被呀，手去摸撫呀；用言語安慰他呀，從日到夜，一直陪侍在旁。到了次日，病人漸漸危篤，吟呻苦悶，熱度驟然增加。傍晚醫生來診，說今夜恐怕難過。西西洛越加注意，眼不離病人；病人也只管注視西西洛，時時動着口脣，像要說甚麼話。眼色有時也很和善，祇是眼瞳漸漸縮小而且昏暗起來了。西西洛那夜徹夜服侍他，天將明的時候，看護婦來，一見病人的光景，急忙跑去。過了一會，助手就帶了看護婦來。

「已在斷氣了。」助手說。

西西洛去握病人的手，病人張開眼向西西洛着了一看，就把眼閉了。

這時，西西洛覺得有人在緊握他的人，喊叫着說：「他緊握着我的手呢！」

助手俯身下去觀察病人，不久即又仰起。

看護婦從壁上把耶穌的十字架像取下來。

「死了？」西西洛叫着說。

「回去吧，你的事完了，你這樣的人是有神保護的，將來應得幸福，快回去吧！」助手說。

看護婦把窗上養着的堇花取下來給西西洛：

「沒有可以送你的東西，請拿了這花去當作病院的紀念吧！」

「謝謝！」西西洛一手接了花，一手拭淚。「但是，我要走遠路呢，花要枯掉的。」說着將花分開了散在病牀四周：

「把這留了當作紀念吧！謝謝，阿姐！謝謝，先生！」又向着死者：

「再會！……」正出口時，忽然想到如何稱呼呢？躊躇了一會，那五日來叫慣了稱呼，不覺就脫口而出：

「再會！爸爸。」說着取了衣包，忍住了疲勞，倦倦地慢慢地出去。

天已亮了。

父親的病魯迅

大約十多年前罷，S城中曾經盛傳過一個名醫的故事：——

他出診原來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閨女生急病，來請他了，因為他那時已經鬧得不耐煩，便非一百元不去。他們只得都依他。待去時，卻只是草草的一看，說道『不要緊的，』開一張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錢，第二天又來請了。他一到門，只見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藥，好得多了，所以再請你來覆診一回。』仍舊引到房裏，老媽子便將病人的手拉出帳外來。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沒有脈，於是點點頭道，『唔，這病我明白了。』從從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藥方紙，提筆寫道：——

『憑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畫押。

『先生，這病看來很不輕了。用藥怕還得重一點罷。』主人在背後說。

「可以，」他說。於是另開了一張方：——

「憑票付英洋貳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畫押。

這樣，主人就收了藥方，很客氣地送他出來了。

我曾經和這名醫周旋過兩整年，因為他隔日一回，來診我的父親的病。那時雖然已經很有名，但還不至于鬧得這樣不耐煩；可是診金卻已經是一元四角。現在的都市上，診金一次十元並不算奇，可是那時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張羅的了；又何況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確有些特別，據輿論說，用藥就與眾不同。我不知道藥品，所覺得的，就是「藥引」的難得，新方一換，就得忙一大場。先買藥，再尋藥引。「生姜」兩片，竹葉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碼是蘆根，去到河邊去掘；一到經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尋兩三天。可是說也奇怪，大約後來總沒有購求不到的。

據輿論說，神妙就在這地方。先前有一個病人，百藥無效；待到遇見

了什麼葉天士先生，只在舊方上加一味藥引：梧桐葉。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醫者，意也。」其時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氣。其先百藥不投，今以秋氣動之，以氣感氣，所以……。我雖然並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靈藥，一定是很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還要拚了性命，跑進深山裏去採呢。

這樣有兩年漸漸地熟識，幾乎是朋友了。父親的水腫是逐日利害，將要不能起牀；我對於經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漸失了信仰，採辦藥引似乎再沒有先前一般踴躍了。正在這時候，他有一天來診，問過病狀，便極其誠懇地說：——

「我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這裏還有一位陳蓮河先生，本領比我高。我薦他來看一看，我可以寫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緊的，不過經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歡，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轎。進來時，看

見父親的臉色很異樣，和大家談論，大意是說自己的病大概沒有希望的了；他因為看了兩年，毫無效驗，臉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難以爲情，所以等到危急時候，便薦一個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脫了干係。但另外有什麼法子呢？本城的名醫，除他之外，實在也只有一個陳蓮河了。明天就請陳蓮河。

陳蓮河的診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醫的臉是圓而胖的，他卻長而胖了：這一點頗不同。還有用藥也不同。前回的名醫是一個人還可以辦的，這一回卻是一個人有些辦不妥帖了，因爲他一張藥方上，總兼有一種特別的丸散和一種奇特的藥引。

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他就從來沒有用過。最平常的是一條鱗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絃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我並不爲難，走進百草園，十對也容易得，將牠們用線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然而還有「平

地木十株」呢，這可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問藥店，問鄉下人，問賣草藥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問木匠，都只是搖搖頭，臨末纔記起了那遠房的叔叔，愛種一點花木的老人，跑去一問，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樹下的一種小樹，能結紅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稱爲「老弗大。」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藥引尋到了，然而還有一種特別的丸藥：敗鼓皮丸。這「敗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尅伏地。清朝的剛毅因爲憎恨「洋鬼子，」預備打他們，練了些兵稱作「虎神營，」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這道理。可惜這一種神藥，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離我家就有五里，但這卻不像平地木那樣，必須暗中摸索了，陳蓮河先生開方之後，就懇切詳細地給我們說明。

「我有一種丹，」有一回陳蓮河先生說，「點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爲舌乃心之靈苗……。價錢也並不貴，只要兩塊錢一盒……。」

我父親沈思了一會，搖搖頭，

「我這樣用藥還會不大見效，」有一回陳蓮河先生又說，「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親沈思了一會，搖搖頭。

凡國手，都能夠起死回生的，我們走過醫生的門前，常可以看見這樣的扁額。現在是讓步一點了，連醫生自己也說道：「西醫長于外科，中醫長于內科。」但是S城那時不但沒有西醫，並且誰也還沒有想到天下有所謂西醫，因此無論什麼，都只能由軒轅岐伯的嫡派門徒包辦。軒轅時候是巫醫不分的，所以直到現在，他的門徒就還見鬼，而且覺得「舌乃心之靈苗。」這就是中國人的「命」，「運名醫也無從醫治的。」

不肯用靈丹點在舌頭上，又想不出「冤愆」來，自然，單喫了一百多天的「敗鼓皮丸」有什麼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腫，父親終於躺在牀上喘氣

。還請一回陳蓮河先生，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舊泰然的開了一張方，但已停止敗鼓皮丸不用，藥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藥就煎好，灌下去，從口角上回了出來。

從此我便不再和陳蓮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時看見他坐在三名轎夫的快轎裏飛一般抬過；聽說他現在還康健，一面行醫，一面還做中醫什麼學報，正在和只長于外科的西醫奮鬪哩。

中西的思想確乎有一點不同。聽說中國的孝子們，一到將要「罪孽深重禍延父母」的時候，就買幾斤人參，煎湯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幾天氣，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醫學的先生卻給我醫生的責務道：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但這先生自然是西醫。

父親的喘氣頗長久，連我也聽得很喫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我有時竟至于電光一閃似的想道：「還是快一點喘完罷……。」立刻覺得這思

想就不該，就是犯了罪；但同時又覺得這思想實在是正當的，我很愛我父親。便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想。

早晨，住在一門裏的衍太太進來。她是一個精通禮節的婦人，說我們不應該空等着。於是給他換衣服；將紙錠和一種什麼高王經燒成灰，用紙包了給他捏在拳頭裏……」

「叫呀，你父親要斷氣了。快叫呀！」衍太太說。

「父親！父親！」我就叫起來。

「大聲！他聽不見。還不快叫？」

「父親！父親！」

他已經平靜下去的臉，忽然緊張了，將眼微微一睜，彷彿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說。

「父親！」

『什麼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說，又較急地喘着氣，好一會，這纔復了原狀，平靜下去了。

『父親！』我還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氣。

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卻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

國文讀本

吾廬記

魏禧

季子禮既倦於游。南極瓊海，北抵燕。於是作屋於勺庭之左肩；曰：「此真吾廬矣。」名曰，吾廬。廬於翠微，址最高，羣山宮之。平疇崇田，參錯其下。目之所周，大約數十里，故視勺庭爲勝焉。於是高下其徑，折而三之，松鳴於屋上，桃李梅梨梧桐桂辛夷之華，蔭於徑下。架曲直之木爲檻，望以蜃灰，光耀林木。客曰：「斗絕之山，取蔽風雨足矣，季子舉債而飾之，非也。」或曰：「其少衰乎，其將懷安也。」方季子之南游也，驅車瘴癘之鄉，蹈不測之波，去朋友，獨身無所事事，而之瓊海。至則颶風夜發屋，臥星露之下；兵變者再，索人而殺之，金鐵鳴於堂戶，屍交於衢，流血溝瀆。客或以聞諸家，家人憂恐泣下，余談笑飲食自若也。及其北游山東，方大饑。饑民十百爲羣，烹人肉而食。千里之地，草絕根，樹無青皮。家人聞之，益憂恐，而季子竟至燕。客有讓余者曰：「子之見

弟一身矣，又惟子言之從。今季子好舉債游。選選無故衝危難，冒險阻，而子不禁。何也？」余笑曰：「吾固知季子之無死也。吾之視季子之舉債，冒險危而游，與舉債而飾其慮一也。且夫人各以得行其志，爲適。終身守閨門之內，選選趨趨，蓋井而觀，腰舟而渡，遇三尺之溝，而色變不敢跳越。若是者，吾不强之適江湖。好極山川之奇，求朋友，攬風土之變，視客死如家，死亂如死病，江湖之死如衽席，若是者吾不强之使守其家。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夫若是者，吾所不能也。吾不能而子弟能之，其志且樂爲之，而吾何暇禁。」季子爲余言：渡海時舟中人眩怖不敢起，獨起視海中月，作乘月渡海歌一首。兵變，闔門而坐。作海南道中詩三十首。余乃笑吾幸不憂恐泣下也。慮旣成，易堂諸子，自伯兄而下皆有詩。四方之士聞者，咸以詩來會；而余爲之記。

談讀書 朱光潛

朋友：

中學課程很多，你自然沒有許多時間去讀課外書。但是你試撫心自問：你每天真抽不出一點鐘或半點鐘的工夫麼？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點鐘，你每天至少可以讀三四頁，每月可以讀一百頁，到了一年就可以讀四五本書了。何況你在假期中每天斷不會祇能讀三四頁呢？你能否在課外讀書，不是你有沒有時間的問題，是你有沒有決心的問題。

世間有許多比你忙得多。許多人的學問都在忙中做成的。美國有一位文學家科學家和革命家弗蘭克林，幼時在印刷局裏做小工，他的書都是在做工時抽暇讀的。不必遠說，你應該還記得孫中山先生，難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席不暇暖的老人家還要忙些麼？他生平無論忙到什麼地步，沒有一天不偷暇讀幾頁書。你祇要看他的建國方略和孫文學說，你便知道他

不僅是一個政治家，而且還是一個學者。不讀書而講革命，不知道「光」的所在，祇是竄頭亂撞，終難成功。這個道理，孫先生懂得最清楚的，所以他的學說特別重「知」。

人類學問逐天進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後，這固不消說。尤其要緊的是養成讀書的習慣，是在學問中尋出一種興趣。你如果沒有一種正當嗜好，沒有一種在閒暇時可以寄託你的心神的東西，將來離開學校去做事，說不定要被惡習慣引誘。你不看見現在許多又麻雀吸鴉片的官僚們，紳商們乃至於教員們。不大半由學生出身麼？你慢些鄙視他們，臨到你來，再看看你的成就罷！但是你如果能從讀書中尋出一種趣味，你將來抵抗引誘的能力比別人要大些。這種興趣，你現在不能尋出，將來永不會尋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現在已比不上三五歲的小孩子們那樣好奇那樣興會淋漓了。你長大一歲，你感覺興味的銳敏力便須遲鈍一分，達爾文在自傳裏曾經說過，他幼時頗好文學和音樂，壯時因為研究生物學

，把文學和音樂都丟開了，到老來他再想拿詩歌來消遣，便尋不出趣味來了。興味便在青年時設法培養，過了正當時節，便會萎謝。比方打網球，你在中學時歡喜打，你到老都歡喜打。假如你在中學時代錯過機會，後來要發願去學，比登天還要難十倍。養成讀書習慣也是這樣。

你也許說，你在學校裏終日念講義看課本不就是讀書嗎？講義課本注意在平均發展基本知識，固亦不可不讀。但是你如果以為念講義，看課本，便盡讀書之能事，就事大錯特錯。第一，學校功課門類雖多，而範圍究極窄狹。你的天才也許與學校所有功課都不相近，自己在課外研究，會發見自己性之所近的學問。再比方你對於某種功課不感興趣，這也許並非由於性不相近，祇是規則的課本不合你的胃口。你如果能自己在課外發見好書籍，你對於那種功課也許就因而濃厚起來了。第二，念講義看課本，免不掉若干拘束，想藉此培養興趣，頗是難事。比方有一本小說，平時自由拿來消遣，覺得多麼有趣，一旦把牠拿來當課本讀，用預備考試的方法去

讀，便不免索然寡味了，興趣要逍遙自在地不受拘束地發展。所以爲培養讀書興趣起見，應該從讀課外書入手。

書是讀不盡的，就讀盡也是無用，許多都沒有一讀的價值。你多讀一本沒有價值的書，便喪失可讀一本有價值的書的時間和精力。所以你須增加選擇。你自己自然不會選擇，須去就教於批評家和專門學者，我不能告訴你必须讀的書，我能告訴你不必讀的書。許多人嘗抱定宗旨不讀現代出版的新書。因爲許多流行的新書祇是迎合一時社會心理，實在毫無價值。經過時代淘汰而巍然獨存的書纔有永久性，纔值得讀一遍兩遍以至於無數遍。我不敢勸你完全不讀新書，我卻希望你特別注意這一點，因爲現代青年頗有非新書不讀的風氣。別事都可以學時髦，惟有讀書做學問不能學時髦。我所指不必讀的書，不是新書，是談書的書，是值不得讀第二遍的書。走進一個圖書館，你儘管看見千卷萬卷的紙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稱爲「書」的，恐怕還難上十卷百卷。你應該讀的祇是這十卷百卷的書。在這些書

中間，你不但可以得較真確的知識，而且可以於無形中吸收大學者治學的精神和方法。這些書纔能撼動你的心靈，激動你的思考。其他像文學大綱，科學大綱以及雜誌報章上的書評，實在都不能供你受用。與其讀千卷萬卷的詩集，不如讀一部國風或古詩十九首，你與其讀千卷萬卷談希臘哲學的書籍，不如讀一部柏拉圖的理想國。

你也許要問我，像我們中學生究竟應該讀些什麼書呢？這個問題可是不易回答。你大約還記得北京京報副刊曾徵求「青年必書讀十種」，「結果有些人所舉的十種盡是幾何代數，有些人所舉的十種盡是史記漢書。這在旁人看起來似近於滑稽，而應徵的人卻各抱有一番大道理。本來這種徵求的本意求以一個人的標準做一切人的標準，好像我祇歡喜喫麵，你就不能喫米，完全是一種錯誤見解。各人的天資，興趣，環境，職業不同，你怎麼能定出萬應靈丹似的十種書，供天下無量數青年讀之，都能感覺同樣趣味，發生同樣效力？

我爲了寫這封信給你，特地去調查了幾個英國公共圖書館。他們的青年讀品部最流行的書可以分爲四類：(1)冒險小說和遊記，(2)神話和寓言，(3)生物故事，(4)名人傳記和愛國小說。就中代表的書籍是幽爾汎的八十日環遊世界記 (Jules Verne: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和海底二萬浬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德孚的魯濱生飄流記 (*Robinson Crusoe*)，仲馬的三劍俠 (*Three Musketeers*)，霍爽的奇書和丹谷閒話 (*Hawthorne: Wonder Book and Tanglewood Tales*)，鏗斯來的希臘英雄傳 (*Kingley: Heroes*)，菲伯爾的鳥獸故事 (*Fabre: Story Book of Birds and Beasts*)，安徒生的童話 (*Andersen: Fairy Tales*)，豎德的納爾遜傳 (*Soutley: Life of Nelson*)，房龍的人類故事 (*Vanloon: The Story of Mankind*) 之類。這些書在外國雖流行，給中國青年讀，卻不甚相宜。中國學生們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學時代就歡喜像煞有介事的談一點學理。他們——你和我自然都在內——不僅歡喜談談文學，還要研究社會問題，甚至於哲學問題。這既是一

種自然傾向，也就不能漠視，我個人的見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歲以後的教育宜注重發達理解，十五六歲以前的教育宜注重發達想像。所以初中的學生們宜多讀想像的文字，高中的學生纔應該讀含有學理的文字。

談到這裏，我還沒有答復應該讀何書的問題。老實說，我沒有能力答復，我自己便沒曾讀過幾本「青年必讀書」，老早就讀些壯年必讀書。比方在中國書裏，我最歡喜國風，莊子，楚詞，史記，古詩源，文選中的書牋，世說新話，淵淵明集，李太白集，花間集，張惠言詞選，紅樓夢等等。在外國書裏，我最歡喜溪茲 (Keats) 雪萊 (Shelly) 考老爾基 (Coleridge) 朗寧 (Browning) 諸人的詩集，蘇菲克里司 (Sophocles) 的七悲劇，莎士比亞的哈孟列德 (Hamlet) 李耳王 (King Lear) 和奧塞羅 (Othello) 哥德的浮士特 (Faust) 易卜生的戲劇集 安格渥夫的新田地 (Virgin Soil) 和父與子 (Fathers and Sons) 安斯奈夫斯克的罪與罰 (Crime and Punishment) 福洛伯的波

華荔夫人 (Madame Bovary) 莫泊桑的小說集，小泉八雲關於日本的著作等等。如果我應北京報副刊的徵求，也許把這些古董洋貨捧上，湊成「青年必讀書十種」。但是我知道這是荒謬絕倫。所以我現在不敢答復你應讀何書的問題。你如果要知道，你應該去請教你所知的專門學者，請他們各就自己所學範圍以內指定三兩種青年可讀的書。你如東請一個人替你面面俱到的設想，比方他是學文學的人，他也許明知青年必讀書應含有社會問題科學常識等等，而自己又沒甚把握，姑且就他所知的一兩種拉來湊數，你就像問道於盲了。同時，你要知道讀書好比探險，也不能全靠別人指導，你自己也須得費些功夫去搜求。我從來沒有聽見有人按照別人替他定的「青年必讀書十種」或「世界名著百種」讀下去，便成就一個學者。別人祇能介紹，抉擇還要靠你自己。

關於讀書方法，我不能多說，祇有兩點須在此約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讀的書至少須讀兩遍。第一遍須快讀，著眼在醒豁全篇大旨與特色。第

二遍須慢讀，須以批評態度衡量書的內容。第二，讀過一本書，須筆記綱要精采和你自己的意見。筆記不特可以幫助你的記憶，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細，刺激你的思考。記著這兩點，其他瑣細方法使用不著說。各人天資習慣不同，你用那種方法收效較大，我用那種方法收效較大，不可一概而論的。你自己終久會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別人決不能給你一個方單，使你可以依法泡製。

你嫌這封信太冗長了罷？下次談個別的問題，我當力求簡短。再會。

【作者畧歷】

朱光潛，字孟實，現代作家。著有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國文讀本 (NO. B250)

一〇 共五頁

費宮人刺虎歌袁 梅

九殿鑿鑿鳴戰鼓，萬朵花迎一隻虎。

女兒中有有心人，詭說「儂家是公主」。

公主姿容世寡雙，色能伏虎虎心降，笑捋虎鬚向虎語，「洞房請解軍中裝。」

一杯勸一杯，沈沈虎竟醉。「刃此小於菟，下報先皇帝。」紅燭千條徹帳光，白虹一道衝天氣。

「妾手纖纖軟玉枝，事成不成未可知。妾心耿耿精金鍊，刺虎還如刺繡時。」

一刀初刺虎猶縱，三刀四刀虎不動。帶血抽刀啼向天，可惜大才還小用！

吁嗟乎！城可傾，山可平，總是區區一點誠。君不見滔天狂寇是誰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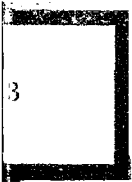
，霹靂不能美人敢！

【注釋】

- (一) 「隻虎」是李自成愛將羅姓者的綽號的。
- (二) 於菟 讀如 X 去 X，古時楚國的方言，稱虎爲於菟，實在就是虎字的緩讀。

#80

60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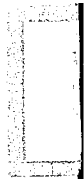


初 中 二 年 級

國 文 讀 本

第 五 冊

北 平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MG
G624-3
85
15



3 1761 9727 9

日喻贈吳彥律 蘇子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鑿。」扣鑿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遠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鑿與燭也。自鑿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偶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

日喻贈吳彥律 蘇子瞻

138310



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于學者，方求舉于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少年中國 梁啓超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

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慮也，故灰心；惟好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爲者；惟喜事也，故常覺一切無不可爲者。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

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烟，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花。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爲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畧也。

梁啓超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雪後晚望 | 劉大白

留著殘雪的青山，
別嫌遲暮吧！
明媚的晚霞，
正對著你微笑呢。
消受得晚霞底一笑，
也不必怨殘雪了！



國
文
讀
本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藺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旣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旣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莽也。大王弗予城而給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璧於趙。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

怒而修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廉頗，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畫家 周作人

可惜我並非畫家，
不能將一枝毛筆，

寫出許多情景。——

兩個赤腳的小兒，

立在溪邊灘上，

打架完了，

還同築爛泥的小堰。

車外整天的秋雨，

靠窗望見許多圓笠，——

趕忙着分種碧綠的稻秧。

小胡同口

畫 家

放着一副菜担，——

滿担是青的紅的蘿蔔，

白的菜，紫的茄子。

賣菜的人立着慢慢的叫賣。

初寒的早晨，

馬路旁邊，靠着溝口，

一個黃衣服蓬頭的人，

坐着睡覺，——

屈了身子，幾乎疊作兩折。

看他背後的曲線，

歷歷的顯出生活的困倦。

這種平凡的真實印象，

永久鮮明的留在心上，

可惜我並非畫家，
不能用這枝毛筆，
將他明白寫出。

畫
家

國
文
讀
本

同雞蛋一樣大的穀粒 俄國托爾斯泰 原著 今非

一天，幾個孩子在山谷裏找着一樣物件，好像一粒穀，却同雞蛋一樣大。過路的人拿一個辨士，向這些孩子買了，帶到城裏賣給國王，當作一件寶貝。

國王招了許多學者來，研究這物件到底是什麼。這些人考究再三，毫無主意，不能解說出來。直到一天，這物件放在窗臺上，被雞啄了一個窟窿，於是人人都認識，原來是一粒穀。這些學者走到國王那裏說道：「這是一粒穀。」

國王聽了很奇怪，於是命這些學者再考究在什麼時代和什麼地方生過這樣大的穀。

那些學者又考究起來；但是翻了許多書，不能找着一點兒影響。所以他們又到國王那裏說道：「我們不能回答你。我們書上並沒有說起這件事

。你可以去找一個農夫來問一問，或者他曾經聽他的父親說過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生出這樣大的穀。」

國王又下一道命令，叫那些最老的農夫都到他面前來。後來尋着一個農夫，帶到了國王面前。這人年紀已經很老了，背也駝了，面色灰白，牙齒全無，拄了兩根拐杖走進來。

國王拿穀給他看，他却很不容易看見。他拿到手裏捫了一捫。國王就問他道：「你可以告訴我們麼？老頭兒！像這樣大的穀，是什麼地方生的？你曾經買過；或者你田裏種過麼？」

這老頭兒又很聾，很難聽懂國王所說的話；好容易，他聽懂了。

他答道：「沒有；我從來沒有種過，沒有割過，又沒有買過這樣大的穀。但是你可以問我的父親，或者他會聽說過什麼地方生這樣大的穀。」

於是國王又命人把老頭兒的父親帶來。他來了，只拄着一根拐杖。國王叫他看穀，他還能夠看。看了許久，國王就問他道：「老頭兒：你能告

訴我們什麼地方常生這樣大的穀麼？你曾經買過、種過麼？」

這老頭兒雖然也很不容易聽懂，却比他的兒子明白得多。

「沒有！」他說：「我從來沒有種過，沒有割過這樣大的穀在我田裏。至於買穀呢，我是從來沒有買過的。因為我們我那時代錢還沒有通用，各人種各人的田；若是有人少的，我們分給他就是了。我不曉得什麼地方生過這樣大的穀。我們所種的比現在的是大些，茂盛些；却從來沒有見這麼樣的。但是我也曾聽我父親說過：在他那時代的穀，又比我們的大些，茂盛些。你最好是再問他。」

國王於是又命人把老頭兒的父親帶來。尋著了，也把他帶到國王面前。他倒是走了進來的，沒有用拐杖。他的眼光還清爽，耳也聽得明白，說話還很響亮。國王叫他看穀，他接在手裏看了一眼，又把穀放在手心轉了一轉，就說：「我不見這樣大的穀已經許久了！」他又掐了一點兒，送到嘴裏嘗了一嘗。又說：「倒是一樣的咧！」

「告訴我罷！老頭兒！」國王問：「什麼時代和什麼地方生這樣的穀？你曾經買過這樣的麼？或者你的田裏種過麼？」

老頭兒回答道：「像這樣的穀，我們那時代到處都是的。我年紀輕的時候，吃的，喂什麼家畜的，全是這樣的穀。我們種的，割的，和收的，那有不是這樣的呢？」

於是國王又問道：「告訴我！老頭兒！你在那裏買過的呢？還是全是你親身種出來的呢？」

老者笑起來了。他答道：「我那時候，沒有人造過孽，什麼麪包也買咧賣咧！並且我們不懂什麼是「錢。」各人自己的穀就足够的了。」

「告訴我罷！老頭兒！」國王又問：「什麼地方是你的田？像這樣的穀，種在什麼地方？」

「我的田就是上帝的地。隨便那裏我去種，那裏就是我的田。土地是自由的；沒有人說什麼是他私有的；只有勞力是可以算他自己的。」

「請答應我兩個問題！」國王說：「第一是：怎麼那個時代有這樣的穀，如今怎麼又沒有呢？第二個是：怎麼你的孫兒要拄兩根拐杖，你的兒子拄一根，你反一根也不用呢？你的眼睛還光爽，牙齒還堅固，說話也還清楚好聽，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於是老者答道：「說到這個，是因為如今的人生生活不靠自己的勞力。反靠別人做工養他。從前那時代，人生世上，都照着上帝的法則做的。他們所有的什麼，是他們自己做出的；沒有拿人家辛苦做出的，他反收藏起來，算他私有的。」

國
文
讀
本

歡迎梁任公先生詞

南通縣

風日清和，室家康樂，衆禽振羽，百草舒芽；咸欣欣然有春色，以自鳴其得意。當此之時，有一新消息震於耳鼓，爲吾人中心崇拜之梁任公先生，新自歐洲返國，惠臨吾縣是也。

吾人之於先生，信仰摯愛，與日月俱進。今一旦得接先生之手采，聞先生之緒論，歡慰之忱，何可言喻？而先生翕收世界文化潮流，醞釀變化，爲全國國民之先導。其有以裨益吾人之知識，滿足吾人之希望者，更不待言。

吾縣以厲行自治，被稱於世。凡教育、實業、慈善諸大端，已略有成績可舉；然人類之思想，其進步無止境。緣思想而發生之事業，其進步亦無止境。吾縣教育、實業、慈善，已有之基礎，應如何改良？未來之計畫，應如何建設？必先有確定之方針，貫注於人人心目之中，而後自始進行

，方有依據。惟此方針云者，非附會陳義所能構造也，非沈涵新說所能移植也。一方須與吾縣之實情相合，一方又須與世界之趨勢相應，乃有當於公理，而不致違戾乎人心。

今者歐洲和會，已告一段落。其和會之一言一動，關係國際之情勢者，至爲密切。梁先生親在巴黎，與各國人士周旋；目所接者，皆新事物也；心所印者，皆新形象也。得此種種，復參究國性民情，貫澈融洽。其有所發表，必能爲吾人定自治方針之助也無疑。吾人本此方針，爲地方効力，或者於教育上、實業上、慈善上，放一異采。他日推念原動力之所自出，則此異采之中，自有梁先生之小影，以與事業相暉映，此可豫知也。

至於梁先生之學問行誼，吾人素所諗知，固無俟瑣瑣陳述。而其生平大節，則以反對洪憲，討除復辟，及主張對德宣戰爲最著。吾人其澄心靜慮。以恭聆先生之明教。夫歐化藉先生之力，越大西洋以介紹乎中國，而

吾縣乃首被其澤，其榮幸爲何如？其感奮爲何如？記者不敏，謹述數言，以表示歡迎之忱焉！

國
文
讀
本

北海浴日 陳學昭

這幾天常常經過天安門前，在中央公園的一帶，聽秋風吹着戀枝的黃葉，未盡的綠意，瀟瀟然作聲。高大的樹幹所雜列的旁邊，都是平鋪的石板，白潔乾淨而少灰塵，於是我所煩悶而不能自釋的開始冰解了。室外的天地很大呢！我很想就在這白潔乾淨而少灰塵的石板上躺下來安睡一覺；也不須定要月明風清的良夜，也不須定要露薄星閃的靜夜，就在這時罷！淡淡的太陽從密樹枝頭一絲一絲的射入，行人各自奔走他們的道路，諒來也不至驚擾片時的休息。

我幾次這樣的想而將睡眠也放棄了。夜來的雨聲淅瀝，殊擾人悠思；但想到明天的新晴的天氣，更不知是如何的暢爽呢！

雨聲息了，窗上有反映着淡淡的紅色的彩雲，我看鐘還未上五時，就急急的起來。

匆匆草草的梳洗了一下，穿裙子，披圍巾，把房門也鎖了。走出大門，地上還是濕濕的爛泥，晨氣也十分有寒意，胡同口的番芋担也還不會來呢！

走到沙灘才有另另落落的行人，與三四的黃包車，朝陽還沒有一點確實的消息。我也就慢慢的走着，到故宮的城池邊，看着漫漫的雲彩，倒映着在觀着短短的殘荷的綠葉邊，平靜的水如起了金翻銀閃的波動了。

我到北海這不是第一次，至於經過北海的門前更不止二次三次；北海的門前照例有站崗的警察，他朦朦朧朧的恍惚的站着；買票的門口沒有人，而且還不會開門。

我遲疑一下，『進去得了！』一個警察說。我爲了守他們公園要買票的條例而遲疑，但是爲了我的遲疑而破例。

我有時想人們必須要靠這種強硬的言詞傳達他的感情；若是將我們的感情寄之於一顰一笑，用之於理會，那麼這世界至少總能省却多少的煩

擾；這種美好的表情，彼此都以赤誠的內心相見的！

過積翠前的石橋，紅色而雜着各色的雲霞已是迷漫了太空了！我知道朝陽已在那裏躍躍欲試，我激動的心不可阻阨，便不暇欣賞兩旁的景色而用力往上塔的石級上跑了！

我爲了要看日出而不顧慮及疲倦了！是的，我相信，凡人都有向上的雄心，如我看日出一樣的決意而勇爲！以這種向上的雄心的開擴而成爲大事業家，而成爲大學問家，這些都是不艱難待我們去發現的！不能使這向上的雄心開擴，無形的消逝於銅臭，無形消逝於肉慾；成爲殘廢，成爲頹喪；雖然是社會的惡力，但是社會沒有知覺的，社會決不能對你說『不要上進！』或者是絕對阻止你；只有自己不愛上進的人們，甘於自棄的或滿足於暫時的！

在塔上盡情的俯仰，只有在北方被高偉的白塔礙我的視線。我周圍的審視：全城的房屋都隱遮在樹叢中，四圍的城樓都浮在晨氣中，多少的高

爽清明的天空呀！雨後看着近塔的松柏如針般細小的無數的松針，如孔雀毛的花紋的一叢叢，在初晴時更加純綠了！地下的小草，得延牠殘餘的生命，也微微的笑了。我顧視東北角，只見魚白色的一片高出於淡綠的平野。完全不與西方的蔚藍相似。也不能辨別是羣鴉或是別種的鳥，牠們就在這魚白色的一片裏轉輾翻飛，這情景幾於使我疑心是在海邊看日出，潮過後，白浪未退，是海鳥們歡樂的翱翔。

這時候朝陽初出在景山之巔，晶瑩的正映着我的兩肩，不久他漸漸高升，高出我的頭面了。

走出北海，陽光已照到了屋頂，照遍了大地了。行人雖已多，却還不見有如我一樣的第二個遊人進門去。他們掉首不顧的來往。可憐，寂寞的北海，北海的寂寞，也就是我所感到的寂寞罷！

寄小讀者通訊四 冰心

(寄小讀者)

好容易到了臨城站「二」，我走出車外，只看見一大隊兵，打着紅旗，上面寫着「……第二營……」又放炮仗，又吹喇叭；此外站外只是遠山田隴，更沒有什麼。我很失望，我竟不曾看見一個穿夜行衣服，帶標背劍，來去如飛的人。

自此以南，浮雲蔽日，軌道旁時有小湫，也有小孩子，在水裏洗澡遊戲。更有小女兒，戴着大紅花，坐在水邊樹底作活計，那低頭穿綫的情景，煞是溫柔可愛。

過南宿州「三」至蚌埠「三」，軌道兩旁，雨水成湖，湖上時有小舟來往，無際的微波，映着落日，那景物美到不可描畫。——自此人民的口音，漸漸的改了，我也漸漸的覺得心怯，也不知道爲什麼。

過金陵「四」正是夜間，上下車之頃，只見隔江燈火燦然，我只想像着城內秦淮「五」莫愁「六」，而我可能看見的，只是長橋下微擊船舷的黃波浪。

五日絕早過蘇州「七」，兩夜失眠，煩困已極，而窗外風景，浸入我倦乏的心中，使我悠然如醉。江水伸入田隴，遠遠的架水車，一簇一簇的茅亭農舍，樹圍水繞，自成一村。水漾輕波，樹枝低亞，當村兒農婦挑着担兒，荷着鋤兒，從那邊走過之時，真不知是詩是畫！

有時遠見大江，江帆點點，在曉日之下，清極秀極。我素喜北方風物，至此也不得不傾倒於江南之雅澹溫柔。

晨七時半到了上海，又有小孩子來接，一聲「姑姑」，予我以無限的歡喜——到此已經四五天了，休息之後，俗事又忙個不了，今夜夜涼如水，燈下只有我自己。在此靜夜極難得，許多姊妹兄弟，知道我來，多在夜間來找我乘涼閒話。我三次拿起筆來，都因門環響中止，憑欄下視，又是

哥哥姊姊來看望我的。我慰悅而又惆悵，因為三次延遲了我所樂意寫的通訊。

這只是沿途的經歷，感想還多，不願在忙中寫過，以後再說。夜深了，容我說晚安罷！

冰心八，九，一九二三，上海。

【作者略歷】

冰心，現代女作家，姓謝名婉瑩，福建閩侯人。著有小詩集春水，繁星，小說集超人在事等。寄小讀者則係作者留美時的公開通訊。

【注釋】

(一)臨城站 津浦路中一站，屬山東滕縣，一九二三年曾在此發生轟動中外的劫車案。

(二)南宿州 卽宿縣，在安徽北部。

(三)蚌埠 津浦路中一站，在淮水南岸，爲安徽北部重鎮。

寄小者讀遊訊四

國文讀本

四

(四)金陵 即南京。

(五)秦淮 河名，源出江蘇溧水縣，西北流貫江寧城，又西北入大江，傳秦時所鑿，故名。

(六)莫愁 湖名，在南京三山門外，相傳爲古莫愁女子舊居，故名。

(七)蘇州 即江蘇吳縣。

長歌行 古詩

青青園中葵，朝露行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
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
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國
文
讀
本

錢烈女墓誌銘 王獻定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卞忠貞祠南十五步，爲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弘光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於忠貞祠，卽其地爲墓。當其死，告於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爲詩文弔之。

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余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纆，絲絕，纆又斷。余皇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以藥，曰：「汝視緩急可也。」猷定爲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

又言曰：『嗚呼！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秃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

之可悲也。兵入，以戈刺牀下，數刺數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牀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之痛，強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爲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頂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強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卒走出，聞足擊牀閣閣。嗚呼，死矣！一猷定聞益悲，忍不銘？

烈女，名淑賢，父爲鎮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兵挺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卞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爲女之陰助云。

銘曰：『三光絕，一炬烈，后土爭之土欲裂。瘞爾於忠貞之旁，麗重

離以照四方之缺。』

錢烈女墓誌銘

國
文
讀
本

寄小讀者通訊十七 冰心

小朋友：

健康來復的路上，不幸多歧，這幾十天來懶得很；雨後偶然看見幾朵濃黃的蒲公英，在勻整的草坡上閃爍，不禁又憶起一件事。

一月十九晨，是雪後濃陰的天，我早起遊山，忽然在積雪中，看見了七八朵大開的蒲公英。我俯身摘下握在手裏，——真不知這平凡的草卉，竟與梅菊一樣的耐寒。我回到樓上，用條黃絲帶將這幾朵綴將起來，編成王冠的形式。人家問我做什麼，我說「我要爲我的女王加冕，」說着就隨便的給一個女孩子戴上了。

大家歡笑聲中，我只無言的臥在床上——我不是爲女王加冕，竟是爲蒲公英加冕了。蒲公英雖是我最認識的一種草花，但從來是被人輕忽，從來是不上美人頭的。今日因着情不可卻，我竟讓她在美人頭上，照耀了幾

點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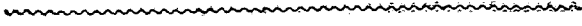
蒲公英是黃色，疊瓣的花。很帶着菊花的神意，但我也曾偏愛她。我對於花卉是普遍的愛憐，雖有時不免喜歡玫瑰的濃郁，和桂花的清遠，而在我憂來無方的時候，玫瑰和桂花也一樣的成糞土。在我心情怡悅的一剎那頃，高貴清華的菊花，也不能和我手中的蒲公英來佔奪位置。

世上一切事物，只是百千萬面大大小小的鏡子，重重對照，反射又反射；於是世上有了這許多璀璨輝煌，虹影般的光彩。沒有蒲公英，顯不出雛菊，沒有平凡，顯不出超絕。而且不能因為大家都愛雛菊，世上便消滅了蒲公英，不能因為大家都敬禮超人，世上便消滅了庸碌。即使這一切都因着世人的愛憎而生滅，只恐到了滿山滿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時候，菊花的價值，反不如蒲公英，超人的價值，反不及庸碌了。

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長處，一人有一人的價值。我不能偏愛，也不肯偏憎，悟到萬物相襯託的理，我只願我心如水，處處相平。我願菊花在

我眼中，消失了她的富麗堂皇，蒲公英也解除了她的局促羞澀，博愛的極端，翻成淡漠，但這種普遍淡漠的心，除了博愛小朋友，有誰知道？書到此，高天蕭然，樓上風緊得很，再談了，我的小朋友。

冰心 五，九，一九二四，沙穰療養院



國
文
讀
本

日記二則 | 魯迅

七月五日

晴。

晨，景宋將小說舊聞鈔的一部分理清送來。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纔畢，寄給小峯付印。天氣實在熱得可以。

覺得疲勞。晚上，眼睛怕見燈光，熄了燈躺着，彷彿在享福。聽得有人打門，連忙出去開，却是誰也沒有，跨出門去根究，一個小孩子已在暗中逃遠了。

開了門，回來，又躺下，又彷彿在享福。一個行人唱着戲文走過去，餘音裊裊，道，「啞，啞，啞！」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過的小說舊聞鈔裏的強汝詢老先生的議論來。這位先生的書齋就叫作求有益齋，則在那齋中寫出來的文章的內容，也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說，誠不解一個人何以

無聊到要做小說，看小說。但於古小說的判決却從寬，因為他古，而且昔人已經著錄了。

憎惡小說的也不只是這位強先生，諸如此類的高論，隨時可以聞見。但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却實在靠着小說，甚至于還靠着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雖是崇奉關岳的大人先生們，偷問他心目中的這兩位「武聖」的儀表，怕總不免是細着眼睛的紅臉大漢和五絡長鬚的白面書生，或者還穿着繡金的緞甲，脊梁上還插着四張尖角旗。

近來確是上下同心，提倡着忠孝節義了，新年到廟市上去看年畫，便可以看見許多新製的關於這類美德的圖。然而所畫的古人，却沒有一個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

晴。

午後，到前門外去買藥。配好之後，付過錢，就站在櫃臺前喝了一回

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經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嘗嘗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

不料有一個買客却看得奇怪起來。我不解這有什麼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來了，悄悄地向店伙道：

「那是戒烟藥水罷？」

「不是的！」店伙替我維持名譽。

「這是戒大烟的罷？」他於是直接地問我了。

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認作「戒烟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幾何，何必固執，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同時請出我那「介乎兩可之間」的好回答來：

「唔唔……。」

這既不傷店伙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該是一帖妙藥。果然，從此萬籟無聲，天下太平，我在安靜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却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着這書的介紹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託丸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總爲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纔決計在暑假中將牠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於是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晚上回家，吃了一點飯，就坐在院子裏乘涼。田媽告訴我，今天下午，斜對門的誰家的婆婆和兒媳大吵了一通嘴。據她看來，婆婆自然有些錯，但究竟是兒媳婦太不合道理了。問我的意思，以爲何如。我先就沒有聽清吵嘴的是誰家，也不知道是怎樣地兩個婆媳，更沒有聽到她們的來言去

語，明白她們的舊恨新讐。現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實有點不自信，況且我又向來並不是批評家。我于是只得說：這事我無從斷定。

但是這句話的結果很壞。在昏暗中，雖然看不見臉色，耳朵中却聽到一切聲音都寂然了，靜，沈悶的靜；後來還有人站起，走開。

我也無聊地慢慢地站起，走進自己的屋子裏，點了燈，躺在牀上看晚報：看了幾行，又無聊起來了，便碰到東壁下去寫日記，就是這馬上支日記。

院子裏又漸漸地有了談笑聲，讕論聲。

今天的運氣似乎很不佳：路人窺我喝「戒烟藥水」，田媽說我……，她怎麼說，我不知道。但願從明天起，不再這樣。

國
文
讀
本

百喻經四則

印度伽斯那作

印度求那毗地譯

愚人食鹽喻

昔有愚人，至於他家。主人與食，嫌淡無味。主人聞已，更爲益鹽。既得鹽美，便自念言：「所以美者，緣有鹽故。少有尙爾，況復多也。」愚人無智，便空食鹽。食已口爽，反爲其患。

說人喜瞋喻

過去有人，共多人衆，坐於屋中，歎一外人，德行極好。惟有二過：一者喜瞋，二者作事倉卒。爾時此人，適在門外。聞作是語，便生瞋恚，即入其屋，擒彼道已過惡之人，以手打撲。傍人問言：「何故打也？」其人答言：「我曾何時，喜瞋倉卒？而此人者，道我愾喜瞋恚，作事倉卒，是故打之。」傍人語言：「汝喜瞋倉卒之相，即時現驗，云何諱之？」人說過惡而起怨責，深爲衆人怪其愚惑。

嘗菴婆羅果喻

昔有一長者，遣人持錢，至他園中，買菴婆羅果，而欲食之，而勅之言：「好甜美者，汝當買來。」即便持錢，往買其果。果主言：「我此樹果，悉皆美好，無一惡者。汝嘗一果，足以知之。」買果者言：「我今當一一嘗之，然後當取，若但嘗一，何以可知？」尋即取果，一一皆嘗。持來歸家，長者見已，惡而不食，便一切都棄。

二 鴿喻

昔有雄雌二鴿，共同一巢。秋果熟時，取果滿巢。於其後時果乾減少，唯半巢在。雄鴿雌言：「取果勤苦，汝獨食之，唯有半在。」雌鴿答言：「我不獨食，果自減少。」雄鴿不信。瞋恚而言：「非汝獨食，何由減少？」即便以嘴啄雌鴿殺。未經幾日，天降大雨，果有濕潤，還復如故，雄鴿見已，方生悔恨：「彼實不食，我妄殺他。」即悲鳴命喚雌鴿：「汝何處去！」

一個鄉民的死

周作人

我住着的房屋後面，廣闊的院子中間，有一座羅漢堂。他的左邊略低的地方是寺裏的廚房。因為此外還有好幾個別的廚房，所以特別稱作大廚房。從這裏穿過，出了板門，便可以走出山上。淺的溪坑底裏的一點泉水沿着寺流下來，經過板門的前面。溪上架着一座板橋。橋邊有兩三棵大樹，成了涼棚，便是正午也很涼快，馬夫和鄉民們常常坐在這樹下的石頭上談天休息着。我也朝晚常去散步。適值小學校的暑假，豐一到山裏來住了兩禮拜，我們大抵同去，到溪坑底裏去檢圓的小石頭，或者立在橋上，看着溪水的流動。馬夫的許多驢馬中間，也有帶着小驢的母驢，豐一最愛去看那小小的可愛而且又有點猥相的很長的臉。

大廚房裏一總有多少人，我不甚了然。只是從那裏出入的時候，在有一匹馬轉磨的房間的一角裏，坐在大木箱的旁邊，用腳踏着一枝棒，使箱

內撲撲作響的一個男人，却常常見到。豐一教我道，那是寺裏養那兩匹馬的人，現在是在那裏把馬所磨的皮和粉分做兩處呢。他大約時常獨自去看寺裏的馬，所以和那男人很熟習，有時候還叫他，問他各種的小孩子氣的話。

這是舊曆的中元那一天。給我做飯的人走來對我這樣說，「大廚房裏有一個病人很沈重了。一個月以前還沒有什麼，時時看見他出去買東西。舊曆六月底說有點不好，到十多里外的青龍橋地方，找中醫去看病。但是沒有效驗，這兩三天倒在牀上，已經起不來了。今天在寺裏作工的木匠把舊板拼合起來，給他做棺材。這病好像是肺病。在他牀邊的一座現已不用了的舊竈裏，吐了許多的痰，滿竈都是蒼蠅。」他說了又勸告我，往山下去須得走過那間房的旁邊，所以現在不如暫時不去的好。

我聽了略有點不舒服。便到大殿前面去散步，覺得並沒有想上山去的意思，至今也還沒有去過。

這天晚上，寺裏有餓口施食。方丈和別的兩個和尚念咒，方丈的徒弟敲鐘鼓。我也想去一看，但又覺得麻煩，終於中止了，早早的上牀睡了。半夜裏忽然醒過來，聽見什麼地方有鐐鈸的聲音，心裏想道，現在正是送鬼，那麼施食也將完了罷，以後隨即睡着了。

早飯喫了之後，做飯的人又來通知，那個人終於在清早死掉了。他又附加一句道，「他好像是等着棺材的做成呢。」

「怎樣的一個人呢？或者我曾經見過也未可知，但是現在不能知道了。」

「他是個獨身，似乎沒有什麼親戚。由寺裏給他收拾了，便在上午在山門外馬路旁的田裏葬了完事。」

「在各種的店裏，留下了好些的欠帳。麪店裏便有一元餘，油醬店一處大約將近四元。店裏的人聽見他死了，立刻從帳簿上把這一頁撕下燒了，而且又拿了紙錢來燒給死人。木匠的頭兒買了五角錢的紙錢燒了。住在

山門外低的小屋裏的老婆子們，也有拿了一點點的紙錢來弔他的。「我聽了這話，像平常一樣的，說這是迷信，笑着將他抹殺的勇氣也有沒了。」

四時田園雜興六首 范成大

桑下春蔬綠滿畦；蕊心青嫩芥臺肥。溪頭洗擇店頭賣；日暮裹鹽沽酒歸。
（春日）

蝴蝶雙雙入菜花。日長無客到田家。雞飛過籬犬吠竇，知有行商來賣茶。
（晚春）

雨後山家起較遲，天窗新色半熹微；老翁欹枕聽鶯囀；童子開門放燕飛。
（晚春）

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惟有蜻蜓蛺蝶飛。
（夏日）

書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兒童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

橘蠶如蠶入化機，枝閒垂繭似蓑衣。忽然蛻作多花蝶，翅粉纔乾便學

飛。(夏日)
國文讀本

秦中吟二首 白居易

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爲秦中吟。

歌舞

秦城歲云暮，大雪滿皇洲，雪中退朝者，朱紫盡公侯。貴有風雨興，富無飢寒憂，所營惟第宅，所務在追遊。朱門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秋官爲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爲樂飲，夜半不能休，豈知閹鄉獄，中有凍死囚？

議婚

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卽爲姝。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窻貧家女，寂寞二十

餘，荆釵不值錢，衣上無真珠，幾回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論雷峯塔的倒掉 魯迅

聽說，杭州西湖上的雷峯塔倒掉了，聽說而已，我沒有親見。但我却見過未倒的雷峯塔，破破爛爛的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間，落山的太陽照着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峯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峯夕照」的真景我也見過，並不見佳，我以爲。

然而一切西湖勝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卻是這雷峯塔。我的祖母會常常對我說，白蛇娘娘就被壓在這塔底下。有個叫作許仙的人救了兩條蛇，一青一白，後來白蛇便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仙了；青蛇化作丫鬚，也跟着。一個和尚，法海禪師，得道的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就有妖氣的，但只有非凡的人纔看得出，——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後，白蛇娘娘來尋夫，于是就「水滿金山」。我的祖母講起來還要有趣得多，大約是出于一部彈詞叫作義妖傳

裏的，但我沒有看過這部書，所以也不知道「許仙」「法海」究竟是否這樣寫。總而言之，白蛇娘娘終於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一個小小的鉢盂裏了。鉢盂埋在地裏，上面還造起一座鎮壓的塔來，這就是雷峯塔。此後似乎事情還很多，如「白狀元祭塔」之類，但我現在都忘記了。

那時我惟一的希望，就在這雷峯塔的倒掉。後來我長大了。到杭州，看見這破破爛爛的塔，心裏就不舒服。後來我看看書，說杭州人又叫這塔作保叔塔，其實應該寫作「保俶塔」，是錢王的兒子造的。那麼，裏面當然沒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裏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現在，他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爲何如？

這是有事實可證的。試到吳越的山間海濱，探聽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蠶婦村氓，除了幾個腦髓裏有點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爲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和尚本應該只管自己念經。白蛇自迷許仙，許仙自娶妖怪，和別人有

什麼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是搬非，大約是懷着嫉妬罷。——那簡直是一定的。

聽說，後來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靈，想要拿辦他了。他逃來逃去，終於逃到蟹殼裏避禍，不敢再出來，到現在還如此。我對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誹的非常多，獨于這一件卻很滿意，因為「水滿金山」一案，的確應該由法海負責；他實在辦得很不錯的。只可惜我那時沒有打聽這話的出處，或者不在義妖傳中，卻是民間的傳說罷。

秋高稻熟時節，吳越間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紅之後，無論取那一隻，揭開背殼來，裏面就有黃，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鮮紅的。先將這些喫完，即一定露出一個圓錐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錐底切下，取出，翻轉，使裏面向外，只要不破，便變成一個羅漢模樣的東西，有頭臉，身子，是坐着的，我們那裏的孩子都稱他「蟹和尚」，就是躲在裏面避難的法海。

當初，白蛇娘娘壓在塔底下，法海禪師躲在蟹殼裏。現在却只有這位老禪師獨自靜坐了，非到螃蟹斷種的那一天為止出不來。莫非他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麼？

活該。

建築 蔡元培

人之生也，不能無衣、食與宮室。而此三者常於實用以外，又參以美術之意味。如食物本以適口、腹也，而裝置又求其悅目；衣服本以禦寒、暑也，而花樣常見其翻新；宮室本以庇風、雨也，而建築之術尤於美學上有獨立之價值焉。

建築者，集衆材而成者也。凡材品質之精晦，形式之曲直，皆有影響於吾人之感情。及其集多數之材，而成爲有機體之組織，則尤有以代表一種人生觀。而「容體」，「氣韻」，與吾人息息相通焉。

吾國建築之中，具美術性質者，略有七種：一曰宮殿，古代帝王之居處與陵寢及其他佛寺、道觀等是也。率皆四阿而重簷，上有飛甍，下有崇階，朱門，碧瓦，所以表尊嚴富麗之觀者也。二曰別墅，蕭齊，濠館，曲榭，回廊，間之以亭、臺，映之以泉、石，寧樸毋華，寧疏毋密，大抵

極清幽瀟灑之致焉。三曰橋，疊石壙爲穹式，與羅馬建築相類。惟羅馬人廣行此式，而我國則自橋以外罕用之。四曰城，疊磚石爲之，環以雉堞，隆以譙門，所以環衛都邑也，而堅整之概有可觀者，以萬里長城爲最著。五曰華表，樹於陵墓之前，間用六面形，而圓者特多，冠以柱頭，承以文礎，頗似希臘神祠之列柱；而兩相對立，則又若埃及之方尖塔然。六曰坊，所以旌表名譽，樹於康衢或陵墓之前，頗似歐洲之凱旋門，惟彼用穹形，而我用平構，斯其異點也。七曰塔，本諸印度，而參以我國固有之風味，有七級，九級，十三級之別，恆附於佛寺，與歐洲教堂之塔相類。惟常於佛殿以外，呈獨立之觀，與彼方之組入會堂結構者不同。

要之，我國建築既不如埃及式之闊大，亦不類峨特式之高雋。而秩序謹嚴，配置精巧，爲吾族數千年來守禮法，尙實際之精神所表示焉。

李後主詞二首 李煜

相見歡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翦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來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國
文
讀
本

芭蕉花

郭沫若

這是我五六歲時的事情了。我現在想起了我的母親，突然記起了這段故事。

我的母親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貴州省黃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是當時黃平州的州官。苗子造反失守城池，外祖父手刃了四歲的四姨，在公堂上行了自盡。外祖母和七歲的三姨跳在州署裏面的池塘裏殉了節，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了。只有我們的母親那時纔滿一歲，忠義的劉奶媽把我們的母親背着逃難出來，在途中遇着過兩次的匪難，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銀首飾，第二次被劫去了衣裳。忠義的劉奶媽在農人家裏討了些稻草來遮身，仍然背着母親逃難，逃到後來遇着赴援的官軍纔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貴州省城，其次又流到雲南省城，倚人廬下，受了種種的虐待，但是忠義的劉奶媽始終是保着我的母親。直到母親滿了四歲了，大舅赴黃平收屍，便道往雲

南。纔把母親和劉奶媽帶回了四川。

母親在幼年時分便是遭着這樣的不幸的人。

母親在十五歲的時候到了我們家裏來，我們現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聽說還死了一兄三姐，那時候我們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掃要和妯娌分担，母親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贅。

白日裏家務奔忙。到晚來措着弟弟在菜油燈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時還親眼見過。我至今也還記得。

母親因為這樣過於勞苦的原故，身子是異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時候，總要暈倒一回，在舊時稱爲「暈病」，但在現在想來，這只是在產褥中，因為攝養不良的關係，所生出的子宮病罷了。

暈病發了的時候，母親倒睡在床上，終日只是呻吟嘔吐，飯不消說是不能吃的，有時候連茶也幾乎不能進口，像這樣要經過兩個禮拜的光景，又纔漸漸回復起來，完全是害了一場大病一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這暈病關連着的。

在我們四川的鄉下，相傳這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母親發了病時，我們便要四處託人去購買芭蕉花。但這芭蕉花是不容易購買的。因為芭蕉在我們四川很不容易開花，開了花時鄉裏人都視為祥瑞，不肯輕易摘賣，好容易買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們小的時候，要管兩隻肥雞的價錢呢。

芭蕉花買來了，但是花瓣是沒有用的，可用的是只瓣裏的蕉子。蕉子在已經形成了果實的時候也是沒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幾乎還是雌蕊的時候。一朵花上實在是採不出許多的這樣的蕉子來。

這樣的蕉子是一點也不好吃的，我們吃過香蕉的人，如以為吃那蕉子怕會和吃香蕉一樣時，那是大錯而特錯的了。有一回母親吃蕉子的時候，在床邊上挾過一箸給我，簡直是澁得不能入口呢。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親的暈病關連着的。

我們四川人大約是外省人居多，在張獻忠勦了四川以後——我們四川

人有句話：說「張獻忠勦四川殺得雞犬不留」——在清初時期好像有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會館，便是極小的鄉鎮也都是有的。

我們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寧化縣，聽說還有我們的同族住在那裏。我們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時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個小小的村裏。我們福建人的會館是天后宮，供的是一位女神叫着「天后聖母」，這天后宮在我們村裏也是有一座的。

那是我五六歲時候的事情了，我們的母親又發了暈病了。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歲，同到天后宮去。那天后宮離我們家裏不過半里路光景。裏面有一座散館，是福建人子弟讀書的地方。我們去的時候散館已經放了假了，大概是中秋前後了。我們隔着窗看見散館園內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剛好開着一朵黃花，就像尖瓣的蓮花一樣。我們是歡喜極了。那時候我們家裏正在找芭蕉花的時候，但四處都找不出來，我們商量着便翻

過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過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時還不能翻過，是我二哥湊我過去的。我們兩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來，二哥怕人看見，他把來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裏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獻給母親。我捧着跑到母親的床前，母親問我是從甚麼地方拿來的，我便直說是在天后宮拈來的。但我母親聽了竟大發起了雷霆，她立地叫我們跪在床前，只是連連嘆氣的說：「啊，我生下了你們這樣不掙氣的孩子，爲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啊！」我們都哭了起來，但我也不知爲甚麼事情要哭。不一會父親曉得了，他又把我們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們一陣。我挨掌心是這一回纔開始的，我至今也還記得呢。

我們一面挨打，一面傷心，但我不知道爲甚麼該討我父親母親的氣。母親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別處園子裏去拈了一朵回來，爲甚麼便該這樣洩氣呢？

芭蕉花沒有用，抱去奉還了天后聖母，大約是在聖母的神座前乾掉了

罷？

這樣的一段故事，我現在一想到母親，端的便湧上了心來。我現在離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風雨飄搖的深夜，天涯羈客不勝落寞的情懷，思念着母親，我一陣陣鼻酸眼脹。

啊，母親，我慈愛的母親喲！你兒子已經到了中年，在海外自己娶妻生子了。幼年時摘取芭蕉花的故事，爲甚麼使我父親使我母親那樣的傷心，我現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爲知道了的這個原因，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我和我的妻兒已經吃了三個月的麥飯了。

爭自由的波浪

俄國高爾基作

董秋芳譯

……在往時，波浪也像空中的飛鳥一般自由。他們的母親暴風將最美的歌曲唱給他們聽，含着無限快樂，同着他們作那天真爛熳的快活的遊戲。可是人，黑暗的惡意的暴主，看着這種喜悅和幸福，迎着豔陽的微笑，越加光彩煥發，他就懷恨在心，他決意要掠奪海浪們最有價值的珍寶——他們的自由。

他召集了他的黨羽，吩咐他們將山底裏最硬的巖石炸開，沈入海底，一塊一塊地疊起。

起初，波浪們看着這場巨大的工作，懷着十分幼稚的希罕，他們跳躍作戲，想將他們那歡騰的生活的樂趣，分給這些呆笨的難親近的新客。他們圍着巖石跳舞，撫拍他們，跳躍、而且狂笑。但是這種好意，都歸無用，這些堅硬的冷心的巖石，冥頑如故。他們對於由衷的友誼表情，反報以

聲額和沈默。他們的塊數，陸續地增加起來。

但是暴風和颶風，波浪的創造者，已有了他們倆自己的見地；她們以輕蔑和懷疑的吹噓，接待着這些生客。她們預料有禍崇臨頭了。這時，巖壁已升到海面，還是繼續不斷地增高。不久，不幸的波浪，驚惶無措地，瞪視着醜惡的巖壁——這巖壁，就在他們的眼前，從海底升了起來，許多反抗它的波浪，砸碎了頭，懷着無力的憤恨，莫可如何——破壞他們先前廣大的遊戲場，圍困了他們作爲囚虜。

全海戰慄，而且震動了。「叛賊！叛賊！」可憐的波浪們驚惶地喊着。他們的哀哭和悲號的應聲，直響到海洋最暗黑的深底裏。

「我們以朋友待他們，他們卻以怨報德，殺害我們的同胞，剝奪我們往日的自由。」

道：
暴風哀哭她那被殺和被監禁的子女；颶風義憤填膺，向巖石大聲喊

「唔，你們這些卑劣的奴才，凶惡暴主的下賤的工具！你們也曾做過自由的人的。怎麼你們甘犯這樣可惡的大罪？怎麼你們可以剝奪我那無辜的子女們最神聖的繼承權利？」

但巖石蹙着額回答說：

「我們不再有自己的意志了。我們的主人吩咐我們偷竊、欺騙、掠奪和殺戮，我們便不能不服從，即使犧牲的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兄弟。」

暴風和颶風滿心失望地奔了開去，到處傳揚這可驚的消息：「海被束縛了：他的光榮的自由，永遠毀壞了。」

全海受着惶恐、悚懼和屈辱，終於吞聲忍氣地靜下了。老的巨浪們沒入海中，躲在颶風的雷鳴般的聲音所傳不到的不可測度的深底裏。他們忍着悲苦，等着報復的日子。

小波浪懷着無力的憤怒，向着鐵一樣的牢壁衝去，帶着碎裂的泡沫，敗回海裏去了。不久全海變成死一樣的沈默，橫暴已經占了勝利，達到目

的了。造成生命的價值的一切——光明和自由——都被扼制了，殺滅了。再沒有天真爛漫的遊戲，沒有歌唱，沒有跳舞，沒有幸福。唉，太陽也將他的含淚的眼，藏在悽慘的黑雲背後。

世紀更迭，橫暴和他的兩個寵臣——虛偽與黑暗，從此都做了海王。無數叛徒，都被暴主流血壓服了；無數烈士，爲着神聖的自由，犧牲了生命；索練一天緊似一天，桎梏一天重似一天。年月如駛，時代更新；後起的烈士們，鼓着百折不撓的勇氣，維持着那尙未被強人撲盡的一線光明和希望。

自由的日子已經宣佈了。一般信徒，受了信仰與希望的熱狂，不顧危害和殺身，大膽宣傳着自由及公道的福音，啓發蒙昧，提醒酣睡，使大眾預備、而且決心、從事最後的決鬪。

起初，巨浪的子孫們，對着這種反叛的熱誠，猶疑不敢決，深思地搖着他們那灰白的頭。

「我們還太弱哩。」他們回答：「巖石還要將我們壓服了。」
幾個專使，同時被派去尋暴風和颶風，她們不在海裏，她們懷着失望和悲哀，久已投身在巖石的罅隙裏了。

波浪們的使者說：「我們來請你們一同去推倒那黝黑的巖壁，去援助我們，參加那快到的關係我們生死的戰鬥，將世傳的自由，還給海浪。將自信和勇氣，鼓勵那畏怯的大波浪們，讓我們同心協力，打倒暴主。我們已經立誓決定，與其爲惡人們的奴隸而生，不如爲自由而死。」

暴風含着慈母的悲痛，細聽着這些不祥的話，想起她那可憐的子女們，十分傷心——海浪在暴主的威力之下，他們怎麼忍受得住？現在什麼在等着他們呢？或者只有死滅的一途吧。

但颶風聽着使者的話，覺得非常高興。他的脈息，像在年青和自由的時候那樣的跳動起來，他覺得報仇的日子近了。

於是雷公作起隆隆的聲音，橫貫全海。「咱們來吧，咱們來吧！解放

的時候到了。快從海底起來，巨力的波浪！我願做你們的領袖，今天我們非將全海的鏢練打破不可。」

這話像一口警鐘似的有力量。海裏所有的波浪，都掀了起來，合作一起，攻擊那可惡的壓迫者；全身披掛，從各方面衝擊着巖壁。

黑暗和威嚇的夜，覆住了全海；煤一樣的黑雲，掛在天邊，一刻不寧地像是等候着這場正要開始的可怕的武劇。

最小的波浪們，滿腔沸着戰慾，是最先上場；暴風和颶風追縱而進。「向前啊，孩兒們！」颶風狂喊說。波浪們口裏喊着「非戰勝即死亡」的口號，向着暴主底黑沈沈的圍城衝去。

戰爭開始了！

第一次猛攻，可以看出巖壁微微地一動。波浪們赤着胸膛，拚命攻擊，巖壁的腳，已染紅了死傷者的血。

暴風哀號着：

「做娘的眼看着孩兒們死亡，好不傷心啊！在我們得着勝利，奪得自由之前，你們還須犧牲許多許多生命呢！」

全海沸怒了。壯健的勇猛的不怕死的「生力軍」填入了死傷者的行伍。鼓着勇氣，向巖壁衝去，崩裂、破散、而且被擊退了；但他們立刻又反攻，好像這一場惡戰，是平常的遊戲，不是生死關頭的劇鬪。

但漆黑的巖壁，仍舊屹立不動；不，他對於波浪們的盛怒，似乎毫不介意。——第一次攻打失敗了。

全海震怒了，颶風命年青的波浪讓開一條路，讓海底的巨浪前進。

野獅般的巨大猙獰的老波浪，來援助他們的小同胞了。他們威猛地搖着雪白的頭，夾着雷樣的吼聲，直向「不共戴天」的敵人衝去。

天開始破曉了，夜裏的恐怖還沒有過去。

巨浪用着雪山崩壓的猛勢，和抵擋不住的旋風力，奮身直撲那不可制勝的巖壁。現在巖壁連根震撼了，但仍是屹立不倒，依舊對着戰勝的敵人

嘲笑挑戰。

他們的主人，狠心的暴主，見了波浪的第一次失敗，抱着惡魔般的快樂，以為這次勝利又要歸他了；但看見了巨浪們的可怕的猛攻，不覺有點害怕。當他的石築圍城——本來是虛偽、黑暗、橫暴的打不倒的堡壘——搖動的時候，他着急了，覺得報復的時候到了，上天的懲罰快臨身了。如果現在他交還被壓迫者以自由，可以倖免那等着他的不能違抗的劫運，他是何等願意呢？但是現在已經太遲了！他違反了公道及人道的常律，犯了不可計數的罪惡，是必須清償的；烈士們，爲了自由而受苦和殺身的烈士們，他們的仇是非報不可的；只有他及幫他執行殺戮的凶人之覆滅，方足以消除百世的積恨。正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巨浪圍攻巖壁起了一番凶惡的喧噪之後，接着是幾分鐘可怕的沈默。

海浪向後卻退，彷彿在集合他們的無量大力，作最後的攻擊。宇宙間一切生物，抱着焦切的希望，在一邊旁觀，打着寒顫在瞧着按時漲落的波

浪，慢慢地、不屈地、湧近那戰慄的巖壁。

過了幾秒鐘，這傲然矗立的暴主的長城推倒了，傾覆了，永遠埋葬在大洋的底裏了。海水恢復了他們的自由。……

國
文
讀
本

禁食節

潘太潘萊士作

沈雁冰譯

這是個冬天的晚上！雪拉靠近煤油燈坐着，正在縫補一雙舊襪。她工作不能快，因為她的手指凍得半僵了；她的嘴唇也凍成青紫色；她時時放下活計，在房裏來回走着，想走熱她的一雙冰腳。

牀裏的稻草褥上，睡着四個小孩子——牀的兩端各露出一對小腦袋——蓋着些舊衣服。

有時這一個小孩子身上一抖，有時那一個小孩子一跳，擡出一個小頭來，悲哀啾啾的聲調叫着「餓呀！」

「靜靜兒睡罷，心肝，靜靜兒睡罷！」雪拉安慰似的說。「爸爸立刻就要回來，帶些精美柔軟的麵包給你們。我總叫醒你們來喫就是了。」

「還有點兒熱的東西罷？」孩子們啜泣似地問，「今天我們還不會有過熱的東西呢！」

「熱的東西也有。」

但是她不能相信自己說的是什麼話。

她擡眼向屋中四下裏一看——無論如何，或者也還瞻着一件什麼東西，她可以拿去典當罷……沒有東西呢！只隨着空虛蕭條的四堵牆壁了。一個破碎的火爐——一切都是黏滯而且冷冰冰的……爐架上放着一盞舊而毀傷的哈奴加燈。屋頂的橫梁上，有一支釘，還挂着一一些燈上遺下來的碎片，兩個空牀，沒有枕頭——此外就沒有東西了，再也沒有了！

過了些時，孩子們也都睡着。

雪拉看着他們時心也痛了。

忽然她的一雙哭紅了的眼移射到門口。她正聽得有腳步聲兒，沈重的腳步聲兒，落在那到下層室的扶梯上……洋鐵桶碰在牆壁上鏗鏘的聲響，忽而在左，忽而在右的，也聽得見了。

一線有望的光明現在又浮出在她那滿罩着濃霜的臉上。

她把兩腳自相磨擦了兩三次，便蹣跚踮立起來，走到門口。

她開了門，就從外面進來了一個面色灰敗、肩膀廣闊的猶太人，挑着兩個空洋鐵桶兒。

「如何？」她輕聲的說。

他放下兩個洋鐵桶，除下扁擔，然後回答，聲音更低些：「沒有東西——什麼東西都沒有！沒有一個人肯付錢。明天罷！他們都這樣。人人總說：明天罷！後天！——月頭（初一）給你罷！」

「孩子們已然一天工夫不會喫過一口的東西！」雪拉說時，一字一字的頓出來。「正沒有法子，他們現在是睡着——只能叫他們睡。唉喲，我的苦孩子！」

她再也忍不住了，就低聲哭泣起來了。

「你哭什麼啦？」她丈夫問。

「哎，門達爾呀，孩子們餓極了！」她用力——然而無效的——要壓

她的眼淚到肚裏去。

「我們將來怎麼過活呢？」她忍着哭低聲說，「光景祇是一天壞似一天罷哩！」

「一天壞似一天麼？不，雪拉！來，我真替你羞！我們今天此刻比去年此刻已經好得多了。去年我們沒有食物，也沒有遮蓋的房子。那時，孩子們整天滾在水溝裏，夜了就睡在齷齪的小巷裏。現在，雖然他們還不過睡在稻草上，却已有了一個屋頂遮了他們的頭。」

雪拉抽咽的聲音愈來愈響了。

她現在想起了她那被奪去的孩子了，去年在街頭被奪去的那一個。受了寒，病越來越沉重，到底死了——死了，好像是死在荒林裏一般——一些幫助也求不到——也沒有一塊地埋他——也沒有一句禱告爲他的靈魂祝福——他死了，只像熄去一枝蠟燭罷了！

他要想安慰她。

「不要哭了，雪拉，不要這樣哭！不要得罪了上帝！」

「唉，門達爾，只要他（上帝）會來救我們，就好了！」

「雪拉，爲你自己身子的緣故，也不要這樣傷心呀！你瞧，你已瘦成個什麼樣子！你不知道麼，自從我們結婚以來，於今正是十年！哦，哦，誰還會想到十年前你是鎮上唯一的美人呢！」

「而且你呢，門達爾！你不記得麼！你是被人稱做「勇夫門達爾」的，可是現在你是斷做兩段了，你有病了——你尙以爲我不知道呀——呵啣，我的上帝！」

她竟放聲哭了，孩子們都在牀上嚇得跳醒過來，又哀號着「麪包，餓呀！」

門達爾突然喊道：「那裏會來這種話！今天誰還想喫東西麼！」

孩子們都喫驚，坐起來了。

「今天是禁食節呢！」門達爾接着說，臉兒一板正經的。

過了好幾分鐘，孩子們才聽真這句話。

他們都問：「這是那一種的禁食節呀？」說時快要哭出來了。

便是門達爾的眼也低垂下看着地板，他告訴他們，今天早上他讀聖經時，那本「噴達都西」從書桌上墜下地去。「因為這樣，」他接着說，「就宣布今天是禁食節了，那怕是喫奶的嬰兒也要照辦。」

孩子們都靜靜地不出一聲，於是他又往下說：「今兒這禁食節也和「阿東納蒙日」的那個禁食節一樣，要從隔夜就開始的。」

四個孩子都從牀裏亂爬出來。赤着腳，只穿着一點兒破碎的襯衫，便在房內各處跳躍，大喊：「我們禁食罷，禁食，禁食，禁食！」

門達爾把肩膀遮住了燈光，免得他們看見了娘的淚珠正在直淌。

「哦，這就夠了，孩子們，這就夠了！禁食節也不是應該跳舞的。到了祝福的時辰，我們方才可以跳舞，叫上帝快活！」

孩子們都回到牀裏。

他們的肚子餓現在忘却了！

他們中間一個小女孩開口唱起來：

我們的上帝呀，我們的主呀……

在高山……

門達爾渾身抖了。

「唱歌麼，也是不應該的，」他說，聲音裏帶着哽咽。

孩子們就靜下去，而且睡着了，跳和唱也使他們疲倦了。只有年紀最大的一個孩子又睜開眼問他父親。

「爸爸，什麼時候我可以行堅信禮呢？」

「還不會到時候，却也不遠了——再過四年。你一定還要長得高大而且健壯。」

「那麼到了那時你也給我買一對禱告披巾麼？」

「自然要買的！」

「再有一個小袋來裝我的禱告書麼？」

「唔，一定有的！」

「再有一本小小的金頭的『西得書』麼？」

「有的，靠上帝的福！你必須向上帝禱告懇求，齊塞爾呀！」

「那麼我就遵守一切的禁食節了！」

「是的，是的，一切的禁食節！」低聲兒加說一句，「世界的主呀，

只不要再有像這一個的禁食節——不要像今天的一個了！」

【作者略歷】

藩萊士 (Isaac Leab Pines) 一八五一——一九一五) 新猶太短篇小說家，人稱爲「猶太的都德」。他的作品，瀏亮而含深刻的意思，悲憤而不失望，實是貫連那時代一切有智識的猶太人的思想的一條川流，一方也是那時代猶太人的生活與思想的反映。

【注釋】

(一) 曠達都西 譯者注：「按此是指舊約聖書初五卷的專名。」

(二) 阿東那蒙日 譯者注：「按阿東那蒙意爲贖罪，即贖罪日。」

(三) 西得書 譯者注：「按西得書是猶太人在家舉行『踰越節』時用的。」

故事 郁達夫

(徽蕪集)

聽說外國人的稱中國作「支那」，是因為大秦的威力的遠播。China 拚起來是秦字的聲音。而拉丁字「C」的地名等末尾，老要加一個A字，所以秦字就一轉而作了「支那」。這考據的的確不的確，暫且不去管牠。但因為想到了秦字，所以想將秦朝的有一宗故事來說給大家聽聽。

秦國本來是專講究武器，年年不斷地招募新兵，看百姓不值一錢，只將百姓的辛苦勞力全部壓榨出來，祇用打仗殺人等事情上去的一個國家。

惡人強橫霸道，在這世上是只會興盛起來的。所以秦國因牠的武器，因牠的兵力，因牠的種種殘酷的詭計，就成了中國一統的大國了。代表這強橫霸道的大國的，是一個秦始皇。他非但想把同時代的異己者，殺得乾

乾淨淨，他并且對於後世千年萬年的不附己的人類，也同時想殺得個寸草不留。所以他於統一中國之後，就把全中國的讀書人收集了攏來，一刀一箇，不問理由，不問皂白，只是同割草似的殺過去。因爲有人告訴他說，讀書人是最不好指使，最容易起不平，最能把那些如牛似馬的農人呀，工人呀等挑撥起來的一類動物。這告訴他以這些事情的，當然也是個把讀書人，他們的所以要獻這計的原因，就因爲想討秦始皇的好，一面也可以將同行者殺盡，而自己等能够得到專賣的利益。獻計者的周到，真可以說是無微不至。他們教秦始皇殺盡了千千萬萬的讀書動物之外，還要把凡是這些讀書動物所做所刻所寫的東西，都拿來燒成了灰。因爲這些東西不燒了，百姓是依舊會感到不平，感到不公，要蹣蹣起來的。這些東西若不燒了，後來的子子孫孫，依舊會搖頭擺尾的變成讀書的動物的。

費了這種種苦心，做了這種種把戲之後，秦始皇滿足了，以爲以後的牛馬似的百姓是再也不會聰明起來，而這天下就可以長長久久的由他及他

的子孫享受過去了。教秦始皇做這些事情的讀書人也滿足了，以為以後的中國，說起讀書人就只有他們一家，百姓中間，就只有他們幾箇是最聰明的了。

秦始皇和這幾箇讀書人就放大了胆，要幹什麼就幹什麼，要百姓出多少錢就出多少錢，要殺幾箇人取樂就殺幾箇人。百姓果然不敢響了，在路上走路的時候，也不敢互相看一眼。家家戶戶每家有幾個人就老早去預備好幾口棺材放在那裏。因為幾時被皇帝來殺是決不定的，所以他們箇箇都生也還沒有生着，就在那裏預備死了。而實際上像他們那樣的活着，也還是死了的好。還不如死了倒舒服些。

但是秦始皇和他的幾個專賣的讀書人似乎也是人，不是別的東西，因為想千年萬年活過去的他們，也只上了一回一箇茅山道士的當，終於做不成神仙，終於一箇一箇的死掉了。他們死了之後，國內的許多許多還沒有被他們殺了的百姓——自然是殺不盡的，因為無論如何，百姓總是絕

對多數，殺了一半，總還有一半剩落，再殺一半的一半，也總有一半的一半剩落，殺到最後，這剩落的總還是大多數者——就想動起手來。於是就有一個秦始皇更厲害，殺人殺得更多的人出來了。他四方八面殺了一陣之後，實在覺得殺也殺不盡這許多的。所以就想了一個計策出來，好省他許多力氣。他教百姓若完完全全能夠聽他的話的時候，他就可以不殺他們。所以他就在大家的面前，牽過一隻鹿來，教大家說，這是馬^三。若有人敢說一聲不是的，當然是一刀。可是他雖則看見大家都在說這是馬，這是馬，這不是鹿，而由他的聰明的眼睛看將起來，覺得大家的贊聲都是空虛而在那裏發抖的。所以他又大聲的怒叫着說，你們不承認麼？你們敢反對麼？你們能夠證明這不是馬麼？聽了他這怒叫，大家是嚇得魂靈兒也沒有的了，又那一個敢出來證明呢？

可是在大家的中間，自然是有又聰明又能幹的也是專賣的讀書人的子孫混着的，這幾個專賣的讀書人，就乘此機會，出來活動了。第二他們就

先對大家說：「這是馬，這不是鹿，我可以證明。」說着他們就去牽幾隻馬出來，指給大家看，一邊重新高喊着說：「這纔是鹿哩！這纔是鹿哩！你們誰能夠否認我這證明，而出來證明這不是鹿的麼？」當然是沒有人敢出來證明的。然而光是空玩玩這套把戲，他們還是不滿足的，所以他們還要硬指出幾個人出來，說是這幾個人否認了他們的證明。

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了，秦始皇也一個一個的換過了。專賣的讀書人，尤其是一代一代的聰明起來了。於是，結果，被殺的百姓，也就一次一次的增加了。

現在是什麼朝代，我不曉得，我只曉得上面所述的彷彿也是秦朝以後一直一直傳下來直傳到了現在的故事。

一九二八年十月作

【注釋】

(一)拉丁字 拉丁民族的文字。因羅馬帝國的發展，成爲現代學術名詞的淵源。

(二)茅山 山名，在江蘇句容縣東南，漢茅盈兄弟曾隱此，因名。後來梁陶弘景亦隱于此。此處所謂茅山道士，並非切指，只是泛說一般服食求神仙的道士。

(三)借用趙高指鹿爲馬事。史記二世本紀載：「趙高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或言鹿，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羊與豬「二魯」迅

(節錄華蓋集續編)

在我的故鄉不大通行喫羊肉，闔城裏，每天大約不過殺幾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單是羊肉鋪就觸目皆是。雪白的羣羊也常常滿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們那里稱縣羊的。山羊很少見；聽說這在北京却頗名貴了，因為比胡羊聰明，能够率領羊羣，悉依牠的進止，所以畜牧家雖然偶而養幾匹，却只用作胡羊們的領導，並不殺掉牠。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羣胡羊的前面，頸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通常，領的趕的却多是牧人，胡羊們便成了一長串，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着柔順有餘的眼色，跟定他恩恩地競奔牠們的前程。我看見這種認真的忙迫的情形時，心裏總想開口向牠們發一句愚不可及的疑問——

「往那裏去?!」

人羣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羣衆穩安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袁世凱^{二三}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爲他是不很讀書的，所以就難于熟悉運用那些的奧妙。後來的武人可更蠢了，只會自己亂打亂割，亂得哀號之聲，洋洋盈耳，結果是除了殘虐百姓之外，還加上輕視學問，荒廢教育的惡名。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賴子上掛着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面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着「正路」前進了，只要沒有人問——

「往那裏去?!」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豬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終於也還是被捉到非

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動，不過是空費力氣而已矣。」

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這計劃當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見夫野豬乎？牠以兩個牙，使老獵人也不免於退避。這牙，只要豬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豬圈，走入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

【注釋】

(一) 原題一點比喻。

(二) 袁世凱（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字慰亭，河南項城人。清末任北洋大臣，內閣總理。民國成立，任大總統。擬行帝制，先後解散國會，改元洪憲，豫備登極。因蔡鐸等起兵反抗，復行取消帝制。旋即病死。

國
文
讀
本

蓋上幾張油紙 徐志摩

(志摩的詩)

一片，一片，半空裏

掉下雪片；

有一個婦人，有一個婦人，

獨坐在階沿。

虎虎的，虎虎的，風響

在樹林間；

有一個婦人，有一個婦人，

獨自在哽咽。

蓋上幾張油紙

爲什麼傷心，婦人，

這大冷的雪天？

爲什麼啼哭，莫非是

失掉了釵鈿？

不是的，先生，不是的，

不是爲釵鈿；

也是的，也是的，我不見了

我的心戀。

那邊松林裏，山腳下，先生。

有一隻小木篋

裝着我的寶貝，我的心，

三歲兒的嫩骨！

昨夜我夢見我的兒：

叫一聲「娘呀——」

天冷了，天冷了，天冷了，

兒的親娘呀！」

今天果然下大雪，屋檐前

望得見冰條，

我在冷冰冰的被窩裏摸——

摸我的寶寶。

方才我買來幾張油紙，

蓋在兒的床上；

我喚不醒我熟睡的兒——

我因此傷心。

蓋上幾張油紙

一片，一片，半空裏

掉下雪片；

有一個婦人，有一個婦人，

獨坐在階沿。

虎虎的，虎虎的，風響

在樹林間；

有一個婦人，有一個婦人，

獨自在哽咽。

【作者略歷】

徐志摩（一八九七——一九三一）現代文學家，原名章璜，浙江海寧人。著有詩集志摩的詩，冷翡翠之一夜，散文集巴黎鱗爪，自剖，落葉，小說輪盤，戲劇下昆崗。譯品有曼殊斐爾小說集，戀第德，瑪麗瑪麗等。

虹之國 | 俄國愛羅先珂作 | 魯迅譯

(節愛羅先珂童話集)

(一)

火子真是好孩子。伊總是柔順地聽從父母底話。伊也很愛那叫做組兒底偶人和叫做玉兒底小貓，而且伊很照顧彼等。

火子底父母，也像諸位底父母一樣，是極好底人，整天勞動，酒也不喝，烟也不吸，便是一錢也不浪費，佢們很愛火子，——然而火子卻從來不會吃飽過飯。點心這類東西，一年裏也沒有三四次盡量吃的機會，——除了正月裏，佳節，盂蘭盆^{二二}，和重要的慶祝的時候。

火子底姊姊，哥哥，和兩個弟弟，都不上七歲就死了。醫生說：這都是養活不良的緣故。

火子，已經十歲了。伊一天一天地瘦弱起來，像點着的蠟燭一般。母

親看到這情形，「這孩子，也是命運不好，生於不幸的星宿之下的吧！名字也不是好兆頭；另取了個名字罷，你看怎樣？」憂愁地對丈夫說過好幾次。

父親皺了皺眉頭，說：

「我們都命運不好！都生於不幸的星宿之下！但也有更近的原因咧！——便像威嚇誰一般，揮着大拳頭；可怕的眼珠，閃着輝光。」

有一天，一個有錢的婦人說：火子這般伶俐柔順的孩子住在這種窮苦的人家，實在是可憐。商量想把火子領了做自己底女兒。而且說：火子想吃的，不論什麼菜蔬，都給伊吃；想著的，不論怎樣美麗的衣裳，都替伊做，火子的父母，離開這可愛的女兒，是苦痛的；但覺得爲火子想；養育於有錢的人家，比養育於自己這麼的窮苦的人家好的多；所以也便允承了那有錢的婦人所說的話。火子聽到了這件事，卻很不高興，甚至於說，「要是我不能跟着爸爸和媽媽，那便趕快死了吧！」

父母還想誘惑火子，說：在有錢的人家，天天可以吃點心和果物，著美麗的衣裳，在華麗的客室裏同偶人似的小姐姐們快快活活地游玩。火子仍然一點不理會這些話。

「要是爸爸和媽媽不能吃飽飯，我是不願獨自吃甘美的東西的，不願著美麗的衣裳的，就是著了，也毫不快活的。送給那有錢的婦人，我是不情願的。快快回絕了吧！爲什麼那婦人要給了過分的親切，領我去呢！阿，快快回絕了吧！我是不情願的。不情願的。」火子這樣說。

火子漸漸地瘦弱下去了。醫生說：這是因爲養活不良而貧血；如有很多的食物吃，那便會全愈的。

要把火子當自己底女兒的那有錢的婦人，曉得火子病了，送給了許多山查糕，桃，山栗，饅頭等甜美的點心。可憐的火子，見了這些贈品，便快快活活地微笑着。母親煮滾了水，把粗茶葉放進去，又把點心放在那三月裏供小偶人的美麗盆子裏，對火子說，多吃點吧！站在旁邊的父親

，見了這些贈品，也微笑着。火子起初，快快活活地拿了一片山查糕想吃，——忽然臉色變成悽慘，而且把那想吃的山查糕重新放在盆子裏了。於是母親憂愁地問道：

「火子，怎麼？爲什麼你不吃了？」

「我不能吃這些東西。我覺得對不住不能同我一塊吃這些東西的花兒，愛兒，美智子伊們。要是我一個人吃了這些贈品，終覺得是負了朋友。

」火子確切地說。

父親和母親異樣地相向着，——但母親卻什麼也不說，走到外面去了。父親抱了火子，撫摩伊可愛的頭。

「爸爸！勞動者不窮苦的國，那裏可有嗎？勞動者的孩子，吃着飽飯，穿著美麗的衣裳，而在不漏雨，不透冬天的寒風的客室裏過日子這樣的國，那裏可有嗎？」火子對父親說。

「阿，……」父親微微傾斜了頭，這樣說：

「有的。這樣的國，確鑿有的。這國名叫虹之國。」

「那麼，爸爸，我們可也能到那個國裏去嗎？」

火車閃着輝光的眼睛，這樣問。

「當然可以去的。」

父親確信似地回答說。

「幾時能去呢？」

「即刻就能去的。」

父親顫動着嘴唇，用了低微的卻又尖銳的聲音說。

正巧這時候，母親同着許多鄰舍的孩子走來了，孩子們，一面同火車遊玩着，一面吃點心，喝茶。火車底父親，撫摩着孩子們底頭，講虹之國的事情給他們聽。孩子們都驚異地張開着嘴巴，熱心地聽這有趣的奇異的話。

父親繼續着說：到那個國裏去是很難的；到那個國裏去，須渡過虹橋

，這是很麻煩的；但大家不到那面去也好，只要大家年紀大了，努力勞動，這個國便同虹之國一樣的。在聽着講這些話的孩子們，一直游玩到夜深

的。

此後，火子底病，更加沉重了。母親，把面龐靠在父親底肩膀上，悲哀地哭泣着火子底沉重。父親看着睡在病牀上的火子，握着大拳頭，悲哀地靜默着。

病牀上的火子，視線透過了窗子，望着天空，把組兒這個人和玉兒這小貓放在旁邊，靜寂着。醫生給火子吃了種種的藥，仍舊說：要是有很多的滋養的食品吃，那便會全愈的。

此後不多幾時，接連着落了三天雨。第四天的午後，天才晴了；那太陽，像同情於爲雨所惱的人們，從雲縫裏露出些光輝的面龐。火子在病牀上，爲雨所惱，所以這時候也很感謝太陽。牀旁父親買來的薔薇花，將凋了，噴着憐惜年輕的短命的靜寂的芳香。

火子，愛這薔薇花。火子愛憐那明天怕已凋謝了吧這花底悲嘆，同彼接吻。抬頭一看，橫過天空到火子底窗邊，架着虹橋。火子心裏想着多麼美麗呵，便恍恍惚惚了一下。不就消滅了的嗎，伊這樣想着；然而並沒有消滅下去。這虹，現着異樣的美麗，漸漸明顯地浮在天空之中。火子記起什麼時候父親曾經說過，到虹之國裏去，須渡過虹橋了。恐怕沒有今天這樣到虹之國裏去的好機會，而且這橋正巧橫過天空環到我窗邊；要是今天不到那面去，恐怕再沒有這種機會了！火子便從病牀上起來，走近窗子。這時美麗的橋，更輝耀着七彩，像是歡迎火子。火子一隻手扳着窗子，一隻腳跨上虹橋。虹橋毫不屈曲，也毫不給與什麼不安。火子便又把別一隻腳跨上橋上，離開了窗子，嘴裏說着一，二，三，火子戰慄着，在虹橋上走遠去了。

最初感覺着些眩惑，很難過，從前吃下去的東西像要吐出來；但眼睛一向天空，這難過也便消失了。火子一面說着再不要緊了，不憂慮跌下去

了，阿，更快地走也不妨；一面元氣也更充足了，努力前進着，而且覺得腳也更有氣力了。像在學校運動會裏競爭一般，揮着手，頭髮任風吹着，對着月亮嬉嬉地笑着走，不一會，虹之國隱約地看見了。

嘴裏說着再一點，再一點，火子更出力地走。到了虹之國了。回顧後面，嬉笑地說：

「媽媽，我已到了虹之國了。」

(二)

母親因為火子在好好睡着；心裏想就是父親從工場裏回來了也任伊睡着吧，便去煮夜飯了。

夜飯煮好，息了一下，不覺靠近了窗子，看見龐天的美麗的虹橋，正環到裏面的屋邊。

呵，美麗的虹橋；

到虹之國去的橋！

……幸福，只那個國裏有……

母親不能不這樣想。

因不絕的憂慮和看護着病而疲倦了的那微微發熱的眼睛，只是滴着眼淚。

茫然的眺望着。

在這美麗的虹橋的一端，看去像是火子底模樣。

的確，那是火子。

火子對着母親頻頻地揮手。

又聽到了「媽媽，我已到了虹之國了！」的聲音。

「阿，奇怪！」

母親這樣說着，便蘇醒了。剛才看見的美麗的虹橋，忽然不見了，只有火子在裏面屋子裏叫着。

「噯……噯！」

母親想着了火子在叫着吧，便一面答應着，走進了裏面的屋子。

「火子，已經起來了嗎？」

嘴裏這樣問着，一面窺視着火子底面龐。

火子的面龐，瘦弱冷寂，靜閑得像是精細的臘器一般了；然而這正輝耀着不能磨滅的強烈的喜悅。旁邊底小小的白薔薇花，像是憐惜同年輕的生命別離，噴著靜寂的芳香。

「火子，火子……火……子……」

母親任是叫了幾多聲，並沒有火子的答應了。火子那種柔弱的可愛的聲音，在這冷酷的世中，已再不能聽到第二次了。

已經明白了這件事的母親，

「阿，微笑着……已到了虹之國了吧！……快活着吧！……」

嘴裏這樣說着，又靜默地走近了窗子。

「還來了！」父親的聲音。

「怎麼了？」看到靠着窗子的母親便問。

母親什麼也不說，只是指着火子。

「唔！」

「死了嗎？」

「噯！已到了虹之國了吧！」

父親現着喜悅；眺望着靜默的火子底面龐，靜靜地跪下去了。在伊冷的額上熱熱地接了吻。

「爲你想，這是多麼喜悅的事呀，——與其那樣地生活着哪！」

父親的聲音很低，他的眼睛却尖銳地閃着。

母親把柔和的手攔在同站窗邊的父親的肩膀上，說：

「喂！」

「什麼？」

「……」

「請同我離了婚吧！」

「阿，發狂了嗎？——爲什麼今天說起這種話來？」

父親吃驚着說。

「不，並不發狂！」指着火子的尸首，「這已經第五個了……孩子要餓死，我決不願再生育了！結果總是這樣！我已經明白使孩子餓死的事，決不能再生育孩子了！不殘酷嗎？不是不道德嗎？也許是獸類所做的事！但決不是人種所作的事呵！我想，我們勞動者，是沒有生育孩子的權利的！」

「我決不是不愛你！我像從前一樣地愛你！但使五個人都餓死，可是難堪的事呀！我已經多了！太多了！你再另外娶人而生育孩子也好，我卻情願獨身以終生了！」

父親的眼睛，閃着異樣的輝光。他的拳頭，只是顫動。鮮豔的血，從嘴上落在疊（註一）上。

西邊天空底夕照，正像血一般地燃燒着。

兩個人在夕暮的靜默之中，繼續着深深的靜默。

父親又低聲說：「噯！到了明朝天亮，也許變成新鮮的清爽的心情吧

！」

火子的面龐，在靜寂的喜悅裏現出清白。小小的白薔薇花，像是憐惜那同年輕的生命別離，噴着靜寂的芳香。

(註一) 日本，室內都鋪一種席，約幅三尺，縱六尺，高一寸餘，叫「疊」

(Tatami)。

(覆泉譯)

【注釋】

(一) 盂蘭盆 舊俗於陰曆七月中元日，延僧結盂蘭盆會，誦經施食，據說是超度目蓮的母親。亦名放盂口。

(二) 盆子 譯者原注：「日本風俗，每年三月三日，舉行雛祭，小孩用盤盛酒食供奉小偶人。」

國
文
讀
本

送夏進士序 龔自珍

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上詢之，以書生對。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生也。』大吏悚然。嗚呼！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訓萬禩矣。

嘉慶二十二年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銓縣令，紆道別余海上，相與語益進，睥然愉，譏然清，論三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輒貽然以懽。余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師，京師貴人長者，識予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吏也。』

雖然，固微窺君，君若懼人之訾其書生者，又若有所諱夫書生者，暴於聲音笑貌焉。天下事，舍書生無可屬，真書生又寡，有一於是而懼人之訾己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百人訾之，萬人訾之，嚙指而自誓不爲書生，以喙自衛，嘖嘖然力辯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爲之而不

肖，瘡見其拙，回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書生之聲音笑貌，加之以拙，濟之以迴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士之爲政也病矣。

新婦三日，知其所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與。予識進士十年，旣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前而一卻也。於其行，恭述聖訓，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

於海濱

王春翠

一街頭躑躅

春風帶着消息歸來了！

在我們的故鄉，田野間也許已十分有意思：嫩綠色的麥苗起伏在輕拂着的微風之下，蕩漾得像湖波一般；山雉緩緩地跳躍在麥隴中，有時爲樵夫牧童歌聲所驚擾，格格地叫着飛開了。油菜花正開得盛旺，太陽照耀着，愈顯露他們的鮮豔和矜貴。苜蓿也放開他的花朵了，平鋪着綠葉上點綴着淡紅色的小花，使我們看了心醉。可是我是飄遊在他鄉，這風味是沒機會去領畧了！

惆悵地從寓所走出，來臨在喧雜的，擁擠的，文明都市的中心點——
南京路，驀然清醒轉來。

我癡呆地想，我反覆地想，這震動得幾乎使人耳聾的，這迅捷推行幾

乎使人目眩的，是人類意志的表現，還是被黃金鞭子所驅策？從深處去想，這也許是淚，是血，是苦痛的象徵，是人生的淵阱！

抬頭見電桿上貼着『馬路如虎口』五個大中，我明白了，這是『虎口』；文明的都市，便是猛虎，猛虎正在吃人呢！

塵囂使我不能留步，我低着頭向黃浦灘走去，又來到和平神的座下。和平神斂着翼翅，彷彿有些不高興。她看見江上停着許多外來的兵艦，艦上正升起砲位，猶猶地向她睜視着！

我終於彷徨，在心頭又起了不可名狀的厭惡。隔江除了煤煙瀰漫，又找不出一些春意。T妹約我去遊吳淞，便隨着她去了，一切原是這麼無意義的！

二 海濱癡立

廣漠的偉大的使我作遐思的大海，展布在我的面前，這是第二回。

記得那回是去年的春天，我和S君同來，海風吹拂了我們的衣衫，感

得有些寒冷。我們在那海灘石堆裏坐了一回，S笑着對我說：『大海是我們最後的歸宿，在她的懷抱裏，我們什麼都可以解決了。』如今，舊地重臨，我在坐過的石堆裏癡立。我却想，人生的變化，或許和大海一般，是
不可捉摸的。她見我癡立，問我有什麼感觸，我只以微笑報她。

T又莊重地問我：『你也曾想到過大海麼？在浪花裏，你也曾想浮沉其中麼？』

『想麼？』我笑道：『有時連夢中也想過幾回。我願意變成爲魚，天和浪花相上下。不過她似乎太會變化了，有時使我恐怖起來。』

彼此默然，在海岸上站着向那無邊際的洪波上看去。煙雲不住地舒捲，海鳥盤旋地飛舞，遠來的船帆漸地露出，一時覺得心神怡然。回頭看時，幾樹桃花正紅得熱鬧，農家的雄雞也伸了頸作長鳴，我又飄飄然了！

三 歸途濃霧

夜色深沉，新月剛從海的那邊浮出；倒影的月光在水天接界處橫成一

片魚白飛。海風帶着濃霧過來，把眼前蒙罩得十分昏暗。我們懶懶地立起身來，向那吳淞鎮走去。

那平疇一片的，都是碧綠色，在暮色中辨不清他們是什麼。在小徑兩邊都是長滿尺許的麥苗，麥葉爲衣衫所振動，露水點點落了下來。我恍惚間又若回到故鄉，又若置身在故鄉的田原裏。

濃霧在我們的歸途又瀰漫着，咫尺以外，一切都看不見。我和T手牽着手在霧中行，霧迎面而來，有似微雨。T斜依着我似乎有些疲乏。她忽低聲歎道：『在我們的前途，要是濃霧真來罩住，那也很好，免得我們時常提心吊膽地擔憂。我想那些相信命運支配人生的真是幸福，他們是在濃霧中過活。』我却道，『我們還不如把春意關閉了，讓我們永住在寒冷的冬天！』

火車載了我們歸去，星星的燈光告訴我們，繁華的上海又到了。我們真的要把春意關閉了！

維新與守舊 魯迅

(熱風之四十八)

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

古書裏的「弱水」，竟是騙了我們；聞所未聞的外國人到了；交手幾回，漸知道「子曰詩云」似乎無用，於是乎要維新。

維新以後，中國富強了，用這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關上大門，再來守舊。

可惜維新單是皮毛，關門也不過一夢。外國的新事理，却愈來愈多，愈優勝，「子曰詩云」，也愈擠愈苦，愈看愈無用。於是從兩樣舊稱呼以外，別想了一樣新號：便是「西哲」，或曰「西儒」。

他們的稱號雖然新了，我們的意見却照舊。因為「西哲」的本領雖然

要學，「子曰詩云」也更要昌明。換幾句話，便是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想的新人物，駝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一言以蔽之：前幾年謂之「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幾年謂之「因時制宜，折衷至當」。

其實世界上決沒有這樣如意的事。即使一頭牛，連生命都犧牲了，尙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牛肉，便不能榨乳。何況一個人，先須自己活着，又要駝了前輩先生活着；活着的時候，又須恭聽前輩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聲光化電」，下午「子曰詩云」呢！

社會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尙且只能在賽會這一天抬一回神輿。不知那此學「聲光化電」的「新進英賢」，能否駝着山野隱逸，海濱遺老，折衷一世？

「西哲」易卜生 [11] 蓋以爲不能，以爲不可。所以借了 Brand [12] 的

嘴說：「All or Nothing」。

【作者略歷】

魯迅（一八八一——）係現代作家周樹人的筆名，字豫材，浙江紹興人。在南京路礦學堂畢業後，赴日，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後棄而習文學。不久歸國，在杭州紹興任中學教職。辛亥革命後，任教育部部員，北京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及廈門大學等教授。著有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散文詩集 野草；雜感集 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回憶錄 朝華夕拾，編述有中國小說史略，唐宋傳奇集，小說舊文鈔等。論魯迅的書有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魯迅論等可參考。

【注釋】

（一）弱水 書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按即今甘肅的張掖河，北流入寧夏居延海。又山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郭璞注：「其水不勝鴻毛。」此外古書裡提到弱水的地方還很多。

（二）易卜生（Henrik Ibsen 一八二八——一九〇六）挪威近代大戲劇家。他的著作

國文讀本 (No. B 202)

，中譯本有易卜生集。

四 文化學社

(三) 白郎特 (Brand) 易卜生戲劇白郎特中主人。這篇戲劇是易卜生爲着道德和宗教而對現在社會狀態所發的戰爭宣言。

偶像破壞論

陳獨秀

「一、聲不做，二、目無光，三、餐不吃，四肢無力，五官不全，六親無靠，七、竅不通，八、面威風，九（音同久）坐不動，十（音同實）是無用；」這幾句形容偶像的話，何等有趣！

偶像何以應該破壞，這幾句話可算說得淋漓盡致了。但是世界上受人尊重，其實是個無用的廢物，又何只偶像一端？凡是無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廢物，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

世界上真實有用的東西，自然應該尊重，應該崇拜；倘若本來是件無用的東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這般騙人的偶像倘不破壞，豈不教人永遠上當麼？

泥塑木雕的偶像，本來是件無用的東西，只因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對他燒香磕頭，說他靈驗；於是鄉愚無知的人，迷信這人造的偶像真有賞

善罰惡之權，有時便不敢作惡，似乎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這種用處，不過是迷信的人自己騙自己，非是偶像自身真有什麼能力。這種偶像倘不破壞，人間永遠只有自己騙自己的迷信，沒有真實和理的信仰，豈不可憐！

天地間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確實證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種騙人的偶像；阿彌陀佛是騙人的；耶和華上帝也是騙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騙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無用的騙人的偶像，都應該破壞！

古代草昧初開的民族，迷信君主是天的兒子，是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爲他的本領與衆不同，他纔能居然統一國土。其實君主也是一種偶像，他本身並沒有什麼神聖出奇的作用；全靠衆人迷信他，纔能夠號令全國，稱做元首，一旦亡了國，像此時清朝皇帝溥儀，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尋常人還要可憐。這等亡國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彫的偶

像拋在糞缸裏，看他到底有什麼神奇出衆的地方呢！但是這等偶像，未經破壞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請看中外史書，這等偶像害人的事還算少麼！事到如今，這等不但騙人而且害人的偶像，已被我們看穿，還不應該破壞麼？

國家是個什麼？照政治學家的解釋，越解釋越教人糊塗。我老實說一句，國家也是一種偶像。一個國家，乃是一種或數種人民集合起來，占據一塊土地，假定的名稱；若除去人民，單賸一塊土地，便不見國家在那裏，便不知國家是什麼。可見國家也不過是一種騙人的偶像，他本身亦無什麼真實能力。現在的人所以要保存這種偶像的緣故，不過是藉此對內擁護貴族財主的權利，對外侵害弱國小國的權利罷了。世界上有了什麼國家，才有什麼國際競爭；現在歐洲的戰爭，殺人如麻，就是這種偶像在那裏作怪。我想各國的人民若是漸漸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這種偶像就自然毫無用處了。但是世界上多數的人，若不明白他是

一種偶像，而且明白這種偶像的害處，那大同和平的光明，恐怕不會照到我們眼裏來！

世界上男子所受的一切勳位榮典，和我們中國女子的節孝牌坊，也算是一種偶像；因為功業無論大小，都有一個相當的紀念在人人心目中；節孝必出於自身主觀的自動的行爲，方有價值；若出於客觀的被動的虛榮心，便和崇拜偶像一樣了。虛榮心僞道德的壞處，較之不道德尤甚；這種虛僞的偶像倘不破壞，却是真功業真道德的大障礙！

破壞！破壞偶像！破壞虛僞的偶像！吾人信仰，當以真實的合理的爲標準，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此等虛僞的偶像倘不破壞，宇宙間實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兒裏徹底的信仰永遠不能合一！

洋灰桶裏的一封信

日本葉山嘉樹作 張我軍譯

(賣淫婦)

松戶與三在做開洋灰桶的工作。旁的部分，倒沒有什麼引人注意的地方，唯有頭髮和鼻樑下，被洋灰掩成灰色。他也很想把指頭插到鼻孔裏。掃除那些把鼻毛塗成鐵筋三和土 (Concrete-steel) 般的三和土；但是爲應付每一分間吐出十立方尺的三和土混合機 (Concrete Mixer)，無論如何沒有把指頭插到鼻孔裏的工夫。

他儘管掛念着鼻孔的事，但是終於在十一小時——這中間有了兩次的休息；一是喫午飯，一是上午三時的休息；但是午飯時，因爲肚子餓，另一次因爲清掃混合機，沒有工夫，所以終於沒有把手送到鼻子上——之間，沒有打掃鼻子了。他的鼻子，像石膏彫刻般硬化了。

他在將息工的時候，從用了筋疲力竭的手摟過來的洋灰桶：發見了一

個小木板匣子。

「這是什麼？」他覺得有點奇怪，可是，那裏有工夫顧到那些事呢？他拿起鐵匙，撮了洋灰，倒入量灰器。而從量灰器，再倒入槽裏，於是立刻又起手開另一桶了。

「但是，帶住，那裏有從洋灰桶裏跑出匣子來的道理？」

他檢起小匣子，放入圍巾上的肚兜裏了。匣子是輕輕的。

「瞧牠這麼輕，總不會有錢在裏面吧。」

他也沒有多想的工夫，不得不再開另一桶，撮得量灰器了。

混合器旋即開始運轉了。混合的工做完，到了息工時間。

他用了引在混合機的膠皮管的水，先把臉和手洗一洗。然後把食盒結在脖子上，一壁一心一意地想着一杯晚酌，一壁走回他的陋寮。

發電所已經成功八成了。矗立於薄暮之間的那惠山，罩着滿臉白雪。出了一天汗的身上，忽而感覺凍冷起來了。在他的腳底下，木曾川

的水，吹着雪白的泡，猶猶吹着。

『唉唉！受不了，媳婦的肚子又大起來了……』他一想到嗷嗷待哺的小孩，當此凍冷之時要生出來的小孩，和接二連三生小孩的媳婦，就愕然了。

『一天掙一塊九毛錢，又得喫五毛一升的米兩升，拿剩下的九毛錢來穿，來住；胡塗蟲！怎樣還能喝？』

但是，他忽然想到肚兜裏的小匣子了。他拿褲子的屁股，擦了匣子的洋灰。

匣子上，什麼也沒有寫着。可是，却又有釘子釘得非常地結實。

『還釘着什麼釘子，想來哄人嗎？』

他把匣子往石頭上一擗，但是沒有破。於是，他亂七八糟地痛踐了一頓。只當要踐碎這個世界。

從他檢來的小匣子裏，跑出用破布包住的字條了。

字條是這麼寫着：

——我是N洋灰公司的縫洋灰袋的女工。我的愛人，他的工作是送石頭到破碎器的。他在十月七日的早上，送入一塊大石頭時，就和那塊石頭，一齊陷入破碎器 (Crusher) 了。

同夥的人們，雖然要去救出他，但是我約愛人，已經沈入石頭塊底下，一如沈入水中了，於是，石頭和愛人的身軀，互相碾碎，變成紅的小石塊，落在皮帶 (Belt) 了。皮帶轉入粉碎筒去了。於是和鋼鐵的子彈一塊兒，於轟轟的音中，發着詛咒的聲，被碾成細粉了。然後，被送去燒，而變成道地的洋灰了。

骨和肉的靈魂，都粉碎了。我的愛人的一切，變成洋灰了。所剩的，只是這一點工作服的布塊吧了。我正在縫着裝盛愛人的口袋。

我的愛人，變成洋灰了。我在第二天，寫了這張信，偷偷放入這個桶裏頭。

你是工人嗎？如果你是工人，你就可憐可憐，給我回信吧。

我要知道，這個桶裏的洋灰，究竟被用於何處？

我的愛人，究竟變成幾桶洋灰了？而怎樣地被分散各方去用？你是木匠呢？是瓦匠呢？

我不忍看見我的愛人，變成劇場的走廊，或變成闊人邸宅的圍牆！但是，但是，我怎能阻止他呢？倘若你是工人，那麼，請你不要把這桶洋灰用在那些地方吧！

不，不，可以的，隨便你要用在那裏。我的愛人，無論是被埋在那裏，他都會做出成績來。不要緊呵！那個人是一個氣相穩固的人，所以，一定會出相當的力量的。

那個人，實在是一個溫柔的，良善的人哩。而且，又似乎是妥實的人哩。年紀還輕輕，今年纔二十六歲哪。他不知道怎樣地痛愛了我呵！然而我，不給你穿上冥衣，却給他穿着洋灰帶。他不走入棺裏，却走入回轉窯

之中了。

我怎樣送他去呢？他是被葬於東又於西，於遠又於近的呵。

如果你是工人，請你給我回信吧！我就以我的愛人穿着的工作服的布塊，送給你吧。包着這張信的，就是，這片布塊，滿粘着石頭粉和他的汗哩。他不知道用了這件布塊的工作服，怎樣使勁地抱了我呵。

你修好修好！把用了這桶洋灰的時日，和詳細的地址，譬如牠用在什麼地方；其次，你的尊姓大名，要是不嫌麻煩，無論如何通知我一下。你也小心小心吧！再見！

松戶與三，在眼前感着翻天覆地似的小孩們的擾曠了。

他一壁瞧着寫在信末的住址和姓名，一壁把倒在茶杯裏的酒，一口氣喝完了。

『我要醉個昏天黑地，然後，把一切一切都踏個粉碎呵！』他這麼嚷了。

『醉個昏天黑地去胡鬧？那還了得？小孩們要怎樣辦？』
老婆這麼說了。

他在老婆的大肚子裏，看見第七個小孩了。

一九二五·一二·四·作。

【作者略歷】

葉山嘉樹（一八九二——）日本現代文學家，生于福岡，中學畢業後，即到輪船上去當海員，後又做過醫生的門房，學校的助手，洋灰工廠的工人等等，因參加勞工運動，連次入獄。著有葉山嘉樹集。中譯本賣淫婦則係選譯。

【注釋】

（一）惠那山 日本山名，在歧阜縣惠那郡東境，亦名覆舟山。

（二）木曾川 日本水名。源出信濃國筑摩郡荻曾村中，入伊勢海，長百四十里。又名大

田川。

洋灰桶裏的一封信（張我軍譯）

七 共四頁

國
文
讀
本
(No. B 294)

八
文化學社

詞三首 李清照

(漱玉詞)

如夢令

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一剪梅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汎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作者略歷】

李清照（一〇八一——一一四〇？），號易安居士，宋濟南人，湖州守趙明誠之妻。工詩文，詞尤妙絕，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最有天才的女作家。著有漱玉詞。

【注釋】

- （一）錦書 前秦時，竇滔妻蘇蕙嘗織錦爲迴文詩寄滔。後因稱情書爲錦書。唐宋之間詩：「願得佳人錦書。」
- （二）月滿西樓 花庵詞選無西字，文津閣本及花草粹編俱多一西字，今據增。
- （三）武陵春 此首似其丈夫死後所作。
- （四）塵香 落花多了，故塵土亦帶香。
- （五）雙溪 在浙江餘杭縣北三十五里。

落 葉徐志摩

前天你們查先生來電話要我講演，我說但是我沒有什麼話講，並且我又是最不耐煩講演的。他說：你來罷，隨你講，隨你自由的講，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我們這裏你知道這次開學情形很困難，我們學生的生活很枯燥很悶，我們要你來給我們一點活命的水。這話打動了我。枯燥，悶，這我懂得。雖則我與你們諸君是不相熟的，但這一件事實，你們感覺生活枯悶的事實，却立即在我與諸君無形的關係間，發生了一種真的深切的同情。我知道煩悶是怎麼樣一個不成形不講情理的怪物，他來的時候，我們全身彷彿被一個大蜘蛛網蓋住了，好容易掙出了這條手臂，那條又叫黏住了。那是一個可怕的網子。我也認識生活枯燥，他那可厭的面目，我想你們也都很認識他。他是無所不在的，他附在個個人的身上，他現在個個人的臉上。你望望你的朋友去，他們的臉上有他，你自己照鏡子去，你的臉上

，我想，也有他。可怕的枯燥，好比一種毒劑，他一進了我們的血液，我的性情，我的皮膚就變了顏色，而且我怕的是離着生命遠，離着墳墓近的顏色。

我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也許我自己天生就是一個感情性的人。比如前幾天西風到了，那天早上我醒的時候是凍着才醒過來的，我看着紙窗上的顏色比往常的淡了，我被窩裏的肢體像是浸在冷水裏似的，我也聽見窗外的風聲，吹着一顆葉樹上的枯葉，一陣一陣的掉下來，在地上捲着，沙沙的發響，有的飛出外院去，有的留在牆角邊轉着，那聲響真是歎氣。我因此就想起這西風，冷醒了我的夢，吹散了樹上的葉子，他那成績在一般飢荒貧苦的社會裏一定格外的可慘。那天我出門的時候，果然見街上的情景比往常不同了；窮苦的老頭小孩全躲在街角上發抖；他們遲早免不了樹上枯葉子的命運。那一天我就覺得特別的悶，差不多發愁了。

因此我聽着查先生說你們生活怎樣的煩悶，怎樣的乾枯，我就很懂得

，我就願意來對你們說一番話。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遠不成系統的。我沒有那樣的天才。我的心靈的活動是衝動性的，簡直可以說癡癡性的。思想不來的時候，我不能要他來，他來的時候，就比如穿上一件濕衣，難受極了，只能想法子把他脫下。我有一個比喻，我方才說起秋風裏的枯葉，我可以把我的思想比作樹上的葉子，時期沒有到，他們是不會掉下來的；但是到時期了，再要有風的力量，他們就只能一片一片的往下落；大多數也許是已經沒有生命了的，枯了的，焦了的，但其中也許有幾張還留着一點秋天的顏色，比如楓葉就是紅的，海棠葉就是五彩的。這葉子實用是絕對沒有的，但有人，比如我自己，就有愛落葉的癖好。他初下來時顏色有很鮮豔的，但時候久了，顏色也變，除非你保存得好。所以我的話，那就是我的思想，也是與落葉一樣的無用，至多有時有幾痕生命的顏色就是了。你們不愛的儘可以隨意的踩過，絕對不必理會；但也有少數人有緣分的，不責備他們的無用，竟許會把他們檢起來揣在懷裏

，間在書裏，想延留他們幽澹的顏色。感情，真的感情，是難得的，是名貴的，是應當共有的；我們不應得拒絕感情，或是壓迫感情，那是犯罪的行爲，與壓住泉眼不讓上沖，或是掐住小孩子不讓喘氣一樣的犯罪。人在社會裏本來是不相連續的個體。感情，先天的與後天的，是一種線索，一種經緯，把原來分散的個體織成有文章的整體。但有時線索也有破爛與渙散的時候，所以一個社會裏必須有新的線索繼續的產出，有破爛的地方去補，有渙散的地方去拉緊，才可以維持這組織大體的勻整，有時生產力特別增加時，我們就有機會或是推廣，或是加添我們現有的面積，或是加密，像網球板穿雙線似的，我們現成的組織，因為我們知道創造的勢力與破壞的勢力，建設與潰敗的勢力，上帝與撒但的勢力，是同時存在的。這兩種勢力是在一架天平上比着；他們很少平衡的時候，不是這頭沉，就是那頭沉。是的，人類的命運是在一架大天平上比着，一個巨大的黑影，那是我們集合的化身，在那裏看着，他的手裏滿拿着分兩的法碼，一會往這頭

送，一會又往那頭送，地球儘轉着，太陽，月亮，星，輪流的照着，我們的進命永遠是在天平上稱着。

我方才說網球拍，不錯，球拍是一個好比喻。你們打球的知道網拍上那裏幾根線是最吃重，最要緊，那幾根線要是特別有勁的時候，不僅你對敵時拉球，抽球，拍球格外來的有力，出色，並且你的拍子也就格外的經用。少數特強的分子保持了全體的勻整。這一條原則應用到人道，就是說，假如我們有力量加密，如強我們最普通的同情線，那線如其穿連得到所有跳動的人心時，那時我們的大網子就堅實耐用，天津人說的，就有根。不問天時怎樣的壞，管他雨也罷，雲也罷，霜也罷，風也罷，管他水流怎樣的急，我們假如有這樣一個強有力的大網子，那怕不能在時間無盡的洪流裏——早晚網起無價的珍品，那怕不能在我們運命的天平上重重的加下創造的生命的分量？

所以我說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難能可貴的，那是社會組織的基本

成分。初起也許只是一個人心靈裏偶然的震動，但這震動，不論怎樣的微弱，就產生了及遠的波紋；這波紋要是喚得起同情的反應時，原來細的便併成了粗的，原來弱的便合成了強的，原來脆性的便結成了韌性的，像一縷縷的苧麻打成了粗繩似的；原來只是微波，現在掀成了大浪，原來只是山罅裏的一股細水，現在流成了滾滾的大河，向着無邊的海洋裏流着。耶穌在山頭上的訓道“Sermon on the Mount”比如，還不是有限的幾句話，但這一篇短短的演說，却制定了人類希望的止境，建設了絕對的價值的標準，創造了一個純粹的完全的宗教。那是一件大事實，人類歷史上的一件最偉大的事實。再比如釋迦牟尼感悟了生老病死的究竟，發大慈悲心，發大勇猛心，發大無畏心，拋棄了他人間的地位，富與貴，家庭與妻子，直到深山裏去修道，結果他也替苦悶的人間打開了一條解放的大道，爲東方民族的天才下一個最光華的定義。那又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奇蹟。但這樣大事的起原還不止是一個人的心靈裏偶然的震動，可不僅僅是一滴最透明的真

擊的感情滴落在黑沉沉的宇宙間？

感情是力量，不是知識。人的心是力量的府庫，不是他的邏輯。有真感情的表現，不論是詩是文是音樂是彫刻或是畫，好比是一塊石子擲在平面的湖心裏，你站着就看得見他引起的變化。沒有生命的理論，不論他論的是什麼理，只是拿石塊扔在沙漠裏，無非在乾枯的地面上添一顆乾枯的分子，也許擲下去時便聽得出一些乾枯的聲響，但此外只是一大片死一般的沉寂了。所以感情才是成江成河的水泉，感情才是織成大綱的線索。

但是我們自己的綱子又是怎麼樣呢？現在時候到了，我們應當張大了我們的眼睛，認明白我們周圍事實的真相。我們已經含糊了好久，現在再不容含糊的了。讓我們來大聲的宣布我們的綱子是壞了的，破了的，爛了的，讓我們痛快的宣告我們民族的破產，道德，政治，社會，宗教，文藝，一切都是破產了的。我們的心窩變成了蠹蟲的家。我們的靈魂裏住着一個可怕的大謊！那天平上沉着的一頭是破壞的重量，不是創造的重量；是

潰敗的勢力，不是建設的勢力；是撒但的魔力，不是上帝的神靈。霎時間這邊路上長滿了荆棘，那邊道上湧起了洪水，我們頭頂有駭人的聲響，是雷霆還是砲火呢？我們周圍有一哭聲與笑聲，哭是我們的靈魂受污辱的悲聲，笑是活着的人們瘋魔了的猙笑，那比鬼哭更聽的可怕，更悽慘。我們張開眼來看時，差不多更沒有一塊乾淨的土地，那一處不是叫鮮血與眼淚沖毀了的；更沒有平安的所在，因為你即使忘得了外面的世界，你還是躲不了你自身的煩悶與苦痛。不要以為這樣混沌的現象是原因於經濟的不平等，或是政治的不安定，或是少數人的放肆的野心。這種種都是空虛的，欺人自欺的理論，說着容易，聽着中聽，因為我們只盼望脫卸我們自身的責任，只要不是我的分，我就有權利罵人。但這是，我着重的說，懦怯的行爲；這正是我說的我們各個人靈魂裏躲着的大謊！你說少數的政客，少數的軍人，或是少數的富翁，是現在變亂的原因嗎？我現在對你說：先生，你錯了，你很大的錯了，你太恭維了那少數人，你太瞧不起你自己。讓

我們一致的來承認，在太陽普遍的光亮底下承認，我們每個人的罪惡，每個人的不潔淨，每個人的苟且與懦弱與卑鄙！我們是與最骯髒的一樣的骯髒，與最醜陋的一般的醜陋。我們自身就是我們運命的原因。除非我們能起拔了我們靈魂裏的大謊，我們就沒有救度；我們要把祈禱的火燄把那鬼燒淨了去，我們要把懺悔的眼淚把鬼沖洗了去，我們要有勇敢來承當罪惡；有了勇敢來承當罪惡，方有膽量來決鬥罪惡。再沒有第二條路走。如其你們可以容忍我的厚顏，我想念我自己近作的一首詩給你們聽，因為那首詩，正是我今天講的話的更集中的表現：—

國
文
讀
本

談 動

朱光潛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朋友：

從屢次來信看，你的心境近來似乎很不寧靜。煩惱究竟是一種暮氣，是一種病態，你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就這樣頹唐沮喪，我實在替你擔憂。

一般人歡喜談玄。你說煩惱，他便從哲學辭典裏拖出「厭世主義」，「悲觀哲學」等等堂哉皇哉的字樣來敘你的病由。我不知道你感覺如何，我自己從前彷彿也嘗過煩惱的况味，我祇覺得憂來無方，不但人莫之知，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裏有所謂哲學與人生觀！我也些微領過哲學家的教訓。在心氣和平時，我景仰希臘廊下派哲學者，相信人生當皈依自然，不當存有噴喜貪戀，我景仰託爾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宥與愛，我景仰白

談

動 (朱光潛)

一 共三頁

朗寧，相信世間有醜纔能有美，不完全乃真完全。然而外感偶來，心波立湧，拿天大的哲學，也抵擋不住，這固然是由於缺乏修養，但是青年們有幾個修養到「不動心」的地步呢？從前長輩們往往拿「應該不應該」的大道理向我說法。他們說，像我這樣一個青年應該活潑潑的，不應該暮氣沈沈的，應該努力做學問，不應該把自己的憂樂放在心頭。謝謝罷，請留着這副「應該」的方劑，將來患煩惱的人還多呢！

朋友，我們都不過是自然的奴隸。要征服自然，祇得服從自然。違反自然，煩惱纔乘虛而入。要排解煩悶，也須得使你的自然衝動有機會發洩。人生來好動，好發展，好創造。能動，能發展，能創造，便是順從自然，便能享受快樂。不動，不發展，不創造，便是摧殘生機，便不免感覺煩惱。這種事實流行語中就可以見出，我們感覺快樂時說「舒暢」，感覺不快樂時說「抑鬱」。這兩個字樣可以用作形容詞，也可以用作動詞。用作形容詞時，牠們描寫快或不快的狀態，用作動詞時，我們可以說牠們說明

快或不快的原因。你感覺煩惱，因為你的生機被抑鬱；你若要快樂，須得使你的生機能舒暢，能宣洩。流行語中又有「閒愁」的字樣，閒人大半易於發愁，就因為閒時生機靜止而不舒暢。青年人比老年人易於發愁些，因為青年人的生機比較強旺。小孩子們的生機也很強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為他們時時刻刻的遊戲，所以他們的生機不至於被抑鬱。小孩子們偶爾不很樂意，便放聲大哭，哭過了氣就消去。成人們感覺煩惱時也還要拘禮節，哪能由你放聲大哭？喫黃連苦在心頭，所以愈覺其苦。哥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失戀而想自殺，幸而他的文機動了，埋頭兩禮拜著成一部維特之煩惱，書成了，他的氣也洩了，自殺的念頭也打消了。你發愁時並不一定要著書，你就讀幾篇哀歌，聽一幕悲劇，借酒澆愁，也可以大暢胸懷。從前我很疑惑何以劇情愈悲而讀之愈覺其快意，近來纔悟得這個洩與鬱的道理。

總之，愁生於鬱，解愁的方法在洩，鬱由於靜止，求洩的方法在動。從前儒家講心性的話，從近代心理學眼光看，都很粗疏，祇有孟子的「盡

性「言」一個主張，含義非常深廣。一切道德學說都不免膚淺，如果不從「盡性」的基點出發。如果把「盡性」兩字懂得透澈，我以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複雜的，可是人是動物，基本性不外乎動。從動的中間我們可以尋出無限快慰。這個道理我可以拿兩件小事來印證：從前我住在家裏，自己的書房總歡喜自己打掃。每看到書籍紛亂，灰塵滿地，你親自去灑掃一過，霎時間混濁的世界變成明窗淨几，此時悠然就坐，游目騁懷，乃覺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歡喜打網球的，當你起勁打球時，你還記得天地間有所謂煩惱麼？

你大約記得晉人陶士行「言」的故事。他老來罷官閒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輒。晨間把一百塊輒由齋裏搬到齋外，暮間把一百塊輒由齋外搬到齋裏。人問其故，他說，「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他又常對人說，「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其實惜陰何必定要搬輒，不過他老先生還很茁壯，藉這個玩藝兒多活動活動，免得抑

鬱無聊罷了

朋友，閒愁最苦！愁來愁去，人生還是那麼樣一個人生，世界也還是那麼樣一個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偉大，你對於煩惱，當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對於煩惱當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勸你多打網球，多彈鋼琴，多栽花，多搬轆弄瓦。假如你不歡喜這些玩藝兒，你就談談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就在此祝你

談談笑笑，

跑跑跳跳！

【作者略歷】

朱光潛，字孟實，現代作家。著有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注釋】

(一) 歌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一七四九——一八三二) 德國浪漫派大文學

談

動 (朱光潛)

五 共三頁

家。著有少年維持之煩惱，浮士德等。

(二) 少年維持之煩惱 書簡體小說，一七七四年作。

(三) 盡性 任各人天性盡量發展，達於極點的意思。

(四) 陶士行 名侃，潯陽人。明帝時，拜征西大將軍，都督荆襄軍事，平蘇峻之亂。搬
軛的故事，是為廣州刺史時的事。

人的生命

戈理基著

董秋芳譯

生命的判事席前，站着兩個人，訴說對於他們的生活之不滿。

『你們要我什麼？』生命粗聲地問。

『兩人中的一個，以虛弱的顫聲，回答說：——』

『我再忍不了你的凶殘、你的曖昧的謎了。我的心靈極想了解生存的意義，你卻任我受昏黑的迷惘，置之不理。我的心告訴我，人是萬物之靈，可是……』

『你懇求我些什麼？』生命打斷他的話，說，帶着一副無情的冷面孔。

『快樂！……但我怎麼能享快樂呢，當我說「我要」與你說「你必須」的兩者在我的心靈裏無窮地激戰着、衝突着？』

『說明白些，』生命用同樣猛厲的恫嚇「」的聲調回答。

『我不願再做你的玩具和犧牲品了，』他回答說，提高他的聲音，一字字充滿着感情而發顫。『我要做生命的主人，實際上，我只是他的奴隸，永遠低着頭受你們的控制。』

『爲什麼只是些無謂的謔語？——講清楚些，不要胡扯！』另一個插口說；但前一個並不注意他，依然說下去。

『我希望生活在我的意向與本能的充分的調和中。並且以自由的意志——不受強迫——任我做鄰人們的兄弟或傭人。我不願再做頑石，聽社會在建造的時候，隨心所欲地對待我。我是人，沒有我，全宇宙要創造，是一種無意的舉動。我要求絕對的個人自由。』

『慢些講吧！』生命回答說，帶着一種輕蔑的譏笑。『你已經說了不多了，你下面要說什麼，我都知道了。你要自由——誰阻礙了你？和我鬭，將我擊敗，做我的主宰就是了。你怕永遠找不出比我更順從的奴隸了吧。你要知道，我是沒有愛沒有憎的，我沒有私慾也沒有我自己的意志，

永遠是服從我的戰勝者，不出一點怨聲的。只有這個辦法，這是我堅持到底的：和我搏鬥。你覺得自己幹得來嗎？你信得過自己的力量嗎？喂，好，我在這裏，預備交手了。走上來！」

但是這人對這樣的挑戰，只是低着頭，愁苦地說：——

「啊呀！世間只有一種的搏鬥，最可恨的你要知道——是和我自己。你真凶，你將利劍納在我的手裏叫我去刺碎我自己的心胸，這利劍便是公理——你給我的極殘忍的武器：你親手將它磨快，好使它更深地刺入我的胸腔中去！」

於是另一個人提高聲音，盛怒着說：——

「好可憐的哀泣！這於你有什麼益處？這裏，老實說，不是強硬不行的。」

但是那首先說話的人，不理他，兩眼下注，繼續他的哀訴。

「我沒有能力繼續搏鬥。我渴望和平與安靜；但是我要嘗嘗快樂的滋

味。」

生命用一種疑問的輕蔑的目光看着他：

「那是要索呢，還是懇求？」

「懇求——」這話像一個窮徒的胸坎裏發出來的那種虛弱的回應。

「那麼，你也不過是一個平常的乞丐罷了！可憐的朋友啊，你不知道生命是從來不布施的嗎？而且，強健自由的人，決不懇求的；他只知道拏就是了。你不過是你自己的慾望底孱弱不幸的奴隸罷了。只有這個人是自由的，他能克制自己，集中所有的精力於一個目的之上的那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去吧！」

他明白了，他在生命的腳邊躺下，不言不動，像一隻服從的獵狗，希望從生命的豐盛的席上，得些餘饌。

於是生命將冷淡的硬心的目光，投射到另一個人的身上——一個偉碩有力的人，生着一副粗魯的嚴厲的面貌。

「好，你請求什麼呢？」

「我不請求；我命令你。」

「唔，唔，這句話有些意思了。你吩咐我做什麼？」

「你告訴我那裏去找真理和公道。拏真理公道來給我；其餘的我自己取去，不用你幫忙。我忍耐的好久了，我等着自由、光明，酬報的日子放出曙光來已經好久了，忍耐等着，卻是枉然。我耐不得了。我要生活。我再吩咐你，將它們給我。」

生命的無情的面上，不動一絲筋肉，答道：——

「拏去吧！」

【注釋】

(一) 恫，ㄉㄨㄥˋ，去。恫嚇，威嚇也。

(二) 譫，ㄕㄢˋ，平，病中妄語也；大抵因發熱而神經錯亂致之。

國
文
讀
本

英雄之器 日本芥川龍之介作 謝六逸譯

(近代日本小品文選)

「總之，項羽這人，並非英雄之器。」

漢朝的大將呂馬童將他的長臉更伸長了，摸着鬚鬚這樣說。他的臉的周圍，有十多個人的臉，都承受着放在當中的燈火之光，顯然地浮漾於幕營的夜中。那臉，無論那一張，都浮現着平時所無的微笑，是因為獻了西楚霸王頭的今日的勝戰之喜悅，還沒有消散的原故吧。

「這般的麼？」

一張高鼻子的，眼光銳利的臉，這臉把稍帶諷意的微笑，浮在脣上，凝然地看着呂馬童的眉間，這樣說了。呂馬童不知何故，稍稍狼狽似的。「強固然是強。總之，聽說連塗山禹王廟的石鼎也扛了起來囉。」
就是現在的今日之戰也是如此，我想我的命已經危在頃刻了，李佐被殺，

王恒被殺，說起那勢，是沒有第二人的。那是，真的，強固然是強。

「嚇。」

對手的臉，依然微笑着，意氣揚揚地點頭。在幕營之外，是靜寂的，除了遠遠的三二次角聲之外，連馬的嘶聲也沒有聽見。這其中，不知何處，發出了枯葉的香氣。

「可是，」呂馬童迴視大家的臉，便「可是」似的，眼睛瞬了一瞬。

「可是，並非英雄之器。那證據，也就是今日之戰囉。被追到烏江時的楚軍，僅僅二十八騎，對付我方的雲霞般的大軍，雖是死戰了，也是無濟於事的。於是有烏江的亭長，特意出來迎接，聽說是說要用船渡到江東。如果項羽是英雄之器，即令含着垢，也該渡過烏江，以後再捲土重來，因為這不是掙持面目之時。」

「然而，所謂英雄之器，就是來去光明囉。」

對於這句話，從大家的口中，發出來了沉着的笑聲。可是呂馬童特別

急迫。他從鬚子上把手放下，稍把身體復歸原位，閃閃地時刻看着那高鼻子，眼光銳利的臉，岸然地做着手勢，開始辯駁。

「不，不是那麼想。——在項羽呢，項羽在今天開始打仗之前，聽說他在二十八個部下的面前說：『亡項羽者天也，非人力的不足。證據是，以這點軍勢，必破漢軍三次給你們看。』後來，實際豈只三次，連九次也勝了。在我說來，以為是卑怯，他把自己的失敗，歸之於天——這在天也得困窘。若渡過烏江，糾合江東的健兒，再來爭中原之鹿——，那是莫可如何的。可是，他並不如此，把偉大的生着的，死滅了。我以為項羽非英雄之器，不單是因為他的來去不光明。是他把一切委之於天命——那是不可行的。我想所謂英雄，不是這樣的。不知蕭丞相那樣的學者，對此事是怎樣的說法。」

呂馬童得意的回顧左右，暫時閉了嘴，他想他說的是有理的吧。大家彼此也微微地點頭，滿足似的靜默着。既而，在其中，只有那張高鼻子的

臉，突然地有一種的感動，出現在他的眼中，眼中的黑瞳，熱烈似的，閃耀起來了。

「這般的麼？項羽說過那樣的話麼？」

「據說他說過的。」

呂馬童把長臉上下的，大大的動着。

「豈不是弱者麼？不，至少不像男子似的。所謂英雄之器，我以為是要與天爭戰的。」

「是呀。」

「雖知天命，還得再爭戰吧。」

「是呀。」

「然而項羽——」

劉邦舉着他的銳利的目光，靜然地看着漫漫秋夜點着的燈火之光，並且一半自語似的，徐緩地這樣回答：

「所以，是英雄之器哪。」

【作者略歷】

芥川龍之介（一八九二——一九二七）日本現代文學家。東京帝大英文科出身。他的作品，好取材于左老的傳說，或歷史的材料，而吹之以現代之氣。中譯本有芥川龍之芥集。

【注釋】

- （一）聽說……來囉 史記項羽本紀：「籍身長八尺餘，力能扛鼎。」塗山，在今安徽懷遠縣東南八里，淮河東岸，禹嘗會諸侯于此。
- （二）爭中原之鹿 爭天下的意思。史記：「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國文讀本 (No. B 299)

六
文化學社

書葉機 龔自珍

鄞「二」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

嘉慶「三」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三」，機以廩貢生「四」治試具，凡竹籃，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五」檄曰，貢生某毋與試。機大詫。

初，蔡牽「六」朱潰「七」兩盜爲海巨癩，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怵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輒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也「八」，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

八月，寇定海「九」，將犯鄞。機得檄，號於衆曰：『我一貧貢生，吮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則歸耳。今中丞「二〇」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哈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

衆曰：『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借礮於武官？』『不可！』

『事亟矣，何以助君？』

葉君乃擡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二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歡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會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夜半，齋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三千人。天明，簿旂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

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檣之發抵巨礮，一櫓之勢抵餘艤^二。殺賊四百餘人。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半壁平。

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旂，機之旂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瀆艦中或爭軋詛神，必曰『遇代山旂』。

阮公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作者略歷】

龔自珍，字璣人，號定菴，清浙江仁和人，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其文導源周秦諸子，沈博奧衍，自成一家。

【注釋】

- (一) 鄞 今浙江鄞縣，舊寧波府治。
- (二) 嘉慶 清仁宗年號（西曆一七九六至一八一九年）。
- (三) 鄉試 清科舉制度，每逢子，午，卯，酉之年，集一省士子於省城，試之，是爲鄉試。中式者稱舉人。
- (四) 廩生 生員由公家給廩膳者稱廩生。
- (五) 巡撫 官名，明初有軍事，命京官巡撫地方，其後各省因事增置，遂爲定員。清因之，爲一省行政長官。
- (六) 蔡牽 清福建同安人，爲閩浙著名海盜，後爲官軍所敗，自沉舟死。

(七) 朱漬 亦閩浙之著名海盜，後爲清將許松年所殺。

(八) 儀徵阮公 儀徵今江蘇儀徵縣。阮公名元，號芸臺，乾隆進士，官至大學士。著有

寧經室集，卒諡文達。

(九) 定海 今浙江定海縣。

(一〇) 中丞 漢御史大臣，分二丞：一曰御史，一曰中丞，察舉非法之官。明清時巡撫兼副都御史，故俗稱巡撫爲中丞。

(一一) 行省 元於各路設行中書省以治之，稱行省。此指浙江省會杭州。

(一二) 餘糧 丁 X 產 大舟也。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葉紹鈞

(小說月報)

從車上跨下，急雨如惡魔的亂箭，立刻溼了我的長衫。滿腔的憤怒，頭顱似乎戴着緊緊的鐵箍。我走，我奮疾地走。路人少極了，店舖裏鬍鬚他很少見人影。那裏去了！那裏去了！怕聽昨天那樣的排槍聲，怕吃昨天那樣的急射彈，所以如小鼠如蝸牛般伏在家裏，躲藏在櫃檯底下麼？這有什麼用？你蜷伏，你躲藏，槍聲會來找你的耳朵，子彈會來找你的肉體，你看有什麼用？

猛獸似的張着巨眼的汽車衝馳而過，水泥濺污的衣服，也濺及我的項頸，我滿腔的憤怒。

一口氣趕到老鬧捕房的門前，我想參拜我們的火伴的血跡，我想用舌頭舐盡所有的血跡，嚥入肚裏。但是沒有了，一點兒沒有了！已給仇人的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葉紹鈞)

一 共三頁

水機沖得光光，已給腐心的人們踐得光光，更給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不要緊，我想血總是曾經淌在這地方的，總有滲入這塊土的吧，那就行了，這塊土是血的土，血是我們的火伴的血，還不够是一課嚴重的功課麼？血灌溉着，血溫潤着，行見血的花開在這裏。

我注視這塊土，全神地注視着，其餘什麼都不見了，鬚髯已把整個兒軀體融化在裏頭。

抬起眼睛，那邊站着兩個巡捕，手槍在他們的腰間，泛紅的臉肉，深深的紋刻在嘴圍，黃的睫毛下閃着綠光，似乎在那裏獠笑。

手槍，是你嗎？似乎在那裏獠笑的，是你嗎？

是的，是的，什麼都是，你便怎樣？我鬚髯看見無量數的手槍顛頭，聽見無量數的獠笑的開口。

我吻着嘴唇嚙下去，把看見的聽見的一齊嚙下去，如同嚙一塊髓石，

一塊熱鐵，我滿腔的憤怒。

雨越來越急，風吹着把我的身體捲住，全身濕透了，傘全然不中用，我回身走纔來的路，路上有人了，三四個，六七個，顯然可見是青布大褂的隊伍，——雖然中間也有穿洋服的，也有穿各色衫子的斷髮的女子，——他們有的張着傘，大部分却直任在雨亂淋。

我開始驚異於他們的臉，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嚴肅的臉，有如崑崙的聳峙；這麼鬱怒的臉，有如雷電之將作；青年的柔秀的顏色退隱了，換上了壯士的北地人的蒼勁，他們的眼睛冒出焚燒掉一切的火，吻緊的嘴唇裏藏着咬得死生物的牙齒，鼻頭不怕聞血腥與死人的屍臭，耳朵不怕聽大礮與猛獸的咆哮，而皮膚簡直是百鍊的鐵甲。

佩弦的詩道：『笑將不復在我們唇上！』用以歌詠這許多的臉，正是適合他們不復笑，永遠不復笑！他們有的是嚴肅與鬱怒！

似乎店舖裏人臉多起來了，從家裏纔跑來呢，從櫃檯底下纔探出來呢

，我沒有工夫想。這些人臉而且露出在店門首了，他們驚訝地望着路上那些嚴肅的鬱怒的臉。

青布大褂的隊伍便紛紛投入各家店舖，我也跟着一隊跨進一家，記得是布匹莊。我聽見他們開口了，差不多掬示整個的心，湧起滿腔的血，這樣真摯地熱烈地講說着。他們講及民族的命運，他們講及羣衆的力量，他們講及反抗的必要；他們不憚鄭重叮嚀的是「咱們一夥兒！」我感動，我心酸，酸得痛快。

店夥的臉比較地嚴肅了；沒有話說，暗暗點頭。

我跨出布匹莊，『中國人不會齊心呀！如果齊心，嚇，怕什麼？』這句帶有尖刺的話傳來，我回頭去看。

是一個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着胸，蒼黯的膚色標記他是在露天出賣勞力的，眼睛裏放射出英雄的光。

不錯呀，我想，露胸的朋友，你喊出這樣簡要精練話來，你偉大！你

剛強！你是具有解放的優先權者！我虔敬地向他點頭。

但是，恍惚有藍袍玄褂小髭鬚的影子在我眼前晃過，玩世地微笑，又髭鬚鼻子裏發出輕輕的一聲「嗤」，接着又晃過一個袖手的，漂亮的嘴臉，漂亮的衣著，在那裏低吟，依稀是「可憐無補費精神」！袖手的幻滅了，抖抖地顯現一個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黧棘的眼睛，如兔的顫動的嘴，含在喉際，欲吐又不敢吐的一聲「怕」！

我倒楣，我如受奇辱，看見這樣等等的魔影！我憤怒地張大眼睛，什麼魔影都沒有了，只見滿街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

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我咒詛你們，你們滅絕！你們消亡！你們是攔路的荊棘！你們是火伴的牽累！你們滅絕，你們消亡，永遠不存一絲兒痕跡，永遠不存一絲兒痕跡於這塊土！

有淌在路上的血，有嚴肅的鬱怒的臉，有露胸朋友那樣的意思；「咱們一夥兒，」有救，一定有救，豈但有救而已！

我滿腔的憤怒，再有露胸的朋友那樣的話在路上吧？我向前走去。
依然是滿街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

【注釋】

(一) 五月卅一日 民國十四年五月卅日，上海的工人和各大學的學生，爲日人所設的紗廠殘殺華工顧正紅，及租界工部局預備厲行編訂印刷附律，增加碼頭捐等事，舉行反帝國主義的宣傳運動，在下午三時，南京路老關捕房竟下令向捕房前面的群眾開槍，當場死傷多人，造成空前的大慘劇。本篇所述，即慘案發生後下一天的情景。

作了父親

謝六逸

『抱着小西瓜上下樓梯，』『小手在打拳了，』妻懷孕到第八個月時，我們常常這樣說笑。妻以喜悅的心情，每日織着小絨線衣，她對於第一個嬰兒的出產，雖不免疑懼，但一想到不久搖籃裏將有一個胖而白的乖乖，她的母性的愛是很能克制那疑懼的。有時做活計太久了，她從疲倦裏，也會低微地歎息，朝着我苦笑。除此之外，她不因身體的累墜，而有什麼不平。在我是第一次做父親，對於生產這事，腦裏時湧現出奇異的幻想，交雜着恐怖與憐惜。將來妻臨盆時，這小小的家庭，沒有一個年老的人足以託靠，母親遠在千里，岳母又不住在一處，我越想越害怕起來，怕那掙扎與呻吟的聲音。不出兩個月，那新鮮的生命，將從小小的土地裏迸裂出來，妻將受着有生以來的劇痛，使我暗中流淚。我在妻的懷孕時期的前半，爲了工作的關係，曾離開了家，在旅中唯一的安慰妻的法術，就是像新聞特派員似的寫了長篇通信寄回。寫信時像寫小說一樣

地描寫着，寫滿了近十頁的稿紙，意思是使她接着我的一封信，可以慢慢地看過半天或一天。忖度那信要看完時，接着又寫第二封信寄去。過了兩個禮拜，我必借故跑回家來一次。到妻懷孕的第七個月時，我索性硬着頭皮辭職回家來了。回來以後，我蒐集了不少的關於妊娠知識的外國文書籍，例如『孕婦的知識』，『初產的心得』之類。依照書裏的指示，對妻嘮叨着必須這麼那麼的。我怕妻不肯信我這臨時醫生的話，要說什麼時必定先提一句『書裏說的……』，『書裏說的……』要用一塊布來包着肚皮，『書裏說的……』，這樣可以使妻不至於提出異議。後來說多了，我的話還沒有出口，妻就搶先說：『又是書裏說的麼？』我們是常常說笑，並且希望肚裏的是一個女孩子，但是我暗中仍是異常的感傷，我的恐怖似乎比妻厲害些。我每天默念着，希望妻能够安產，小孩不管怎樣都行。真是『日月如梭』，到了十月二十六日（一九二七年）的上午四時，天還沒有亮，我聽着妻叫看護婦的聲音，我醒了。她對我說，有了生產的徵候。我的心跳着，趕快到岳母家裏去。這時街上的空氣很清新，女工三三兩兩的談

笑走着，賣蔬菜的行販正結隊趕路，但我猶如在山中追逐鹿子的獵人，無心瞻望四圍的景色。我通知了岳母，又去請以前約定好了的醫生。回到家裏，陣痛還沒有開始。過了一刻，醫生來了，據說最快還須等到今天夜裏，並吩咐不要性急。下午三時以後，「陣痛」攻擊我的妻了，大約是十分鐘一次。我跑去打了五次電話，跑得滿頭是汗。唉唉，這是勞康(Jacon)的苦悶的第一聲了。妻自幼是養育在富裕的家庭裏，但自從隨着我含辛茹苦之後，一切勞作苦痛都習慣了。她的腹部雖是劇痛，她卻撐持着下牀步行，不願呻吟一聲。岳母用言語安慰她，我只有坐在房後的浴室流着淚。這一夜醫生宿在家裏，等候到翌日的下午五時，妻捨棄了無可衡量的血液與精神，爲這條小小的生命苦鬪着，經驗了有生以來的神聖的災難，於是我們有了一向希望着的女孩子了。「人生戀愛多憂患，不戀愛亦憂患多，」是一點不差的。我們的靜寂的家庭，自此以後，增加了新鮮的力量，同時，使我們手忙腳亂起來。最苦的是母親，日夜忙着哺乳，一會兒襁褓，一會兒洗浴。又因爲素性酷愛清潔，臥在牀上也得指點女傭灑

掃；又須顧慮着每日的飲食。彌月以後，肌肉脫落了不少，以前的衣服，穿在身上，寬鬆了許多；臉上泛着的紅色，只有在浴後才可以得見。在這時，我最怕看我妻的後影。妻的專長是鋼琴（Piano）和英語，出了學校，對於自己所學的，沒有放棄，現在可不行了。那些 Maiden's Player, Lohengrin 的調子是沒有多彈奏的餘裕了。我本來也想使自己的日常生活近於理想一點，就是起牀，運動，思考，讀書，著述，散步的生活，但是孩子來了，一切的理想都被打碎了。我們的實際生活，不能不隨着改變了。每天非聽啼聲不可，非忍受着一切麻煩的瑣事不可了。女孩子是有了，可是還沒有名字，照着通例，總是叫她做毛頭（頭髮是那麼的黑而長，）但妻說照這樣叫下去不行，必須請祖母給她起一個名字。我趕快寫信去稟告在家鄉的母親。過了許久，便接着了母親親筆寫成的回信，信裏附着一張長方形的紅紙，用工楷的字體，寫着幾行字。上面是「祖母年近六旬，爲孫女題字，乳名寶珠，學名開志。」在旁邊註着兩行小字，是「吾家字派爲二十字；天光開慶典，祖蔭永新昭，學士經書裕，名家信義超。」

這些尊重家名的傳統習俗，我是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可是我還記得這是祖父在日所規定的，足敷二十代人之用。我的父親是「天」字一輩，我是「光」字，所以祖母替孫女起名，一定要有一個「開」字的。我們接到祖母的信時，十分的歡喜感激。並且這個名字，我們是很中意。別人爲女孩子起名，多喜歡用「淑」「芬」「貞」「蘭」等含有分辨性別的字，「開志」這個名稱，看不出有故意區分性別之意，所以我們很歡喜有了名字，可是我們已經叫慣她做毛毛或是寶寶了，「開志」的名稱，不過是偶然一用。寶寶到了第七個月時，真是可愛，她的面貌的輪廓漸漸清晰起來了。細長而彎的眉毛，漆黑的眼珠，修而柔的眼毛，還有鼻子，像她的母親；嘴的輪廓，膚色，笑瀟像父親。志賀直哉氏在到網走了一篇小說裏，說孩子能將不同的父母的相貌，融合爲一，覺得驚奇。在我也同感。到了第十三個月，因爲奶媽的奶不足，我們便替她離了乳，到了今天，她的年歲是整整的三十七個月了。這其間，她會開口叫媽媽，叫阿爸，她會講許多話，會唱幾首歌，我寫這篇短文時，她是在我的身旁聒噪了。寶寶的笑聲啼

聲就是我們的「神」，我們的宗教。她的睡顏，她的脣，頰，頭髮，小手，使我們感到這是「智慧」的神。她有許多玩具，滿滿的裝在小竹箱裏。我們的家距滬火車路線很近，她看慣了火車的奔馳，聽慣了火車的笛聲，火車變成了她的崇拜物。在我的觀察，她以為火車是最神奇的東西，為什麼跑得這樣快，為什麼頭上有兩隻大眼睛，為什麼會發怒似的叫號。她崇拜火車，愛慕火車。崇拜愛慕的結果，把我的書從書架上搬下來，選出厚而且巨的，如大典之類做火車頭，其他的小型書當車身，蘋果兩個權做火車眼睛，在許多玩具之中，她頂喜歡的是「車」的一類。她有了三輪的腳踏車，小汽車，裝糖果的小電車，日本人做的人力車的模型，獨輪車的模型。除了玩具，她最喜歡模倣父親看書或看報，畫報是她的愛人，尤其是東京讀賣新聞附刊的漫畫。她一個人睡在藤椅上，成一個「大」字形，兩手舉起報紙，嘴裏噤哩咕嚕。不知念些什麼，看去她是十分的歡喜。在最近，她每天對母親嘮叨着說：「毛毛長長大（杜杜）了，好去讀書了。」她有了幼稚園讀本，有了兒童畫報，有了不碎石板利石筆，這些

東西安放的位置，偶然被女傭移動一下，她就大聲地叫喊。寶寶又愛散步，在秋天總是每天兩次，由我牽着小手到公園去；天寒了，午飯後，領着在並木道旁閒踱着，她的嘴裏溫着歌，路上散着黃色的落葉，月光從樹梢篩在地上，一個大黑影和一個小黑影一高一低的彳亍着，於是我覺得這裏也有「人生。」寶寶自己有她的歌，在二十五個月以後，便自作自唱起來。她的歌，我都記在日記裏。例如：「烏烏烏烏火車，叮噹叮噹電車。」在我們的屋後，有火車走過，她與火車最熟。有一天同母親到百貨店裏去了回來，便獨語似地念出這兩句。「烏烏飛，烏烏飛，烏烏飛飛。」（到外祖母家去，見小娘舅養着的金絲雀逃走了，回來便這麼唱。）「洋囡囡是要睏睏了，毛毛唱唱儂。」母親唱歌催她睡覺，她照樣去催眠洋囡囡。到了今年（一九三〇年），寶寶的智慧又進一步了。夏天買了叫叫蟲來，掛在樹枝上，一連幾天都沒有叫，我們說這叫叫蟲不會開叫了。寶寶聽了就唱着：「叫叫蟲，不會叫，買得來，啥用場。」見了木匠來家裏修門，唱的是：「木匠師父交關好，是我好朋友；做出物事交關好，是我好朋友

。」夜裏睡覺時，脫了衣服，口裏念着「耶蘇慈悲，牧師聽我，夜裏保護我睡覺，亞們！」（這是母親教的，但無什麼宗教的意味。有時白晝也大聲的唱着，自己拍着小手。）寶寶的智慧是一天比一天增進了，這使我們擔心着將來的教育問題。在我個人，是懷疑國內的一切學校教育的，寶寶現在是二十七個月了。附近雖有幼稚園，經我們去參觀以後，便不放心送她進去。將來長大時，在上海地方，我們也不會知道哪一所女子中學是優良的。聽人說，甚至於有借辦女子學校爲名，而與政客官僚結納，替他們介紹一兩個女學生，因此募款自肥的。教會辦的女子學校更不行，平時拿「耶穌來騙人，記得幾句死板板的英語。他們的宗旨不外是想培養『名媛』，預備在『時裝展覽會』裏，穿上所謂「時裝」，替富商大賈們做「衣架子」。（比以 mannequin girl 爲職業的還要無自覺。）繼而她們的芳容在上海的烏七八糟的『畫報』上登載出來，大概就會有達官貴人，歐美博士之流來跪着求婚的。接着就是舉行「文明結婚」儀式，請「局長」要人」們來證婚，來賓有千人之衆。汽車，金剛石，錦繡斷送了一生。在教會女

校畢業出來的人，大多數以這條『出路』爲她們的最高的理想。上海的女子教育，我是根本地擯斥的。再說，像我們這一階級的人，能否供應一個女孩子多念幾年書，也沒有把握。所以我們對於自己的女孩子的教育計劃，是想由我們自己的力量，將她培養成爲一個『自由人』，成爲一個強健耐勞的女性。我們想就孩子的年齡（四歲到二十五歲，）分做五個教育時期。按期把識字，寫字（毛筆與鋼筆，）兒歌，童話，兒童劇，運動（特別注重，）作文，散文，小說，詩歌，數學，閱報，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常識，歷史地理的知識，筋肉勞動（特別注重，）各國革命史，人類勞動史，外國語言文字，專門技能的學習（特別注重，但以筋肉勞動者爲限，使她能在農村或工廠生活）等等教她。過了二十五年，她可以到社會的漩渦裏去衝擊了。假使我有一天能够脫離這 *scarcity* 的生活，也許我還能做一個打鐵的工人。到了那時，我更能將我的手腕磨鍊得粗厚些。我靠着我的雙腕，使我們的寶寶在精神和肉體兩方面都健全地養育起來，讓她做一個『自由人』，做一個『勇者』，我們的寶寶呀！

國
文
讀
本

機器促進大同說

吳敬恆

仗着先代的遺產，或倚靠壟斷的資本，號稱富人，犧牲了無量數的同胞，使他們少衣缺食，暴露奔走，方供給得幾個人能够衣是必需溫厚，食是必需鮮潔，居是必需軒敞，乘是必需飛速。惟其這樣，所以凡是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都被有道的朋友看做可以傷氣，看做可以痛心。而對那製造溫厚、鮮潔、軒敞、飛速各樣東西的機器工具，尤其好像多餘，不該有在世上。古代若周朝的老聃〔一〕，近世若俄國的陶斯道〔二〕，一班主持消極道德〔三〕的賢哲，他們論調偏激起來，似乎必要剖了斗，折了衡〔四〕，毀壞了機器，世界才會正當。

我亦以爲耕着田而食，鑿着井而飲〔五〕，天地可算廬舍，鹿豕〔六〕可算朋友，義皇〔七〕以前的人世，未嘗沒有至樂；但是人類的祖先，僅僅塊然的一條小獸，演到成了猴子，尙不知道耕，亦不知道鑿，廬舍的思想也

沒有，朋友的往來也極少；自從變了野人，慢慢的將演成羲皇，食就忽然要耕了，飲就忽然要鑿了；盧舍沒有，盧舍的思想有了；朋友不多，朋友的往來多了；這也算得會多事了。爲什麼要這樣忙法？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然而若照在下信口開河，鹵莽滅裂的回答起來，如果我們單從人類抽象的着想，把他要耕，要鑿，要盧舍，要朋友的慾望，擴充着講解，他實在是一種不怕煩惱的動物。定要仗着勞動，而且定要仗着工具，替代他的勞動，不耕做到耕，不鑿做到鑿，沒有盧舍做成盧舍，沒有朋友結起朋友。而且衣是必定要做到最溫厚，食是必定要做到最鮮潔，居處是必定要做到最軒敞，往來是必定要做到最飛速。而且希望製造那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種種東西的工具，必定要做到最精良，愈可以替代他的勞動。由替代一分，至於替代得十分，替代到人類不要勞動，止讓工具勞動，乃爲愈滿足。列位如不相信，試就他的耕看着，最初是用一枝樹幹，叫做『耒

『耜』，後來他用鐵犁了。又就他的鑿看着，最初是用一片火石，冒稱『斧頭』，後來他用鐵鍬了。這就是叫老聃與陶斯道兩位先生去耕鑿，雖決不願上美國去購辦耕田機器，也必定採用鐵犁鐵鍬，決不再用木耒石斧的。由此看來，仗着最精良的機器替代勞動，叫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製造得完備，叫人類統統享受，是人類所希望。有道的朋友忿激了，要人人返到耕田鑿井的地位，不替窮人去爭富人的享用，却拉富人去嘗窮人的滋味，這未免是癩狗下水，拉蹩貓也下水，變成喫砒礮藥老虎的局面了。若問享用是什麼東西，難道桔槔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東西裏的人物，必定是快活過耕田鑿井的麼？這我可回答的，一定未必。然我又有疑問，難道耕田鑿井的一定快活過於濡動喙息『八』的麼？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所以世間夢想大同世界的，就有兩種：一種是愛好天然，讓他一團茅草亂蓬蓬，使山川草木疎落有致，在清風明月之下，結起茅屋，耕田鑿井

，做着羲皇之夢。這種空氣自然清高的境界，在下也十分贊成。然而到了狂風苦雨，連綿旬月，我廬，我田，我井，漂蕩無存，否則蓬蓬亂草之中，蚊蟲跳蚤，叫苦連天，毒蛇猛獸，驚心動魄，就不免有些躊躇了。所以在周朝井田〔五〕園闢〔六〕已經修治的世界，在俄國城郭宮室尤較美備的人境，偶然有我們幾位別致朋友，快活着村莊生活，自然好像羲皇已經接近，浮生大是可樂。若真正是羲皇以前，那種耕田鑿井的大同世界，恐怕止是片面的。

又有一種是重視物質文明，以爲到了大同世界，凡是勞動，都歸機器，要求人工的部分極少，每人每日止要作工兩小時，便已各盡其能，於是在每天餘下的二十二小時內，睡覺八小時，快樂六小時，用心思去讀書發明八小時。在這二十二小時睡覺快樂使用心思之中，凡有對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條件的享用東西，應有盡有，任人各取所需。到那時候，人人高尚純潔優美，屋舍皆精緻幽雅，道路盡是寬廣九出〔七〕，繁殖花木

，珍禽奇獸，豢養相當之地，合全世界無一荒穢頹敗之區，幾如一大園林。彼時人類的形體，頭大如五石瓠，因用腦極多之故；支體皆纖細柔妙，因行遠升高入地，皆有現成機器，遍設於道路，所需手足勞動甚少之故。這並不是『烏託邦』的理想，凡有今時機器較精良之國，差不多有幾分已經實現，這明明白白的是機器的效力。

可惜機器的力量，畢竟單薄。那單薄機器的力量，又被所謂富人占了，仍役許多人勞動，幫助那單薄機器，專門爲少數人覓得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的享用，於是一若機器無與於人類全體幸福。

但是這少數人占據機器，又是別一問題。多數對於少數，爲正當之革命，推翻其占據之組織，凡我們有道朋友的書報中，已此處彼處講個不盡，在下現在也無須羸雜別講。我現在所要說的，是那占據機器的富人，固是我勞動人的魔鬼。若機器自身，畢竟是我們人類減少勞動的天使。我們人類有發明機器的能力，自然有那一日，我們不用勞動，但請機器勞動

。故我勞動家一方面對於占據機器的富人爲繼續正當之反抗，一方面又須幫助機器改良。機器改良發達，至於不需人工之時，即使彼時對於富人占據之革命，未能完成奏功，而工人既無工可食，切膚之災愈甚，其革命必非常劇烈。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機器公有之日，即在最後一天。否則有如今日機器力量單薄，需我們勞動之處還多，則雖反抗時起，止要加幾個工錢，便安然無事。甚而至於仇視機器，一若我們一種人類，應該勞動如牛馬，止需多給草料，便已滿足也者，這種直覺的狀態，未免太可憐了。況且惟其止有勞動的精力，沒有機器的知識，一到抵抗之時，但能毀器加值，便結不起勞動組合，也仗機器爲吾工人作勞動替代，得公平的衣食了。

故總括一句，便是說，機器是替代人類勞動。機器到力量充分可代人工之時，乃爲全般人類製造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享用的東西，綽有餘裕。斷沒有人類尚需用着手足勞動，博些草具，苟延性命也。

【作者略歷】

吳稚暉（一八六六——）字敬恆，原名眺，江蘇無錫人，曾任天津北洋學堂教員，及南洋公學學長等，通英法德日四國文字，著述甚富。著有上下古今談，天演樂器解，荒古原人史，冊盒客座談話，吳稚暉全集等書。現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本篇採自吳稚暉全集。

【注釋】

（一）老聃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周時人。

（二）陶斯道 (Count Leo Nikolaič Tolstoy 1828—1910) 爲託爾斯泰之別一譯名。俄國小說家，著有小說甚多。主張改良社會之說。

（三）消極道德 謂僅知消極的除去其惡，而不知積極的導之於善也。

（四）折了衡 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五）鑿着井而飲 唐堯之世，天下泰和，有老人擊壤而歌曰：「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六) 鹿豕 孟子：「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俱，與鹿豕遊。」後人因以爲鄙野之喻。

(七) 養皇 即伏義氏，養皇以前的人世，猶言太古的人。

(八) 蠕動喙息 史記：「跛行喙息蠕動之類。」蠕動，蟲之柔軀者，如蚯蚓水蛭等之微

動也。喙息，謂獸類也。

(九) 井田 周制：授田之法，以地方一里，畫爲九區。每區百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爲私田。

(一〇) 闔閭 闔，厂X旁，平，市垣。閭，彡X丨，去，市之外門。故通稱市肆曰闔閭。

(一一) 九出 通達也。

父親在亞美利加

芬蘭亞勒吉阿著 周作人譯

跋壘司拉諦密珂也像許多別的農夫和流寓的人們一樣，忽然想起來了，到『亞美利加』去。這思想不絕的煩勞他，於是他一冬天，即如正二月時節，全不能將他拋開了。現在這已經不只是時時掛在心上的想頭了，却成了一種苦惱的真心的熱望。他的思想已經流連於亞美利加的希望之山，而在那地方訪求着他時時刻刻所訪求的幸福之石了。

他當初全不過自己祕密的想。但有一回，當他的女人悲傷的訴說，說是『窮苦總不會完』的時候，密珂便忍不住說了出來：

『這總有一個完，倘我春天到亞美利加去！』

『你！』女人叫着說，伊的眼便異樣的發了光，這是歡喜呢還是驚愕呢？

這一日伊不再訴苦了。伊待遇伊丈夫，只是用了一種較深的敬長和較

大的留神，過於從前了。

這出行實在定在春天。密珂從他田莊的抵押，籌到了旅費。

出行的日期愈逼近，那女人也愈憂慮了。但如男人問答：「你有什麼不舒服呢？」伊也說不出特別的緣由來。

出行的日期正到了。女人從早晨便哭，——至於使伊那有病的眼睛再沒有法子好。「不要這樣哭，」過了一會之後，男人說。「倘若上帝給我幸福，我們不至於長久分離的！」

「不是……，但……」

「什麼但……」

這在男人，似乎覺得其中藏着一種的疑惑。但當告別的瞬間以前，女人淒楚的哭着，倒在他懷裏，並且吃吃的說：

「不要忘却我，父親，……要想到孩子們。」

「忘却！你想到那裏去了？……你用了你的猜疑，使我直到心的最裏

面也痛了！」

「不，愛的密珂，我不是這意思！但世界是這樣壞，……而我一人和三個小的孩子們留在這裏，……田莊是爲了你的旅費抵押出去了，……不要生氣，父親，但我的心是這樣的塞滿了！」

密珂對於這話，幾乎要給一句強硬的回答；但在他女人還只是擁抱着的時候，他的心柔軟了；於是他將孩子抱在臂上，吻着他們，——挨次的個個接了吻，此後便是那母親……

是的，上帝知道，密珂全沒有想到，撇下他們竟有這樣的艱難。——只要有人肯來要他工作，他便不再出門去了——不，決不的。

然而現在他必須出門去！

女人哭了整兩日。這是極淒楚的恐慌，是各樣憂懼的想像的一個結果，這其間便要發現的。但伊的眼淚爲了「道羅」這一個思想，也漸漸的乾燥起來。孩子們也想着他，而且在村裏說：「父親寄亞美利加道羅給我們

，我們便可以買點什麼好東西了！」

最初，密珂屢次的寫信。他也時時寄一點錢，他常說：後來要寄一宗大款，這只是一點小零用。

年月過去了。書信の間隔愈加久長，銀信の間隔也愈加不可靠。時候壞，他不能不換他的工作而且又生病了，他這樣寫。但其他盼望將來的囑咐是不絕的。

母親的面容永是顯得憂愁，而麪包也永是緊縮起來了。

密珂已經去了五年。從三年多以來，他便沒有寫一封信給家裏。

春天到了。

燕子又從南方回來了，造伊的巢在跋壘司拉諦的低矮的屋脊下。伊每日對着孩子們，講那豐饒的南方的土地，那裏是葡萄已熟，圓的美麗的無花果彎曲了樹上崛強的枝條。燕子講些什麼，孩子們沒有懂；然而他們領會得，這是一點快樂的事，即此一點，人就可以歡喜而且拍起他們那瘦的

小手來。

「或者這燕子見過父親？」有一天，中間的孩子質問說，是一個女兒。
「是的，偷能够知道這個，」最大的說。那最小的一個，是因此纔引起他們想到父親，而於此却全不能記起的，問道：

「父親強壯麼？」

「是的，的確，」最大的保證說。

「如果父親回家來，」那中間的又說。

然而人還是永遠聽不到父親的事。

野草在茅屋周圍漸漸的發綠了，土埂上的小果樹叢也着起花來。母親掘開了石質的屋旁的田地，栽下馬鈴薯去，孩子們都熱心的幫伊。夏天將他們青白的兩頰染得微紅了，……單是空氣裏有滋養料的！母親也覺得心裏輕鬆些；夏季用了輕妙的畫筆，在他色采裝飾上描出將來的希望，較爲光明一點了。

伊晒出蜜珂的皮衣，皮帽和衣裳來，都掛在馬鈴薯田的籬柱上，——
「偷他回來，他看見，我們並沒有忘了他，也不使他的衣裳給蟲子蛀壞呢。」

正是這瞬間來了那農人，是借給蜜珂旅費的：「哪，人還沒有聽道你們的蜜珂麼？」

那女人不安起來了。否認的回答，不是好主意，而承認也一樣的危險：
「近時他沒有，……」

「這是一個壞人！偷是他那裏不寄錢來，我就得賣了這草舍和一點田地。這快要不夠了。」

這在女人，似乎心臟都停頓了，而且伊也全不知道。應該怎樣的回答。當那農人許可，還等到明年春天的時候，伊纔能夠再噓出一口氣來。

秋天到了。

母親哭的愈多了。伊的按捺的語氣，往往當對待孩子的時候，在忍不

住的憤激的話裏，發表出來。於是他們便自己蹲在爐竈後面的昏黑的角裏，而其中的一個偷偷的說道：『倘若父親永不回到家裏來，……』

別一個便說：『回家！一定！倘若他有了別的女人……』

孩子們不很懂，這是什麼意思，偷遇見人們說着這事，說那父親在外面有了別的女人了，但他們偷看見他們的母親，淚在眼裏永沒有乾，他們便直覺得的感得，父親是很不好很不好，母親是很艱難，而且他們是很飢餓。……

然而人還永沒有聽到父親的事！

國文讀本

寒曉的琴歌

葉紹鈞

西北風吹來非常緊急，我的皮膚當着，也不感覺什麼，因為麻木了。光禿的楊枝如狂地舞動，似乎可以聽得牠們的憔悴衰颯的哀聲，白濛濛的曉霧籠罩着牠們的頂部，只見很模糊的稀疏而槎枒的枝痕，彷彿用淡墨描的。

太陽還沒升得高呢。斜射的淡薄的光線凝滯而無力，穿不透濃霧，單把東面的霧略增一些光亮。

這裏是好大的一片曠野。四圍盡是楊樹，但現在都沉沒在濃霧裏。我不停地向前走，只有逐漸近我身旁的一兩棵可以看見。在我的右面是一座營壘，約畧可以看見雉堞式的圍牆。營裏早已沒有兵卒住了。離巢的烏鴉，不知他們爲什麼不飛到濃霧以外去撲一撲翅翮，却棲止在營牆上亂叫。這等聲音在西北風裏擴散開來，就含有悽苦的况味。

這是十二月裏的朝晨，我竟沒遇見一個行人。寂寞和惆悵的心使我忘了自己，直到脚下踐着了小橋的石級，才知走完了那一片曠野了。我無心地傍着橋闌下望，那河水流動得好急！一條波紋湧着一條波紋，顯出高低不平的無數階級。那後生的波紋特別有一線的白痕做標記，流到橋下，便同化於深藍色的水波；那一線白痕又去做更後生的波紋的標記了。

「何來胡琴的聲音？」我這麼想。這是不會拉的人拉的：絃音尖燥而艱澀，旋律的進行屢屢間斷，而且時常發出散音。我不待思索，腦子裏立刻有個念頭回答自己的疑問：「這條小橋邊原有幾家歌女——我平常經過時見她們門上的題名，所以知道——她們夜間應人家的徵召，當然沒有練習的功夫，此刻是清晨，徵召她們的人睡了，她們才得在那裏預備她們的功課。」

我望這幾家沿河的樓窗，都是緊緊地關着，窗上的明瓦零落了，有的糊着新聞紙，已經破碎，經了風只是往裏吹；更看不見別的了。但是我的

想像力可以看見她們的屋內。那發出胡琴聲音的一所屋裏，有一個女孩子執着生疎而可怕的胡琴在那裏練習。她或者因為沒有好好兒睡眠，因乏極了，或者因為手指寒凍，不能靈動自如，又或者因為對於教者的威權恐懼而希望避免，使他的胡琴更爲惡劣，幾乎不成音調。啾啾埃埃的聲音連續送到我的耳裏，我如聽疲者的呵欠，凍者的抖顫，弱者的心跳。而我心底的眼睛裏更見她朦朧欲睡的倦態，索瑟不堪的蜷縮，和驚惶無奈的神情——一幅難以描繪的圖畫。

和着琴音有低微的歌聲了。何嘗是歌聲！這是個細小、怯弱、乾枯、顫動的叫聲。但我可以確定這是從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的喉間發出的。從她的聲音裏叫出一切弱者柔軟的靈魂，一切被侮辱者心底的悲哀。然則這正是個很好的歌，不過不是供人家取樂、聽着開開心的罷了。

可惜這時候人們都睡着，這個歌聲只我一個人聽見。倘若在廣大的都城裏，聚集了成千成萬的聽衆，叫他當衆唱出這很好的歌，當可增進人們

彼此之間的了解。但是我更有所憂慮，果真叫他當衆唱出，他怎敢這樣真實地唱呢！

我聽了一會，一種奇異的感覺來襲我心，也辨不出是什麼滋味。不要聽罷！回首望剛才經過的曠野，依舊給沈滯的滯重的濃霧籠罩着。

【作者略歷】

葉紹鈞（一八九四——）現代文學家，字聖陶，江蘇吳縣人。著有短篇小說隔膜，火災，線，下，城中，未厭集，童話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長篇小說倪煥之，散文劍鞘（與俞平伯合作）等。初期作品，多寫兒童與家庭，後逐漸擴大至社會與時代，尤好談教育；蓋因作者曾作過多年小學教員的原故。

復讐議

汪琬

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罪當死，詔司法核議。而潮兒口供中，嘗言其母先爲三春所殺，於是該司員外郎汪琬以爲當下御史再審，故議之。

議曰：復讐之議，載於周官禮記春秋，見於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王安石之文者，詳矣。吾不敢復剿其辭，惟以國家之律明之。

律曰：『若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注：『以爲不告官者。』又曰：『其即時殺死者勿論。』注：『以爲少遲即以擅殺論。』由此觀之，凡有祖父母父母之讐，雖積之於久遠而後報，皆得謂之遲，皆可援擅殺以斷者也。顧獨不許潮兒之復母讐，得毋太苛矣乎？一命一抵，此刑部現行則例也。人旣殺潮兒之母，而必欲潮兒母子徇兩命以當，其失律意明矣。

今議者曰：「潮兒未嘗告官，則口供恐不可信。」夫當潮兒具招之日，有司曾不之詰；及其申解之日，御史曾不之駁。彼口供之真僞，法司亦安從知之哉？且吾非欲遂釋潮兒之死也，僅僅下御史再審而已。萬一再審之後，而其情可原，其罪可雪，吾將援此擅殺之條，以求爲國家活一孝子。則法司之所全，不更多耶？

議者曰：「潮兒既欲復讐，何不即時殺之？」此大不然。吾嘗見被禍之家，穉子寡女，門戶單弱者有矣。其上或壓於勢力，其次或格於賄財，苟有復讐之心，不得不乘閒伺便以圖之。苟無其隙，雖積至於久遠，而推原律意，皆得寬之爲遲。又何間於數年內外哉？律曰：「罪人本犯應死，而犯殺者杖一百。」今以三春之很戾，敢於殺其族母，是亦應死無疑矣。此時設有旁觀者，若張氏之親屬，能代潮兒誅之，罪亦止於杖一百而已；況爲潮兒者乎？使果能復其母讐，而又不以滅死論，不可謂法之平也。

議者又曰：「奈經屢赦何？」夫復讐不可以赦言也。赦，國家所以矜

全有罪，而非孝子慈孫不忍其親者之所欲也。今必以此罪潮兒，不幾與於行兇之甚哉？故吾謂斷是獄者，但當窮其口供所從來，不當問赦前與赦後也。吾又嘗求赦文觀之，惟誤殺者赦，他若謀殺故殺皆不赦。吾不知三春所犯，爲合誤殺律乎？爲合謀殺故殺律乎？果當赦乎？抑不當赦乎？皆非法司所得而懸斷也。

洵如吾說，使得下御史再審，不過煩本部之題請，與有司之追勸耳。此其事易若反掌，而所全實多，若憚題請追勸之勞，而甘自處於失人，爲法史者，夫亦勿之思矣！

國
文
讀
本

四
文
化
學
社

孝烈婦唐貴梅傳

楊慎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

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搯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哉，」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非孝也。」乃夕易鞋襪，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知也，將入其室視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吾言，又得金帛，且享歡樂，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

婦死，商人必倒賊，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
○樵夫牧兒，咸爲墮淚。

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於府官之故，終不舉。

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囑慎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旣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附。

敏學齋記

黃潛

吳郡施允文，好修之士也。築室於城東，爲齋居之所，扁曰：「敏學。」四方士大夫來吳，允文必踵門請見，來者亦莫不樂與之遊。會予將北上，驥舟姑蘇驛，允文來求予記其所謂「敏學齋」者。

予告之曰：六經之言學，肇見於武丁之命說，而論爲學之道，曰「遜」。曰「敏」而已。遜者欲其謙退而如有所不能，敏者欲其進修而如有所不及；退則虛而受人，進則勤以勵己；二者固不容偏廢也。

孔子大聖人而不自聖，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可謂遜矣；然而「又好古敏以求之者」，則其求之也，曷嘗不貴於敏乎？他日，與顏曾二子言仁與孝，而二子皆自謂不敏，其遜抑可見矣。回之仁參之孝，三千之徒，未能或之先焉，豈真不敏者乎？

苟徒爲自卑而不思所以自強，是謂知退而不知進；蓋遜雖美德，然必

敏則有功。由是言之，則爲學之道，所重尤在於敏也。允文取以名其齋，誠知所務矣。而允文不自以爲足，汲汲焉欲求予言，申其義以記之。

予聞孔子教人以「訥於言而敏於行」，又以敏於事慎於言爲好學。允文平居奉親孝，交朋友有信，敏於行與事者也。因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進進不已，必有深造自得者焉。奚以予多言爲哉？姑以此復於允文云爾。是爲記。

退藏山居記

柳貫

仲和寓屋城中，而題其齋「退藏山居」。

或者疑其近誣，余曰：是則仲和之志也。於是仲和將老著山林，樂閒曠，寧獨無是心哉？顧其力有所未暇，而因以著其志焉者，實也，其又何疑！

且居水者未必知水，居山者未必知山。彼窅然深，崒然高者，非水與山也？及其內外之分既定，榮辱之變俱忘，則寤寐食息之間，見夫煙霞之卷舒，雲日之吐吞，凡其日接於吾前者，皆足以樂吾之有，而不能以病吾之固，則居水而知水，居山而知山，以其志之存乎是而不暇乎其它也。

今仲和釋鞅乎聲利予奪之塗，解膠乎覺夢是非之囿，方且願爲無所聞於世；則夫慨想林壑，瞻懷巖壑，結叢桂以行招，紉幽蘭而延佇，雖不必踐苔蔭樹，采榮攬秀，而威鳳之高翔，已與夫雞蟲之得失遼乎邈哉！彼見

仲和混混於流俗之中，而不知其中之自致乎道，固未嘗不充然得，而適然樂也。

仲和得之蒙莊氏，蒙莊氏得之周藏史，其息深深，其智昏昏，所謂遊方之外，烏乎退而亦烏乎藏？然則余尙未能知仲和之志，況或人哉！

答王載言書（節讀）

李翱

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

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

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

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採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鷓冠田穰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

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飄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

國
文
讀
本

四
文
化
學
社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

。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囁，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套 數 秋思

馬致遠

夜行船

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筵燈滅！

喬木查

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慶宣和

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

落梅風

天教富，方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

風入松

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清鏡添白雪，上牀和鞋履相別，
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粧呆！

撥不斷

名利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
缺，竹籬茅舍。

離亭宴煞

指雙鴛鴦煞尾聲

蛩吟一覺纔寧貼，鷄鳴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
，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
，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林，幾箇登高節？囑
付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靈丘丈人

劉基

靈丘之丈人善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其富比封君（一）焉。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朞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

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熇熇（二），而今日之涼涼（三）也？」其隣之叟對曰：「以蜂」。請問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守。剗木以爲蜂之宮（四），不罅（五）不隙（六）。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嚮。五五爲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鞏其構架，時其瑾（七）發。蕃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哀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蠹蚍蜉，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漸（八）；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漬。其取蜜也，分其贏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蕃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

「今其子則不然，園廬不戢，污穢不治，燥濕不調，啟閉無節，居處
脆脆，出入障礙，而蜂不樂其居矣。及其久也，蝮蝥（九）罔其房而不知，
螻蟻鑽其室而不禁；鷦鳥掠之於白日，狐狸竊之於昏夜，莫之察也，取蜜
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

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爲國有民者，可以鑒矣！」

【注釋】

- (一) 封君 受封邑者謂列侯之屬。
- (二) 焯焯 熾盛之貌。
- (三) 涼涼 衰薄也。
- (四) 蜂之宮 蜂之室也。
- (五) 罅 裂也。
- (六) 腐 木朽也。
- (七) 壅 塗塞孔隙也。
- (八) 澌 水解而流也。
- (九) 蝮蝥 害虫名。

虎丘

袁宏道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船樓，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部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壘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雲覬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目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淩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入，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爲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尋作；余既乞歸，恐進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尙識余言否耶？

與博昌父老書

賈賓王

月日，賈賓王致書於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幸甚幸甚！

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者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

自解攜襟袖，一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濫從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松邱。嗚呼！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維逝者？哀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荊一指，殆先覺於勞生，秦佚三號，詎忘情於恒化？啜其泣矣，尙可云哉！

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廨宇邑居，咸徙其地；里閭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頽墉四望，拱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遼東之城郭猶是；靈鳥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

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塞，是稱無祿之墟；松檟千秋有切『惟桑』之里。故每懷夙昔。尙想經過，于役不遑，願言徒擁！

今西成有歲，東戶無爲。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亡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惠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企予望之，經途密邇，佇中衢而空軫，巾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送。山川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歎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木假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于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

然余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

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讀書與求學 伏園

四十歲以上的人，每把求學叫做讀書；這讀書，也就是四十歲以下的人所稱的求學。（雖然四十歲只是一句含混話，並不極端附和錢玄同先生一過四十歲即須槍斃之說，但是到底隱隱約約有一條鴻溝，橫在三十歲中間的某一年或幾年，也是不必諱言的事實。）

理由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一說到求學，即刻會引起他那囊螢^{〔三〕}映雪^{〔三〕}，窗下十年的讀書生活，所以他以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讀書以外無求學，要求學惟有讀書。而四十歲以下的人，在他們年幼的時候，新教育已經發現了曙光，知道求學不必限於讀書，於是輕輕易易的，把年長者認為讀書這件事，用求學兩個字來代替了。

拿小學校來講，校內功課共有七八種，國文只佔七八種之一種；國文之中，造句也，綴字也，默寫也，問答也，而讀書又只占四五種之一

種。中學大學也如此，有試驗室，有運動場，有植物園，有音樂會，有各種交際，種種分子湊合而成爲所謂求學，讀書更是其中的小部分了。

有的前輩先生說：學生只准讀書，不准做別的事。試設身處地一想，青年學子要不要怒髮衝冠，直罵他爲昏庸老朽！因爲青年一聽見他這句話，立刻就要想到：『然則我們踢一踢球，走一趟校園，拿一支試驗管也犯罪了，這還成什麼世界！』其實呢，前輩先生口中的所謂讀書，有一大部分也無非是求學，不過在他們壯年的時代，讀書以外的求學確是少有罷了。

這兩個字的關係並不很小。因爲專心讀書，第一得不到活的知識。凡書上所有，雖假也以爲真，反之則雖真也以爲假，這是讀死書的先生們的普通毛病。第二，身體一定不能健康。所謂求學，是遊戲與工作間隔着做的。在遊戲的時候，雖然似把所學漸漸的忘去，其實則是漸漸的刻深，凡是學習以後繼以遊戲的，則其所學必能格外純熟。因所學純熟而得到精神

上的慰安，因精神上的慰安又影響於身體上的健康。所以專心讀書的人決不會有健康的身體的。第三，專心讀書的人一定不能在團體中生活。

這第三層最重要。學生到學校裏去，不是去讀書的，是去求學的，換句話說，就是去學做人的。人是社會的動物，學做人便是學社會的生活，就是團體的生活。團體生活的要素，如秩序，如提案，如監察等等，都是非常切要的學問。團體生活要保持平安，第一須遵守秩序。章程法律雖然都是紙片，但潛伏着有莫大的勢力，這勢力本是團體中的各分子所給與的，卻依然管束着團體中的各分子。所以各分子如果有擾亂團體安寧的事實，團體一定會有制止的實權，使秩序永遠保持。但是各分子中如有真正不滿意於團體進行的方向而想設法改良的，也不是沒有方法，這方法就是提案，提案希望大多數的通過，所以有宣傳，有各種運動，使大多數人對於現狀感着不滿，而對於新提案表示同情，於是而有不費一兵一卒而得着的人羣的進步。這就是提案的功效。提案既經過而尚有不奉行的，乃至被

發見有違反議決案的行動的，於是有團體中的任何分子負着監察的責任。這種事例，講起來非常簡單，但孔孟之書裏是不載的，前幾年的教科書裏也未必載，一直要到最近的三民教科書裏也許會有。但有什麼相干呢？這全在於實地的練習，如果在學校生活時深知球場規則的，出來決不會在各種會場裏搗亂，也不至於因一時的私利而起干戈的衝突。十幾年來，中華民國的擾攘不出二途，即文人爭國會，武人搶地盤是。從前在北京時，朋友間閒扯淡，有人研究這現象的原因在什麼地方。我毫不遲疑的答復他，說這是因為國會議員與督軍們都沒有踢過球的緣故。這句話是頑皮的，意思卻是莊重的。那時候的國會議員與督軍們，都是舊教育制度下出身，的確一輩子只把讀書當做求學，沒有受過一毫好好的遊戲教育，運動教育，和團體生活的教育。

於今十餘年了，情形還是沒有十分大變。這次中央全體會議如果開得成，那自然是一天大喜；萬一開不成，如果有人來問我，我還是毫不客氣

的答復他，這是因爲中央委員都沒有踢過球的緣故。

叫人讀書的人現在還是徧地皆是呵！

書是前人經驗的賬簿，查閱起來當然可以得到許多東西的，但是前人的愛上賬，有的愛把賬日記在肚角裏，死的時候替他殉了葬。即使前人經驗全在書裏面，他的一點也只是淺陋的，我們要依着他走過的途徑，在實驗室裏，在運動場裏，在博物館裏，在實際社會裏，一步一步的向前進行。

研求呀，向着學問的大海！書籍只是海邊上的一隻破船，對於你的造船也許是有參考的用處的，但你却莫規行矩步的照着它仿造，因爲這只是前人失敗的陳迹，你再也沒有模仿的必要了。

再過五十年，我相信，即使是白髮老翁，也只有勸人好學，萬不會再有人勸人讀書了罷。

【注釋】

國文讀本 (No. B 308)

六 文化學社

(一) 錢玄同 字疑古，浙江吳興人，曾任北平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系主任。

(二) 囊螢 晉車胤讀書無燭，用螢光照讀。

(三) 映雪 古孫康家貧，嘗映雪讀書。

人生目的何在 梁啓超

（選自梁任公近著）

嗚呼！可憐！世人爾許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那安分守己的人，從稍有知識之日起，入學校忙，學校畢業忙，求職業忙，結婚忙，生兒女忙，養兒女忙，每日之間，穿衣忙，喫飯忙，睡覺忙，到了結果，老忙，病忙，死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還有那些號稱上流社會號稱國民優秀分子的，做官忙，帶兵忙，當議員忙，賺錢忙；最高等的，爭總理總長忙，爭督軍省長忙，爭總統副總統忙，爭某項勢力，某項地盤忙；次一等的，爭得缺忙，爭兼差忙，爭公私團體位置忙。由是而運動忙，交涉忙，出風頭忙，搗亂忙，奉承人忙，受人奉承忙，攻擊人忙，受人攻擊忙，傾軋人忙，受人傾軋忙。由是而妄語忙，而欺詐行爲忙，而妒嫉忙，而恚恨忙，而怨毒忙。由是而決鬥忙，而

慘殺忙。由是而賣友忙，而賣國忙，而賣身忙。那一時得志的，便宮室之美忙，妻妾之奉忙，所識窮乏者得我忙；每日行事，則請客忙，拜客忙，坐馬車汽車忙，麻雀忙，撲克忙，花酒忙，聽戲忙，陪姨太太作樂忙，和朋友評長論短忙。不得志的，那裏肯干休？還是忙。已得志的，那裏便滿足？還是忙。就是那外面像極安閑的時候，心裏千般百計，轉來轉去，恐怕比忙時還加倍忙。乃至夜裏睡着，夢想顛倒，望礙恐怖，和日間還是一樣的忙。到了結果，依然還他一個老忙，病忙，死亡。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有人答道：『我忙的是要想得快樂。』人生在世，是否以個人快樂爲究竟目的，爲最高目的？此理甚長，暫不細說。便是將快樂作爲人生目的之一，我亦承認；但我卻要切切實實問一句話：汝如此忙來忙去，究竟現時是否快樂？從前所得快樂，究竟有多少？將來所得快樂，究竟在何處？拿過去現在未來的快樂，和過去現在未來的煩惱，相乘相除，是否合算？

白香山「」詩云：『妻子歡娛僮僕飽，看來算只爲他人。』當知雖有廣廈千間，我坐不過要一牀，臥不過要一榻；雖有貂狐之裘千襲，難道我能穀無冬無夏，把他全數披在身上？雖有侍妾數百人，我難道能同時一個一個陪奉他受用？若眞眞從個人自己快樂着想，倒不如萬緣俱絕，落得清淨；像汝這等忙來忙去，鉤心鬥角，時時刻刻，都是現世地獄，未免太不會打算盤了。如此看來，那裏是求快樂，直是討苦喫。我且問汝：汝到底忙個甚麼？所爲何來？若說汝目的在要討苦喫，未免不近人情；如若不然，汝總須尋根究柢，還出一個目的來。

以上所說，是那一種過分的欲求，一面自討苦喫，一面造成社會上種種罪惡的根源。此等人不惟可憐，而且可恨，不必說他了。至於那安分守己的人，成日成年，勤苦勞作，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他便答道：『我總要維持我的生命，保育我的兒女。』這種答語，原是天公地道，無可批駁；但我還要追問一句：汝到底爲甚麼維持汝的生命？汝維持汝的生命

，究竟有何用處？若別無用處，那便是爲生命而維持生命；難道天地間有衣服怕沒人穿，有飯怕沒人喫；偏要添汝一個人，幫着消耗不成？則那全世界十餘萬萬人，個個都是爲穿衣喫飯兩件事，來這世間鬼混幾十年；則那自古及今無量無數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過專門來幫造化小兒

〔二〕喫飯；則人生豈復更有一毫意味？又既已如此，然則汝用種種方法，保育汝家族，繁殖汝子孫，又所爲何來？難道因爲天地間缺少衣架，缺少飯囊，必須待汝構造？如若不然，則汝一日，一月，一年，一世，忙來忙去，到底爲的甚麼？汝總須尋根究柢，牙清齒白，還出一個目的來。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且道這幾希的分別究在何處。依我說：禽獸爲無目的的生活，人類爲有目的的生活；這便是此兩部分衆生不可踰越的大界線。雞，狗，彘，終日營營；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蟲蝶翩翩〔三〕，蛇蠃〔四〕，蠃蜒〔五〕，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溷廁中無量無數糞蛆，你爬在我背上，我又爬在你背上；問他忙個甚麼，所爲

何來。我能代他答道：『我忙個忙，我不爲何來。』勉強進一步，則代答道：『我爲維持生命，繁殖我子孫而來。』試問人類專來替造化小兒穿衣喫飯過一生的，與彼等有何分別。那爭權，爭利，爭地位，忽然趾高氣揚，忽然垂頭喪氣的人，和那爬在背上，擠在底下的糞蛆，有何分別。這便叫做無目的的生活。無目的的生活，只算禽獸，不算是人。

我這段說話，並非教人不要忙，更非教人厭世。忙是人生的本分，試觀中外古今大人物，若大禹，若孔子，若墨子，若釋迦，若基督，乃至其他聖哲豪傑，那一個肯自己偷閑？那一個不是席不暇暖，突不得黔，奔走棲皇，一生到老？若厭忙求閑，豈不成了衣架飯囊材料？至於說到厭世，這是沒志氣人所用的字典，方有此兩字；古來聖哲，從未說過；千萬不要誤會了。我所說的，是告訴汝終日忙，終年忙，總須向着一個目的忙去。汝過去現在，到底忙個甚麼？所爲何來？不惟我不知道，恐怕連汝自己也不知道，汝自己不惟不知道；恐怕自有生以來，未曾想過。嗚呼！人生無

常，人身難得；數十寒暑，一彈指頃，便爾過去；今之少年，曾幾何時，忽已頹然而壯，忽復頹然而老，忽遂奄然而死；囫圇縹糊，蒙頭蓋面，包膿裹血，過此一生，豈不可憐！豈不可惜！何況這種無目的的生活，決定和那種種憂怖煩惱，糾纏不解；長夜漫漫，如何過得！我勸汝尋根究柢，還出一個題目來；便是叫汝黑暗中覓取光明，教汝來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汝要求不要求，只得隨汝，我又何能勉強？但我有一句話：汝若到底還不出一個目的來，汝的生活，便是無目的，便是和禽獸一樣；恐怕成孟子所說的話：『如此則與禽獸奚擇』了。

汝若問我：人生目的究竟何在？我且不必說出來，待汝痛痛切切，徹底參詳透了，方有商量。

【作者略歷】

梁啓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近代散文家兼學術家。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

人，廣州新會人，受業於康有爲，一同鼓吹變法維新，世稱康梁。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後，逃往日本，擬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等，給與極大影響於學術思想界。民國成立後回國，先後任司法，財政總長；末年遊歐歸國後，專事著述，著作最要者，有飲冰室文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注釋】

（一）白香山 唐詩人白居易，自號香山居士。

（二）造化小兒 造化，創造化育之謂；其含義至廣。蓋即天地之意。杜審言疾甚，宋之問等省候，答曰：『甚爲造化小兒所苦。』見唐書。

（三）翩翾 翾，音篇，疾飛也。翾，音僂，小飛也。

（四）鱣 音善，曲鱣，即蚯蚓。

（五）蛟蜒 蛇類行貌。

國文讀本 (No. B 307)

八
文化學社

Fed
Calm

